武俠世界

神弓霸王（楚雪衣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楚雪衣闖江湖，一再遇上奇人奇事，屢戰各方正邪高手。楚雪衣有無數敵人，也有無數朋友。神弓霸王却令楚雪衣敵友難分。在戰陣上，他倆是朋友，是戰友。但在喝酒時候，這兩人却是生寃家，死對頭……。這是一篇充滿友情、戀情、俠情，更充滿曲折奇情之新派武俠小說，鉅著當前，敬希先睹爲快。



$4.00

第27年
52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楚雪衣傳奇故事「神弓霸王」，是龍乘風新春期間貢獻給各位一部佳作。內容叙述楚雪衣在故事中遇到一個敵友難分的奇人，在戰陣上，他倆是朋友、是戰友。但在喝酒時候，他們是生寃家、死對頭……這是一篇充滿友情、戀情、俠情，更充滿曲折奇情之新派武俠小說，鉅著當前，敬希先睹爲快。

☆　☆　☆

本刊由下期（28年．第1期．3月10日出版）起，由於核算業務虧損過甚，難以繼續支持下去，因而略增定價港幣壹元（每册五元），情非得已，敬希見諒，並盼各位讀者繼續鼎力支持，多多捧場！

☆　☆　☆

雲劍飛的民初追捕故事集，刋出以來，深受各地讀者喜愛，由於該故事的發生地方與期間，俱在民初年代，加上主角人物造型粗獷豪邁，智勇雙全。下期該故事講述當年一宗深閨命案，曲折離奇，一個年輕人蒙上不白之寃，幸得蕭原仗義，慨允代其洗脫嫌疑，追查下去，發覺疑雲密佈，兇刀一張一張的出現，欲知結果，下期的「一張刀」揭曉。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20.00
	一年港幣 $239.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46.00
	一年港幣 $291.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06.00
	一年港幣 $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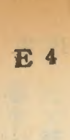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52期
（總號139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神弓霸王

楚雪衣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輕盈白雪仍然在飄呀飄，楚雪衣的一顆心却已在發熱。

一股暖流繞遍他全身，就像一個快要凍僵了的人，忽然得到了熱騰騰的佳餚美食，燙熱的醇酒和火光熊熊的炭爐。

只是，他現在看見的並不是這些東西，而是一頂斗笠下的臉龐。

這張臉龐他是見過的，但每一次的樣貌都不相同。

第一次，這張臉龐虬髯如針。第二次，却變得又黑又髒。

但無論怎樣，楚雪衣還是忘不了這人的一對眼睛。

這一對眼睛，足以使他一輩子念念不忘。



兩人一陣 圓月施詭計

也正爲了這一對眼睛。他心裏在想：「除了世間上最漂亮的姑娘，誰配擁有如此美目？」

然而，這人初次出現時，身份是「容二」，是方紫秀的長兄。

第二次出現，這人的身份又變了，變成了丐帮的一個二袋弟子「小熊兒」。

但楚雪衣不相信，他既不相信這人叫「容二」，也不相信這人會是丐帮裏的一個小叫化。

不管是「容二」也好，是「小熊兒」也好，同樣不配擁有這麽一對眼睛。

現在，他又再看見這一對清靈流動，令人從心底裏驚羡出來的眼睛。

這一次，出現在楚雪衣面前的，並不是虬髯漢容二，也不是小叫化小熊兒，而是一個秀髮如雲，肌膚如雪的絕色少女。

她穿一襲淺藍長裙，外披淡綠細銀邊絲棉襖，雖然嘴裏沒說話，眼神間却似有千言萬語。

「妳……妳是這樣的？」楚雪衣忽然說出了這句話。

這句話聽來沒頭沒腦，若有旁人聽見，必會爲之莫名其妙。

但她完全明白。

她甚至不用楚雪衣問，便已把自己的名字說了出來。

「我叫向蓉。」

「向蓉……」楚雪衣笑了，這種笑容是愉快的，也是摯誠的。

向蓉又說：「楚大俠，我是不是一個很討厭的人？」

楚雪衣連忙搖頭，道：「不！我不是什麽大俠，妳也一點不令人討厭！」

向蓉道：「但江湖上許多人都說你是個眞正的大俠，而我却是個很惹人討厭的女孩子。」

楚雪衣道：「許多人都說着的事情，並不一定正確。」

向蓉道：「楚大俠——」

「別再叫大俠，叫我楚雪衣好了。」

「不，就算不叫大俠，也不能直呼你的名字，那樣太不禮貌了。」

「妳若喜歡，可以叫我……唉……叫什麽才好呢？」楚雪衣皺皺眉，抓抓脖子，臉上出現了困惑的神情。

向蓉終於接上了口，說道：「你的年紀比我大一點點，我就叫你楚大哥，好不好？」

楚雪衣很高興，道：「好！好得不能再好！」

向蓉展顏一笑，笑靨美若春桃：「就只怕小妹什麽事都不懂，將來會牽累了楚大哥。」

楚雪衣忙說道：「向姑娘這是什麽說話了。」

「不，我叫你楚大哥，你可不能叫我向姑娘。」

「不叫向姑娘，該叫向小姐嗎？對了，我以後叫妳向小姐便是。」

「更不對了，你該叫我蓉兒。」

「蓉兒？」

「嗯，家父也是這樣叫我的。」

「令尊怎樣稱呼？」

「我爹是向家堡主人。」

「原來是『金面判官』向堡主！」

「不錯，但是，他的面龐並不是金色的。」

「外號這種事，是不能看得太認眞的，就像……就像……」

「爲什麽吞吞吐吐？是不是想說你師父上官前輩？」

「妳知道我師父？」楚雪衣一怔。

向蓉道：「本來是不怎麽知道的，但現在已經知道了。」

楚雪衣道：「我師父的外號是『鬼見愁一見也愁』，若單是聽這七個字，我師父簡直就是一個極可怕的江湖惡煞。」

向蓉搖搖頭，道：「不，你師父並不可怕，只有那些魅魑魍魎，卑鄙邪惡之徒，才會對你師父視如瘟神……嗯，對不住，我不是故意這樣說的……」

「別放在心上，我和師父都不會計較這些，對了，妳見過我師父沒有？」

「見過了，而且我們還遇上了一些可惡的壞蛋。」

楚雪衣臉色一變，忙道：「那些可惡的壞蛋是什麽人？」

向蓉道：「這個慢慢再說好不好，這一次我找你，就是要告訴你關於上官前輩的事。」

楚雪衣臉上的神情更焦慮了：「我師父怎麽啦？」

向蓉道：「哦，他就在望關口的客店裏。」

楚雪衣一凜，叫道：「不妙，師父是中了赤練斷魂香劇毒的，而解藥却在祁大醫師那裏，要是現在找不着祁大醫師，師父就會十分危險。」

向蓉說道：「這個楚大哥倒是不必担心。」

楚雪衣一怔，道：「什麽道理？」

向蓉道：「唐大哥已把祁大醫師請到客店去了。」

楚雪衣又是一呆，道：「唐大哥？那一位唐大哥？」

向蓉道：「我們一邊走，一邊說好不好？」

楚雪衣點了點頭，仰望天色，雪片已漸漸稀疏下來。

× ×

唐業懷拜師在「一帖聖手」華七公門下，對師父的醫術，自是衷心的敬佩。但他對當代武林三大名醫的其餘兩位，也是心儀已久。

「亂笑怪醫」祁濟安就是三大名醫之一。

唐業懷把他帶引到客店最幽靜的一間房子裏，房內躺着一個看來已是垂死之人——上官僻邪！

名驚五湖四海的「鬼見愁一見也愁」上官僻邪，竟然會落得如此境況，實在使祁濟安爲之慨嘆不已。

唐業懷以謹愼態度問祁濟安：「情形怎樣？」

祁濟安沉聲道：「比祁某想像中還差，上官前輩是否曾經服下了某種丹藥？」

唐業懷點點頭，道：「是的，上官前輩會服下『壯氣百步丹』！」

祁濟安頓足叫苦，道：「這種丹藥，豈是可以隨便吞服的！」

唐業懷臉色青白，道：「晚輩若知道上官前輩要吞服這種丹藥，必定出手阻止，但……」

「不必說了。」祁濟安嘆道：「祁某明白，上官前輩必然是逼於無奈情況下，才會自行吞服『壯氣百步丹』的，但這種丹藥，無論任何人服下，都會導致後患無窮。」

唐業懷道：「但上官前輩已服下了，祁大醫師有解救之法嗎？」

祁濟安道：「你也是學醫之仕，你有辦法沒有？」

唐業懷道：「晚輩道行不深，又豈能與祁大醫師相提並論？」

祁濟安道：「醫術縱有差距，道理却是一樣的。上官前輩雖然武功蓋世，但『壯氣百步丹』藥性非比尋常，仍然對他老人家造成極大傷害。」

唐業懷憂形於色，道：「照這麽看，上官前輩還能剩下多少成功力？」

祁濟安沉吟半晌，才道：「大概三成左右。」

唐業懷吸一口氣，道：「那豈不是衰減過半了？」

祁濟安點點頭，道：「不錯，而當今急務，是要把上官前輩體內赤練斷魂香劇毒解除，否則連性命也大有危險。」

唐業懷道：「祁大醫師說的是。」

祁濟安忽然怒哼一聲，道：「說來說去，還是那個姓方的妖女可惡可殺，若不是她落井下石，上官前輩早已服下半包解藥，又怎會遭遇上這場災刼！」

就在這時，有人在外面輕輕叩門。祁濟安臉色一沉，叱道：「什麽人？」

門外一人應聲回答：「是我。」

祁濟安怒喝道：「人人都可以回答：『是我。』但你是什麽東西，聽者可不大明白。」

門外那人立時道：「是小弟錯了，小弟是楚雪衣。」

祁濟安一聽之下，立刻轉怒爲喜，匆匆迎前拉開門栓，道：「原來是自己兄弟，唉，祁某心煩意亂之餘，竟然連你的嗓子都認不出來，眞是混帳萬分！」

只見楚雪衣站在門外，神情凝重地望了過來。祁濟安忽然「喔」的一聲，道：「楚大俠，這位姑娘是誰？」

這時候，唐業懷也已瞧着楚雪衣身邊的一個絕色少女。

楚雪衣道：「這位是向蓉姑娘，她父親就是『金面判官』向漸向堡主。」

祁濟安乾笑兩聲，看了向蓉一眼，忽然道：「幸會！幸會，向姑娘好像有點面熟……但祁某眼拙，已記不起在什麽時候見過向姑娘了……」

此際，唐業懷一直瞧着向蓉，已瞧得爲之癡呆了。

雖然他早已知道向蓉女改男裝，但他還是直至現在，才看見向蓉這一身絕色釵裙的裝扮。

向蓉跟着楚雪衣走了進來，一看見唐業懷，便微笑着問：「唐大哥，還認得我嗎？」

唐業懷說道：「認得的少，不認得的多。」

向蓉眨了眨眼：「眞的？」

「半點不假，」唐業懷由衷地說道：「妳比我想像中還更漂亮得多。」

向蓉却在這時候嘆了口氣，道：「上官前輩怎樣了？」

唐業懷道：「性命無碍。」言下之意是說：「上官僻邪雖然還可以活下去，但情況並不很妙。」向蓉是冰雪聰明的姑娘，這絃外之音自是一聽便懂。

楚雪衣心情沉重，本想再問問祁濟安，但見祁濟安正在爲師父治療，也就暫時忍耐着，等候治療完畢後再作打算。

約莫過了一頓飯時光，祁濟安才長長的吁一口氣，離開了上官僻邪的身邊。

他把楚雪衣拉出房外，才緩緩地道：「楚老弟，你以後必須多點眷顧着他老人家。」

楚雪衣道：「我知道了。」

祁濟安望着他，忽然輕輕嘆了口氣：「你現在有什麽打算？」

楚雪衣道：「這裏的事，暫請祁大醫師便妥爲照顧。」

祁濟安一怔：「你說什麽？我正要你好好照顧一下上官前輩，你怎麽一下子又把這件事交給祁某了。」

楚雪衣道：「我有點很重要的事，非要弄個明白不可。」

祁濟安道：「是不是夏侯府的事？」

楚雪衣黯然地點了點頭：「不錯。」

祁濟安道：「夏侯百勝的確是個義氣深重的人物，但這一次，只怕夏侯府已遭遇到可怕的刦數。」

楚雪衣道：「夏侯府上下，只怕已然凶多吉少，我非要去瞧個究竟不可。」

祁濟安點點頭，道：「不錯，若換上

了祁某，也是要去瞧瞧的。」

向蓉道：「楚大哥，我也要去。」

楚雪衣皺了皺眉，道：「妳留在這裏比較安全些。」

向蓉搖搖頭，道：「不，我喜歡和你一起到夏侯府。」

楚雪衣說她不過，只得依了。

兩人很快來到了夏侯府，但還沒有進入府內，已嗅到一陣血腥氣味。

天氣是如此嚴寒，就算有血腥氣味，也該給凍住了散發不出來。

由此可見，這血腥氣味是剛散發出來的。

楚雪衣和向蓉立刻衝進夏侯府，只見府內到處都是死人。

夏侯百勝也死了，他身中十幾件暗器，臉上的表情充滿了憤怒。

楚雪衣抱着夏侯百勝的遺體，心中說不出的難過。

向蓉也是一臉悲愴之色，道：「是誰下的毒手？太毒辣了！」

楚雪衣道：「我會查個水落石出的。」他剛說完這句話，突然有人冷冷一笑，道：「不必查了，兇手就是你自己！」

這人的聲音沉實有力，一身衣着却怪異得令人爲之側目。

只見他穿着一件極寬闊的袍子，袍袖上繡滿着金綫，而袍子四週，却有十幾個袋口，中間還繪着一個圓圓的月亮。

這人的年紀，並不算老，大概五旬左右，楚雪衣冷冷的看着他，道：「尊駕姓賀？」

「不錯。」

「圓月教主『圓月天君』賀定雲？」

「好說。」

「何以說我是兇手？」楚雪衣冷冷的問。

賀定雲乾笑一聲，道：「本座要你成爲兇手，你就是兇手。」

楚雪衣道：「你有法子嗎？」

賀定雲道：「法子很簡單，只要把你的銀劍插在夏侯百勝的屍首上，別人就會認爲楚雪衣便是兇手。」

楚雪衣道：「不錯，江湖中人，往往都是愚蠢得可憐的。」

賀定雲道：「但奇怪得很，在江湖中活得更長久的，通常都是那些不太聰明的人。」

楚雪衣道：「那是因爲太聰明的人，通常都太懂得怎樣利用自己的長處。」

賀定雲道：「一個人懂得利用自己的長處，本來是好事，但利用得太多了，却會變成了危險之擧。」

楚雪衣道：「也許越是聰明之輩，越是喜歡兵行險着，但險着走得太多，就總會有一敗塗地的時候。」

賀定雲道：「但無論怎樣，今天你已註定難逃刦數。」

楚雪衣道：「何以見得？」

賀定雲道：「我們已在這裏佈置了三座奇門陣法，就算你有三頭六臂，也决計闖不出去。」

楚雪衣聳肩一笑，回眸向向蓉望了一眼：「妳怕不怕？」

向蓉搖搖頭，道：「不怕。」

楚雪衣哈哈一笑，目注着賀定雲道：「聽見了沒有？連蓉兒都不怕，江東狂人楚雪衣又怎會害怕你佈下的三座陣法？」

賀定雲道：「你們還年輕，正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但兩位縱使能夠闖出這三座奇門陣法，也必將終生遺憾。」

楚雪衣冷冷一笑，道：「這就眞是奇怪得很了，在下愚昧，實在想不出這是什道麽理。」

賀定雲桀桀一笑，道：「兩位若闖得出這三座奇門陣法，本座就下令殺掉一個被囚禁着的俘虜。」

楚雪衣目光一寒：「誰已成爲你們的俘虜？」

賀定雲道：「向漸。」

楚雪衣臉色倏變，向蓉更是立刻叫嚷起來：「胡說，我爹是什麽樣的人物，豈會落入爾等江湖宵小手中！」

賀定雲乾笑不語，楚雪衣却說道：「圓月天君賀教主，可不是一般江湖宵小可比。」

向蓉怒道：「不管怎樣，我不相信家父已落入這姓賀的手裏。」

賀定雲哈哈一笑：「不錯，若換上是我，也决不肯輕易相信這種事，但本座又是何等樣人，豈會在楚大俠的面前亂吹一番？」

楚雪衣冷冷一笑，道：「但向堡主神功卓絕，若說他已落入賀教主手裏，也確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賀定雲臉色一沉，說道：「你們要見向漸，也不是什麽難事。」說着，怪嘯了一聲。

未幾，賀定雲背後响起了一陣車輪轆動的聲音。

一輛囚禁着一個蒙面男人的黑色囚車，在四個彪形大漢推動下進入了夏侯府。

賀定雲緩緩地走到囚車旁邊，把那人的面罩解開。

蒙面罩巾拉開後，一張四四方方的臉出現在向蓉眼前。

這張臉龐，向蓉是再熟悉不過的了，那是她的父親，也是江湖中人稱「金面判官」的向家堡主向漸！

向漸閉着了眼睛，顯然是穴道已經被點住，縱使沒有囚車覊禁着，也决計難以活動自如。

賀定雲冷冷一笑，對向蓉說道：「妳看清楚了沒有？」

向蓉臉色蒼白，叫道：「快把我爹放出來，我有說話跟他說。」

賀定雲搖搖頭，道：「沒這麽容易，要救令尊，只有一個辦法。」

向蓉道：「你們要什麽條件？」

賀定雲道：「用楚雪衣的項上首級來交換！」

向蓉用力搖頭，道：「不！這不可以，怎樣說也不可以！」

賀定雲冷冷笑道：「楚雪衣是妳的什麽人？爲了他居然可以連親生老子也不要了？」

向蓉咬了咬牙，道：「我根本就不是楚大俠的對手！」

賀定雲道：「本座也知道，憑妳的造詣，決計敵不過楚雪衣，但只要妳全力施爲，本座答應一定會把向堡主釋放。」

向蓉怒道：「我不會上你們的當！」

賀定雲嘿嘿一笑，對向漸道：「向堡主啊向堡主，你這位寶貝女兒，眞是忤逆得緊，爲了一個臭男人，居然置老父的生死不顧……」

語音略頓，突然又瞪視着楚雪衣，叫道：「姓楚的，你爲什麽不答腔？」

楚雪無淡淡道：「我不必開口，只要看看就足够了。」

賀定雲道：「你看什麽？」

楚雪衣道：「看你在演戲，也看看你們圓月教的易容術。」

賀定雲臉色一沉：「你以爲本座曾經易容過？」

楚雪衣道：「你沒有易容，易容的是囚車裏的向堡主。」

向蓉一愕，不由失聲叫道：「什麽？他……他不是我爹？」說到這裏，不禁爲之臉上一紅。

楚雪衣點點頭，道：「不錯，向堡主右眼眉中有一顆小痣，但這易容冒充的向堡主，偏偏就是漏了這一點！」

他一言提醒，向蓉自然立即察覺出來了。

「楚大哥說得對，這人是冒充向堡主的！」

賀定雲見狡計被識破，隨即換上一副更猙獰的面目：「楚雪衣，你這對眼睛果然銳利，本座倒想把它剜出來仔細瞧個清楚！」

楚雪衣淡淡道：「你動手剜好了。」

賀定雲獰笑道：「宰鷄焉用牛刀，要剜掉你的眼睛，最好就是先把你的腦袋割下來，然後才慢慢的動手！」

楚雪衣道：「尊駕所說的三座奇門陣法，何以遲遲未見出現？」

向蓉冷笑道：「這種虛張聲勢的手法，只能唬嚇三歲孩童！」

賀定雲嘿嘿一笑，道：「妳聽過二人一陣的六合奇兵沒有？」

「二人一陣？」

「不錯，本座這三座奇門陣法，絕非以人多取勝，而是每一座陣法，只有兩人主持。」

向蓉哂然一笑，道：「這就不是什麽大陣，只是小陣法，小玩意而已。」

賀定雲道：「人數衆多，並非眞正之大陣，眞正之大陣，不在乎人數多寡，而在於陣勢及其威力之大小。」

楚雪衣淡然地一笑，說道：「你這話也不錯，正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人數之多寡，其實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那樣重要。」

賀定雲哈哈一笑，道：「畢竟還是楚大俠有見地，只可惜咱們是敵不是友。」

楚雪衣道：「楚某只是一個無名小卒，與賀教主是友是敵，實屬無關宏旨。」

「這又不然。」賀定雲搖頭不迭，「江湖中有誰不知江東楚雪衣才智皆稱一絕，倘若咱們能够化干戈爲玉帛，形勢又自不大相同。」

楚雪衣道：「道不同不相爲謀，賀教主這番心意，請恕在下無法可以接受。」

賀定雲雙目一睜：「如此說來，你是非要跟本座拚到底不可了？」

楚雪衣道：「在下本無此意，無奈貴教上下咄咄逼人，楚某縱使是個木頭人，也無法繼續忍讓下去！」

賀定雲陡地臉色一沉，道：「若說咄咄逼人，你的手段比起本座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楚雪衣冷笑道：「眞是笑話，楚某有什麽地方得罪諸位了？」

賀定雲哼一聲，道：「本教的女殺手方紫秀，給你逼得走投無路，險些死在雪嶺之中，這筆帳又該怎樣算法？」

向蓉一聽見「方紫秀」的名字，向蓉不禁心頭「噗通」一跳，說道：「她現在怎樣了？」

賀定雲又是臉色一沉，冷笑道：「向小姐，妳還記得她這個表姊嗎？」

當初，向蓉女改男裝，以「蓉二」的身份出現，方紫秀稱呼她爲「表哥」。但實際上，方紫秀的年紀比向蓉還大。

向蓉是方紫秀的表妹。

方紫秀加入圓月教，向蓉是不知道的，到後來知道了，雖然很不贊同，但也於事無補。

這時候，向蓉忍不住說道：「秀表姊要脫離圓月教，你別再逼她和你們同流合汚了！」

賀定雲冷笑一聲，道：「妳表姊的事，由她自己來作主，妳少費話！」

向蓉用力搖頭，道：「不！你要什麽條件才可放過她！」

賀定雲「呸」一聲，道：「一派胡言，她是心甘情願加入圓月教的，妳不明白就少開口！」

向蓉正要反駁，楚雪衣却伸了伸手，阻止她繼續說話。

賀定雲目注着楚雪衣，道：「楚大俠好像有話要說，但怎麽却又吞了回去？」

楚雪衣默然半晌，才道：「我想見一個人。」

「楚大俠想見方紫秀？」

「不是她，是另一個人。」

「你要見誰？」

「教主。」

「教主？」賀定雲一怔，接着冷笑道：「我就是教主。」

楚雪衣搖搖頭，道：「我要見的並不是你這位教主。」

賀定雲眉頭一皺，道：「不是我這位教主又是那一位教主？」

楚雪衣道：「血雲教主。」

賀定雲的眼色立刻變了，接着不斷地搖頭，道：「本座不知道甚麽血雲教，更不認識甚麽血雲教主。」

楚雪衣冷笑道：「明人面前不說暗話，你若是一條好漢，就不該推三推四。」

賀定雲哈哈一笑，道：「你就當我不是一條好漢算了。」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如此看來，今日之戰實在是在所難免。」

賀定雲道：「閣下是江東著名的劍客，自是不懼付諸一戰。」

楚雪衣道：「我只是個劍客，並不是個嗜殺的人。」

賀定雲道：「本座又怎樣？」

楚雪衣道：「賀教主也許並不嗜殺，但圓月教畢竟是以殺人爲業的江湖組合，麾下出色殺手如雲，賀教主對殺人之道，自有獨特的一套。」

賀定雲點了點頭，道：「不錯，武功如何是一回事，是否擅於殺人，又是另一回事，以是江湖爭殺，往往弱能勝強，武功分明遠遠不如對手之輩反而可以活得更加長久。」

楚雪衣道：「但歸根結底，你們還是爲了錢財方始殺人。」

賀定雲道：「楚大俠說的不錯。」

楚雪衣道：「那麽，楚某很想知道，是誰肯花銀子要殺在下？」

賀定雲回答道：「殺手行規，例不可說。」

楚雪衣道：「僱主之名字不可說，價錢呢？」

賀定雲道：「也不可以說。」

楚雪衣道：「這又是甚麽道理？」

賀定雲道：「倘若說出價錢，極有可能讓別人知道僱主是誰。」

他乾笑一聲，接道：「你若只有兩個仇家，一個腰纏萬貫，另一個只是普通人家，倘若殺手說出價錢是五萬兩，你會懷疑是誰在買兇殺人？」

楚雪衣道：「我明白了。」

賀定雲說道：「但其實，就算本座不說，對你來說都是一樣的，反正你已活不過明天，但是，常言有道，『須防隔牆有耳』，所以不該說的說話，本座還是不會說的。」

楚雪衣淡淡一笑，道：「但照我看，你已經說得太多了。」

賀定雲道：「本座何嘗不知道，所以現在只好採取補救的辦法。」

楚雪衣道：「怎樣補救法？」

賀定雲道：「把你倆殺了，一來交差，二來滅口。」

楚雪衣道：「算盤打得很如意，但就只怕幹起來不太順利。」

賀定雲猙獰地笑一聲，左手輕輕一揚，兩個白衣殺手突然從暗處殺出。

這兩名白衣殺手，一使長槍，另一個用的却是短刀。

使長槍的殺手身高八尺，雙臂極長，長槍槍勢一展，大有橫掃千軍之勢。

使短刀的殺手短小精悍，所使的刀招更是奇詭絕倫，一下子就已把向蓉的銀鞭纏得無法可以施展。

賀定雲桀桀一笑，道：「這是『長短雙煞陣』，向小姐要小心了。」

楚雪衣冷冷一笑，道：「先殺長槍，後殺短刀，蓉兒不必担心。」

向蓉連閃敵人三刀，隨即揚眉笑道：「有楚大哥在，我有甚麽好担心的。」

楚雪衣展顏一笑，笑聲中劍快如風，倏地一劍刺入使長槍白衣殺手的咽喉。

那白衣殺手本已準備了五招極陰毒的招數來對付楚雪衣，但他連一招也沒有機會使出，就已中劍倒了下去。

使短刀的白衣殺手猛然一驚，脚步急向後退，但楚雪衣叫了一聲：「給我。」接着一條銀鞭已閃電般纏住了他的脖子。

只聽見「喀勒」一聲，這白衣殺手的頸骨已給銀鞭生生勒斷。

銀鞭是向蓉的，但殺人的時候，鞭子却已在楚雪衣的手裏。

向蓉不由伸了伸舌頭，叫道：「楚大哥，原來你使軟鞭的功夫比我還強勝得多呢！」

楚雪衣搖搖頭，把銀鞭交還給她，才道：「這一鞭只是順勢而上，既沒有招式，自然也就沒有甚麽名堂可言，只是福至心靈，隨手施爲而已。」

向蓉笑道：「這叫『名家伸手，奪魄招魂』。」

楚雪衣道：「妳這樣說，倒把我說得像個奪命無常了。」

向蓉搖了搖頭，道：「不，楚大哥只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這兩個死在你手下的殺手，才是眞眞正正的奪命無常。」

楚雪衣道：「不錯，正是殺人者，人亦殺之。」

賀定雲嘿嘿冷笑，道：「你們別高興得太早了，且看第二陣罷。」

向蓉冷冷道：「別說只有三座甚麽二人奇陣，就算有三百座，咱們也只當作是兒戲。」話猶未了，突然一枚黑色彈丸從囚車背後射了過來。

楚雪衣立刻喝叫：「蓉兒快閃！」

向蓉早已閃開，只見那黑色彈丸着地即爆，同時發出一股腥臭的黑霧來。

囚車背後，又在這剎那間撲出了兩個人，這兩人都是一身黑衣，而所用的武器却極是奇特。

只見這兩個黑衣人，一個手持木勺，另一個則用扁担挑着兩隻木桶。

木桶裏裝滿了油，雖然天氣嚴寒，但這些油居然還是燙熱的。

那個手持木勺的黑衣人，不斷用勺子盛載着燙油，向楚雪衣和向蓉潑過去。

楚雪衣立刻提醒向蓉：「小心，這是毒油。」

賀定雲冷冷一笑，道：「不錯，這座陣法，就叫『毒油奇陣』。」

如此陣法，如此武功，向蓉眞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楚雪衣也沒見過這種陣法，但却在少年時候，聽過一個傳說。

——傳說在五六十年前，丹霞山南麓之下，有一對脾氣異常古怪的老夫婦，數十年來一直過着平淡的農耕生活。這對老夫婦每次淋糞施肥，都是由丈夫挑着兩桶糞溺，然後由妻子用木勺把糞溺淋在泥土上。

本來，這種事甚爲平常，但這對老夫婦却是練武之人，平日在農耕畜牧之餘，也經常勤習武功，由於夫婦二人長久以來合作無間，久而久之居然悟出一種練武奇法，就是仿効潑糞溺施肥的步驟，練成一套「潑毒奇功」，由丈夫挑着兩桶淬上劇毒的毒油，然後做妻子的則以木勺潑毒油殺敵。

這套古怪但威力極大的奇功練成後，這對老夫婦竟然在武林中連挫九大帮派的頂尖高手，成爲武林中前所未有的一樁怪事。

但這對老夫婦在江湖中叱咤風雲的日子並不長久，在不到一年之內，兩夫婦就已銷聲匿跡，此後誰也沒法子找到他倆。

但縱然如此，「毒油雙煞」之名，已在江湖中不脛而走。

想不到在數十年後，夏侯府裏也有兩個使用這種怪異武功的黑衣人。

這兩人是否和當年丹霞山的一對老夫

婦有淵源？

楚雪衣不知道。

但無論這兩人和「毒油雙煞」是否有淵源，都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讓這兩個黑衣人的毒油潑濺到身上。

兩黑衣人來去極快，潑毒油的手法也極是純熟，但楚雪衣和向蓉輕功了得，毒油雖然從四方八面不斷飛來，但始終還是沾染不到兩人身上。

不久，毒油已完全潑掉。

楚雪衣冷冷一笑，道：「兩位是否還有滾熱的毒油準備妥當？」

兩黑衣人互望一眼，倏地雙雙發出怪嘯。

接着，一個黑衣人手挽兩隻木桶作爲武器，木桶有如風車一般向楚雪衣怒襲而來。另一個黑衣人以扁担向向蓉攻擊，所用的招式剛猛強勁，虎虎有威。

楚雪衣以銀劍對付手挽兩木桶的黑衣人，不出十招已佔上風。

但向蓉卻給另一個黑衣人的扁担逼得十分吃緊。

楚雪衣顧及向蓉安危，劍招倏變，突然向左竄出丈二，一劍刺向那黑衣人右脇下的要害。

這一劍去勢迅急之極，那黑衣人一直只顧着對付向蓉，驀然發覺一道銀芒疾刺而至，想要閃避，已來不及。

只見血光驟現，黑衣人右脇下已中了一劍。

這一劍所傷之處，乃屬人身要害，黑衣人再強壯也抵受不住，頓時悶哼一聲，腳步踉蹌地倒了下去。

但也就在這剎那間，另一個黑衣人挽着的兩個木桶突然爆裂。

木桶是不會自行爆裂的。

使木桶爆裂的，也不是那個黑衣人。

那個黑衣人只是把兩個木桶向楚雪衣身邊拋至。他這一下舉動，楚雪衣是瞧得清清楚楚的。但另一個人的出手，卻是大大出人意料之外。

那個一直被「囚禁」在囚車裏的假向漸，突然破車而出，同時雙掌翻飛，向那兩個木桶怒劈過去。

假向漸的掌力，居然極是雄渾，那兩個桶子就算是用鋼鐵鑄成的，只怕也禁受不起。

然而，用鋼鐵鑄成的桶子，縱使遭受重掌所壓，也決不會爆裂開來。

但兩個木桶被這掌力擊中，結果就不一樣了。

只見兩個木桶有如爆竹一般爆開，木桶的碎片有如亂箭般四射，而楚雪衣卻是最接近木桶的人。

這才是木桶眞正致命的一擊，但所採用的法子，卻是如此迂迴曲折。

採用如此迂迴曲折的法子來對付楚雪衣，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讓楚雪衣防不勝防。

× × ×

能够令敵人防不勝防，是一切戰略中最高明的一種。

假向漸若直接攻擊楚雪衣，對楚雪衣來說，並不算是意外。

那黑衣人若用木桶直接攻擊楚雪衣，也不能算是意外。

但這兩人互相合謀，以如此迂迴間接的方法突襲楚雪衣，功效就完全不同了。

楚雪衣的反應也已極快，兩隻木桶一爆裂，他的人已有如鷂子般翻身落在兩丈之外。木桶爆裂的聲音，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

向蓉雖然沒有給木桶的任何碎片擊中，但卻不禁爲楚雪衣而担心。

直至楚雪衣身子落下時，向蓉目睹他仍然面露微笑，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向蓉才放下心頭大石。

假向漸冷冷一笑，道：「江東楚雪衣輕功高明，眞是名不虛傳。」

賀定雲皮笑肉不笑，道：「但再高明的輕功，也救不了他這條性命。」

向蓉臉色一變，向楚雪衣那邊飛奔過去，叫道：「楚大哥不會有事的，你們別枉作小人。」

但就在她說完這兩句話的時候，她看見楚雪衣脖子的左邊插着一條木刺。

木刺看來並不太可怕，但最可怕的卻是：楚雪衣的脖子已出現了一道黑氣！

神弓突現　圓月黯失色

一根細小的木刺在脖子上，本來並不致命。

但那木桶是有毒的，從木桶分裂出來的木刺，也自然會有劇毒。

楚雪衣雖然武功極高，但這一次他還是未能及時閃避開去。

向蓉心頭一陣絞痛，她看着楚雪衣的脖子，差點急得要掉下眼淚來。

但她知道，現在不是掉眼淚的時候。

連楚雪衣自己也這樣鎮定，她豈可以驚慌失措起來。

楚雪衣看了向蓉一眼，忽然說：「這裏已沒有什麼好看的，妳先回去看看丐幫的兄弟，我隨後便來。」

向蓉身子一震，心中一陣酸苦。

她知道，楚雪衣是要馬上離去。

但她豈可撇下楚雪衣獨自逃生？

不，這是萬萬不可以。

她忽然想起了一些人們常說的話：「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

這是情義深重的誓言，她曾經聽人說過，但那些曾經說過這些話的人，往往不會遵守誓言。

向蓉沒有說過這些誓言，對別的人沒有，對楚雪衣也沒有。

但在這危難時候，報她卻不期然地想起了這兩句說話。

楚雪衣要她走，但她不會走。

她若在這時候走了，她以後也不會原諒自己。

她也沒有說什麼，只是倔強地站在楚雪衣的身邊，臉上的神情果敢而堅定。

楚雪衣也沒有說什麼，只是手執銀劍，無奈地看着向蓉。

向蓉的心意，他是明白的。

他忽然感到很驕傲，但在這驕傲之餘，卻又同時感到痲木和冰冷。

天氣是如此寒冷，他感到冰冷是不足爲奇的。

但痲木呢？

他感到痲木，卻是因爲頸際已中了暗器。

一隻木桶，本來怎樣看也看不出是一件暗器，但在假向蓉一掌擊碎木桶之際，這木桶已變成無數細小而可怕的歹毒暗器了。

實在令人防不勝防。

連楚雪衣也防不了。

賀定雲冰冷的聲音忽然响起：「楚雪衣，你已到了英雄末路時候，還是認命好了。」

楚雪衣痲木的感覺越來越甚，他不但脖子間的肌膚一片痲木，甚至有着暈眩的感覺。

他知道，自己很難支撑得太久了，但卻也不甘心就此倒下。

也許，他是可以失敗，也可以死的，他絕對不是個害怕失敗，怯於面對死亡的人。

但他若倒了下去，向蓉怎辦？夏侯府滿門血債又有誰爲他們索償？

想念及此，他願意豁盡最後一口氣支撑下去。

可是，那根本刺實在要命，賀定雲這一次刺殺，確是有備而來。

什麼三座二人奇陣、那些根本只是幌子。

最致命的一擊，乃是來自染上了劇毒的桶子。

一隻桶子就能要了楚雪衣的性命嗎？

楚雪衣實在不肯相信會有這種事，無奈這種事已發生，他的腦袋越來越是沉重了。

他已暗中全力運功抗毒，可是，他中了有毒木刺的地方是在脖子。

他只好暗嘆倒楣。

倘若給木刺中的地方是在手脚部位，他至少還有一段時間可以掙扎。

最少，他還有能力可以護着向蓉離開這裏。

但現在，他連向蓉的臉孔也漸漸看不清楚了。

最後，他知道再也支撑不住了，他會倒下，然後會死。

但就在他倒下去之前，他聽見了一個人在大叫。

這人大叫道：「我在這裏。」

那是阿浪的聲音。

× × ×

楚雪衣倒下去的時候，向蓉就在他的身邊。

向蓉摟着他，淚水還是沒有淌下，她不知道楚大哥是不是已經死了，她只知道現在並不是流淚的時候。

就算要流淚，也決不能在賀定雲和一個冒充自己父親的人面前流下來。

幸好在這時候，她聽見了阿浪的聲音，也看見了阿浪的出現。

楚雪衣是學劍的，阿浪也是學劍的，這兩個學劍的人，有不少相同，但也有不少的分別。

但這兩人最少有一點是絕對相同的。

「爲朋友雙脇插刀，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兩句話無論用在楚雪衣或者是阿浪身上，都不會有錯。

賀定雲瞧着阿浪，瞧着他那張比向蓉還更倔強得多的臉孔。

現在，阿浪這張臉孔，彷彿是用石頭雕出來的 甚至連眼珠子也是一樣。

磐石一般的人，磐石一般的臉孔。

賀定雲是圓月教主，生平殺人無算，也閱人無算。

但就在今天，他一連遇上了兩個令他從心底裏冷出來的人物。

楚雪衣是第一個，雖然，現在楚雪衣已倒下。

除了楚雪衣之外，阿浪就是第二個能够令賀定雲心中發冷的劍手！

阿浪的劍雖然還在鞘裏，他的劍法雖然連一招也沒使出來，但賀定雲兩頰肌肉已在抽搐，眼瞳也不由自主地收狹形成一綫。

假向漸沉默着。

這人是經過易容的，他的臉色怎樣，別人絕不容易察覺出來。

阿浪看着這個冒充向漸的人，看了很久才冷冷的說：「你很像一個人。」

假向漸道：「我像誰？」

阿浪道：「『金面判官』向漸。」

假向漸道：「我本來就是向漸。」

阿浪搖搖頭，道：「你不是向漸，絕對不是！」

假向漸道：「何以見得？」

阿浪道：「向漸也許脾氣不好，也許會殺人不眨眼，但決不會在兩個年輕後輩面前使詐，更何況其中一個是向蓉小姐，她是向堡主的寶貝女兒！」

假向漸嘿嘿一笑：「說得好，你不愧是個絕頂聰明的人。」

阿浪搖頭道：「這點小小關竅，用不着絕頂聰明的人才能看得通透，只要不是白痴，和對向堡主稍有認識的人，都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來。」

假向漸又說道：「那麼，你認爲我是誰呢？」

阿浪冷冷一笑，說道：「我不敢肯定你是誰，但卻可以肯定，你決不會是個男人。」

假向漸哈哈一笑：「不是男人？那豈不是女人了。」

阿浪道：「你本來就是個女人。」

假向漸冷哼一聲，說道：「你是從那一點看出來的？」

阿浪道：「你的咽喉，你沒有男人的喉核，聲音也是僞裝出來的。」

假向漸乾笑着，隔了半晌才說：「阿浪，你果然比我想像中還要聰明得多，難怪藍婆婆非要收你爲徒不可。」

阿浪瞳孔收縮，忽然冷笑：「妳知道我叫阿浪？」

假向漸道：「知道又有什麼稀奇？」

阿浪道：「對於一個知道我的人來說，自然是半點也不稀奇的，但是，實際上，我在武林中只不過是個藉藉無名的無名小子。」

假向漸道：「你很快就會在江湖上享有大名，再也不是一個無名小子。」

阿浪面容不爲所動，忽然冷冷一笑，道：「是妳，果然是妳。」

「我是誰。」

「方紫秀！圓月教的女殺手方紫秀！」阿浪語氣肯定地說。

向蓉卻聽得呆住了。

她先是呆住，繼而驚駭、憤怒，甚至沒法子可以相信阿浪的說話。

她直視着假向漸，只盼望她會否認阿浪的說話。

在向蓉心目中，假向漸可以是世間上任何一個人，但卻絕不能是方紫秀。

方紫秀是她的表姊，長久以來，她對方紫秀都是極其信任的，否則，她這一次，也不會跟着這個表姊，擅自離開了向家堡。

方紫秀是圓月教中人，這點向蓉是知道的。

但那時候，她對圓月教的一切並不瞭解。

現在，她已領教過圓月教的手段，對「圓月天君」賀定雲的爲人，實在是不敢恭維。

而圓月教中有人冒充向漸，也是令向蓉十分不悅的。

當然，最令向蓉驚怒交集的，還是這個假向漸竟然行使奸計，以毒桶木刺傷害了楚雪衣。

她已暗自誓言，決不放過這個冒充自己父親，同時還傷害了楚雪衣的假向漸。

所以，阿浪的說話，實在使向蓉大爲震驚。

她盼望假向漸立刻否認阿浪的話，可是，假向漸卻冷冷一笑，說道：「不錯，我就是方紫秀。」

向蓉一聽之下，不禁眼前一黑，差點沒有立刻昏倒過去。

她實在不願意相信，卻又不能不相信阿浪和假向漸的說話。

因爲在這時候，假向漸的聲音已不再偽裝，而是回復了她原來的嗓子。

說話的人，確是向蓉的表姊方紫秀。

× × ×

方紫秀曾經受傷，而且傷勢不輕。

但圓月教是江湖著名的殺手組合，擅殺人者往往也極注重如何在逆境中自救。

殺手生涯，經常凶吉難料，順利時殺人易如反掌，一旦遇上厲害的對手，情況就無法可以估計了。」

是以高明的殺手，最注重的不單是自己武功，還有隨身帶備的靈丹妙藥是否足夠。

方紫秀極注重這一點，所以，她受傷後，立刻就進行自救，其後巧遇上了賀定雲，傷勢更是痊癒神速。

現在，她最少已痊癒了七八成左右，否則，她要擊碎毒桶傷害楚雪衣，還是有心無力的。

但方紫秀何以要對付楚雪衣？

是爲了圓月教主的命令？還是別有內情？

向蓉心境很亂，但楚雪衣在她懷裏，卻又使她有着一種穩定的感覺。

這實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楚雪衣已中了劇毒，刻下已暈迷不省人事，但他仍然能够使向蓉有着一種穩定，安全的感覺。

但向蓉怎樣也想不到，方紫秀會冒充自己的父親，還想逼令自己和楚雪衣決一死戰。

這時候，阿浪擱在向蓉和楚雪衣面前，氣勢凜然地面對着圓月教主賀定雲。

賀定雲道：「年輕人，你走罷。」

阿浪道：「是的，我會走，帶着楚雪衣走。」

賀定雲搖了搖頭，道：「你不能帶他走。」

阿浪說道：「你不能阻止我帶走任何人！」

賀定雲道：「你錯了，在此時此地，本座就是王者，王者的命令，是任何人都不能抗拒的。」

阿浪冷冷道：「你可以是別人的王者，但決不會是我的，我心目中的王者絕不是你這種人。」

賀定雲道：「胡說，王者就是王者，豈容你來選擇？」

阿浪道：「少廢話，把解藥拿來！」

賀定雲道：「解藥？什麽解藥？」

阿浪道：「楚雪衣給你們暗算，他中的是什麽毒？」

賀定雲道：「他中的毒，根本沒有解藥。」

阿浪冷笑道：「是真的？」

賀定雲道：「千眞萬確，我們圓月教是以殺人爲業的，所以只有殺人的毒物，並沒有救人的解藥。」

阿浪道：「既然這樣，只好血債血償了！」

賀定雲陡地大笑，道：「年輕人，你憑什麽說這種話？」

阿浪昂然道：「就憑我手裏的劍。」

方紫秀冷笑道：「你別不自量力，別說是你，就是藍婆婆復活，也不是我們的對手！」

向蓉眼色一變。她知道，方紫秀是故意提起藍婆婆的。

藍婆婆已死了，阿浪爲了這件事很傷心，甚至曾經對楚雪衣也冷淡起來。

但楚雪衣出了事，他還是不能不仗義施以援手。

賀定雲知道，憑他和方紫秀的力量，要對付阿浪應該是綽有裕餘的。

但他不想動手。

他不想動手，是因爲有人付錢要殺楚雪衣，卻沒有人付錢要殺阿浪。

白費力氣的事，賀定雲從來沒有興趣去幹。

但阿浪卻一直在楚雪衣和向蓉面前。

賀定雲若要割下楚雪衣的腦袋，就必須殺了阿浪。

當然，只要能够趕走阿浪，楚雪衣項上人頭還是垂手可得的，但賀定雲看得出，要趕走阿浪，唯一的方法也就只有一個——殺了他！

阿浪的劍已出鞘，眼神也像是一把已出鞘的利劍。

他閉着嘴一言不發，但這動作和眼神已說明了一切。

向蓉雖然只能看見阿浪的背影，但卻也感覺得到阿浪這種大勇無懼的氣勢。

從這一刻開始，她就知道楚雪衣已有了一個眞正的朋友。

× × ×

風依然很冷，但阿浪的血是熱的。

雖然他的血還沒有流出來，但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他是決不會吝嗇流血的。

既不吝嗇流血，也不會吝嗇自己的性命。

賀定雲是圓月教主，是一個以殺人爲業的江湖煞星，但是這一次，他遇上了難題。

一個本來不算是難題的難題。

他必須考慮，考慮了再考慮。

最後，他冷笑了一聲，接着就帶着所有手下，包括方紫秀在內統統都走了。

他臨走的時候對阿浪說：「你雖然很勇敢，但卻也很愚蠢。」

阿浪沒有答話，也沒有再向賀定雲要追討解藥。

他相信賀定雲的說話。

——木刺上的毒，根本就沒有解藥。

但他也不相信，這一條小小的木刺，就可以取掉江東楚雪衣的性命。

他把劍緩緩地插入劍鞘裏，目光冷靜地看着已經暈迷不醒的楚雪衣。

向蓉看着阿浪，忍不住問：「你爲什麽願意出手救他？」

阿浪搖了搖頭，道：「我沒有救他，他身上的劇毒仍然沒有消除。」

向蓉道：「但你若不及時出現，楚大哥的腦袋說不定已給他們割了下來。」

阿浪道：「不會的，就算賀定雲很想割掉楚雪衣的腦袋，他也一定不會得償所願。」

向蓉道：「你若不在這裏，還有誰可以阻止他？」

阿浪道：「最少還有一個人。」

向蓉道：「你是說我？」

阿浪搖搖頭，道：「不！雖然妳的武功不錯，但卻一定擋不住賀定雲，他是個暗器高手，寬闊的衣衫處處都載滿了各種各樣的殺人暗器，就像是一隻隨時都可以襲擊敵人的刺蝟。」

向蓉道：「他爲什麽不向你動手？」

阿浪道：「他心中有着顧忌。」

向蓉道：「他顧忌什麽？」

阿浪道：「一個隱伏在附近的人。」

向蓉一怔，道：「誰在附近隱伏着？怎麽我不知道？」

阿浪道：「這人既然存心隱伏着，想看見他就不大容易。」

「你呢？」

「我不必看他，已經知道他是何方神聖，因爲咱們是一塊兒到這裏來的。」

向蓉又是一愕，半晌才道：「他究竟是誰？」

阿浪道：「妳眞的很想知道那人的來歷？」

向蓉想了一想，忽然搖搖頭，說：「不！我現在最担心的，是楚大哥身上的劇毒……」她的語聲在瞬息之間又變得低沉不已。

阿浪道：「要救楚雪衣，現在只有一個辦法。」

向蓉忙道：「怎樣了？」

阿浪道：「把他帶回去，給祁濟安瞧一瞧。」

向蓉道：「不錯，事不宜遲，咱們馬上就走……」

× × ×

長街一片皚白，賀定雲帶着方紫秀匆匆離開了夏侯府。

除了方紫秀之外，跟隨着賀定雲的還有五個人。

這五人都有一身武功，行動矯捷有如豹子。

但忽然間，賀定雲和方紫秀都聽見了一連串的悶哼聲響。

五個人悶哼，五個人相繼倒下，竟連半點掙扎之力也沒有。

賀定雲倏地回頭，只見這五人的脖子都插着一支金箭。

金箭貫穿過每個人的咽喉，從咽喉透出的部份，血漿奪目驚心，而箭羽部份卻是金光燦然，顯得名貴之極。

賀定雲臉色一沉，冷冷叫道：「五箭穿喉，可見功力相當，既有此造詣，又何須藏頭露尾，避不見人？」

他語聲甫落，一人已自橫巷閃出。

這人身高七尺，年約四旬，長相威武，身上披着一襲豹皮袍子。

一個威武的大漢，手裏挽着一把令人側目的強弓。

「霸王弓？」賀定雲眼色又變了。

這大漢朗聲一笑，揚眉叫道：「不錯，俺使的是霸王弓，俺就是軒轅榮！」

「軒轅榮，『神弓霸王』軒轅榮！」

賀定雲怪笑一聲，道：「有人說弩駕是箭中之王，如今一看，果然名不虛傳。」

軒轅榮用霸王弓一拍大腿，說道：「俺不喜歡坐擁虛名，俺只喜歡喝大碗的酒，吃大塊的肉，殺大逆不道，爲禍蒼生的人！」

賀定雲道：「酒該喝，肉該吃，該殺之人更當一箭一個，一一殺掉。」

軒轅榮撫掌大笑，道：「賀教主說得痛快極了，可惜……」

賀定雲目光閃動：「軒轅兄何事感到可惜？」

軒轅榮搖了搖頭，嘆道：「可惜說話痛快的人，未必就不該殺！」

賀定雲說道：「軒轅兄既然能出手射殺本座手下五人，自然也想把賀某一併殺了。」

軒轅榮點了點頭，道：「不錯。」

賀定雲說道：「本座雖然不是什麽正人君子，但也不見得便是一個罪惡滔天之徒。」

軒轅榮說道：「此事是甚難計算，即以軒轅某而言，有人視爲萬家生佛，也有人視爲叛臣賊子，理當五馬分屍，以謝天下。」

賀定雲道：「軒轅兄言之成理，人在江湖，是俠是魔，本來就不是容易判斷之事。」

軒轅榮道：「所以，這二十多年以來，俺做事什麽都不管，就只憑一己之好惡而放手施爲，如此大可省卻無窮煩惱。」

賀定雲道：「軒轅兄喜歡一意孤行，誠然是痛快極了，但可曾想過，一旦枉殺無辜，則罪孽不輕，甚至會使軒轅兄一輩子引以爲悔？」

軒轅榮道：「顧慮越多，越是縛手縛腳，俺若有朝一日枉殺無辜，就只好算是那無辜者倒了三輩子的霉！他要怪罪，甚至要告狀伸寃告到玉皇老子那裏，也就由得他去！」

賀定雲哈哈一笑，道：「果然是霸王

風範！」

軒轅榮兩道濃眉倏地一皺，叫道：「賀敎主，廢話少說，你還是識相一點，把解藥奉上！」

賀定雲一怔，道：「什麽解藥？」

軒轅榮冷冷一笑，說道：「楚雪衣中了你們圓月敎的毒，你敢在俺的面前裝蒜嗎？」

賀定雲搖搖頭，道：「賀某早已說過，根本就沒有解藥！」

軒轅榮臉色一沉，道：「俺可不是那個黃口小兒阿浪！你若沒有解藥交出，俺今天就要大開殺戒！」

賀定雲冷然一笑，道：「軒轅兄剛才連發五箭，早已殺戒大開了。」

軒轅榮雙目暴睜，「姓賀的，你眞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賀定雲道：「這不關乎敬酒抑或是罰酒，還是那句老話：咱們是以殺人爲業的，旣已存心用毒殺人，又何必多此一擧，把解藥配製携帶在身上？」

軒轅榮鬚眉皆豎，怒喝道：「此語當眞？」

賀定雲道：「何必虛假？」

軒轅榮道：「那麽你只好死在俺面前抵數便是！」

賀定雲嘆了口氣，道：「死活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活着的時候能够活得愉愉快快……」說到這裏，伸手往袋口一摸，摸出了一雙鋼環。

軒轅榮目注鋼環，忽然道：「這好像是『環王』白大先生的獨門武器？」

賀定雲點點頭，道：「不錯。」

軒轅榮道：「白大先生已遭遇到你們的毒手？」

賀定雲道：「他雖然武功庸劣，但一顆腦袋却很値錢。」

軒轅榮道：「他是個君子，一個眞眞正正的君子！」

賀定雲道：「許多人都是這樣說，但我們殺人，所認的只是銀子，而不是小人或君子。」

軒轅榮冷笑道：「這就是見錢開眼，六親不認！」

賀定雲道：「那是沒法子的事，誰叫咱們幹上了這一行？」說到這裏，倏地喝叫一聲，對方紫秀說：「動手！」

方紫秀立刻動手了，她很聽命令。

軒轅榮以霸王弓作爲武器，三人在轉瞬間已激戰得甚是燦爛。

× × ×

方紫秀兩手空空，但她練的「紅袖銷魂指」招式變幻莫測，誰若稍爲小覷了她，便是大錯。

軒轅榮冷冷一笑，道：「芳駕以女兒之身改裝扮成金面判官向漸，眞是出神入化，令俺嘆爲觀止。」

方紫秀冷冷地說道：「軒轅前輩誇獎了。」

軒轅榮道：「但女兒家畢竟還是女兒家，妳就算易容術更高明，只要一動手，這個冒充的向堡主便破綻百出了。」

方紫秀道：「這本是意料中事。」

賀定雲叱道：「少跟他嚕嗦，殺了他才是正經！」驀地鋼環雙雙脫手飛射，隨即左手向袋口一摸，又摸出了另一件兵刃來。

這是一條鏈子槍。

鏈子槍不易練成，賀定雲却似乎精於此道。

就連軒轅榮也不得不讚了一句：「好功夫！」

但這一手鏈子槍法，仍然傷不了軒轅榮，無論鏈子槍攻勢如何凌厲，結果還是給軒轅榮的霸王弓封擋回去。

方紫秀在旁邊伺機向軒轅榮進襲，但始終還是不得要領。

三十招後，賀定雲奇招突生。

他手裏的鏈子槍，突然斷開十數截，而且全都向軒轅榮臉上，胸腹怒射過去。

連鏈子槍也可以在瞬息間被震得斷斷截截，顯見賀定雲在這兵刃上曾經花過不少心思。

這一着，與昔才擊碎木桶暗算楚雪衣之手法，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但軒轅榮反應奇佳，依然並未上當。鏈子槍有如雨點般化開，但尚未落下，賀定雲又已在袋口裏取出另一件武器。

那是一隻佈滿倒刺的手套。

手套上的倒刺，看來藍浸浸的，顯然猝上了劇毒。

軒轅榮以霸王弓左閃右擋，冷冷道：「今天遇上你這個毒刺蝟，也可算是倒霉極了。」

賀定雲以毒刺手套連施險着，一招比一招兇狠地向軒轅榮進襲。

軒轅榮忽然朗聲一笑：「賀敎主的『騰雲五絕爪』眞不錯，很好看。」

「很好看」的意思，分明就是說「中看不中用」。

但賀定雲並未動怒，他左掌虛晃一招，戴着毒刺手套的手向另一個袋口抓去。

他一抓，一蓬毒砂便抓了上來。

只聽見「唰」一聲响，毒砂有如鋪天蓋地般向軒轅榮迎頭罩下。

但就在這一瞬間，一柄匕首突然無聲無息地，從賀定雲左腰部住直刺入去！

× × ×

賀定雲是圓月敎主，也是暗器高手，他才撒出了追魂毒砂，左手又已經扣着一支「滅絕毒弩筒」，準備再向軒轅榮展開窮追猛打。

此人手段之毒，心性之兇狠，可見一斑。

但他還沒有使出「滅絕毒弩筒」，已突覺左腰一陣冰凉。

接着，就是一陣劇烈的痛楚，使他從酣戰中倏地驚醒。

他手裏仍然扣着滅絕毒弩筒，但却已全身冰冷如雪。

他用一種難以置信的目光瞪視着一個人——方紫秀。

方紫秀的臉龐是經過易容的，現在，她的樣貌看來只像是「金面判官」向漸。

然而，方紫秀還是方紫秀，盡管她的易容術險些連向蓉也可以瞞過了，但她的眼神還是屬於她自己的。

她的眼神中充滿了智慧，也充滿了狡黠。

但最難得的還是鎭定。

她很鎭定，從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很鎭定。

她若不鎭定從事，也不可能把握着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以匕首刺殺賀定雲。

賀定雲全心全意對付軒轅榮，絕未想到方紫秀會有此一着，等到他驀然驚醒之際，他已受了重創。

在遭受重創之餘，他還是咬着牙把毒弩悉數發射出去，但却射不中任何人。

賀定雲在驚駭絕望之中倒下。

軒轅榮也是神情詫異地看着方紫秀，問道：「爲什麽殺他？」

方紫秀冷冷一笑，道：「這是我的事，和任何人都沒有半點相干。」

軒轅榮大不以爲然地道：「和別人也許沒有相干，但俺正和他比拚，妳却倒戈相向把賀敎主殺了，旁人會怎麽說？」

方紫秀道：「旁人愛怎麽說就讓他們說個飽好了，總之，圓月敎的事，尊駕少管爲妙。」

軒轅榮乾咳一聲，道：「俺明白了，妳是心存大慾，要成爲圓月敎主！」

方紫秀道：「是又怎樣？是不是認爲我不配？」

軒轅榮哈哈一笑，道：「連賀定雲這種老狐狸也栽倒在妳手裏，此後由妳來當敎主，又有誰敢說半個不字？」

方紫秀道：「有軒轅前輩這句話，小妹就信心十足了，這裏有一瓶解藥，你拿回去救楚雪衣好了。」說着，把一瓶藥抛給軒轅榮。

軒轅榮接過藥瓶，道：「傷了楚雪衣的是妳，何以又要救他？」

方紫秀冷冷道：「不必問，遲了楚雪衣就會沒命！」

軒轅榮道：「但賀敎主不是說過，根本就沒有解藥嗎？」

方紫秀道：「毒是我下的，用那一種毒，也只有我才知道。」

軒轅榮這才呵呵一笑，道：「想不到圓月敎主也給下屬蒙騙得好慘！」

方紫秀道：「少廢話，其實，我眞的很想殺楚雪衣。」

軒轅榮一怔：「但怎麽又不殺了？」

方紫秀冷冷一笑，道：「也許是他命不該絕，居然又有一個你這樣的人纏了上來。」

軒轅榮看了藥瓶一眼，遲疑半晌才道：「這一次，妳不騙俺？」

方紫秀冷笑道：「我若要騙你，大可以說眞的沒有解藥。」

軒轅榮吸一口氣，又想了一會，說道：「妳跟俺回去見楚雪衣。」

方紫秀搖頭道：「不行。」

軒轅榮冷冷道：「爲什麽不行？妳若不跟着走，俺怎能相信解藥是眞的？」

方紫秀道：「不相信，可以不用。」

軒轅榮說道：「胡說，俺要妳跟着俺走！」

方紫秀道：「就算我跟着走又怎樣？你不怕我再害楚雪衣嗎？」

軒轅榮不由愕住。

過了一會，他才嘆了口氣，道：「難怪說，唯小人與女人難養也！」語畢，轉身大步而去。

軒轅榮離去後，方紫秀立刻搜查賀定雲的屍身。

終於，她搜到了一件物事，那是一面鐵牌，鐵牌上鐫刻着一個圓圓的月亮……

× × ×

在客店裏，祁濟安叫苦不迭：「啊呀，怎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他一面說，一面瞧着躺在床上的楚雪衣。

向蓉見祁濟安神色不妙，忙道：「祁大醫師，楚大哥中了奸人的毒計，你一定要救他一救。」

祁濟安嘆了口氣，道：「人，祁某是一定救的，更何況你們帶回來的是楚雪衣，但是……這毒……唉，眞不簡單，眞不簡單。」

阿浪本來一直沉默不語，直到這時候終於忍不住開口說道：「先救了楚大俠再說如何？」

祁濟安眉頭緊皺，嘆道：「就只怕藥材不足，欲救無從。」

向蓉忙道：「你要什麽藥，咱們可以去找……」

祁濟安搖搖手，道：「算了，這裏是什麽地方了，就算有藥局，藥材也不會齊全，還是先倚靠祁某的破藥箱好了。」

接着，祁濟安凝神小心翼翼地救治楚雪衣，向蓉在門外等候，滿臉都是焦慮之色。

也不知過了多久，祁濟安才滿頭大汗地從房裏走了出來。

向蓉忙問：「楚大哥怎樣了？」

祁濟安用衣袖擦了擦汗，道：「差不多。」

向蓉一怔，道：「什麽差不多？是不是差不多快要痊癒了？」

祁濟安搖搖頭，道：「不，是和剛才差不多……沒有太大的進展……咳咳……眞對不起，我這塊招牌，只怕快要給別人拆下來了……」

向蓉心中一沉，但仍然笑了一笑，說道：「不，祁太醫的金漆招牌，又有誰敢把它拆掉？」

祁濟安嘆了口氣，說道：「是祁某不濟事，就算別人不拆，自己也會把自己的金漆招牌拆掉下來，免得再在武林中丟人現眼。」

阿浪聽了，不禁問道：「楚雪衣中的是什麽毒？」

祁濟安苦笑了一下，說道：「十分複雜。」

阿浪道：「什麽意思？是不是有很多種毒藥混在一起？」

祁濟安點點頭，說道：「不錯，據祁某估計，最少有七八種毒藥之多。」

阿浪道：「如此說來，下毒之人是決意殺害楚雪衣的了？」

祁濟安望了他一眼，雖然沒說什麽，但意思已很明顯：「這一句話眞是多餘之極。」

不但祁濟安這樣想，向蓉也同樣有這種感覺。

但過了一會，祁濟安却又搖了搖頭，說道：「不對！不對！」

阿浪道：「什麽不對？」

祁濟安道：「那木刺上所包含的毒藥，雖然十分複雜，但毒性却不見得眞的十分厲害，否則，楚大俠在脖子上中了木刺，只怕早已一命嗚呼，死得不能再死。」

向蓉一呆，道：「這是不是說，楚大哥一定有救了？」

祁濟安乾咳兩聲，道：「這卻又難說得很……」說到這裏，臉色又不期然地脹紅起來。

向蓉嘆了口氣，說道：「這都是我不好！」

祁濟安奇道：「是祁某醫術不佳，跟妳又有什麽相干了？」

向蓉跺了跺脚，說道：「楚大哥若不是要照顧着我，他也不會給敵人暗算得手的。」

祁濟安搖了搖頭，道：「這是命中註定，向小姐毋庸怪責自己。」

向蓉又嘆息一聲，忽然說：「上官前輩怎樣了？」

祁濟安道：「他這副老骨頭眞是挺夠硬的，他沒問題，準死不了，只是一身功力從此就得大打折扣。」

阿浪看了祁濟安一眼，欲言又止。

祁濟安却忽然一手抓住他，說道：「小兄弟，你別走，我有話要對你說。」

阿浪又再看着祁濟安，道：「我不會走，也不能在這時候走，你有什麽話，直說不妨。」

祁濟安道：「無論怎樣，你決不可以相信那個混蛋的說話。」

阿浪道：「那一個混蛋？」

祁濟安道：「段世之！」

阿浪不由深深的吸一口氣，不再說話了。

祁濟安臉色一沉，道：「楚雪衣決不會是殺你師父的兇手，段世之含血噴人，目的就是要挑撥離間！」

阿浪還是緊閉着嘴不說話。

祁濟安看見他這副樣子，不禁大爲冒火：「怎麽，你聽見我的話沒有？」

「聽見了。」阿浪終於說。

祁濟安冷笑一聲，道：「你當祁某是在放屁？」

阿浪道：「這裏不臭。」

祁濟安臉色一變，道：「什麽臭不臭的？」

阿浪道：「你若在我面前放屁，一定臭不可當，但現在這裏沒有半點臭味，可見你正在說話，而並不是正在放屁。」

祁濟安給他氣得兩眼一翻，不由怪叫道：「眞是混帳！難道直到現在，你還認爲你師父眞的是楚雪衣殺的？」

阿浪又沉默着，過了很久才說：「初時，我的確是有點懷疑的，但後來……」

祁濟安怒聲道：「後來又怎樣了？」

阿浪忽然眨了眨眼，苦笑着說道：「後來我遇上了一個人。」

祁濟安一怔，道：「你遇上了誰？是玉皇大帝？還是如來佛祖？」

阿浪搖搖頭，道：「我還沒有這個福氣可以會見玉皇大帝和如來佛祖，我遇見的是一個霸王。」

「楚霸王項羽？」

「當然不是的。」

「那麽你遇上的又是那一個霸王？」

「神弓霸王！」

「軒轅榮？」

「不錯，正是軒轅大俠。」

「軒轅榮是武林中的霸王，也是武林中的豪情大俠，你有機緣遇上他而又沒有給他一拳打死，眞是莫大的福氣。」

「軒轅大俠不但沒有用拳頭對付我，還請我喝酒。」

「這倒要小心，萬二分的小心。」祁濟安神色肅穆，一本正經地說：「軒轅榮有三大本事名聞江湖，第一是箭法，第二是掌法，第三就是喝酒。」

阿浪道：「咱們雖然喝了不少，但他沒有醉，我也仍然能夠保持頭腦清醒。」

祁濟安冷冷一笑，道：「許多已經爛醉如泥的人都是這樣的，分明已經醉得天旋地轉，躺在溝渠裏連爬都爬不起來，但仍然身子軟嘴巴硬，等到酒醒過來之後便說：『俺雖然躺着，頭腦還是十分清醒，別以爲俺眞的醉得不省人事，什麽事情都不知道。』」

阿浪道：「我只喝了半斤竹葉青，大概還不致於醉得那樣離譜罷？」

祁濟安一怔，接着「呸」一聲，道：「只喝了半斤竹葉青，又怎能說是『喝了不少』？……嗯，且先別談這個，軒轅榮和你談了些什麽？」

阿浪道：「天南地北，東拉西扯無所不談。」

祁濟安道：「這豈非等於胡說八道了嗎？」

阿浪道：「喝了兩杯的人，說話總是這樣子的。」

祁濟安眉頭一皺，道：「廢話，以軒轅榮的酒量，就算是喝了二十斤烈酒，也不會醉得胡言亂語。」

阿浪道：「軒轅大俠的確很清醒，他對我說：『楚雪衣是個狂人，但做事比許多謙謙君子還更有分寸。』」

祁濟安冷笑一聲，說道：「簡直是醉話。」

但轉念一想，接着又道：「這些話雖然又醉又糊塗，但却也好像有三幾分道理的。」

向蓉看了他一眼，暗道：「祁大醫師一定已經很疲累了，連說話也有點夾纏不清，甚至是前言不對後語。」

只聽見祁濟安又再說道：「軒轅榮還有什麽話說？」

阿浪道：「軒轅大俠說，他這次到這裏來，是爲了要協助一個朋友。」

祁濟安道：「他要協助誰？」

阿浪道：「軒轅大俠沒有說，但却屢次提及楚大哥。」

他忽然轉變了對楚雪衣的稱呼，祁濟安和向蓉都是不禁爲之一陣錯愕。

但這轉變是可喜的，最少，這證明阿浪對楚雪衣已不再存有敵意。

祁濟安凝視着阿浪，道：「軒轅榮怎麽說？」

阿浪道：「他說了一些故事。」

祁濟安道：「什麽故事？」

阿浪道：「武林中的故事，全部和楚大哥有關的。」

祁濟安眉頭一皺，道：「武林中有關楚雪衣的故事，沒有一百也有八九十。」

阿浪道：「軒轅大俠只說了幾個，都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祁濟安道：「你相信他的話？」

阿浪道：「相信。」

祁濟安道：「爲什麽相信？」

阿浪說道：「軒轅大俠是個很豪爽的人，而他說這些故事的時候，眼神是摯誠的，所以我完全相信，絕對沒有懷疑。再說，軒轅大俠也沒有爲楚大哥說好話的必要。」

祁濟安不由一笑，道：「你是純眞的，但也是聰明的。」

阿浪搖搖頭，道：「我並不純眞，我是一個狡猾的狐狸，否則早已活不到今天了。」

祁濟安嘆了口氣，緩緩道：「不管你是個兔子還是條狐狸，祁某知道，你會是個可造之材，但却必須珍重，切莫自毀前程於一旦。」

阿浪說道：「我對自己看得並不太重要。」

祁濟安道：「但等到你有了某些際遇之後，這種想法就會改變過來了。」

阿浪一怔，道：「我不懂。」

祁濟安笑了笑，道：「人在貧窮的時候，往往不會珍惜自己，但等到這個人富裕起來之後，他的想法就不一樣。」

阿浪眨眨眼睛，道：「我並不想成爲一個腰纏萬貫的富戶。」

祁濟安道：「說一個人富裕，並不一定指他很有錢。」

阿浪目光閃動，道：「人還會有其他方面的富裕嗎？」

祁濟安道：「當然有，例如一個足以令你一輩子都珍惜的紅顏知己。」

阿浪沉默下來。

祁濟安淡淡一笑，道：「別當我說的是瘋言瘋語，遲早有一天，你會明白祁某的說話絕非虛假。」

阿浪的目光凝視在遠方，隔了片刻才說道：「楚大哥決不會殺我師父，我相信軒轅大俠，也相信楚大哥。」

祁濟安道：「你現在明白，也不算是太遲。」

向蓉却嘆了口氣，插口問道：「要怎樣才能挽救楚大哥的性命？」

祁濟安道：「解鈴還須繫鈴人。」

向蓉目光閃動，道：「一定要解藥才可以嗎？」

祁濟安道：「也許是的。」說到這句說話，精神已萎頓得很。

就在這時，阿浪忽然喜悅地叫道：「軒轅大俠來了！」

× × ×

軒轅榮果然又找到客店來了。

他臉上綻出粗獷的笑容，手裏拿着一隻細小的瓷瓶子。

阿浪急問：「這是不是解藥？」

軒轅榮點了點頭，向蓉立刻發出了一聲歡呼。

祁濟安却以審愼的態度，把軒轅榮這一瓶解藥仔細地視察。

醫者父母心，雖然他爲人荒誕不經，但在治人救傷之際，態度却是一絲不苟的。到最後，他終於點了點頭，同意用這瓶解藥來救治楚雪衣……

山東狂人　逢凶化吉祥

楚雪衣給方紫秀暗算之事，很快就傳到上官僻邪耳朶裏。

上官僻邪就在客店的另一間房子裏。他知道之後，首先呷了一口巖茶，接着哈哈一笑，向丐幫長老「不平神丐」康竹泉道：「有其師必有其徒，眞是說不出的混帳！」

康竹泉在身上左搓搓，右揑揑，然後又剝吃了一顆花生，咀嚼了幾下之後，罵義：「他奶奶的，臭的！」

上官僻邪瞪了他一眼，道：「你在罵誰？」

康竹泉道：「當然不是罵我自己，也不敢罵你老人家。」

上官僻邪苦笑了一下，說道：「老夫現在已經不是什麽『鬼見愁一見也愁』了，正是他媽的今非昔比，不堪比之又不堪比。」

康竹泉搖了搖頭，說道：「你老兄雖然武功打了個折扣，但只要一天不死，依然是江湖中人聞名喪胆的『鬼見愁一見也愁』。」

上官僻邪哈哈一笑，道：「康兄太瞧得起上官某了。」

康竹泉道：「說句眞話，以康老兒在江湖上的輩份和名望來說，根本不配和你平起平坐……」

上官僻邪佛然不悅，道：「這種說話最不够意思，以後再也不要說。」

康竹泉道：「不說就不說，再說一句，但願皇天保佑康某嘴爛舌臭，屁股生疔瘡。」

上官僻邪又笑了：「對！這才像是人話。」

康竹泉道：「人畢竟是人，總有說人話的時候，但在不爭人話的時候，偶然放放臭屁也是有的。」

上官僻邪道：「在適當時候放放屁，總比抑鬱在心裏好得多。」

康竹泉道：「言之成理。夫放屁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能放能收，否則成就必然極爲有限。」

上官僻邪道：「世間之上，不少人就是靠放屁謀生，甚至以放屁來打天下，正是一屁天下响！不亦妙哉！」

康竹泉道：「上官老兄之言，深得我心，哈哈！眞是當浮一大白。」

上官僻邪道：「只可惜老夫抱恙在身，未能以酒相陪。」

康竹泉道：「不碍事！不碍事！你喝你的茶，我喝我的酒，若有烏鴉胆敢飛進來，老叫化一掌將之斃了，然後用火烤熟來給你老兄品嚐。」

上官僻邪哈哈大笑，說道：「好，越說越够意思，嗯，對了，剛才康老兄在罵誰？」

康竹泉伸手向桌面的花生指了一指，道：「我罵的是花生。」

上官僻邪道：「花生又有什麽好罵的呢？」

康竹泉道：「其中有顆花生是臭的，剛好給我一口吃掉，以是非罵不可。」

上官僻邪眉頭一皺，道：「既然那一顆花生是臭的，大可以把它吐掉，何以康兄仍然照吞如儀？」

康竹泉道：「當年勾踐臥薪嚐胆，那種味道，連想想也會苦得想嘔吐，如今老

叶化只不過吃一顆發霉發臭的花生，又算得上什麽一同事？」

上官僻邪「哦」了一聲，微笑說道：「康兄所思所悟，原來別有一套，上官某眞乃望塵莫及。」

康竹泉搖頭不迭，道：「康某區區一名老頭兒，又能夠有什麽大作爲了？看來看去，今後武林蒼生之禍福，該當操諸長江後浪之手矣。」

上官僻邪道：「長江後浪推前浪，此語永遠應驗不爽，然而，薑也是越老的越辣，咱們這兩副老骨頭也毋須把自己瞧得太扁了。」

康竹泉道：「平情而論，當今武林新一代之俊彥，算來算去還是以令高足最爲惹人觸目。」

上官僻邪搖了搖頭，嘆道：「惹人觸目，亦不是什麽好事，那樣會添增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康竹泉道：「以上官兄爲例，這種麻煩必已體會極深矣。」

上官僻邪點頭道：「不錯，初時尚且覺得威風凜凜，但久而久之，個中苦處就變得不足爲外人道也。」

康竹泉道：「這是樹大招風，位高勢危之故。」

上官僻邪道：「換句俗話，就是人怕出名豬怕肥。」

康竹泉道：「但人若出了名，也會有許多方便之處。」

上官僻邪想了想，緩緩道：「這也不錯，就算想向別人借一點賭本，也會容易一點。」

康竹泉道：「老叫化會聽人說過，上官兄賭術甚精。」

上官僻邪道：「不是賭術甚精，而是賭癮甚大。」

康竹泉道：「令高足呢？」

上官僻邪道：「他也是個賭徒，但一般人却看不出來。」

康竹泉一怔，道：「是賭徒便是賭徒，何以一般人會看不出？」

上官僻邪微微一笑，道：「上官某人所以會被江湖中人視爲賭徒，乃是因爲常賭。」

康竹泉道：「楚雪衣又怎樣？」

上官僻邪道：「他並不常常賭，但却最能賭。」

「最能賭？什麽意思？」

「常常賭的賭徒，未必是最兇狠的賭徒。」

「楚雪衣呢？」

「不賭則已，一賭則天翻地覆，連我也怕了他七分。」

「賭畢竟是賭，不一定能贏，萬一輸了怎辦？」

「他總有他的一套辦法。」

「這就不簡單了。」

上官僻邪道：「當然不簡單，否則我怎會收他爲徒？」

康竹泉道：「哦！今天他好像又去賭了。」

上官僻邪道：「不錯，今天他賭的是性命。」

康竹泉道：「令高足似乎已成爲了輸家。」

上官僻邪道：「這已不是第一次的事情，但在以往，他總是能够跳出鬼門關之外。」

康竹泉道：「但今次的情況，似乎不怎麽妙。」

上官僻邪道：「不妙又怎樣？我又不是個大夫！倘若連祁濟安也救不了他，也是命中註定，怨不得誰的了。」

康竹泉道：「過去瞧瞧他怎樣？」

上官僻邪搖搖頭，道：「瞧又怎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該死的瞧不瞧也會死，不該死的就算泰山崩於眼前也壓他不死！」

康竹泉看着上官僻邪，不禁暗道：「如此師父，倒也罕見。」

上官僻邪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膊，道：「你還是少担心劣徒的事，有酒便喝，有花生便一顆一顆的剝吃，但若遇上了又霉又臭的花生，最好把它吐出來。」

康竹泉呵呵一笑，道：「自當遵命。」喝了一口酒，正要剝吃花生，忽然有人在外面敲門。

上官僻邪「唔」了一聲，叫道：「進來可也。」

房門立刻被推開，一個人脚步蹌蹌踉踉地走了進來。

進來的人居然是楚雪衣！

× × ×

楚雪衣進來的時候，後面還有好幾個人跟着，但都給他一手統統推開。

「閒雜人等，一概不得跟進。」

但他說這句話之後，突然又一手抓住阿浪，同時喝道：「你跟我來！」

阿浪一怔，怔怔地看着楚雪衣。

楚雪衣沒有喝酒，但臉上神情却十足十一個醉態可掬的人。

阿浪不禁回頭看了向蓉一眼。

向蓉也被摒諸門外。

阿浪一陣怔忡，但仍然跟着楚雪衣進入了上官僻邪的房子。

上官僻邪倚在一張木櫈上，背脊緊靠着牆，臉上的表情似笑非笑。

康竹泉見楚雪衣把好幾個人都拒於門外，自是識趣得很，立刻說道：「對了，老叫化還有點事，暫且告退，片刻再行同來……」

上官僻邪見狀，兩眼一瞪，大喝道：「走不得，這裏是老夫的房子，誰敢把你趕走？」

康竹泉忙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只是人有——」

「什麽人有三急，簡直放庇！」上官僻邪哼一聲：「你有什麽屎屎尿尿，就在房子裏撒好了！」

康竹泉不禁爲之一陣苦笑，目光望向楚雪衣。

楚雪衣微微一笑，道：「康長老在這裏，也是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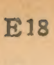
康竹泉這才吁一口氣，笑道：「楚老弟既然這樣說，老叫化就賴着不走了。」

楚雪衣道：「如此甚好。」

康竹泉凝視着楚雪衣，道：「楚老弟，你中了別人的暗算，現在怎樣了？」

楚雪衣道：「死不了。」

康竹泉一愣，上官僻邪嘿嘿一笑，道：「死不了就是仍然可以活下去的意思。」



楚雪衣拖着阿浪來到上官僻邪的房裏•

師父如此，徒弟也是如此，唉……眞是氣數！」

楚雪衣搖搖頭，道：「師父，咱們師徒倆的情況是不同的。」

上官僻邪兩眼一翻，道：「有什麽不同了？」

楚雪衣道：「師父給人暗算，徒兒也給人暗算，但所中的毒性不同，治療後的結果也有分別。」

上官僻邪又「哼」一聲，道：「有什麽分別？」

楚雪衣說道：「徒兒服下解藥之後，一切已無大碍，功力也可以漸漸完全恢復過來，但是，師父在中毒之後，又服下『壯氣百步丹』，以致情況極爲惡劣，縱然如今毒性盡除，但一身功力已大大的打了折扣……」

上官僻邪揮了揮手，冷笑道：「別再說了，爲師又不是已經變成了白痴，這件事，我是比誰都更清楚不過的。」

楚雪衣道：「師父是明白事理的，所以徒兒才斗胆直說不諱。」

上官僻邪道：「你本來就是個斗胆之又斗胆的傢伙！」

說到這裏，忽然輕輕嘆了口氣，接着又說道：「你若不是一個如此斗胆的混蛋，我也不會浪費時間收你爲徒，傳授你武功。」

楚雪衣點點頭，道：「這一點，徒兒是明白的，因爲師父也是個這樣的人。」

上官僻邪乾咳一聲，說道：「照現在看，爲師的武功，已比不上你了？」

楚雪衣道：「大概是的。」

上官僻邪凝注着他，道：「那麽，你有什麽打算？」

楚雪衣道：「徒兒有什麽打算，師父是不勞費心的，倘若到了這個時候，徒兒的事情還要師父您老人家來担憂，這個徒兒也就未免太窩囊了。」

上官僻邪嘆了一口氣，道：「爲師在江湖上已闖蕩數十年了，照爲師看來，一個人武功高不高，權勢大不大，財帛多不多，其實都是不太重要的。」

楚雪衣目光一閃，道：「然則照師父看，最重要的是什麽？」

「福氣。」

「福氣？」

「不錯，一個人最重要的就是有沒有福氣。」上官僻邪緩緩道：「福星高照之人，往往可以逢凶化吉，縱使武功不高，權勢不大，甚至是一貧如洗，但只要有福氣，這人就可以平步青雲，事事順遂。」

楚雪衣道：「但福氣是靠不住的，又有誰能知道自己是不是個福氣的人？」

上官僻邪盯着他的臉，說道：「你就是個有福氣的人。」

「我？」楚雪衣怔住。

「不錯。」上官僻邪點了頭，道：「因爲你不怕死。」

楚雪衣道：「不怕死和有沒有福氣，又有什麽相干？」

上官僻邪道：「越不怕死的人，就越死不了。」

楚雪衣想了想，笑道：「師父之言，十分玄妙。」

康竹泉插口道：「不但玄妙，也很有道理。」

一直沉默着的阿浪忽然冷笑一聲，說道：「楚大哥，你把我拖進來，就是說這些可有可無的說話？」

楚雪衣冷冷的看着他，道：「你以爲我是無聊的人？」

阿浪道：「你是否無聊的人，我不知道，但自從你進入這房子之後，所說的每一句話都令人感到十分無聊。」

楚雪衣道：「你認爲我要說什麽才算正經？」

阿浪說道：「這是你自己的事，與我無干。」

楚雪衣道：「有一句話，你一定會認爲十分正經，絕不無聊。」

阿浪道：「阿浪洗耳恭聽。」

楚雪衣道：「從現在開始，我的師父，也就是你的師父。」

阿浪怔住。

他怎樣也想不到，楚雪衣忽然會說出一句這樣的話來。

「你是認眞的？」這一下，就連康竹泉也感到極其詫異。

楚雪衣正色道：「這種事，難道還可以用來開玩笑不成？」

阿浪沉默着，目露深思之色。

楚雪衣冷冷的看着他，接着又說：「這是一件認眞得不能再認眞的事，藍婆婆生前爲了這件事，已經費盡不少心機，花盡不少腦汁！」

阿浪還是沒有說話。

楚雪衣雙目厲視着他，倏地喝問：「你聽見我的話沒有？」

阿浪點點頭。

楚雪衣冷笑一聲，道：「是不是還在懷疑，藍婆婆是給我殺掉的？」

阿浪道：「不是。」

楚雪衣道：「那麽，是不是認爲我師父不配成爲你的師父？」

阿浪道：「更不是。」

楚雪衣沉聲道：「好了，這個不是，那個也不是，你到底答應不答應？」

阿浪却反問他：「你若是我，你答應不答應？」

楚雪衣一怔，隨即說道：「那當然答應。」

阿浪倔強的臉龐上，終於綻出了一絲笑容，道：「既然你會答應，我爲什麽要錯過這個機會？」

楚雪衣立刻笑了，笑得很高興。

接着，阿浪就在這房子裏拜師。

拜師的禮節很簡單，但總算是合乎程序，而且還有「不平神弓」唐竹泉作爲見證。

拜師完畢後，上官僻邪嘆了口氣，喃喃道：「從此之後，老夫門下又添一個斗胆的混蛋。」

楚雪衣淡淡一笑，道：「師父若不高興，徒兒現在一劍就殺了師弟，免得您老人家生氣。」

「胡說！」上官僻邪怒道：「這是你的徒兒？還是我的徒兒？」

楚雪衣道：「當然是師父的，阿浪若是我的徒兒，那麽他就是你的徒孫了。」

上官僻邪道：「我還不算老，可不想成爲別人的祖師爺。」

楚雪衣眨了眨眼，說道：「但徒兒近來悶得發慌，很想收幾個徒子徒孫來解解悶。」

上官僻邪冷笑道：「你要做別人的師父，首先要辦妥一件事。」

楚雪衣道：「要辦妥什麽事才能夠收徒？」

上官僻邪回答道：「先娶妻，始能收徒。」

楚雪衣說道：「成親與否，與收徒兒又有什麽相干？」

上官僻邪道：「你若是個和尙，自然沒話可說，但你既是俗世之人，就該先成親，然後才可以做別人的師父。」

楚雪衣道：「這是什麽道理？」

上官僻邪道：「成了親的混蛋，總比還是吊兒郎當的混蛋穩重一些，如此或許可以不致誤人子弟。」

楚雪衣看着師父，看了良久忍不住問道：「師父收雪衣爲徒之時，是否業已成親？」

上官僻邪搖搖頭：「沒有。」

楚雪衣笑了笑，道：「師父可以，徒兒爲什麽不可以？」

上官僻邪道：「那是前車可鑑，爲師就是你的一面鏡子。」

楚雪衣道：「但徒兒覺得師父很好，徒兒很好，師弟也很好。」

上官僻邪道：「師弟好不好，將來才會知道，但現在爲師武功打了個折扣，你也惹上了不少麻煩，實在十分不妙。」

楚雪衣道：「師父雖然內力不及從前，但一般武林高手遇上了師父，還是吃不了兜着走的。」

上官僻邪嘆了口氣，說道：「但倘若爲師遇上的不是一般武林人物，而是血雲敎主呢？」

楚雪衣聽得一呆，道：「怎會這般湊巧？」

上官僻邪冷冷一笑：「天下間事，往往就是這般奇特，你存心去找，可能三年五載也找不着，偏偏不想遇見的時候，什麽魑魅魍魎，妖魔鬼怪也會同時出現，哼，眞是邪門得緊，混帳之至。」

楚雪衣道：「師父鴻福齊天，決不會如此倒霉。」

上官僻邪冷笑道：「爲師近來倒霉非凡，還說什麽鴻福齊天，眞是不怕笑掉別人的大牙。」

楚雪衣道：「自古以來，邪不能勝正，師父如今雖然運氣差了一點，但不出三天之內，必有重大轉機。」

上官僻邪道：「你在什麽地方學得如此油腔滑調？」

楚雪衣道：「徒兒油腔滑調，乃是與生俱來，師父又豈有不知之理？」

上官僻邪道：「但有時候，爲師覺得你很正經，簡直是正經得令人欽佩。」

楚雪衣道：「徒兒不想令人欽佩，只想憑一己之所長，幹盡痛快淋漓之事。」

上官僻邪淡淡道：「殺人擄掠，強姦放火，算不算淋漓痛快？」

楚雪衣哂然一笑，頷首說道：「當然算。」

上官僻邪道：「那麽你幹不幹？」

楚雪衣道：「在應該幹的時候，一定幹。」

康竹泉一聽，不禁面露駭然之色。

上官僻邪眉頭一皺，道：「如何方算是應該幹的時候？」

楚雪衣道：「殺該殺之人，擄該擄之輩，刦掠搜刮民脂民膏的貪官汚吏之財帛，放火燒掉盜賊之巢，各門各路之罪惡淵藪！」

上官僻邪撫鬚一笑，道：「說得好，但強姦之事又怎樣？」

楚雪衣道：「前所未曾幹之。」

上官僻邪道：「以後又怎樣？」

楚雪衣淡然說道：「總是要幹它一幹的。」

康竹泉聽了，又是不禁吃了一驚，心想：「瘋子！眞是瘋子！」

上官僻邪却聽得津津有味，道：「如何幹法？」

楚雪衣微微一笑，道：「幹自己的老婆，算不算犯了王法？」

上官僻邪哈哈一笑，說道：「當然不算。」

康竹泉聽至此，方始啞然失笑，大大鬆一口氣。

上官僻邪笑了好一會，才笑聲歛止，然後對阿浪說：「你師哥的說話，你聽見了沒有！」

阿浪點點頭，道：「字字不忘。」

上官僻邪道：「爲師生平最錯的一件事，就是收了你師哥這麽一個徒弟。」

阿浪道：「我又怎樣？」

上官僻邪嘆了口氣，道：「這還用說嗎，自然是錯上加錯。」

阿浪道：「有辦法可以補救嗎？」

上官僻邪道：「補救辦法當然是有的，但爲師不想用，一切聽其自然也。」

康竹泉聽得點頭不迭，道：「如此最好！如此最好！」

楚雪衣閃動着眼睛，接口道：「眼下武林大局動蕩，丐帮乃天下第一大帮，只怕不多不少總會惹着一些麻煩。」

康竹泉說道：「丐帮自創立以來，一直就是個麻煩之帮，幾乎是天天都不得安寧。」

楚雪衣道：「貴帮子弟衆多，麻煩之事自是在所難免，但遇上武林紛亂，麻煩之事也就更多了。」

康竹泉道：「人在江湖，本來就是和麻煩二字結下不解之緣的，所以嘛，要免除麻煩，最好就是退出江湖去當和尙。」

上官僻邪搖搖頭，道：「當和尙也不見得眞的可以六根清靜，老夫馳騁江湖數十年，什麽出家人都見識過，便是少林派的和尙，或者是武當派的牛鼻子，個個看來都像是不吃人間烟火的活神仙，但這些世外之人，依然煩惱多多，煩不勝煩。」

康竹泉笑了笑，道：「如此說來，還是咱們這些乞兒叫化活得逍遙自在一些，最少，既可喝酒搓脚趾，也可以吃狗肉高呼他媽的！」

上官僻邪道：「和尙唸佛號，咱們唸他媽的，也是一樂。」

楚雪衣沉吟看，忽然對師傅說道：「徒兒這一次能够死裏逃生，全憑一個人相助。」

上官僻邪道：「是不是『神弓霸王』軒轅榮？」

楚雪衣說道：「哦！原來師父早就知道了。」

上官僻邪道：「爲師在早一陣子曾到茅廁，在茅厠門外看見了他。」

楚雪衣微微一笑，道：「徒兒和軒轅榮是老朋友。」

上官僻邪道：「爲師早已知之。」

楚雪衣微感詫異，道：「師父如何得以知之？」

上官僻邪道：「三年前盛暑之際，你是否與軒轅榮聯袂闖上武夷山？」

楚雪衣點了點頭，道：「嗯！確有此事。」

上官僻邪道：「武夷山有六大高手，而六大高手之中，又以『青眼天尊』邱木陀武功最高厲害。」

楚雪衣道：「但邱木陀武功雖高，人却甚蠢。」

上官僻邪道：「不是甚蠢，而是蠢之又蠢，蠢得無以復加。」

康竹泉莫名其妙，道：「邱木陀如何蠢法？」

上官僻邪道：「誤信人言，妄自尊大，要消滅武夷山其餘五位高手。」

康竹泉道：「結果怎樣？」

上官僻邪道：「結果引狼入室，他自己也走火入魔，武功盡失。」

康竹泉嘆道：「自作孽，不可活。」

上官僻邪道：「邱木陀是死是活，倒不算是一件大不了的事，但自此事後，武夷山出現了一個邪惡之徒，方圓數百里內百姓，無不叫苦連天。」

康竹泉凜然道：「這就非要認眞對付不可了。」

上官僻邪道：「想對付這羣邪惡之徒的人，本來不少，但却壞在各自爲戰，從未聯成一氣，集中力量殲滅奸邪，結果都是有去無回，相繼鎩羽大敗。」

康竹泉嘆道：「這就太可惜了。」

上官僻邪道：「最後，又有兩人闖上武夷山，對付那一羣混蛋。」

康竹泉目光一轉，望向楚雪衣的臉，道：「就是楚老弟和軒轅大俠？」

上官僻邪點點頭，道：「正是。」

康竹泉道：「戰果如何？」

上官僻邪道：「大破奸邪，但兩人也雙雙掛了彩。」

康竹泉道：「兩位替天行道而受傷，實在令人欽敬。」

「欽敬他奶奶個屁！」上官僻邪冷冷一笑，道：「你以爲這兩個混蛋是在火併時掛彩的嗎？」

康竹泉一呆，道：「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上官僻邪嘿嘿笑道：「這兩個混蛋聯手出擊，簡直就是勢不可當，那些龜孫子全都不是對手，他倆又怎會掛彩了？」

康竹泉越聽越奇，道：「既然如此，楚老弟與軒轅大夫又怎會受傷的？」

上官僻邪道：「是爲了慶功！」

「慶功？」康竹泉楞住，道：「慶什麽功？」

上官僻邪道：「兩個混蛋認爲這一次除害得手，實在是一件很值得慶賀的事，於是就擺下了慶功宴。」

「宴上有什麽人？」

「就只有他們兩人。」

康竹泉眉頭一皺，道：「人數是少了一點，但也沒有什麽不對。」

上官僻邪道：「但是有一件事却很不對。」

康竹泉道：「是否一時興高采烈，以致喝得有點醉了？」

上官僻邪搖頭道：「不是有點醉，而是喝得酩酊大醉！」

康竹泉乾咳一聲，緩緩道：「這也難怪的，在十二年前，老夫也會如此醉過一塲，結果……」忽然苦笑不語。

上官僻邪笑道：「是不是跌碎了兩顆牙齒？」

康竹泉訝異地瞧着他。

上官僻邪一怔，接着又不由笑道：「老夫只是隨便猜猜的，可不是眞的給猜中

了吧？」

康竹泉苦笑了一下，說道：「你猜錯了，當年老叫化並不是跌碎了兩顆牙齒，而是三顆。」

上官僻邪不禁大笑。

康竹泉又是連聲苦笑，接着道：「且別再說老叫化的，楚老弟和軒轅大俠的事究竟怎樣？」

上官僻邪道：「內鬨。」

「內鬨？」

「不錯，這兩個混蛋聯手大破羣邪之後，接着就上演了一齣令人噴飯的醉戲，兩人在酒家門外狠狠的毆鬥了一場。」

「誰勝誰負？」

「一場糊塗，不分勝負。」

「這……這是酒之禍，喝得太多了，的確不太好……」

楚雪衣却微微一笑，道：「但這一場架打得並不壞，我和軒轅榮在酒醒之後，友情更加牢固了。」

上官僻邪冷冷一笑，道：「你自然是要這樣說的，否則就顯得醜態百出了。」

楚雪衣笑道：「醜態百出是不打緊的，最重要是千萬別因喝酒而失掉朋友。」

上官僻邪道：「因喝酒而失掉的朋友，根本就不能算是朋友。」

康竹泉道：「言之有理。」

楚雪衣忽然看了阿浪一眼，道：「爲什麼一直不說話？」

阿浪道：「我沒有什麼話想說。」

楚雪衣道：「咱們已經是師兄弟了，你有什麼話，不妨向我直說。」

阿浪沉默了好一會，終於說道：「我聽了大半天，只明白了一件事。」

楚雪衣眨了眨眼，說道：「是那一件事？」

阿浪忽然笑了笑，說道：「你和軒轅大俠都不是個混蛋。」

× × ×

轉瞬又已三天。

這一天清晨，陽光很好，每個人都彷彿精神奕奕起來。

祁濟安在客店後面的石地上看見了楚雪衣。

楚雪衣正在練劍。

今天，他練的劍法並不悅目，而且招式又慢又笨拙。

祁濟安大咳兩聲，表示他已來了。

但楚雪衣練劍依然。

祁濟安再咳兩聲。

楚雪衣終於回劍入鞘，目露奇怪之色望着他：「你喉嚨不舒服，爲什麼不吃點藥？」

祁濟安一怔，接着說道：「我的喉嚨很好，何必吃藥？」

楚雪衣道：「喉嚨若是很好，何以老是咳個不停？」

祁濟安不由啞然失笑，道：「祁某故意咳嗽，是要你知道我已來了。」

楚雪衣眨眨眼，道：「你來了又怎麼樣？」

祁濟安道：「偷窺別人練劍，那是十分不妥的。」

楚雪衣道：「但我並不是在練劍。」

祁濟安一愣，道：「不是練劍又是幹什麼來着？」

楚雪衣道：「看劍。」

「看劍？劍有什麼好看的？」

「在心情欠佳時候，把劍拔出來看看，可以使悶氣消除。」

「也許祁某愚昧，兼且見識淺陋，從沒聽過這種消除悶氣的法子。」

「我也沒聽說過。」

祁濟安呆住，呆楞楞的看着楚雪衣的臉。

楚雪衣嘆了口氣接着說：「實不相瞞，在下也只是第一次嘗試使用此法的。」

祁濟安又咳嗽一聲，道：「此法實在是誰所創？」

楚雪衣道：「阿浪的師兄。」

祁濟安又是一呆：「那豈不是你自己嗎？」

楚雪衣領首說道：「不錯，這個人就是我。」

祁濟安道：「這法子靈不靈？」

楚雪衣道：「完全失敗。」說完，長長的嘆了口氣，身子斜倚在一堵牆壁上。

祁濟安凝視着他，看了很久才說道：「楚兄弟，你好像很累？」

楚雪衣點了點頭：「的確很累。」

祁濟安道：「但據祁某看，你身上的毒性，已被完全消除。」

楚雪衣嘆道：「在下疲累，與那根木刺無關。」

祁濟安道：「是爲了尊師？」

楚雪衣道：「有一半是的。」

祁濟安也不禁爲之一陣嘆息，緩緩道：「上官前輩本有一身絕世武功，如今大受挫折，眞是不幸。」

楚雪衣道：「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祁濟安道：「說是這樣說，但以上官前輩之脾性，一旦武功大打折扣，往後的日子恐怕就很不好過了。」

楚雪衣忽然道：「咱們師徒的相貌像不像？」

祁濟安搖搖頭，道：「不像，你比上官前輩俊俏得多。」

楚雪衣道：「但咱們最少有一件事情很相似。」

「什麼事情？」

「仇家。」

「仇家？」祁濟安眉頭一皺。

楚雪衣點點頭，說道：「咱們都有不少仇家，從前，許多仇家不敢找我師父，全然是爲了忌憚他老人家的武功。」

「不錯，」祁濟安道：「江湖中，又有誰敢惹『鬼見愁一見也愁』？」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那也不一定的，天下間若無人敢捋虎鬚，師父也不會落得如此田地。」

祁濟安道：「此乃一時之逆境，楚兄弟毋須過份憂慮。」

楚雪衣深深吸一口氣，道：「如今師父之武功修爲，已大大不比從前，倘若再遇上厲害的仇家，情況就十分不妙。」

祁濟安道：「尊師縱橫武林數十載，自有應變之策。」

楚雪衣道：「但照我看，唯一最佳應變之策只有一個。」

祁濟安道：「以楚兄弟之見，該當如何？」

楚雪衣道：「躲起來，靜心潛修武功，以期再有重大成就。」

祁濟安蹙了蹙眉，道：「這辦法不錯……不錯……」說是這樣說，但語氣却甚爲勉強。

楚雪衣道：「其實，應當靜心潛修武功的人，並不是我師父，而是阿浪。」

祁濟安點頭不迭，說道：「令師弟既已拜上官前輩爲師，自當勤奮練功，方始不負衆望。」

楚雪衣道：「我也是這麽想。」

祁濟安道：「不知道上官前輩如何想法？」

楚雪衣道：「我師父是鬼靈精之王，他比誰都更懂得權衡輕重利害，所以無論是誰爲他老人家而担心都是多餘的。」

祁濟安道：「上官前輩不在房子裏，阿浪也不在。」

楚雪衣道：「都已走了。」

祁濟安一怔，道：「但他倆昨晚還在這客店裏……」

楚雪衣道：「江湖人講究的是行動矯捷，在一夜之內，一個出色的殺手已可來回八百里，把一顆遠在數百里外的人頭取回來。」

祁濟安道：「但上官前輩師徒此一去也，未知何時何日才能再見！」

楚雪衣道：「這就難說得很了，所以，咱們最好暫時別去想這兩個人。」

祁濟安莞爾道：「不錯，一些想不通透的事情，最好就是把它拋開一旁，以後慢慢再算。」

楚雪衣盯着他，道：「祁大醫師，你以後有什麽打算？」

祁濟安道：「這句話也正是我想問你的。」

楚雪衣道：「南下中原。」

祁濟安道：「所爲何事？」

楚雪衣道：「把蓉兒送回向家堡。」

祁濟安道：「向家堡在衡山。」

楚雪衣道：「在下已久未登遊衡山，這一次正好順道瀏覽。」

祁濟安道：「向小姐的意思怎樣？」

楚雪衣道：「送她回家是一件好事，料想她不會反對。」

祁濟安道：「也許是的。」

不久，兩人找到了向蓉。

向蓉一聽見楚雪衣要送自己回向家堡，臉色立刻變得很不好看。

楚雪衣蹙了蹙眉，道：「這有什麽不對？」

向蓉冷冷一笑，道：「誰說不對？對你們這些大仁大義的大俠來說，這是絕對錯不了的事情。」

楚雪衣道：「咱們是爲了妳好。」

向蓉咬了咬咀唇：「很好，的確很好，但只怕你們還沒有把我送上衡山，我已變成一縷芳魂。」

「一縷芳魂？」祁濟安一怔，道：「這……這是什麽意思？」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意思就是說她已經死了。」

祁濟安眉頭大皺，道：「好端端的，怎會死掉？難道有楚雪衣在旁護駕，向小姐還怕會有危險嗎？」

向蓉冷哼一聲，道：「有他在身邊又怎樣？誰希罕！」

祁濟安越聽越是莫名其妙。

但在莫名其妙之中，他到底不是個笨人，總算已看出了一點端倪，便故意道：「向小姐既然不喜歡楚大俠護送，那是可以另覓人選的，例如軒轅榮，又或者是唐業懷等等……」

向蓉寒着臉，叫道：「我誰都不要，也不要回衡山，我的事，我自己會有主張，你們都是個豬，甚至比豬還更不如！」

她彷彿越說越生氣，說完一跺脚，掉頭便走。

楚雪衣微微一笑，望着祁濟安道：「祁醫大師，你說怎辦？」

祁濟安抓了抓耳朶，聳肩道：「女兒家就是這樣古裏古怪的，你說該怎辦便怎辦。」

楚雪衣道：「我有點餓了。」

祁濟安兩眼一睜，叫道：「什麽，你現在想吃東西？」

楚雪衣道：「不可以嗎？」

祁濟安道：「你把向小姐氣成這個樣子，你居然還有閑情逸緻去吃東西。」

楚雪衣道：「肚餓了就得吃，若要有閑情逸緻才吃食物，只怕早已餓死了。」

祁濟安冷哼一聲，說道：「你要吃，自己吃個飽好了，祁某決不奉陪。」

楚雪衣笑了笑，說道：「我沒想過要祁大醫師來奉陪　我只想和蓉兒一起吃鹵汁牛肉麵。」

× × ×

鹵汁牛肉麵是一種很普通的食物。

在這裏，每碗只賣十文錢。

楚雪衣吃得很快，轉眼間已一口氣連吃了三碗。

向蓉却連一碗也沒有吃完。

她吃得很慢，彷彿吃的不是牛肉麵而是一碗鋼絲。

楚雪衣終於放下了筷子，微笑望住她：「怎麽啦？還在生我的氣？」

向蓉也放下了筷子，冷冷的說道：「你這種人，值得我爲你生氣嗎？」

楚雪衣道：「今天不值得。」

向蓉睨視了他一眼：「今天是什麽日子？」

楚雪衣道：「生辰。」

「你的生辰？」

楚雪衣道：「不是我的，是段世之的生辰。」

「段世之？」向蓉的臉色立刻變了。

「爲什麽忽然提起這個人？」

楚雪衣道：「他是武林第一侯，而且相貌也長得不錯。」

向蓉哼一聲：「我討厭這個人。」

楚雪衣道：「但他並不討厭妳。」

向蓉道：「他是他，我是我，別把我和他混爲一談。」

楚雪衣說道：「我也不想把你們兩人混爲一談，但這位段公子總是喜歡糾纏着妳。」

向蓉看着楚雪衣的臉，忽然冷冷一笑：「你要我怎樣對付這個人？殺了他？還是把他的臉孔毀掉？」

楚雪衣搖搖頭，道：「兩皆不可。」

向蓉冷笑道：「有何不可？」

楚雪衣道：「無論妳怎樣對付這個人

，都是一件麻煩頂透的事。」

向蓉道：「我不怕麻煩。」

楚雪衣說道：「但我不能讓妳惹上麻煩。」

向蓉道：「我惹麻煩是我的事，你管不着。」

楚雪衣道：「管是管不着的，但妳忍心讓我爲了妳而寢食不安嗎？」

向蓉嬌俏的臉龐立刻紅了。

「你在說什麽瘋話！」她撑開了臉。

楚雪衣却逼視着她，用充滿摯誠的語氣：說道「我說的不是瘋話，是眞心的說話。」

向蓉芳心有如鹿撞，連耳根也燙熱得像是給火烤一般。

楚雪衣接着嘆了口氣，道：「我也許是個無行浪子，但却一定不會騙妳。」

向蓉垂下了臉，久久没有作聲。

楚雪衣又道：「妳若不再回衡山，我是決不勉強的，但咱們這次重回中原，恐怕前路頗有荆棘。」

向蓉立刻抬起臉來，說道：「我是不怕。」

「我知道妳一定會說不怕。」楚雪衣悠然一笑，道：「眞是巾幗不讓鬚眉。」

「當然不讓！」向蓉又神氣起來。「死也不讓。」

楚雪衣連連搖頭：「我不要妳死，我要妳長命百歲，而且永遠漂亮，成爲最美麗的長春樹。」

向蓉道：「我不怕死，也不怕老。人人都會老的，老了就讓自己老好了，我不要成爲什麽長春樹，只要年紀老大的時候，莫要變成一個老妖怪就好了。」

楚雪衣道：「胡說！妳决不會變成一個老妖怪。」

「不，我爹說過，江湖上是有不少老妖怪在年輕時都是很美麗的，但等到年紀老了，樣貌就改變了，甚至連心腸也改變過來，據說從前有一個很漂亮的尼姑，她年輕時只吃素菜，連螞蟻也决不會加以傷害，但後來年紀大了，她不再當尼姑，竟然變成了一個……一個淫婦，而且還帶領着一羣亡命之徒到處打家刦舍，殺人放火，無惡不作……」

「我也聽說過這件事，也知道其中有很多複雜内情。」楚雪衣輕輕嘆了口氣，道：「但並不是每個女人都是這樣的，妳若老是拿這些例子來比較，那便是杞人憂天，愚昧之極的事。」

向蓉閃動着濃密而長長的睫毛，說道：「你認爲我很愚蠢？是個蠢材？是個笨蛋？」

楚雪衣笑了：「當然不是的，妳比我聰明得多，但有時候却喜歡胡思亂想。」

向蓉點點頭，道：「不錯，有時候我是會胡思亂想的，但也只是有時候如此而已。」

楚雪衣道：「這就正常得很。」

向蓉一怔：「胡思亂想還算正常？」

楚雪衣道：「凡是正常的人，都會有時候東想想西想想的，只有腦筋跡近乎白痴的人，才會連胡思亂想也沒有。」

向蓉抿嘴一笑：「你的說話很妙。」

楚雪衣說道：「我的師父比我更妙得多。」

向蓉道：「但若只聽外號，上官前輩那七個字實在嚇人得很。」

楚雪衣道：「我師父的外號並不是用來嚇人，而是用來嚇鬼的。」

「嚇鬼？」

「不錯，他老人家的外號叫『鬼見愁』，可見只有鬼類見了我師父才會愁眉大皺，咱們既不是鬼，也就不必害怕，不必發愁了。」

向蓉聽了，不禁嫣然一笑，但接着却又黛眉一蹙，問道：「你怎曉得今天是段世之的生辰？」

楚雪衣聳了聳肩道：「猜猜而已。」

「嗄！這不是騙人了？」向蓉笑罵起來。

楚雪衣淡淡一笑，道：「這不是存心騙人，只是借故岔開話題，才能有機會和向小姐說下去。」

向蓉嘿嘿一笑，說道：「好哇，今天算是小妹領教一招了，以後你想騙我，就決不會如此容易。」

楚雪衣說道：「好，我以後不再騙妳好了。」

「騙人，你連這句話都是騙人的。」

荊州大會　志在天龍篇

黑夜，北風怒吼。

但在一座深沉的山谷裏，風聲並不响亮。

這裏是恬靜的，也是陰森的。

這是武林中著名的鬼王谷！

× × ×

在鬼王谷中，彷彿永遠都籠罩着一層可怕的殺氣。

這山谷的巖石又黝黑又粗糙，四周山洞甚多，有些擺放着幾副棺木，有些堆放着一撮骷髏骨頭。

這並不恐怖，最恐怖的還是鬼王谷内的刑堂。

鬼王谷的刑堂，其實只是另一個山洞，一個很大很陰森的山洞。

在這裏，有十幾排刑具，每一種都能把人活活折磨至死。

但最可怕的，是這些刑具並不會使受刑者迅速死亡，而是慢慢地受刑，慢慢地接近死亡。

這時候，在一個木架上，正縛着一個人。

這人身上，只剩下了一半左右的皮膚，其餘的都給剝掉了。

「剝皮」也是一種酷刑，而且是酷刑中的酷刑。

被縛着的這個人，早已死了，他死得極痛苦極痛苦。

這人姓湯，叫湯鐵亭，是「義氣無變」湯清揚的侄兒。

湯鐵亭的肌膚向來很健康，健康而結實。但他背叛了血雲教，故此必須受刑。

他背叛血雲教的罪名，是行刺梅巧蓴，奪取梅巧蓴的武功秘笈。

——梅巧蓴是血雲教的「銀河護法」，也就是曾經率領教中殺手與羣雄展開激戰的銀袍女子。

梅巧蓴的武功秘笈，在其師父「天梅老祖」詹澎臨終前所贈。

詹澎死時九十八歲，在四十歲前已名動江湖，但到了四十歲後，却歸隱山林，再未重出江湖。

這五十八年來，詹澎一直潛修武功。

到了他九十二歲那一年，「鬼見愁」上官僻邪曾經找到這位「天梅老祖」。

兩人都是武功蓋世之頂尖高手，這一次相逢，可說是武林中的一件大事。

那一天，正值黃梅天氣，在詹澎的「天梅寒舍」裏，光綫甚是黯淡，而外面更是霪雨霏霏，一直下個不停。

上官僻邪找上天梅寒舍的時候，他有了幾分酒意。

天梅老祖淡淡的道：「上官兄，久違了。」

上官僻邪道：「眞是久違得很了，是五十年？還是五十五年？」

天梅老祖說道：「是五十七年，咱們上一次見面，是在五十七年前的十二月初三。」

上官僻邪一笑，道：「好記性。」

天梅老祖道：「從不喝酒的人，總是頭腦清醒得多的。」

上官僻邪道：「就只怕頭腦越是清醒，也就活得越是痛苦。」

天梅老祖搖搖頭，說道：「人活得痛苦不痛苦，與頭腦是否清醒，完全是兩回事。」

上官僻邪道：「何以見得？」

天梅老祖道：「人若痛苦，頭腦清醒時固然痛苦，如欲借酒消愁，只怕這份痛苦會來得更深更遠。」

上官僻邪一笑，道：「詹兄之言，既是一針見血，也是清醒得很。」

天梅老祖道：「天雨滌我心，盡洗俗世塵。」

上官僻邪續道：「杯中多愁慮，暗裏更銷魂。」

天梅老祖嘆了口氣，緩緩道：「上官兄能找到此地，想必曾花費不少心思。」

上官僻邪道：「更花費不少力氣。」

天梅老祖道：「上官兄似乎並非無事不登三寶殿之人。」

上官僻邪搖搖頭，道：「非也，老夫正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之輩。」

天梅老祖白眉一皺，道：「上官兄在此雨天駕臨寒舍，所爲何事？」

上官僻邪道：「告知詹兄兩件事。」

天梅老祖道：「請說。」

上官僻邪笑笑道：「老夫收了一個徒兒。」

天梅老祖道：「恭喜。」

上官僻邪道：「不必，此徒極頑劣，老夫收之爲徒，乃是自我折磨之舉。」

天梅老祖道：「收徒傳藝，誰不頭疼？嗯，此子姓什麽？」

上官僻邪道：「姓楚，楚雪衣。」

天梅老祖道：「能令上官兄心動收歸於門牆之下，此子當非池中之物。」

上官僻邪道：「此子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天梅老祖道：「上官兄衣鉢繼承有人，縱使頭疼一點也是值得的。」

上官僻邪道：「日後若有機緣，還望詹兄對此子多加訓示，大力提携。」

天梅老祖嘆道：「就只怕老夫老矣，來日無多。」

上官僻邪道：「詹兄練的是玄門正宗内功，定必壽與天齊。」

天梅老祖道：「上官兄是否還有另一件事要說？」

上官僻邪點點頭，道：「不錯。」

天梅老祖道：「老夫洗耳恭聽。」

上官僻邪道：「老夫知道，詹兄也收了一個徒兒，而且還是個女的。」

天梅老祖點點頭，道：「劣徒梅巧蓴，資質並不太好。」

上官僻邪道：「也不算差了。」

天梅老祖一怔，道：「上官兄曾見過劣徒？」

上官僻邪道：「曾有一面之緣。」

天梅老祖說道：「上官兄認爲劣徒怎樣？」

上官僻邪道：「不及楚雪衣，然而已遠勝少林掌門座下之五位弟子。」

天梅老祖道，「這是太過奬了。」

上官僻邪道：「梅巧蓴雖是練武材料，但照老夫觀之，此女心術不正，詹兄愼防！愼防！」

天梅老祖聽了，臉色倏地一沉。

上官僻邪也不理會他臉色怎樣，又說了一大堆不利於梅巧蓴的說話。

最後，上官僻邪對天梅老祖說道：「老夫今次冒昧而來，言盡於此，詹兄請勿見怪。」

天梅老祖漫聲答道：「不怪！不怪！不怪！」

上官僻邪接着告辭。

六年後，天梅老祖死於榻上，臨終前把「天梅秘笈」交到梅巧蓴手裏。

他始終沒有聽上官僻邪的說話。

他從不懷疑，梅巧蓴是個心術不正的女子。

× × ×

湯鐵亭死了。

段世之是他的朋友，就算不是知己朋友，最少也是酒肉朋友。

不管是什麽朋友，總是朋友。

但就在這一天，段世之親眼看着湯鐵亭給血雲教的劊子手活活剝皮。

湯鐵亭死得極慘，梅巧蓴却在他身邊吃肉喝酒。

她吃的倒不是人肉，而是幾道泡製得相當精緻的小菜。

麻醬布袋鷄是閩菜，香而不膩。

椒雪肉是淮揚名菜，炸得裏嫩外脆，色香味皆齊全。

還有清燉魚翅，火候十足，熱騰騰的令人食慾大振。

梅巧蓴吃得津津有味，也看得津津有味。

段世之却想吐。

倘若梅巧蓴不在，他也許早就吐了，但梅巧蓴在身邊，却使他連吐都不敢吐出來。

段世之枉被譽爲「武林第一侯」，但在梅巧蓴面前，他簡直是連狗也不如。

偏偏梅巧蓴對他，好像很是客氣。

當她吃魚翅的時候，絕不會忘了段世之的一份兒。

× × ×

熱騰騰的清燉魚翅已冷透，梅巧蕁的手忽然撫摸着段世之的臉。

段世之吃了一驚，立刻退縮開去。

但他還沒有退開，梅巧蕁巳正正反反一連給他賞了四下耳光。

段世之的臉頓時紅腫起來。

梅巧蕁却笑了，她的手又再撫摸他的臉。

這一次，段世之不敢再閃避。

梅巧蕁目注着他，隔了片刻才說道，「湯鐵亭的下場，你看清楚了沒有？」

段世之點點頭，道：「巳看得很清楚，他是罪有應得的。」

梅巧蕁道：「你會不會叛教！」

段世之臉色一變，囁嚅道：「當然不會。」

梅巧蕁道：「天梅秘笈呢？」

段世之一愕，說道：「什……什麽意思？」

梅巧蕁道：「你想不想學天梅秘笈裏記載的武功？」

段世之連忙搖頭：「不敢！不敢！」

梅巧蕁臉色一沉：道：「我不是問你敢不敢，而是問你想不想？」

段世之臉色陣青陣紅：一時間實在弄不清楚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

梅巧蕁冷冷一笑：道：「這幾年來，你在武林中聲名鵲起，被譽爲『武林第一侯』，眞是羨煞旁人的很。」

段世之忙道：「這只是一些朋友在酒後之戲言，千萬不可當眞。」

梅巧蕁乾笑道，「只要有眞憑實學，又何必把這美譽一手推掉？」

段世之道：「但憑屬下的微末功夫，實在不配。」

梅巧蕁道：「功夫是可以增進的。」

段世之一怔，道：「如何增進法？」

梅巧蕁道：「你若肯練天梅秘笈上的武功，不出三年，你的武功就可以勝過楚雪衣。」

段世之呆住了。

他囁嚅着：「梅……梅護法，妳在開什麽玩笑？」

梅巧蕁神情肅穆，道：「誰跟你開玩笑來着？難道你認爲天梅秘笈上的武功，會比不上你所練的掌法和鐵笛功夫？」

段世之忙道：「這個自然不是的。」

梅巧蕁道：「那麽我再問一次，你想不想勝過楚雪衣？」

段世之只得點點頭。

梅巧蕁哈哈一笑，道，「這就易辦了，我給你天梅秘笈，只要你勤下苦功，三年後必有一番傑出成就。」

段世之搖搖頭：「不行！不行！這秘笈是梅護法的，屬下怎能據爲己有？」

梅巧蕁道：「你可以每天看一頁，不出半年，就可以唸得滚瓜爛熟。」

段世之仍然連連搖頭，道：「屬下不能看，屬下沒這個資格。」

梅巧蕁柔聲一笑，道：「本來嘛，你的確是沒有這個資格的，你若想奪取秘笈，下場就會和湯鐵亭一模一樣。」

段世之的額上沁出了冷汗。

梅巧蕁接着又說道：「但我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段世之道：「什麽辦法？」

梅巧蕁道：「咱們結成夫婦！」

段世之大吃一驚，忙道：「屬下不敢！屬下萬萬不敢！」

「不敢？」

「是……是的……」

「你成了親沒有？」

「沒有。」

「這就不成問題了，」梅巧蕁冷冷道：「你沒有娶妻，我也雲英未嫁，這一門親事，正是天造地設，佳偶天成。」

段世之臉色發白，道：「這個還是不可以的……」

梅巧蕁瞪視着他，道：「爲什麽不可以？」

段世之道：「教主不會贊成的。」

梅巧蕁嘿嘿一笑，道：「恰恰相反，這門親事，教主是十分贊成的。」

段世之一呆，道：「梅護法……莫非妳已問了教主？」

梅巧蕁道：「不錯，在兩個月前，我已把這件事向教主稟告。」

段世之道：「教主意下如何？」

梅巧蕁道：「教主很贊成，還催促咱們早一點成親。」

段世之聽了，不禁面露疑難之色。

梅巧蕁倏地臉色一寒，冷笑道：「你不相信我的說話嗎？」

段世之吸了一口氣，說道：「屬下不敢。」

梅巧蕁道：「你若與我成親，就是我的丈夫了，既是我的丈夫，就算我把天梅秘笈上的武功傳給你，又有誰敢說半句不是。」

段世之不禁爲之手足無措起來。

梅巧蕁居然會厚着面皮提出親事，實在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

現在，他只能考慮：「答應？還是不答應？」

×　×　×

段世之考慮了很久，考慮了又再三考慮。

終於，他答應了。

梅巧蕁高興地笑了起來，說道：「你果然聰明，很好，天梅秘笈的武功，以後就是屬於你的了。」

段世之道：「不，天梅秘笈的武功，始終還是屬於梅護法的。」

「不，」梅巧蕁搖搖頭，道：「雖然我巳習研了不少時候，但天梅秘笈的武功，並不適合由我來練。」

段世之奇道：「這是什麽道理？」

梅巧蕁說道：「天梅秘笈的武功，倘若是由女子來練，最多只能練到五六成左右。」

段世之一怔道：「若由男人來練又怎樣？」

梅巧蕁道：「事半功倍，威力也隨之而倍增。」

段世之道：「妳師父知道不知道？」

梅巧蕁道：「他當然知道，但他是在晚年才研寫成這本秘笈的，而那時候，他就只有我這麽一個女徒兒。」

段世之道：「但妳遲早會成親的。」

梅巧蕁道：「既會成親嫁給一個男人，也會生養孩子。」

段世之道：「爲了秘笈上的武功，妳

非要生兒子不可。」

梅巧蕁道：「生兒子固然是好事，但要等兒子長大，時間太長久了。」

段世之道：「若要立竿見影，這武功最好就是由丈夫去練。」

梅巧蕁點點頭，道：「不錯，你現在就是我的丈夫。」

段世之忽然眉頭一皺，道：「妳信任我嗎？」

梅巧蕁道：「只要你對我忠心，咱們夫婦一定會同諧白首。」

段世之道：「但萬一屬下練就一身武功後，變成一個負情郎君，那又怎樣？」

梅巧蕁搖頭一笑，笑得神秘而曖昧：「你不會的。」

「是不會？還是不敢？」

「既不會，也不敢。」

「何以見得？」

「你若敢背叛妻子，就一定不得好死。」梅巧蕁陰惻惻的在笑。

段世之臉色一沉，說道：「妳下了咒語？」

梅巧蕁又搖搖頭，道：「我沒有下咒語，只是下了毒蠱。」

「毒蠱？」段世之的臉色倏地變了，變得一片蒼白，十分難看，「不，我不相信，妳在什麽時候下了毒蠱？」

梅巧蕁伸手向一隻瓷碗指了指：「就在那碗魚翅裏。」

段世之道：「不會的，一定不會，那一窩魚翅，妳也吃了不少。」

梅巧蕁狡獪地一笑，緩緩說道：「整窩魚翅沒有蠱毒，蠱毒只是落在你的碗子裏。」

段世之臉色慘然，道：「妳……妳好狠毒……的手段……」

梅巧蕁嘆了口氣：「你別罵錯人好不好？」

段世之怒道：「蠱毒是妳下的，我罵妳決不會錯！」

梅巧蕁說道，「這就寃枉得很了，段侯爺，你可知道，這蠱毒的名堂是怎樣稱呼？」

段世之道，「總不會好聽到什麽地方去。」

梅巧蕁道，「這種想法，又是錯得厲害。」

段世之冷哼一聲，閉咀不語。

梅巧蕁嘆息着，道：「這蠱毒叫『年年有餘』。」

「年年有餘？有餘什麽？」

「當然是蠱毒。」

「什麽意思？」段世之的臉色更難看了。

梅巧蕁輕輕一笑，慢慢地說道，「這意思就是說，從你中了蠱毒這一年開始，每年都必須服下一顆解藥，但服解藥歸服解藥、這些潛伏在體內的蠱毒，仍然會剩餘着，永不消除。」

段世之聽得驚怒巳極，道：「這樣和謀殺親夫又有何分別？」

梅巧蕁搖頭不迭，說道：「怎會沒有分別，丈夫終究是丈夫，只要你不背叛妻子，每年今日，我一定會給你吞服一次解藥的！」

段世之罵道：「奸險。」

梅巧蕁瞪視着他，說道：「你別再罵了，蠱毒是教主賜予的，我也只是奉命行事。」

段世之不由心中一沉。

梅巧蕁又道：「放心罷，只要我活着，你就決不會有半分危險。」

段世之心中暗叫倒霉，忖道：「妳活老子才能活，妳若給人宰了，老子也就再也活不長久啦，如此人生，非但活得毫無趣味，簡直就早朝不保夕，危險得不能再危險！」

可是，事巳至此，這位「武林第一侯」又還能有什麽話好說？

×　×　×

鬼王谷曾經有過一段煊赫的歲月，那時候，鬼王谷主是「中原千面鬼王」」勞轍。

勞轍死後，鬼王谷就一年比一年差勁了。

到了現在，鬼王谷這個門派早巳名存實亡，眞正統轄鬼王谷的，並非鬼王谷中人，而是血雲教！

但血雲教又是一個怎樣的江湖組合？

×　×　×

段世之完全屈服了。

在蠱毒的威脅和天梅秘笈的誘惑下，他除了屈服之外巳別無選擇餘地。

就在第二天，他與梅巧蕁成親。

這一門親事，並不熱鬧，但兩人確巳拜了天地，正式結成夫婦。

又過了三天，段世之開始練習天梅秘笈上的武功。

如是者再過了五日，梅巧蕁接到了一項命令。

命令是由教主從密函裏發下來的。而這項密令，是要她負責追尋一支金簫，尋獲之後，馬上火速送回血雲敎的總壇。

教主的命令，星絕對不容違抗的。

密函裏提供了一條追查金簫的綫索。

這綫索是四個潦草不堪的小字。

小字寫道：「荊州大會」。

×　×　×

荊州是一個很古老的城市。

它歷盡滄桑，遠自周漢朝代，巳成爲兵家必爭之地。

如今，荊州又再熱鬧起來。

這一次，使荊州熱鬧起來的，倒不是統領千萬雄師的謀臣悍將，而是一羣充滿傳奇色彩的江湖人物。

首先要說的，是荊州城內一位武林大豪。

這位武林大豪姓胡名鎭田，外號人稱「荊州雄師」，其人武功高，刀法卓絕，對待朋友更是慷慨萬分。

二十年前，胡鎭田曾經害過一場大病，羣醫束手無策，人人都以爲這條雄獅命不久矣。

但後來，却有一個老道士登門獻計：「從速召開大會，廣結天下英雄，乃可望有轉機。」

胡鎭田的夫人聽了這幾句話，立刻依計而行。

終於，在正月初十那一天，荊州城內召開了一次武林大會，參與此盛事之人，竟然超逾數千人。

人數之多，委實出乎意料之外。

但眞正的能人異士，却不多見。

大會在次日便散了，在這一日之會裏，有人比武，有人結義爲金蘭兄弟，有人酗酒，有人賭博發了大財，自然也有人輸得傾家蕩產。

但並無人能治癒胡鎭田之頑疾。

胡夫人很失望，也很悲傷。

但就在她最失望、最悲傷時候，一個衣衫殘破有如乞丐的老人來了。

老人對胡夫人道：「老夫早在前天便要來，但驟車走得太慢，所以遲了，抱歉！抱歉！」

胡夫人强顏一笑，道：「不打緊，但大會已散了。」

老人說道：「也不打緊，胡老爺怎樣啦。」

胡夫人道：「還是和前幾天一樣……嗯，老兄，你是大夫嗎？」

老人道：「是的，一般小毛病，老夫都有點辦法。」

胡夫人聽他這樣說，不禁面露失望之色，但就在這時候，胡鎭田在家僕扶持下走了出來。

胡夫人大急，埋怨道：「怎不多點歇息，這外面風大……」

只見胡鎭田面如紙白，咳嗽連聲才揮了揮手，道：「不干他們的事，這是我的主意。」

胡夫人道：「但這裏風很大，又很寒冷……」

胡鎭田道：「吹吹風，解解悶氣，死也死得舒暢一點。」

老人忽然哈哈一笑，說道：「眞是妙事。」

胡鎭田奇道：「胡某已快要死了，何妙之有？」

老人道，「誰說你會死的？」

胡鎭田嘆息一聲，道：「病入膏肓，自然會死了。」

老人嘿嘿一笑：「眞是笑話，有華某在，你决死不了。」

胡鎭田一愕，道：「老丈姓華？」

老人點點頭，道：「不錯，老夫是華七公。」

胡夫人一聽之下，差點沒高興得昏倒過去：「怎麽……原來前輩就是『一帖聖手』華七公？」

老人捋鬚一笑，道：「正是。」

胡鎭田夫婦，不由驚喜交集，立刻慇勤招待。

在華七公悉心醫理之下，胡鎭田病勢果然大有起色。

胡鎭田死裏逃生，不禁恍如隔世。

其後，華七公雖然走了，但胡鎭田一直沒有忘記這位神醫。

而且，自從那時候開始，每年正月初十，胡鎭田都會召開荊州大會，使荊州城大大的熱鬧一番。

第一次的荊州大會，本來是爲了要替胡鎭田治病，但風聞而來的江湖豪傑，一上來就把荊州弄得天翻地覆，眞正要爲胡鎭田治病的能人異士，却找不出一個。

幸而最後終於還是引出了「一帖聖手」華七公，否則那次荊州大會，對胡家來說就變得全然沒有半點意義了。

誰也想不到，荊州大會會因此而年年召開下去。

每一年的荊州大會，都有數千武林人物參與，可說是荊州城一年一度的盛事。

在歷年的荊州大會裏，曾經發生了不少稀奇古怪之事。

例如在十年前，蘭州鉅富蕭老太爺帶着十二個如花似玉的姬妾在荊州大會上出現。

這件事本來並不奇怪，但最奇怪的，就是蕭老太爺居然在荊州設下擂台，聲言只要有人能夠接得下他老人家十招掌法的，就可以任意挑選其中一個姬妾，據爲己有。

結果，十二名姬妾全都「送」了出去，然後，蕭老太爺就削髮爲僧去了。

六年前，又有一件怪事在荊州大會裏發生。

一個長髮披肩，白袍赤足的怪人，在荊州大會裏賣血。

怪人大叫：「一碗血只賣一兩銀子，童叟無欺。」

有好事者拋給他二兩銀子，想看着他在玩什麽把戲。

怪人收過銀子後，立刻就以短刀割在手臂上。

這不是什麽的把戲，而是血淋淋的事實。

又有另一好事者再拋下一兩銀子。

怪人又再割另一手臂，又再流出一碗血。

終於，這怪人只賣了三碗血，就不賣了。

接着，他就去找崆峒派的「混元五行太歲」郝長空。

郝長空不認識怪人，怪人却認識他。

怪人說：「兩年前有人偷了你三兩銀子，結果給你一刀殺了，是也不是！」

郝長空一楞，喝道：「你是誰？」

怪人道：「我是那個小偷的朋友，他是小偷，我是瘋子。」

郝長空冷冷一笑，道：「就算你不說，我也瞧得出你是個瘋子。」

怪人道：「我這次來，是要爲小偷還債。」

郝長空冷冷道：「如何還法？」

怪人道：「他偷你三兩，我就代他照還三兩！」

郝長空怪笑道：「好的——」

他才說出這兩個字，三塊一兩重的銀子就已嵌入他的眉心，咽喉和咀巴裏。

深深的嵌入。

× × ×

二十年來，荊州大會已成爲武林中一個多姿多采的盛典。

這一年的荊州大會又將會是怎樣的？

在荊州東門，有一條很寬濶的大街，街角還有一座道觀。

在道觀門前，平時已有不少販子擺檔在擺賣，到了今天，更是熱鬧非凡，擠擁之極。

在這裏，有算命的，有賣葫蘆冰糖的，有賣針綫的，有賣布匹的，也有人在售賣各式各樣的武器。

在道觀四方，一個鑄鐵匠正在向圍觀者炫耀掌中的一柄鋼刀。

這鑄鐵匠朗聲說道：「大家聽過海底寒鐵這種寶貝沒有？」

圍觀者有人道，「聽是聽過的，見倒不會見過。」

又有人笑道：「總不見得這柄刀就是用海底寒鐵鑄成的罷？」

鑄鐵匠乾笑一聲，道：「「這位兄台說對了一點點。」

「什麽意思？」

「須知海底寒鐵，乃珍貴無比的物事，倘若整柄刀都是用海底寒鐵鑄成，這還得了。」

「然則這一柄刀，又有多少海底寒鐵在內？」

「不多不少，一兩正。」

「只有一兩？」

「嘿嘿，你把海底寒鐵當作是豆腐還是肥豬肉？豈是可以一斤一斤使用的？倘若這柄刀在鑄造時加上一斤海底寒鐵，恐怕閣下肯花五萬兩銀子也買不着。」

那人一笑，道：「然則如今這柄刀之所值又是若干。」

鑄鐵匠道：「五百兩正，貨眞價實，童叟無欺。」

那人大笑，道：「的確不貴。」

鑄鐵匠盯着他，道：「這位好漢果然識貨，這柄刀就賣給你好了。」

那人却搖搖頭，道：「不買。」

鑄鐵匠一怔：「好漢旣說此刀不貴，何以不買？」

那人道：「此刀雖然不算貴，却也不太便宜。」

鑄鐵匠說道：「寶劍贈烈士，紅粉贈佳人，好漢旣然識貨，就請還一個價錢來吧。」

那人道：「一兩。」

「一兩？」鑄鐵匠登時面上變色。

那人淡淡一笑，道：「你這一柄刀，只有一兩海底寒鐵在內，我出價一兩買下此刀，那是公道不過的。」

鑄鐵匠一咬牙，道：「好，就賣給你吧。」

圍觀者心中都在暗想，這次有好戲瞧了，這些大半都是好事之徒，只盼兩人立刻發生衝突，最好就是當塲比武打個不亦樂乎。

那知那人眞的給了鑄鐵匠一兩銀子，而鑄鐵匠接過銀子之後，立刻就把鋼刀交給那人。

那人接過了鋼刀之後，微微一笑就走了，而鑄鐵匠又拿出了另一件兵刄在叫賣了。

衆皆嘖嘖稱奇，有人問鑄鐵匠：「那斯搶走了你的刀，何以不追回來？」

鑄鐵匠一怔，神色怪異地瞧着這個好事之徒：「誰搶走了我的刀，難道你沒看見他已付了銀子？」

好事之徒臉色脹紅，道：「那斯只付了一兩銀子。」

鑄鐵匠冷冷一笑，道：「我願意把刀賤價而沽，干你屁事？」

好事之徒大窘，狼狽而去。

「瘋子，荊州大會總是年年都有瘋子的……。」

× × ×

荊州桃園酒館，素負盛名。

際此荊州大會之日，桃園酒館自是早已高朋滿座，座無虛席，每一張桌子都坐滿了顧客。

那個用一兩銀子就把鋼刀買下來的漢子，在街中左轉右折，兜了好幾個好幾個圈子才進入桃園酒館之中。

在酒館的一副座頭上，有一個年青公子，正在慢慢品嚐酒味醇舊的狀元紅。

這年青公子，赫然正是江南水青蓮。

這個把月以來，水青蓮的臉色蒼白了，人也消瘦了一點點。

但是他的眼神已和個把月以前大不相同。

他的眼神充滿了自信，喝酒時的手極穩定，無論喝多喝少都不會改變。

他在這裏已大半個時辰了，他在等候着一個人。

他等候着的人是齊展，「大漠飛鷹」齊展。

齊展曾經這樣對水青蓮說：「簫侯常樂翁已找到了天龍金簫。」

水青蓮道：「常樂翁已老。」

齊展點點頭，道：「這一點常老前輩很清楚，他更知道，天龍金簫落在他的手裏，是沒有太大用處的。」

水青蓮道：「但若在咱們手裏，再配合上『天地簫譜』情況就有天淵之別。」

齊展道：「是的。」

水青蓮道：「你想得到天龍金簫？」

齊展道：「不錯。」

水青蓮道：「你打算怎樣向常老前輩說？」

齊展道：「不必向他說什麽，只要把天龍金簫取過來便是。」

水青蓮又問道：「常老前輩和你說過了麽？」

齊展道：「他沒有到大漠找我，只是托人把一封密函送來。」

水青蓮道：「常老前輩願意把天龍金簫送給咱們？」

齊展道：「是的，而且他在密函裏寫了取簫之法。」

水青蓮道：「常老前輩用什麽辦法把天龍金簫送給咱們？」

齊展說道：「他已把金簫秘密送往荊州。」

「秘密送往？」

「不錯，因爲他知道，有人正覬覦着這一支天龍金簫，只要金簫一出現，立刻就會引起一塲可怕的爭奪戰。」

「誰會奪簫？」

「血雲敎。」

「又是血雲敎！」

齊展沉聲道：「這一支天龍金簫，對血雲敎不一定有用，但若落在咱們手裏，就必定會有一番作爲。」

水青蓮道：「所以血雲敎决不會讓咱們得到金簫？」

齊展點點頭，道：「正是如此。」

水青蓮道：「如此看來，常老前輩對江湖大局，是看得十分透澈的。」

齊展道：「常老前輩看似遊戲人間，其實他也是頗有一番抱負的，但照他老人家的際遇來說，可算是壯志未酬了。」

水青蓮道：「常老前輩如此，咱們又怎樣？」

齊展道：「人生在世，只求俯無愧於天地，那倒是成敗也無妨的。」

水青蓮嘆道：「齊兄豁達洒脫，小弟愧有不如。」

齊展皺眉，道：「怎麽說起這種話來了？」

水青蓮一笑，道：「小弟也許是有點婆媽了，齊兄休怪。」

齊展道：「你我志趣相投，所學音律，武功皆可滙入一門之內，此乃異數，常老前輩既把天龍金簫看得如此重要，自必有其道理……」

水青蓮說道。「常老前輩把咱們看得如此之重，咱們決不可辜負他老人家之期望。」

齊展道。「不錯，所以，荊州大會咱們是非去不可的。」

水青蓮道：「齊兄既已知取簫之法，此事就由你去幹，小弟從旁協助便是。」

齊展道。「此事不宜兩人一起參與，賢弟在桃園酒館等候愚兄好了。」

水青蓮道。「一切但憑齊兄安排！」

就是這樣，齊展前往取簫。

常樂翁所定下取簫之暗語和手法，就是要齊展用一兩銀在道觀西方買刀！」

金銀雙星同喪命

刀已買了回來。

不明內裏乾坤的人，都會以爲那個鑄鐵匠是個傻子，甚至是瘋子。」

五百兩一柄的刀 有人付出一兩，他竟然就把它賣了。

這是什麽樣的生意算盤？

但荊州大會年年都有怪事，一般人也不會太留意這種小事。

水青蓮見齊展安然回來，不禁面色一陣喜悅。

「順利否？」他輕聲問齊展。

齊展點點頭，道：「取刀是很順利，但秘密還不曾知道。」

水青蓮道。「咱們是否離開荊州？」

齊展搖搖頭，道：「不，先看看鋼刀的秘密再說。」

水青蓮道：「此處不宜久留，咱們到別的地方再談。」

齊展道：「不錯，咱們回客棧去！」

兩人付了帳，回到客棧，把門閂好，又再小心視察了好一會，齊展才把鋼刀放在桌上。

水青蓮吸了一口氣，神情顯得異常凝重：「刀的秘密在哪裏？」

齊展道。「在……」正要說出秘密，忽然臉色一變，沉聲道。「隔牆有耳！」

水青蓮不等他說完，長劍早已出鞘。

水青蓮的長劍甫出鞘，牆壁竟已破裂了一大半。隔牆不但有耳，還有一副仙人担。

這仙人担最少重逾千斤，能夠舞動它的，自然不是弱小之輩。

那是一個鐵塔般的巨人，仙人担一出手，別說是拆掉這單薄的牆壁，便是拆掉整間客棧，也不是什麽難事。

仙人担一發難，聲勢是極其駭人的。

但可怕的一擊，並非來自這巨人，而是從巨人脇下疾竄出來的一個青衣殺手。

這青衣殺手出手極快，人未出現，一對漆黑的短槍已電射而出。

短槍並不奪目，但却如毒蛇出洞，一剎那間已撲向水青蓮的咽喉。

絕快的搶攻，絕毒絕狠的招式。

水青蓮也不是初出道的雛兒，但這種突襲，他還是第一次遇上。

齊展倏地喝道：「找死！」驟然間右手一揮，就用那柄鋼刀作爲武器，一刀怒捲纏向青衣殺手胸膛。

但巨人的仙人担却也在此際壓向齊展的右腕。

仙人担極是沉重，以是威力雖猛，但勢必欠缺靈活。

可是，巨人這一擊，却還是配合得恰到好處，彷彿早就算準齊展會有此一着。

一切都似已落在巨人與青衣殺手的計算中。

但齊展外號「大漠飛鷹」，輕功身法之高，是絕對不容懷疑的。」

巨人這一擊雖然似乎計算得恰到好處，但齊展身形的變化，也是絕對令人無法可以想像。

只見他身子向前低俯急衝，手腕一擰鋼刀已掉轉了方向，改向巨人小腹急刺。

這一個變化，眞是快速無比，也兀突無比，而且巨人仙人担招式走勢已老，想閃避已來不及。

但那青衣殺手及時伸出短槍，「叮」一聲響，就把鋼刀擋了開去。

齊展冷笑，刀招再變。

水青蓮也緊隨配合，兩人以一刀一劍，與巨人及青衣殺手展開了惡鬥。

在房門外，還有六個黑衣武士手掣快刀，正在虎視眈眈。

房門雖然是關閉着的，但這時候窗子已給一個黑衣武士用刀劈開。

房中惡戰情況，衆人都是可以一目瞭然。

水青蓮和齊展也同樣可以看見外面的情況。

兩人在惡戰中，不期然互望了一眼，兩人心中的想法都是一樣，非要闖出去不可，否則只有一條死路。

巨人和青衣殺手的武功，其實並不及水青蓮和齊展，但兩人來勢兇悍而且兀突，水、齊二人一時間摸不清對方底細，兼且房子地方狹窄，以致動起手來，彼此都無法在短暫時間內佔着優勢。

但時候一長，巨人的招式已越來越笨拙，仙人担也舞動得越來越慢。

要破巨人的仙人担，其實不難，只是那青衣殺手不斷加以掩護，巨人才能支撑着而已。

水青蓮早已看破其中關竅，暗道：「非要先拑制住這矮子不可。」

當下劍招一變，全力向青衣殺手下三路進襲。

這一路劍法，與地趟刀法頗有相近之處，但招式却更精細更靈活，實在令人防不勝防。

果然，水青蓮一使出這一路劍法，青衣殺手就再也也無暇兼顧巨人了。

巨人立刻支撐不下去。

齊展在五招之內，一連三刀，重創巨人。

巨人倒下的時候，連一張結實的木桌也給他壓得倒塌下來。

巨人一敗，青衣殺手也無心戀戰，而就在此際，門外六個黑衣武士也已破門殺入。

殺聲大作，齊展與小青蓮又再陷入苦戰之中。

× × ×

客棧早已客滿，遲來者無不眉頭大皺起來。

這時候，住在客棧裏人的，十居其九都是武林中人，而且都是爲了荊州大會才來的。

荊州大會已成爲武林中一年一度的盛會，就算沒有任何目的的人，也可以到此趁趁熱鬧。

這客棧的掌櫃兼老闆，在這裏就了二十多年，每年正月初十前後幾天的日子，都會爲之提心吊胆。

他曾經想把客棧賣掉，但妻子和妾侍都不贊同。

於是，他只好繼續經營下去。

到了今年的荊州大會，他的客棧終於遭逢大刦了。

他當然不會知道，是誰把客棧弄得天翻地覆的。

× × ×

客棧第十一號房子，住着的是一個老道人。

那是黃山派的修竹道長。

修竹道長這一次到荊州，是想找尋一個殺害他師弟的仇人。

他的師弟，在五年前帮助河南遠協鏢局追尋一支失鏢，結果遇上了一個女煞星，還死在她的「梅花鎖喉指」之下。

這個女煞星就是梅巧蕁。

修竹道長爲了追查這一樁血案，已花掉五年時光。

一切證據都證明，梅巧蕁就是兇手。

修竹道長只有一個師弟，而且他一直疼愛師弟有如親生手足。

他決不能放過梅巧蕁，他一定要爲師弟報此血海深仇。

他這一次到荊州，就是要追查梅巧蕁的下落。

其實，修竹道長並沒有指望可以在荊州找到仇人，他只希望在這個大會裏打探一番，然後才再作决定。

但天下間事往往很奇怪，原本以爲很難可以找得着的人，有時候却會一下子就遇上了。

如今修竹道長就是這樣。

他在房子裏聽見外面傳來陣陣激烈打鬥之聲，忍不住出來看個究竟，那知一走出來，就和一個銀袍女子迎面相遇。

修竹在六年前見過這女子一面，那時候，修竹對這女子已不大客氣。

其後，他對師弟說道：「此乃人間妖孽也！」

不到一年，師弟就死在這「人間妖孽」的手裏。

「梅巧蕁？」修竹道長驀然遇上這個「人間妖孽」，不由心神大爲震動。

銀袍女子冷冷一笑：「賤妾正是梅巧蕁，道長可是來自黃山派？」

修竹道長喝道：「妖孽，還我師弟命來！」

喝聲中，長劍已閃電般刺出。

劍勢一展，黃山派的奇招快劍隨即源源湧至。

只見修竹道長手中長劍使得極是出神入化，時而像是蝴蝶穿花，時而像是飛鳥投林，劍招起伏之間，更不時隱隱有着雷電交加，足使天地變色之勢。

黃山派劍法在江湖中久負盛名，確有一套。

以武功而論，修竹道長遠勝其師弟，但在才智方面，其師弟却又遠在修竹道長之上。

修竹道長認爲，梅巧蕁能殺得了他的師弟，多半是以陰謀加害，又或者是倚多爲勝。

如今，修竹道長以一對一應付梅巧蕁，自是信心十足。

「妖孽，妳認命好了。」修竹道長怒氣沖沖的說。

梅巧蕁淡然一笑：「好的，今天我認命，但你却得送命。」

修竹道長喝叫一聲：「放肆——」話聲甫落，忽然咽喉一陣劇痛。

梅巧蕁纖瘦的手指，已無聲無息地扣在他的咽喉上。

× × ×

天梅秘笈上的武功，絕不尋常。

梅巧蕁這位銀河護法，更不尋常。

修竹道長沒有看見師弟怎樣死在梅巧蕁的梅花鎖喉指下。

但最令他驚詫的，就是連他自己也看不出，梅巧蕁的梅花鎖喉指是怎樣扣到自

己咽喉上的。

修竹道長連悶哼也發不出來，就這樣瞪着滿佈血絲的眼睛死了。

對他來說，這一死眞是不明不白。

但在旁觀者看來，梅巧蕁的出手，眞是清脆俐落，遠勝修竹道長那一手聲勢奪人的黃山派劍法。

修竹道長既看不見梅巧蕁的出手，更看不見任何旁觀者。

他看不見，但梅巧蕁早就看見了。

她臉上不禁露出了驚訝的神色。

修竹道長倒下去後，她就面向那人。

那人一直注視着她，而且一直面露微笑。

「梅護法，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啊！」那人道。

來的是楚雪衣、江東楚雪衣。

楚雪衣喜歡愉快的笑容，喜歡優雅的談吐。

但他也有愁眉不展、和粗話俗語連珠炮發的時候。

然而，楚雪衣還是楚雪衣，他通常都會很有分寸，很有原則地去做他自己認爲應該去做的事。

他並不喜歡隨便與人結怨，但也決不怕開罪正邪兩道權勢強大的幇派。

這就是楚雪衣，江東楚雪衣。

梅巧蕁看着他，看了又看，看了大半天才噗了口氣，緩緩道：「荊州大會，你曾經來過幾次？」

楚雪衣淡淡道：「荊州，我曾經三遊此地，但都不在正月初十。」

梅巧蕁道：「何以今年例外？」

楚雪衣道：「是爲了追踪。」

梅巧蕁道：「追踪什麽人？」

楚雪衣道：「既追踪水青蓮、齊展，也追踪芳駕這位梅護法。」

梅巧蕁道：「所爲何事？」

楚雪衣道：「你們要殺的人，楚某偏偏不讓他們死。」

梅巧蕁嘆息着，道：「這就不是明智之舉了。」

楚雪衣道：「楚某並非明智之人，此事早已衆所週知。」

梅巧蕁道。「但我不知。」

楚雪衣說道：「如今知道，也是一樣的。」

梅巧蕁凝注着他，良久才接道：「你師父怎樣了？」

楚雪衣道：「自在逍遙，而且也許已經戒了賭。」

梅巧蕁道：「爲什麽要戒賭？」

楚雪衣道：「從前，他輸得起，所以不怕賭，也不怕輸，但經此一役，他已輸怕了。」

「此一役？到底是那一役？」

「因賭而捱了毒掌之役，梅護法心知肚明，何必再問？」

「明知故問，往往是一種手段，也是一種樂趣。」

「狡猾！」

「人在江湖，不可老實。」

「難道妳沒聽過作法自斃這句話？」

「很多說話都聽說過，但都不一定靈驗，」梅巧蕁哂然一笑，道：「既然如此，做人做事又何須畏首畏尾？」

楚雪衣道：「狡猾之人，雖然不一定畏首畏尾，但却會藏頭露尾。」

梅巧蕁笑了笑：「你怎不勸勸尊師？早一陣子，他又蒙面又易容，把自己弄得像個逃獄的欽犯。」

楚雪衣說道：「我師父本來就是個怪傑。」

梅巧蕁道：「何不說他是個瘋子？」

楚雪衣道：「他不是瘋子，是怪傑，不是一般人物可以瞭解的武林怪傑。」

梅巧蕁道。「也許，怪傑和瘋子之間，其實相差只有一綫。」

楚雪衣道：「在一般人物看來，也許如此，但在我看來，却是相差千萬里，判若天淵。」

梅巧蕁冷冷一笑，道：「尊師既是江湖怪傑，何以如今連賭博也害怕了？」

楚雪衣說道：「因爲他又收了一個徒兒。」

「是阿浪？」

「不錯。」

「收了一個新的徒兒，和賭不賭博又有什麽相干？」

「阿浪是正式拜師的，決不能讓他白叩了頭便算。」

「尊師眞的打算把畢生絕藝傳授給你這個師弟？」梅巧蕁問。

楚雪衣淡然道：「自當如此，否則收徒何用？」

梅巧蕁嘿嘿一笑：「你不妒忌？」

「妒忌？妒忌誰？妒怎自己的師弟？」楚雪衣莞爾一笑，道：「我連想也沒想過這一點，現在總算是由妳來提醒了。」

「就算你是現在才醒覺好了，你妒忌不妒忌阿浪？」梅巧蕁繼續逼問。

楚雪衣聳了聳肩，說道：「我不是女人。」

梅巧蕁冷笑不迭，道：「男人往往比女人更容易喝醋！」

楚雪衣淡然一笑，道：「既然梅護法這樣想，妳就當作我很妒忌阿浪好了。」這是無賴招數，但用來對付別的無賴，却頗有效用。

梅巧蕁臉色一寒，岔開話題說道：「荊州太熱鬧了，我明天就走。」

楚雪衣道：「何不立刻就走？」

梅巧蕁道：「這是賤妾的事，不勞楚大俠費心。」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荊州並不是個適合埋葬妳的地方，妳選擇別處才香銷玉殞罷。」

梅巧蕁詫異地盯着他，問道：「楚大俠，你是不是喝醉了？怎麽說話如此語無倫次？」

楚雪衣道：「我沒喝酒，又怎會醉了，在下只是奉勸兩句：放屠下刀，立地成佛。」

梅巧蕁默然半晌，忽然道：「你們總共來了多少人？」

楚雪衣毫不猶疑，馬上就回答：「連楚某在內，總共兩個。」

「另一個是誰？」

「軒轅榮。」

「神弓霸王軒轅榮？」

「是的，就是這個最喜歡霸王硬上弓的混蛋。」

× × ×

爲奪金簫，血雲幇早已有備而至。

由「銀河護法」梅巧蕁親自出手主持其事，已足證血雲幇如何重視天龍金簫。

舞動仙人担作開路先鋒的，是山西「大力天魔」雷傖夫。

身形雖然矮小，但武功路數自成一家的青衣殺手，乃隴北「十字黑槍客」藍銅門。

六個黑衣武士，則是「烏騰山六鬼」，刀法和暗器功夫皆非泛泛之輩可比。

水青蓮、齊展遇上這八人，形勢自是不妙。

雖然雷傖夫已死，藍銅門也已無心戀戰，但「烏騰山六鬼」一殺至，水、齊二人又再陷入了險境。

更何况還有梅巧蕁在此？

算來算去，水青蓮和齊展已很難可以保得住那柄鋼刀。

鋼刀不保，秘密也不保。

秘密不保，以後想再找回天龍金簫，只怕就難乎其難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血雲教這一次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了。

烏騰山六鬼眼看已可穩佔上風，忽然間「颯颯」之聲連續响起，六鬼之中立刻就有二鬼倒臥在血泊裏。

這二鬼都是脖子中箭而倒下的。

他倆中的是金箭。

金霸王箭！

神弓霸王軒轅榮的箭！

× × ×

軒轅榮一出現，齊展就安心了。

齊展早已認識軒轅榮，既認識他這個人，也認識他的箭法和他的武功。

他是霸王，眞眞正正的霸王。

霸王不怒則已，一怒鬼神驚。

霸王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又有多少人能抵擋得住。

更何况除了軒轅榮之外，楚雪衣也已來了。

齊展和水青蓮不禁互望微笑，暗道：「天龍金簫總算可以保得住了。」

孰料心念還未已，血雲教又有強援趕至。

爲首的一人，臉龐腫脹，眼睛狹小，穿的是大袖金袍，手裏倒提着一根骷髏鐵杖。

軒轅榮倏地喝問：「來者何人？」

這人陰惻惻地在微笑，說道：「金九命。」

「是血雲教中人麽？」

「金某是『金星護法』。」

「但據俺看，你並不是金九命，而是『九轉骷髏杖』金獨夫！」

「金獨夫就是金九命，金九命也就是金獨夫，隨便尊駕怎樣說都可以。」

軒轅榮道：「金獨夫，你本來也算得上是一號人物，何以甘願投身於血雲教門下？」

金獨夫哂然一笑，道：「大勢所趨，此乃求存之道，也是求富之道。」

軒轅榮臉色一沉：「爲名爲利，便可置良知而不顧了？」

金獨夫道：「軒轅先生言之謬矣。金某加盟血雲教，不但是求存、求富之道，也是拯救武林唯一之法。」

「笑話！」

「絕非笑話！只有讓本教全力鎭壓，中原武林始有和平共存之望。」

「好一句全力鎭壓，這豈不是要唯我獨尊，視各門派高手、子弟爲俎上之魚肉了？」

金獨夫冷冷一笑，道：「本教乃百派之始，萬流之尊，誰敢不服？」

軒轅榮「呸」一聲，怒道：「俺就不服！」

金獨夫道：「不服就得死在這裏！」

軒轅榮狂笑，說道：「就憑你的本事麽？」

金獨夫道：「不錯！」語聲甫落，左右却分別掠出十二人。

總共二十四人，二十四件不同的兵刃，同時向軒轅榮砸了過來。

軒轅榮大罵：「倚多爲勝，可惡！」

金獨夫桀桀怪笑：「謀大事，豈可拘泥？」

軒轅榮大怒，以霸王弓爲武器，瞬息間連殺三人。

那邊廂，楚雪衣也已和梅巧蕁動上了手。

梅巧蕁以天梅秘笈記載的武功與楚雪衣週旋，在三十招內，雙方勢均力敵。

但梅巧蕁深知楚雪衣劍法厲害，長久續戰，自己决不是他的對手。

所以，她並不求勝，只求暫時穩住陣脚。反正血雲敎已有强援湧至，金獨夫手下有不少高手，只要他調撥數人過來，形勢立刻就可以扭轉過來。

但金獨夫一直沒有調撥任何人幇助梅巧蕁。

（以下轉入第44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游天因嫖賭而將父母遺下的田產莊院、錢財珍寶都化得清光，身上僅存的歷代祖傳碧龍玉珮沒有化掉，這玉珮的來歷，自己也不知來處，只是遵照父親遺囑不能賣掉，但這塊碧龍玉珮，却引人垂涎，驚動了武林人士爭奪，首先是一個叫做顏玉郎的年輕人奉師傅夏瑤姬之命要收購這塊玉珮，跟着又來了一個中年人和他爭奪收購，從十萬兩增至五十萬兩銀，龍游天不爲所動，拂袖而去，又遇到司空長禴强行搶奪，雖被馬揚波阻止未得手，他自稱是龍游天的父執輩，願出六十萬兩銀收購，又遭拒絕，又想强行搶奪，幸龍游天及時躲避……



碧龍珮（下）

二期完短篇俠情故事

馬騰・文　可飛・圖

排解紛爭　說明眞相

跟着下來，那些武林人似乎在酒樓坐不住了，紛紛在城中各處「逛」起來，城中所有的青樓妓院大小賭坊，都出現那些武林人的蹤跡，他們似乎是在找尋什麼。

辛虎與他的手下大爲緊張起來，加緊留意那些武林人的動靜。

終於，由青樓妓院中傳出消息，那些武林人原來是在找尋敗家子龍游天！

至於找尋龍游天有什麼事情，那就不得而知了。

而那些一撥撥一批批的武林人在找尋龍游天的過程中，幾乎發生了衝突，幸好那些捕快及時出現，才得以令到那些武林人有所顧忌而隱忍下去，才沒有發生出事端！

辛虎一聽說那些武林人原來是爲了龍游天而來的，大爲着急起來，急不迭趕回家中，告知龍游天一聲，並想探聽一下，那些武林人爲什麼要找尋龍游天。

但當他趕回家中，不見妻子女兒在堂屋，連叫兩聲沒有人應，他便心感不妙，衝入房中一看，發現妻子與女兒皆睡在床上，人事不知，他大爲着慌起來，初時還以爲妻子女兒被人弄暈過去，細加察看之下，他才看出，妻子與女兒原來是被人點了黑甜穴，他才放下心來。

他雖然武功低微，但對於點穴手法也略有所知，妻女既然被點了黑甜穴，暫時可以不必理會，只要時辰一過，妻女就自然會醒過來，那何不讓她們酣睡一會。

但馬上，他便想到他這一次趕回家，是要通知龍游天一聲的，於是，他馬上走去後院那間小屋子，找龍游天。

龍游天就是被他夫婦安置在那間小屋子中暫住兩日的。

辛虎還未走到那間小屋子前，一眼看到屋門大開，他立刻便感到不妙，叫了一聲：「龍公子！」聽不到應聲，一頭衝入屋內，張眼一望，那裏有龍游天的踪影？

從屋內桌歪椅倒，床上那張薄被掉在地上的情形看來，辛虎一眼便看出，龍游天不是自己失踪的，而是被人擄走了。

辛虎大爲惱怒，那些人居然胆敢在他的家中將龍游天擄走，那就是不給他面子，不將他這個大捕頭看在眼內，這怎不叫他感到惱怒？

但惱怒又有什麼用？他根本不知是什麼人將龍游天擄走的，更不能，也不敢開罪那些武林人，但畢竟，他還可以利用官府的力量，追查出龍游天到底是被什麼人擄走的，爲了面子，也爲了報恩，他暗自發誓，一定要竭盡所能，將龍游天的下落找尋出來，並加以解救。

於是，他急怒交加地一頭衝出去，召集他的手下，全力追查龍游天的下落。

×　×　×

龍游天這時正在城外里許的一座破廟內，躺在地上，動彈不得。

在他的身邊，圍站着三個漢子，正在逼問他那塊玉珮的下落。

原來，龍游天是被三個漢子從辛虎的家中，將他擄走的。

至於那三個漢子，怎會查出他躲藏在辛虎的家中，那就只有那三個漢子才知道了。

龍游天在乍見那三個傢伙闖入小屋時，自然不會束手就擒，奮力抵抗，但憑他的身手，又豈是那三個漢子的對手，他簡直是白費氣力，兩三個照面間，便被那三個漢子制服，帶走。

那三個漢子將他帶到現在這座破廟中，從他的身上，搜不到那塊碧龍珮，逼問他，並自報名號，他才知道那三個漢子乃是江南黑道上赫赫有名的勾魂三煞林氏昆仲！

至於龍游天一直佩帶在身上的碧龍珮怎會忽然間不見了。相信只有他才知道。

「龍游天，你將碧龍珮收藏在什麼地方？」勾魂三煞的老大斷腸勾魂煞林海山惡狠狠地逼問龍游天。「識時務的就快說出來，免得吃苦頭！」

龍游天確是將那塊碧龍珮收藏起來，是在他到辛虎家中之前藏起來的，因爲他深知那些人不會罷手，而他又無能力保存那塊玉珮，所以，他便將玉珮收藏起來，那麼，那些志在玉珮的人就算找到他，並將他制服，也不能輕易地得到那塊玉珮，而他也可以利用那塊玉珮作護身符，一舉兩得。

他在被勾魂三煞制服後，便暗自慶幸自己早已將那塊玉珮藏起來，否則，只怕那塊玉珮早已落在三煞的手中，而他亦已被三煞滅口了。

龍游天自然不會將收藏玉珮的地方說出來，但他却想利用這一點來作個交易，騙三煞將他急欲知道的事情說出來。於是，他裝出害怕的樣子，說道：「要我說出收藏玉珮的地方也可以，不過，我想知道，那塊玉珮到底有什麼值得你們必欲搶奪到手的秘密？」

勾魂三煞聽龍游天那樣說，先是一喜，繼之一怔，三煞幾乎是異口同聲道：「你怎會不知道有關那塊碧龍珮的秘密的？那塊玉珮可是你龍家的祖傳之物啊！」

龍游天眨眨眼，嘆口氣道：「大概是先父在臨終前，忘了告訴我有關玉珮的秘密吧？」

勾魂三煞互相看了一眼，似乎相信了龍游天的說話，老大林海山道：「這件事，在江湖上已算不上是什麼秘密了，告訴你也可以，但你可不要騙我們，否則，教你嚐一下咱兄弟的手段！」

龍游天點點頭。

林海山於是說道：「有關你龍家那塊碧龍珮的秘密，咱兄弟也是聞傳言，才知道的……傳說那塊碧龍珮關連到……」驀地，破廟外嘍嘍連聲，廟前廟後，人影紛現，將整座破廟包圍起來，林氏昆仲自然馬上警覺，林老大自然也說不下去了。

龍游天沒有因爲廟外有人趕至而感到高興，因爲他知道，那些人一定也是爲了他而追到來的，他已經成了那些武林人爭奪的一塊「肥肉」，看來，那些武林人是不達目的，不會罷休的了。

這眞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降」，他忽然感到啼笑皆非——到底是什麼人惡作劇，與他開這麼一個大玩笑，令到他一下子成了武林人搶獵的獵物。

而一個弄不好，落在那些江湖惡煞的手中，只怕不但保不住那塊祖傳碧龍珮，連生命也不保。

林氏昆仲還未決定如何應付那些忽然趕來的武林同道，廟外已有人發話道：「勾魂三煞，出來吧，這破廟已被咱們包圍起來，你們別想獨吞那塊碧龍珮，識時務的，快將碧龍珮交出來，否則，哼！哼！」下面的話廟外發話的人雖然沒有說出來，但就算是白痴，也想像到，後果會是怎樣的。

所以，勾魂三煞林氏昆仲一聽，臉色微變了一下，不過，三煞可不是省油的燈，兄弟三人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林老大

便道：「老二，你跟我出去瞧一下，是那些道上的朋友來了，老三，你留在這裏看着他，小心一點。」

老二與老三應了一聲，林老大便與老二走出破廟。

× × ×

廟外一字排開，站着一撥撥的武林人物，或三個一撥或五個一批，單是廟前便有五七撥，還不算廟後及左右的，算一下，起碼有三五十人。

至於這些武林人物怎會知道勾魂三煞將龍游天擄來此處的，那就只有他們才知道的了。

勾魂三煞中的老大老二一眼看到廟前那片空地上一撥撥地站」那麼多的武林同道，饒是兄弟兩人經過風浪，也不禁變了臉色。

那些武林同道看到林氏昆仲走出來，那剎那所有的目光皆齊集在兩人的身上，林氏兄弟兩人那剎那感到恍似被數十支利箭攢射在身上一樣。

「林老大，快將碧龍珮交出來，」當中那一撥三個人中的一個年約六十開外，神態威厲的老者一聲沉喝。

其餘的武林朋友也呼應吆喝，那種聲勢，就連林氏兄弟這種兇惡的人，也爲之心驚。

林老大一眼便認出，那個神態威厲的老者乃是名頭響噹噹的辣手惡判嚴大山，左右兩人，乃是他的兩名拜弟：惡客厲仁，血屠朱剛。

其餘那三五一撥的，莫不是江湖上大有名頭的黑白兩道人物！每一撥，都是難纏扎手。

像聚英莊莊主齊中天那一撥，就是白道上的表表者，而另一撥那位破山爺車昇與及他的四名得力手下，就是落雁山大寨的寨主……等等，有那一撥是好相與的？

林氏兄弟對看了一眼，同時吸口氣，林老大掃一眼那一撥撥的武林同道，然後才將目光落在辣手惡判嚴大山的臉上，色厲內荏地厲聲說道：「嚴大山，咱兄弟雖然將龍游天擄來此處，但却沒有得到碧龍珮。」

「你奶奶的，鬼話！相信你的才是白痴傻子。」

「他媽的，林老大，你將咱們當作三歲小孩？想哄騙咱們？做夢！」

「林海山，眞人面前，別打誑話，快將碧龍珮交出來，否則，你兄弟三人一個也別想離開。」

那一撥撥的黑白兩道的朋友你嚷我叫的，硬是將林老大的說話打斷了，聲勢洶洶的！」

林老二氣往上衝，大叫道：「他媽的，咱兄弟說沒有便是沒有，你們待怎的，咱兄弟可不是吃素的！」一雙眼兇光四射地掃了那些武林朋友一眼。

那些武林黑白兩道羣雄剎那起哄起來，幾乎就要衝上去動手，幸得嚴大山大喝一聲，壓住了衆人，沉聲對林氏兄弟道：「林海山，你在江湖上混了這麼多年，不會是牛皮燈籠吧，眼前的情勢，你也看出，憑你們兄弟，還沒有能耐獨吞得了那塊碧龍珮！所以，聽老夫奉勸一句，將那塊玉珮交出來，然後，咱們在場的人商議商議，如何處置那塊碧龍珮，各位意下如何！」左右掃了一眼，徵求其他人的意見。

「各位，嚴兄這個提議很好，齊某沒有異議！」聚英莊莊主齊中天首先附和。

「那就照嚴兄的意思辦吧！」其餘的人轟然叫好。

「林老大，你怎樣？」嚴大山兩道烱烱的目光，直射在林老大的臉上。

所有人的目光，霎時又齊射在林氏兄弟的身上。

林氏兄弟交換了一瞥眼色，林老大吁口氣道：「嚴老大這個提議再好不過……咱兄弟自然同意……」實則，他心中一千一萬個不同意。

「林老大，那就快將碧龍珮交出來吧！」破山斧車昇逼不及待地道。

其餘的人一迭聲呼應。

林老大待那些人的叫聲歇止下來，才攤攤雙手道：「各位，咱們兄弟確是沒有從龍游天的身上得到那塊碧龍珮，咱兄弟怎交出來？」

那些人立刻怒叫喝罵起來，一時間，喝聲震耳。

「各位且靜一靜！」嚴大山揮手高叫一聲，才將那些叫罵聲壓止下去。

嚴大山道：「林老大，眞人面前不打誑語，俗語有謂，衆怒難犯啊，莫非你兄弟自信——」

「咱兄弟確是沒有得到那塊碧龍珮啊！」林老二氣極怒叫，道：「拿什麼交出來！」

「他奶奶的，老子可沒有耐性與他們瞎扯，他們既然敬酒不吃吃罰酒，那還和他兄弟客氣什麼，動手將他兄弟制住，不就可以搜出那塊碧龍珮麼？」忽然間，不知是誰這麼大聲叫起來。

霎時間，呼應之聲響成一片，也不知是那一撥人首先衝向站在廟門口的林氏兄弟的，那些人一見有人動了，都爭先恐後地衝撲過去，誰也不甘後人。

說實話，那些人有那一撥不是心存獨得那塊碧龍珮的？一見有人搶先動手，自然不甘後人。

一時間，喊殺之聲響成一片，那些人都爭着朴向林氏兄弟，這麼多人掙着撲上去，自不免有所衝撞，有人便動了手打起來。

林氏兄弟一見勢頭不對，憑他兄弟之力，就算有三頭六臂，兩人俱是臉色大變，慌忙退回廟內，企圖會合老三，抓住龍游天，作爲護身盾牌。

這時，連堵在廟後的另幾撥人手聞聲之下，也不甘後人，爭先恐後地自廟後的破牆或是破窗掠入去，因此也發生了爭執，亦相互動起手來。

總之，那剎那的場面亂極了。

驀然間，也不知是什麼人，從什麼地方投擲下七彩繽紛的烟彈，不但在那些人羣中爆開，也在廟前後及左右波波連聲地紛紛爆開來，一時之間，彩烟瀰漫展佈升騰，只不過眨眼間，那些彩烟便將那座破廟籠罩吞沒了。

只聽烟霧中傳出一陣驚呼痛叫慘嚎聲，夾着一聲聲嗆咳，大概被彩烟吞沒了的那些人被燻得睜不開眼，無法視物的情形下，胡亂地互相出手打鬥起來，也被烟嗆

得透不過氣，咳起來，就像一羣盲頭蒼蠅那樣，東奔西撞，亂衝亂撞成一團。

投擲那種七彩烟彈的人，也可說心思獨到了。

因爲在這種情形下，就很容易混水摸魚，從中將龍游天擄走。

果然，一條人影自廟瓦上的彩烟中衝騰出來，脅下扶着一個人，身形在空中一擰一折，身法沒有因爲挾着一個人而顯得笨滯，有如一頭兀鷹般，往廟後那面斜掠而去，眨眼間，便消失在十數丈外的一叢竹樹林後。

叱喝聲中，接二連三的，從七彩烟霧中，從不同的方向，紛紛衝出一條條人影來，一個個急着呼氣抹眼，那樣子狼狽極了。

× × ×

在一座山崗頭上的一棵老松下的大石上，有兩個人一齊坐着。

從崗頭上望下去，可以俯望到山崗下四面的情形，選擇這種地方歇脚，不用怕會被什麼人偷偷地掩上來。

坐在石上的那個人，年約三十左右，正是飛天鼠司空長衛，而躺在石上的那一個人，赫然就是龍游天。

這麼說來，在彩烟將那座破廟及所有的人籠罩住，從破廟內混水摸魚，將龍游天挾着「破烟」衝騰出來的人，就是他——司空長衛了！

「是你！」龍游天一眼看清楚眼前的人是司空長衛後，衝口便說：「那些彩烟彈是你投擲的麼？」

司空長衛却搖頭一笑道：「不是，我從來不帶那些撈什子玩意兒的，不過，我却先那投擲烟彈的人一步，乘亂將你『搶』到手，破瓦而出，讓那些笨蛋在烟霧中瞎摸亂撞，大打出手，哈哈哈哈，眞是好笑。」

龍游天知道自己身上被點的穴道還未被解開，所以，他知道自己是俎上的魚肉，任由司空長衛所爲，幸好，他身上沒有帶着那塊碧龍玉珮，因此，他倒不怎麼着慌。

「你救我出來，自然是要得到那塊碧龍珮了？」龍游天看着臉上滿是得意之色的司空長衛。

「那是當然了！」司空長衛也不繞圈子，道：「快說！你將碧龍珮收藏在什麼地方？」

龍游天眨眨眼，不答反問道：「你們這些人到底爲什麼，一定要得到那塊碧龍珮！」

司空長衛被龍游天這麼一問，大感詫異地看着龍游天，說道：「怎麼？難道你不知道，那塊碧龍珮關連到的一個大秘密麼？」

龍游天道：「要是知道，我還問你幹麼？」

司空長衛深深地看了龍游天一眼，看不出龍游天有何做作，便說道：「眞教人難以相信，關於碧龍珮的秘密，經已喧騰江湖，相信江湖已沒有多少人不知道那個秘密，但你這個擁有那塊碧龍珮的人，居然會不知道那個秘密，只怕說出去，沒有人會相信。」

「司空兄，到底那是個什麼秘密？」龍游天急急地道。

「若要我告訴你也可以，不過，你却要將收藏碧龍珮的地方說出來！」

龍游天想了一下，點點頭：「好吧，你說。」

司空長衛似乎料不到龍游天會這麼爽快便答應他，怔了一下，有點不大相信他道：「你不是誑我吧？」

龍游天正色說道：「我雖然不是什麼大英雄、大豪傑，但說出來的話，從不反悔！」

「好！」司空長衛說一聲，隨即便說道：「江湖傳說，碧龍珮乃是開啓百年前那位人稱百巧聖手之稱的前輩異人，窮一生之力，搜羅到的奇珍異寶，武林秘籍，利器神兵，藏於盤龍谷的那個寶庫的鑰匙，而憑着那塊碧龍珮，便可以找到那個寶庫埋藏的正確地方，我也是在半個月前，聽聞這個消息後，從武夷兼程趕來的。」

「江湖傳說，未必作準，你這麼輕易便相信了麼？」龍游天苦笑着對司空長衛說。

司空長衛馬上道：「本來，我也是半信半疑的，但說的人言之鑿鑿，而且，黑白兩道的人皆紛紛趕來這裏，連在白道上素有清譽的聚英莊主齊中天也趕來這裏，教人不相信也不行。」

龍游天苦笑連聲道：「唉，不知是誰，居然與我開這麼大的玩笑，又或是與我家有不共戴天之仇，利用這種借刀殺人之計殺我，所謂衆口鑠金，今次只怕我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司空長衛聽龍游天那樣說，盯了他好一會，才說道：「龍游天，或許你父親及先人在得到那塊碧龍珮後，不知其來歷出處，因此，也不知它關連到是有一個大寶藏！」

龍游天却肯定地道：「那塊碧龍珮絕不可能關連一個大寶藏的，那簡直是無稽之說！」

司空長衛馬上一手抓住龍游天的手，道：「龍游天，你不是想說得我相信你的話，因而不再要你說出收藏碧龍珮的地方吧？」

「不！」龍游天大叫：「你可知道，那塊碧龍珮，乃是我的曾祖父遠赴和闐，無意中從一位採玉者的手中，以三十兩銀子買到一塊極品碧玉，回來後特別到京中那間八寶軒的老闆親手雕成那塊碧龍玉珮的，而八寶軒的老闆，當年乃是有名的玉雕師，而且『封刀』多年，要不是我那位曾祖父曾有恩於他，他也不會答應替我那位曾祖父雕那塊碧龍珮，而那塊碧龍珮便成了我家傳家之寶，一代代相傳，也成了我家的傳物。」

一頓，又道：「這件事，我那位曾祖父當年將之寫在族譜上，不信，你可以跟我回去，看一看族譜！」

接着又道：「你若是還相信江湖傳說，我可以將收藏那塊碧龍珮的地方說給你聽！」

微頓，他便接說道：「那塊碧龍珮就收藏在……」

司空長衛一直注視着龍游天的表情變化，以觀察他是否說謊騙他，龍游天才說到「收藏在」三個字，他忽然伸手捂住龍

游天的咀巴。「我相信你！」跟着便放開了手。

龍游天却道：「你相信我所說的，我很高興，但我仍然要將收藏的地點說出來！」一頓，加重語氣道：「我不想做個言而無信的人！」

司空長衛深看了龍游天一眼，只說了兩個字：「你說。」

「那塊碧龍珮就收藏在城東門箭樓上的左角瓦檐內！」龍游天接上司空長衛的話，一口將收藏的地點說出來。「你現在可以去取了。」

司空長衛却道：「我既然相信你所說的，我還要你那塊碧龍珮來幹麼？」

龍游天道：「你爲什麼會忽然相信我所說的話？」

司空長衛目光一閃，我也不知爲什麼會相信你，但我就是相信你！」

龍游天被他這種似是而非的說話弄得怔了一下，隨即激動地道：「司空兄，若你不嫌棄。我是交定你這個朋友的了。」

司空長衛的神色一陣激動，但隨即便神色依舊地說道：「你不怕交上一個做飛賊的朋友，辱沒了你的家聲，惹上了麻煩麼？」

「怕什麼？」龍游天毫不猶豫地道：「我還有什麼家聲？身份？我只是一個人人唾罵的敗家子，瞧不起的窮措大，倒是我不配交你這個朋友才眞！」一頓，加重語氣道：「我不相信你是那種爲逞一己之欲而偷盜的鼠竊狗偷！」

司空長衛哈哈一笑，也不再說什麼，伸手拍開龍游天身上被點的穴道，柔聲道：「龍兄，我交你這個朋友！」一手握住龍游天的手，用力握了握！

龍游天一挺身坐起來，反握住司空長衛的手，高興地道：「司空兄，我也交定了你這個朋友！」說着，另一手也搭上去，雙手握住司空長衛那隻手，用力搖了起來。

司空長衛沒有再說什麼，也搭上另一隻手，四隻手緊握在一起。

× × ×

「龍兄，既然你祖傳的那塊碧玉珮根本與百年前那位百巧聖手前輩異人的什麼寶庫一點關連也沒有，但那些人只怕未必會相信，這可是個棘手問題，那些人一日得不到碧龍珮，是一日不會罷休的，你如何應付他們？」司空長衛皺着眉頭說。

龍游天嘆一口氣道：「這種事，小弟從來沒有遭遇過，想不到江湖上的人，不論黑道白道，都是些財迷心竅的人，看來，我只有將那塊碧龍珮交出來的這個辦法了！」

一頓，又說道：「但那塊碧龍珮仍是我家歷代相傳之物，雖然不是什麼價值連城之物，但那是代表我龍家的唯一信物，先父在臨終時曾說過：若是失去碧龍珮，龍家也就等於徹底地毀了……」

「龍兄，你是說，你若是失去碧龍珮，你會死？」司空長衛臉上神色驟變，疾聲道：「是麼？」

龍游天沉重地點點頭：「是！」

吁口氣，司空長衛慶幸地道：「幸好我兩次皆沒有……不然，也就等如我殺了龍兄你！」

忽然又緊盯着龍游天道：「龍兄，你說只有將碧龍珮交給那些人，才不會再被那些人追逐，也就是說，你交出碧龍珮之時，也就是你……」

龍游天笑笑，洒脫地道：「司空兄，我仍然很高興交到你這個朋友！」

司空長衛急急道：「龍兄，你說的只是下策，除此之外，應該還有解決的辦法的？」

龍游天苦笑道：「捨此之外，小弟實在想不出還有別的良策！」

「有的！」司空長衛搓着手道，「只要動動腦筋，總會想到別的辦法的！」一頓，雙眼一睜道：「有了！咱們可以找出那個『始作俑』者，要他向武林黑白兩道加以澄清，那不就可以令到那些人罷手了麼？」

龍游天聽司空長衛這麼說，霎時精神一振，喜道：「司空兄，這確是一個好辦法？」但隨即神色一黯，說道：「只是，茫無頭緒的，從那裏着手追查？而且，以小弟的身手，簡直是未入流，有什麼本領去追查？」

「龍兄，你不是說，交我這個朋友的麼？」司空長衛瞧着龍游天。

龍游天一時間弄不明白司空長衛爲何忽然這樣說，愕然道：「司空兄，小弟說出的話，就算是死，也不會收回？」

「既然咱們是朋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無論如何艱險，我也會帮你查出那個放出謠言的人來！」司空長衛激聲道。

「司空兄，那……」

龍游天感激地說，但却被司空長衛「噓」地一聲，打斷了他的話。「咱們是朋友啊！」

龍游天一陣激動，伸手緊緊地握住司空長衛的手，雖然沒有說話，但已在那一握中，將他心中的感激之情，傳達出來。

司空長衛也緊緊地握住龍游天的手！

半响，司空長衛首先開口道：「龍兄，有謂：空穴來風，必有因由！只要咱們據此而追查下去，總會查出那個放出謠言來的陰謀者！」

「司空兄說得有理！」龍游天充滿信心地道。「小弟就算上刀山下火海，也誓要將那人揪出來，看看他是何居心！」

司空長衛道：「龍兄，事不宜遲，你暫時不要露面，待我將你送到一個隱秘的地方，然後，我馬上着手追查！」看到龍游天口齒欲動，似乎要說什麼，忙擺擺手接說道：「龍兄，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但目前你還是不要露臉的好，以免有什麼危險，由我去查，會比你事半功倍！」

龍游天想一下，覺得司空長衛說得確是有理，目前他乃是黑白兩道追獵的目標，只怕他一露面，便成了黑白兩道爭逐的獵物，憑他的身手，連自保也不能，很易便落在那些人的手中，那不但查不到什麼，反要司空長衛解救，那可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了，所以，他不再堅持。

「司空兄準備將小弟送到那裏？」

「將你送回辛虎的家中！」司空長衛一口便道。

「那……」龍游天愕然道：「小弟就是在辛捕頭的家中被勾魂三煞擄走的，再藏在他的家中……」

「是不是覺得不大安全？」司空長衛一口便打斷了龍游天的話。「你有沒有聽說過：『置諸死地而後生』這句話？」

龍游天點了點頭，惑然地看着司空長衛。

「這個道理就是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道理一樣！」司空長衛道：「那些人總也想不到，你還會躲回辛虎的家中的，你說，那是不是很安全？」

龍游天不由點點頭。

司空長衛一拍龍游天的肩頭：「龍兄，那咱們這就趕回城中，偷偷潛回辛虎的家中！」

龍游天眨了眨眼睛，說道：「不，小弟想先去取回那塊玉珮，也好讓司空兄你看一下，那根本不會是開啓什麼寶庫的鑰匙！」

司空長衛一聽，正色道：「龍兄，我既然相信你所說的，我不會再要察看你那塊碧龍珮的！」

龍游天忙道：「司空兄，這只是我的主意，外面既然那樣傳說，連我也有點動搖了，說不定那塊碧龍珮眞的是開啓那個什麼寶庫的鑰匙呢！」

「龍兄，你是否動了心？」司空長衛瞧着龍游天。

龍游天「哈」地笑了一聲。「司空兄，小弟是那種貪財好貨之人，也就不會敗掉偌大的一份家財了。」

「那你爲什麼還要去取回那塊碧龍珮細加察看？」司空長衛不解地說道。

「司空兄，弄清楚一些總是好的！」龍游天道。「要是眞的，司空兄，你會以爲我怎樣處置？」

司空長衛不加思索地道：「你怎樣做我不知道，但我却會去開啓那個寶庫，將那些財物送到有需要的人的手上！」一頓，嘆口氣道：「這個世上，需要帮助的人實在太多了！也有太多的人富而不仁。」

「司空兄，小弟明白你幹那……的原因了！」龍游天佩服地對司空長衛道。「司空兄這種濟世爲善的胸懷，小弟佩服不已。」

略頓，閃了司空長衛一眼，說道：「小弟原本的意思是；萬一那塊碧龍珮眞是開啓那個什麼寶庫的鑰匙，便將它當着天下黑白兩道的武林人士，將其砸成粉碎，好教那些如蠅附腥的武林人莫不心痛如割，也教他們死了那條心，哈，那才痛快！」笑容一歛，接說下去道：「不過，被你那麼一說，小弟又改變主意，就依司空兄的主意去做。」

司空長衛看一下天色，說道：「好了，天快黑了，這時候趕回城中正好。」

龍游天聽他那麼說，自然沒有異議，於是兩人便向山崗下奔去。

× × ×

辛虎看到龍游天安然回來，高興不已，馬上吩咐他的妻子去張羅飯菜，好讓龍、司空兩人塡飽肚子。

「龍公子，要是明天還沒有你的消息，我便準備出動官府的力量，向那些武林人物施加壓力，務必要將你找回來！」辛虎一邊招呼兩人坐下來，替兩人斟酒，一邊認眞地對龍游天說。

原來這時候正是吃晚飯時份，辛虎夫婦正在吃晚飯。

龍游天忙道：「辛捕頭，爲了我的事，你這麼……我好感激！」

辛虎擺擺手道：「龍公子，那裏說，快不要這麼說，要不是你……」

龍游天最怕人提說他以前有錢時疏財仗義的事，忙舉杯打斷了辛虎的話。「來，辛捕頭，司空兄，小弟敬兩位一杯！」一飲而盡。

辛虎與司空長衛只好舉杯一口飲乾。

吃喝談說間，當辛虎知道龍游天還想在他家躲藏，他拍胸口一口應承，保證龍游天不會再在他的家中出事被擄並且出主意，將龍游天改扮成捕快模樣，吃罷飯便將他帶到班房中，那地方最安全不過，相信那些武林人就算再胆大妄爲，也不敢到府衙中去找龍游天……

司空長衛首先贊成，龍游天也不想萬一那些武林人查出他仍然藏在辛虎的家，因而連累了辛虎的妻子，也認爲再好不過，於是，便這麼決定了。

吃罷晚飯，辛虎取出一套捕快的服裝讓龍游天穿上，再以炭灰將他的臉弄黑一些，便帶龍游天到府衙的班房去。

本來，司空長衛欲護送龍游天到府衙才返回客棧的，後來想想不大妥，因爲武林中有不少人正在找他，要是在前往府衙的路上，不巧被人發現他的行踪，引起思疑，那反爲不妙，於是，他便先離開，然後辛虎才帶着龍游天往府衙走去。

× × ×

接連幾日，龍游天躲藏在府衙的班房中，可說安如泰山，每日除了吃飯睡覺外，便是等着辛虎傳遞消息。

司空長衛若是查到什麼消息，必然暗中找上辛虎，讓他將消息傳給龍游天，免他在班房中又無聊又着急。

這幾天來，城裏城外却鬧翻了天，盡是一撥撥的武林人在四處鑽動——找尋龍游天的下落。

在那些武林人中，居然連洛陽南宮世家，武當天靈子，黃山戴道德等名門巨派的人也趕來湊熱鬧。

一時之間，眞是風雲薈萃。

司空長衛這幾天四出查探，但却所獲不多，始終查不到那位放出謠言，引得武林黑白兩道皆如蟻附羶般蜂擁而至的陰謀者是誰？

所以，辛虎傳給龍游天的消息不多。

困在府衙的班房內，雖然安全，但却有如籠中鳥般，令到一向「浪盪」慣的龍游天幾乎悶出病來。

第五天，他再也忍不住了，決定到外面去走一下，只要自己小心一點，相信不會有什麼事的。

何況，他仍然是一身捕快裝束，臉上的炭灰也沒有抹去，應該不會有人認出他來的。

乘着午後府衙中的人都「歇口氣」的時候，龍游天溜出了府衙。

一出府衙，他便感到有如破籠而飛的鳥兒般，整個人感到渾身輕快起來，人也精神了，回顧一眼，看不到有什麼人對他留意的，便放開脚步，轉入了府衙旁邊的一條長巷內。

走完長巷，轉入一條小巷，才走了幾

步，龍游天便發覺到，小巷內有一個人正在等着他。

他之所以認爲小巷內的那個人雖在「等」他，只因那人早已在小巷中站着，他才一轉進去，那人便向他含笑點頭，招呼他走過去。

龍游天一眼看到那人，幾乎沒有大叫出聲——那人赫然是早幾天前，在城外那條路上，先後從十萬兩銀子，出到五十萬兩銀子買他那塊碧龍珮的顏玉郎！

——一個俊美得令人「心動」的少年郎。

龍游天一眼認出是顏玉郎，脚步不由一窒。「顏閣下，是你。」

顏玉郎笑笑，道：「龍游天，很驚奇麼？」

龍游天道：「你想怎樣？」

顏玉郎道：「龍游天，你不是個那麼笨的人吧？」

龍游天吸口氣。「你眞的一定要買我那塊碧龍珮？」

「是啊！」顏玉郎笑笑道。「你知道麼，我在這附近已等了你兩日！」

龍游天吸口氣。「你怎知我藏在附近的？」

顏玉郎眨眨眼道：「因爲我一直盯着辛虎！」

龍游天忽然轉身就走。

顏玉郎急喝一聲：「別走！」

龍游天根本不聽他的，脚步更急。

顏玉郎身形一彈，縱掠而起，「颼」地一聲，便掠落在巷口那頭，截住了龍游天的去路。

龍游天急忙窒步轉身，往那頭奔去。

但顏玉郎的一句說話却將他叫住了。「龍游天，就算你有飛天遁地之本領，你能夠走到那裏？你知道麼，此刻城裏城外，少說點，也有百多二百名武林人在找尋你！」

龍游天停下脚步，轉回身，看着顏玉郎道：「你爲什麼非要買我那塊碧龍珮不可？你以爲它眞的是開啓那什麼寶庫的鑰匙麼？」

「我從來都沒有以爲，你那塊碧龍珮是開啓什麼寶庫的鑰匙！我從一開始，便知道它是假的！」顏玉郎忽發驚人之語。

龍游天一聽，不禁呆住了，半晌，才道：「你旣然知道那塊碧龍珮不是什麼寶匙，那你爲何還出五十萬兩銀子要買它？你不是瘋了吧？」龍游天雖然這樣說，却一點也不認爲顏玉郎是個瘋子。

顏玉郎道：「我那樣做，只是替你消災解難，你將那塊玉珮賣給我，那些武林人不是就不會再找你了麼？」

「你爲什麼要這樣做？」龍游天疑惑地道。「我與你素不相識，再說，你也不用以五十萬兩銀子來買我那塊碧龍珮啊，那簡直高出了碧龍珮的價値數十倍！」

顏玉郎眼睛轉動一下，含糊地道：「我那麼做——不過想帮你。」

龍游天忽然道：「你怎會知道我那塊碧龍珮不是開啓什麼寶庫的寶匙的？」眼中滿是思疑之色，緊盯着顏玉郎，看他怎樣回答。

「因爲根本就沒有那個所謂寶庫！」顏玉郎遲疑了一下才說。

龍游天一聽，雙眼陡地一睜，疾聲道：「那一定是你放出謠言的！」脚步一動，不由自主地向顏玉郎逼過去。

顏玉郎居然點點頭。「不錯，那消息確是我們放出去的，……不過，那不是我的主意……」

龍游天忽然大叫一聲：「顏玉郎，你爲什麼要那樣做？你還說是帮我？你是害我！我與你有什麼仇怨？」猛向顏玉郎撲過去。

顏玉郎急忙閃退開去，急急道：「你別誤會，我只是奉——命行事，……我們對你是一番好意的啊，……你却是個傻瓜，你要是不那麼固執，將那塊碧龍珮買給我，你不就平白可以得到五十萬兩銀子了麼？那些武林人不就不會再找上你，你拿了那五十萬兩銀子，足可以重興龍家，不然，也足以安安穩穩地活完這輩子麼？」

龍游天被他這一說，深覺有理，身形一窒，詫然道：「你……你爲什麼要這麼帮忙我？眞的不是害我？」

顏玉郎見龍游天相信了他不是害他，這才大大地鬆了口氣，不自覺以手撫胸，那舉動嫵媚極了，令到龍游天瞧得目光一直，那顆心沒來由地急跳起來，顏玉郎馬上驚覺，慌忙放下撫在胸脯上的手，一張玉臉也飛紅起來，垂下頭，那神態忸怩極了。

龍游天瞧得呆住了，衝口道：「你……是個……」

蓦地，背後掠空聲急响，傳來了一聲語聲，將他的話打斷了。「龍游天，我還以爲你躱到什麼地方去了，原來你是在這裏！」

聲落人現，在他的背後，從那一頭的巷口，一個人飛掠而至。

龍游天忙扭頭望過去，一眼便認出，那人正是那天在城外那條回家的小路上，與顏玉郎競相出價。要買他那塊碧龍珮，後來還與顏玉郎動起手來的中年人。

他不由倒吸了口氣。「是你！」

那中年人「嘿」地沉笑一聲：「龍公子，你我可說有緣，你那塊碧龍珮也應該賣給區區了吧？」

語聲一頓，隨即加重語氣道：「那日姓顏的小子出價五十萬兩，今日區區出價六十萬！」

目光一移，落在那邊的顏玉郎身上，冷笑道：「姓顏的小子，今日你還與區區爭麼？」

顏玉郎沒有理那中年人，急急對龍游天道：「龍游天，他出價六十萬兩，你何不賣給他！」

那中年人想不到顏玉郎不但不再與他爭，還慫恿龍游天賣給他，他不由詫愕起來，但却急忙對龍游天道：「龍公子，他……也要你將那塊碧龍珮賣給區區，你快賣給區區吧！」說着，急急從懷中掏出一大叠銀票來，向前一遞，揚動着，說道：「這叠銀票總共是六十萬七千兩銀子，快拿出碧龍珮來，這叠銀票就是你的了。」

龍游天正想說話，蓦地，劃空傳來一聲急喚：「龍公子，且慢——」

聲未落，一條人影有如天馬行空般，急掠而至，「颯」地落在巷中，恰好將那中年人與龍游天分隔開來。

龍游天在那人掠墜落地的刹那，一眼便看出，那人是斑髮叟馬揚波。

那中年人臉色一變，怒聲道：「馬老兒，你這是什麼意思？」

馬揚波「呵呵」一笑，朝那中年人道：「賈才，沒有什麼意思，老夫也想買那塊碧龍珮！」

聽馬揚波稱那中年人爲賈才，龍游天蓦然想起，父親生前曾對他提說過這個人，不由看看他兩眼。

原來，賈才在江湖上的名頭也很响，外號假秀才，而江湖上的人由於他叫賈才，而他的外號中只比他的姓名多了一個字，叫起來比他的姓名還要順口，因此大多直呼他的外號——假秀才而不名，而他的外號也幾乎變成他的姓名。

假秀才怒哼一聲：「馬老兒，做買賣，也講個先來後到的啊！」

馬揚波却道：「這可不是一般的買賣，所以，不能以一般的規例來交易！」

「你想怎樣？」假秀才的臉上殺機陡現。

馬揚波却氣定神閒地道：「賈才，你出什麼價錢買龍世姪的碧龍珮？」

賈才馬上仰臉道：「六十萬兩銀！」

「賈才，咱們來個價高者得怎樣？」

馬揚波不等賈才有所表示，便接說下去：「老夫出六十五萬兩！」

賈才怒叫一聲：「你！」但隨卽便咬咬牙：「區區出七十萬兩！」

馬揚波揶揄地道：「想不到愛財如命的守奴財，今天這麼大手筆，想來，你如今正感到心如刀割吧！」呵呵一笑，重重地道：「老夫出八十萬兩！」

賈才目中兇光一閃，厲聲道：「馬老兒，你這是與區區過不去。」

馬揚波却擺擺手，正容道：「賈才，千萬別這麼說，你大可以比老夫高的價錢啊！捨不得，是麼？」說完，捉狹地看着賈才。

賈才猛咬牙，從齒縫中吐出幾個字來：「九十萬兩！」

馬揚波想也不想，便接口道：「一百萬兩！」

龍游天在旁看着，又好氣又好笑，馬揚波與賈才競相出價，簡直就當他巳答應放棄那塊碧龍珮，根本不將他放在眼內，這無異是對他的一種侮辱。

他不禁氣往上衝，正想朝兩人憤然大叫，但却被人扯了一下他的手肘，忙扭頭一看，原來是顏玉郎，不知在什麼時候，巳悄然閃到他的身旁，不由警戒地欲閃身挪開一些，以免被其所乘。但他却想不到，顏玉郎要是對他不利，剛才扯他的手肘時，便巳輕易將他制住了。

× × ×

賈才在馬揚波出到一百萬兩時便住了口，一雙兇光暴射的眸子，怒瞪着馬揚波那模樣，恨不得將馬揚波一口吞下肚。

馬揚波却不理會賈才那兇暴的模樣，聳聳肩道：「賈才，你還出不出價？」

不等賈才說話，便哂然道：「瞧你這個樣子，不會忍痛再出價的了！」接轉對龍游天道：「龍世姪，你都聽到了，一百萬兩，你總該滿意了吧？」

顏玉郎急急低聲道：「別猶豫了，賣給他吧！」

馬揚波聽到顏玉郎那樣對龍游天說，不禁瞧了顏玉郎一眼，正欲說話，豈料賈才就在那刹那，悄然向他出手攻擊。

馬揚波馬上便發覺了。

其實，他一直暗中提防着賈才。

他疾忙揮臂掌，接下賈才攻向他頭側的一招，怒笑一聲，道：「賈才，你眞是不成材，出不起價錢，居然含怒出手來偷襲我。」

賈才怒嘿一聲：「馬老兒，區區得不到那塊碧龍珮，你也別妄想！」雙手疾出，指掌兼施，刹那攻出五掌十三指，取的都是馬揚波的要害部位。

馬揚波怒笑一聲：「賈才，憑你還不能阻止得了老夫！」雙掌翻飛，將賈才的攻勢一一化解，接一掌將他逼得跳開了一步。

賈才一張臉更加掛不住，咬牙道：「馬老兒，倒要看一下，你有什麼手段！」身形一晃，便又撲上去。

蓦地，「嗖嗖」連聲，從巷子的兩頭飛掠出數條人影來，將巷子的兩頭堵死，而兩面的牆頭上，也閃現出人影來，才撲上去的賈才一見，急忙煞住身形，抬眼掃視那些紛紛掠現的人。

馬揚波也目光閃閃的，看一下來的到底是什麼人。

「哈哈，老子還以爲龍游天飛上了天，原來就在這裏，總算找到他了！」牆頭上，一個年約四十出頭的黑臉漢子一臉興奮之色，兩道目光緊緊地盯着下面的龍游天！

「黑面神蔣興！」馬揚波脫口一聲。

只聽黑面神蔣興的話，便知道，來的都是武林人——找尋龍游天欲得到碧龍珮的那些武林人。

「好險，要不是咱們及時趕來，便被馬老兒與假秀才捷足先登了！」巷子的左邊那頭站着五名武林人，說話的是當中那個年約五十許的長髯老者。

假秀才一眼看到那長髯老者，衝口而出道：「五柳先生！」

五柳先生乃是五柳莊的莊主，在江北道上，無論黑白兩道，鮮有不賣五柳先生面子的，而五柳先生也隱隱然成爲江北道上的一方之霸。

龍游天乍睹忽然之間出現了這麼多武林人物，自不免有點着慌，後悔自己不該從府衙中溜出來，至陷入這種「走投無路」的境地中，這時，就算他會飛，只怕也脫不了身。

「嗖嗖」聲中，連接有武林人物奔掠而來，龍游天不自禁緊緊地按着胸前藏在衣服內的那塊碧龍珮！

馬揚波的臉色也沉凝起來，惱怒地看了賈才一眼。

——要不是賈才出手，說不定這時他巳將那塊碧龍珮弄到手（龍游天願意賣的話），如今，就算龍游天答應賣給他，只怕那些人也不答應。

他眞恨不得將賈才一掌擊斃。

忽然，龍游天感到一雙手被人抓住，吃驚之下，忙側首瞧看，原來是顏玉郎伸手將他抓住。

他正想揮開顏玉郎的手，顏玉郎巳低

聲急疾地道：「你若想保存那塊碧龍珮，安然脫身的話，等一會便跟着我！」

龍游天不知怎的，居然不由自主地點點頭。

跟着，便聽到牆頭上有人宏聲說道：「各位，碧龍珮只有一塊，那一位有什麼好主意，解決這個頭痛的問題？」

牆頭上那人話才落，那三五一撥一幫的武林人立刻嗡嗡地議論起來。

忽然，首先是在龍游天與顏玉郎站立的脚下「波」地一聲，爆展起一股七彩烟霧來，瞬即將兩人包籠起來，跟着波波連聲，巷子的兩頭及巷內，還有兩邊的牆頭上，接連爆升飛捲起一股股彩烟，那些武林人莫不驚叫怒喝，紛紛掠避，一時之間，亂成一片。

只不過眨眼間，那些彩烟便瀰漫飛捲升騰，形成一個「烟網」將整條小巷籠罩住，甚至連兩邊的牆頭也淹沒了。

只聽彩烟霧中，响起一聲呼叫及打鬥聲，還有受傷的叫聲，根本看不到被烟霧吞沒了的人。

龍游天在彩烟乍爆捲騰瀰佈的刹那，便知道是顏玉郎做的手脚——施放出來的，隨即他便被彩烟籠罩了，什麼也看不到了。

跟着，他便聽到顏玉郎在他的耳邊，疾聲道：「跟我走！」便身不由主地，被顏玉郎拉着，在烟霧中疾奔，但奔出不到一丈，便陡覺被顏玉郎帶得向上騰掠起來，感覺到翻過一面牆頭，然後又向前面奔掠……

× × ×

「你……你是個女孩子！」龍游天喘了幾口氣，第一句話便對坐在身旁四五尺外的顏玉郎說。

這時候，他們已經在城外五里許的一座小土崗頭上。

而龍游天此刻似乎還感受到顏玉郎那隻柔若無骨的手仍抓住他的手般，鼻子中也隱隱嗅到那種如蘭似麝的幽香，憑他在脂粉叢中「打滾」的經驗，他肯定顏玉郎是個女孩子——一個女扮男裝的小子！

顏玉郎似乎料不到，龍游天第一句話便說出這句令他大感尷尬的話來，一時之間，那張玉臉羞紅過耳，垂下頭，恨不得一頭鑽入地下。

龍游天看到顏玉郎那種羞赧難禁的樣子，更加肯定了，他的臉也不由一陣發熱，心頭却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

「你……眞的是一位……姑娘麼？」

龍游天見顏玉郎垂下頭，久久不語，心中不禁有點惴惴然起來。「你不是……生氣吧？」

半晌，才聽顏玉郎嬌怯怯地，聲如蚊蚋般說道：「誰……生氣……啊？」

語聲嬌悅無比，龍游天聽在耳中，心頭一陣舒坦。

聽顏玉郎沒有生氣，他才放下心來，從顏玉郎的改變語聲，無異巳自認是女孩子，他心中自不免一陣驚喜，却沒有一絲褻瀆之念。「你……爲什麼……要女扮男裝？」

又半晌，才聽顏玉郎壓低聲音道：「那是我師父她老人家的主意！」

「你師傅是誰？」龍游天漸漸不再那麼偪促。

「我師傅便是我師傅。」顏玉郎似乎羞赧之態稍減，微微側側螓首，稍揚臉，閃了龍游天一眼。

顏玉郎那一下動作，女兒家之態盡現，嬌美極了。

龍游天瞧得目光一直，但馬上便驚醒過來，說道：「你師傅總有姓名的啊！」

顏玉郎終於抬起頭來，但臉上的羞紅未褪，也不敢正眼瞧一眼龍游天，垂下雙眼，啓唇欲說，驀地，一條人影捷如飛鳥般飛縱上山崗頭，一眼看到龍游天，吐口氣，說道：「龍兄，終於找到你了，你知道麼，你從府衙中溜出來，被那些武林人發覺你的行踪，他們這時候有如一羣盲頭蒼蠅般，到處找尋你！」

龍游天在乍見那人縱掠上來時，不禁臉色驟變，及至看清楚後，一顆心才定下來，大喜道：「司空兄，是你，你怎會找到小弟的！」

司空長衛却疾聲道：「這……以後再說，咱們還是快找個地方藏起來，我朝這邊追尋過來時，巳發覺到有人亦朝這邊追尋下來，還是不要在此再留！」

語聲一頓，目光落在那邊的顏玉郎身上，疾聲道：「龍兄，那位是——？」

龍游天看一眼又垂下頭去的顏玉郎，一時之間，不知怎樣說才是，吶吶了一會，才說道：「他……就是將小弟從馬揚波，還有賈才那一大批武林人的圍堵中，救出來，他叫……他叫……顏玉郎。」

「啊，這麼說來，這位顏兄就是放出烟彈的那位小兄弟了。」司空長衛雖然奇怪龍游天神態有異，說話支支吾吾的，但却沒有看出，顏玉龍是個女孩子。

顏玉郎聽司馬長衛那樣說，不得不抬起頭來，朝司空長衛道：「司空兄……」

司空長衛一眼看到顏玉郎那張羞紅欲滴的玉臉，目光不由一直，心中暗忖：「怎麼這位顏玉郎俊美得叫人心動，而且還有一種只有婦人女子才有的女兒態？」

顏玉郎被司空長衛那麼一望，那裊還說得下去，慌忙垂下頭，幸好龍游天這時朝司空長衛道：「司空兄，既然此處不便再留，咱們還是快走吧。」

司空長衛這才霍然而醒，有點尷尬地收回目光，朝龍游天道：「龍兄……」忽然不說下去，却拿眼瞥了一下仍然羞窘難禁地低着頭的顏玉郎。

龍游天先是怔了一下，繼之才明白了司空長衛的意思。忙道：「司空兄，這位顏——他不但知道我那塊碧龍珮根本不是開啓什麼寶庫的鑰匙，而且，那個消息還是他放出去的……」

「原來就是他？」司空長衛疾說一聲，兩道目光有如兩柄利刀般，直射在顏玉郎的身上。「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啊，龍兄可有問問他，是何居心？」

龍游天急急道：「司空兄，顏……他說是一番好意，……」

忽然，隱隱傳來一陣喝叫聲，令到三人心頭一跳，疾忙往喝聲傳來處望下去，只見遠處正有不少人往這邊奔撲過來，司空長衛疾聲道：「快離開這裏，想不到他們這麼快便找到來。」

「往那裏躲？」龍游天問。

司空長衛一時間也想不出一個好去處，張張口，說不出話來。

「龍游天，司空兄，我帶你們到我師父那裏！」顏玉郎忽然道：「我師傅說，事情是她弄出來，他想不到會這樣，所以，她想盡快化解這件事，以免那些武林人對龍游天糾纏不清……」

「那就快帶咱們去吧？」龍游天巳對顏玉郎沒有絲毫戒心。

司空長衛却遲疑地問道：「龍兄，這位……」

龍游天忙道：「司空兄，放心吧，小弟很想盡快弄清楚這這件事的因由，你不是也很想知道麼？」

司空長衛聽他這麼說，連他也不懼，自己還怕什麼？當下點頭道：「好，那就快走吧，不然，被那些人追到來，纏上了，那就別想脫身了。」

「兩位，請跟我來！」顏玉郎說着，便當先向土崗的左面飛掠下去。

司空長衛一把抓住龍游天，帶着他往下掠去，眨眼間，三人便飛掠下去。……

× × ×

顏玉郎的師傅原來就在一座山脚上一片竹林深處那座叫紫竹庵的庵院內。

不過，却並不是出家人，却是一位年約五十出頭，高雅雍容的老婦。

原來，她們師徒兩人一直借住在這座紫竹庵中。那位老婦見顏玉郎帶了兩個年輕人回來，先打量了顏玉郎與司空長衛一眼，才對顏玉郎道：「玉兒，爲師只聽你帶龍公子回來，怎麼……」

本刊啟事

本刊自一九八二年調整定價後，距今已達四年之久，其間，雖然紙張油墨價格不斷高漲，稿酬、薪金也相繼按年遞增，但我們一直仍然保持原價發售，由於近日核對業務虧蝕過甚，難以支持下去，因擬定於由28年第1期起，略增售價壹元（每冊港幣五元），情非得已，敬希各位讀者體察衷悃，多多見諒！此啓。

武俠世界（周刊）謹啟

顏玉郎忙恭聲道：「師父，那位是司空長衛兄，是龍公子的女朋友。」

那老婦「哦」了一聲，擺手示意顏玉郎不要說下去，轉對司空長衛說道：「司空少俠，老身聽聞過你的大名，聽說你連南宮世家，中州大豪齊中天也敢惹——好膽量，老身最喜歡像你這種敢作敢爲的年輕人！」

司空長衛忙謙道：「前輩謬讚了，晚輩不過是那些人眼中的鼠竊狗偷……」

老婦擺擺手，打斷了司空長衛的說話。「司空少俠，那不過是那些自命正道的老冬烘的偏見，誰知道他們暗地裏幹出來的，不是男盜女娼便是見不得人的事……」

司空長衛聽老婦這麼說，不由對她生出好感來。

龍游天急欲知道那老婦的身份來歷，所以，他急忙道：「前輩，晚輩還未知悉前輩大名怎樣稱呼。」

那老婦看一眼顏玉郎，訝道：「龍公子，玉兒沒有對你說。」

不等龍游天說話，便自管說下去：「老身姓夏，名瑤姬。」

龍游天一聽，頓時「哦」了一聲，頓然省起，那一天顏玉郎與賈才動手時，賈才會問過顏玉郎，夏姬瑤是否就是他的師傅，自己怎麼想不起來。但他却沒有聽聞過夏瑤姬其人其名，不過，他仍然向夏瑤姬抱拳恭身道：「原來是夏前輩。」

司空長衛也抱拳道：「夏前輩的大名，在下久巳聽聞却是今日才得拜識。」

夏瑤姬深有感觸地道：「想起來，老身也有二十年沒有在江湖上走動了，長江後浪推前浪，老身眞的老了。」

「師傅，你一點也不老，」顏玉郎嬌聲道。聲容盡顯女兒態。

司空長衛這才看出顏玉郎是女扮男裝的。

夏瑤姬道：「玉兒，別逗師父開心了，爲師這一次再涉江湖，本欲拜訪一些故人，但大多巳病歿仙遊，就像龍公子的令尊龍老莊主，想不到二十年前一別，今巳欲晤無從，寧不教人唏噓。」

龍游天聽夏瑤姬提及父親，心中也一陣黯然。「夏前輩，聽您這麼說，晚輩先父與前輩……」

「龍公子，令先翁不但與老身頗有交情，說起來，還是老身的大恩人！」夏瑤姬目光一遠，神思黯然地道：「二十年前，老身於泰山脚下，遭遇上豫西八蛟，一言不合，與八蛟動起手來，劇戰二百多招，老身雖然擊殺了八蛟中的五蛟，但終於獨力難支，身上負傷多處，正岌岌可危時，幸得令先翁途經該處，出手相救，與我聯手殲殺三蛟，老身才得以不死……自經一次之後，老身由於傷重的關係，元氣大損，從此便沒有再涉足江湖，但一直將令先翁的救命之恩銘記於心，這一次靜極思動……本來想到貴莊探望令先翁的，那知道……而龍家莊也改易了主人，老身於感慨之餘，却打聽到，龍公子你仍在……」

「師傅她老人家感念龍老莊主昔年援手救命之恩，便助你重振龍家，但又恐龍公子你不肯接受這番好意，於是師傅便想出這個你家傳的碧龍珮乃是開啓什麼寶庫的主意來，引動那些貪財好寶的武林人，

以高價收買你那塊碧龍珮，那便可以不着痕跡地帮忙你得到一筆鉅欵，得以重振家園，因而也不至令到你太羞愧尷尬。」顏玉郎插口侃侃道來。「還有，師傅也想因此而讓你歷一下風險，好教你知道，江湖險惡，世途艱困，從而振作起來，幹出一番作爲。」

略頓一下，有點氣惱地道：「那知道你那麼執拗，一點也不領情！」

夏瑤姬却輕責道：「玉兒，這只怪我們事前一點聲氣也不透露給龍公子知道，老身後來也覺得這個主意有點不妥，所以，才吩咐將龍公子請來，好當面向他解說清楚，以免他因猜疑不透而更增誤會。」

看一眼龍游天，讚道：「龍公子，你雖然在兩年多的時間內，便敗掉偌大的家財田產，但你却能拿着那塊祖傳碧龍珮，寧死不失，單是這一點，便顯出你是一個有骨氣的人，若是換轉是別的人，在這種情形下，不要說是五十萬両銀子，只怕五萬両銀子，也會將那塊碧龍珮買掉了！」

龍游天與司空長衞聽完夏瑤姬師徒的說話後，總算明白了，她們是一番好意，全無歹念，不過那個主意確是有點欠妥。

龍游天不禁心中暗說一聲：「這位夏前輩想出來的好主意眞是令人吃不消。」

司空長衞想到就說：「夏前輩，你雖然出於一番好意，你可想到，有可能會害死龍兄弟麼？」

夏瑤姬自責地道：「司空少俠，老身想出這個主意時，便顧及到，可能會有人爲了得到那塊碧龍珮，因而不擇手段，傷害甚至殺害龍公子，所以，老身與玉兒一直在暗中保護他……但老身想不到，龍公子就是不肯賣那塊碧龍珮，這也是老身始料不及的，不然，他不但可以得到一筆鉅額的銀子，也會平安無事的，但老身更想不到的是，由於龍公子堅執不肯賣掉碧龍珮，因而引出更多意欲得寶的武林人來，終至如蟻附羶，老身無法加以控制，這都是老身孟浪，有欠周詳，才會弄出如今這個局面來的。」

「前輩，您是一番好意，只怪晚輩愚頑，……才會弄成這種亂哄哄的局面。」龍游天想到夏瑤姬這麼做乃是一番好意，而事情已至此，說起上來，自己也有不是（若不是堅決不肯放棄那塊碧龍珮）。「應該咎在晚輩。」

司空長衞却道：「夏前輩，龍兄弟，這時候不是只說自責的話便能將事情擺平下去，必須要想個法子，盡快將這件事情擺平，否則，若是事情發展至不可收拾時，只怕不但龍兄弟保不住那塊碧龍珮，連命也保不住，甚至因此而引發起一場江湖動亂，那就不堪設想了。」

龍游天、顏玉郎一聽不由聳然動容。

夏瑤姬却成竹在胸地掃了三人一眼，說道：「司空少俠，老身已想到一個可以擺平這件事的辦法，所以，老身才會着玉兒去請龍公子來的，如今再加上你，相信不難將事情擺平。」

「師傅，到底是什麼辦法，快說啊！」顏玉郎這時已盡露女兒之態，男裝女態，倍顯嬌憨。

夏瑤姬看了龍游天一眼，吁口氣，說道：「惟今之計，那就是老身與龍公子親自現身向那些武林同道解說清楚，那個消息根本就是老身放出去的，根本就沒有什麼寶庫，那塊碧龍珮也不是開啓什麼寶庫的鑰匙，並請龍公子將族譜上，記述的有關那塊碧龍珮的出處當衆朗讀出來，相信那些武林同道在這種情形下，不會不相信，而憑老身昔年在江湖上武林中的身份地位，那些武林同道也不會不相信老身的說話！」

「前輩這個辦法確是目前唯一最好的辦法，」司空長衞道：「晚輩到時也可以從旁佐證，相信那些武林同道，不會不相信。」

「前輩，司空兄，要是那些武林同道仍不相信，晚輩便當衆將那塊碧龍珮砸碎，相信他們就算不相信也該罷手了吧？」

「龍兄弟，你不可——」司空長衞變色疾聲道。

龍游天朝司空長衞笑笑道：「司空兄，你放心，小弟已想通了，碧龍珮雖然是寒家祖傳之物，但畢竟乃是身外物，再貴重，也不及人命，小弟既然賤視錢財，不受其覊絆，何獨厚愛於那塊碧龍珮，少了它，豈不是更無牽掛麼……小弟這時眞後悔那日馬揚波出價六十萬両銀子，沒有將碧龍珮賣給他，那不但省却一身麻煩，也可以拿那些錢逍遙快活一番，更可以做些有益的事。」

司空長衞聽他那樣說，目中異光連閃，激聲道：「龍兄弟，難得你這麼豁達洒脫，簡直已達『禪』的境界！」

「龍公子，要是老身早聽你說這番話，就不會生出暗助你重振家聲的念頭，也就不會攪出這件事情來了。」夏瑤姬道：「龍公子，你將來終非池中物！」

顏玉郎雖然沒有說話，却一直偷偷地看着龍游天，眼中情意隱現。

「前輩，既然這麼決定了，那就越快向那些武林同道解說清楚越好。」司空長衞道。

「好！」夏瑤姬道：「老身這就親自去找他們說一聲，約定他們明日正午時，在城南外那座講經台上相會，解說清楚。」離座起身，向庵外走去。

「前輩，在下陪您走一趟。」司空長衞緊跟上去說。

夏瑤姬也不推辭。「那就有勞少俠陪老身走一趟了。」

顏玉郎看一眼龍游天道：「師傅！」

夏瑤姬止步回身道：「玉兒，你就陪龍公子在庵內坐一會吧。」

接轉對龍游天道：「龍公子，老身差點忘了告訴你，玉兒不叫玉郎，那是他女扮男裝胡謅的，她其實叫玉雲！」

「師傅，你——」顏玉雲嬌呼一聲，跺跺脚，却偷瞥了龍游天一眼。

恰好龍游天也正好瞧她，兩人目光相觸，刹時像電殛般慌不迭各自移開目光，一個嬌臉飛紅，一個俊面發臊，引得夏瑤姬與司空長衞不由笑了起來。

兩人更加臊得想找個地洞鑽下去。

「玉兒，好好地陪着龍公子。」夏瑤姬拋下這句話人已與司空長衞走出庵外。

半晌，龍游天與顏玉郎才敢抬起頭來，互相看了一眼，這一次，四道目光却緊緊地互接上。

（完）

神弓霸王

・本文承自第32頁・

梅巧蓴並不愚蠢，一看之下，已明白這是怎麽一回事。

她明白，楚雪衣也看出了端倪。

「梅護法，妳不是我的對手！」楚雪衣直言相告。

他說的是事實，並非誇大自己之辭。

梅巧蓴何嘗不是心中有數？但她除了苦苦相拚之外，已別無其他選擇餘地。

她只能咬緊牙關苦戰，她希望金獨夫終於會出手相助。

但金獨夫却連瞧也不瞧她一眼，更沒有調撥座下高手加以援助。

軒轅榮在以寡敵衆之下，形勢已漸漸變得不妙，何況金獨夫還沒有出手！

論武功，軒轅榮決不在金獨夫之下，但金獨夫麾下殺手如雲，而且全是功夫一流的精銳人馬。

軒轅榮若再苦戰下去，必敗無疑。

他自身難保，已無餘力可以帮助水青蓮和齊展。

金獨夫哈哈一笑，也不再理會軒轅榮，更不瞧梅巧蓴一眼，忽然向齊展撲了過去。

「拿刀來！饒你一死！」金獨夫胸有成竹地喝叫。

齊展冷笑，水青蓮又一劍擋在他面前，喝道：「要刀，先問在下的劍！」

金獨夫狂笑：「殺你何難！」

骷髏鐵杖隨即揮出。

骷髏鐵杖有如鋪天捲地一般，連環攻擊水青蓮。

「殺！殺！殺！」金獨夫每攻一招，就厲聲叫出一個「殺」字。

他心中唯一的意念就是殺！

先殺水青蓮，再計齊展，然後奪刀！

水青蓮却不畏懼，他是學劍的高手，雖然身在險象環生之中，亦絕不會亂了方寸。

江南水公子，終究不是浪得虛名的，再加上大漠飛鷹，兩人的戰鬥能力决不會差。

但金獨夫仍有援手。

又有五個殺手圍了上來，倒是「烏騰山六鬼」死的死，還沒有死的此際已不知溜到什麽地方去。

這裏似已成爲金獨夫的天下！

水青蓮、齊展、甚至連霸王神弓軒轅榮，都已陷入了險境。

金獨夫不由得意地笑了。

但驀地，忽然是一隻纖瘦的手向他後腦抓至。

金獨夫一凜，急急抽身變招避，先避開了這一爪再說。

他不用回頭去看，已知道這人是誰，不由怒聲喝道：「梅巧蓴，妳瘋了？」

× × ×

梅巧蓴沒有瘋，但看來眞的好像個瘋癲的女人。

她臉上充滿着憤怒神情，她瘋狂地向金獨夫攻擊，每一招都是全力施爲，毫不留手。

「你要我死在楚雪衣手裏，楚雪衣偏不讓你如願以償！」梅巧蓴怒罵。

「梅護法，妳別中了敵人的奸計。」金獨夫見形勢逆轉，語氣和態度也立刻改變。

但梅巧蓴已看穿了他的一切。

「你要獨佔全功，更要讓我死在荊州，此後銀河、金星兩系，全都歸你統轄，是也不是？」

「不！梅護法切莫誤會……」

「誤會？哈哈，就當是一場誤會好了！」梅巧蓴不顧一切繼續向金獨夫狂襲。

這是她的選擇。

她寧願這樣，也不願意死在楚雪衣的劍下！

× × ×

金獨夫奪刀美夢成空。

梅巧蓴武功並不比他更高，但這一次却是盛怒出手，簡直有如喪失了理智。

最危險的就是這種人。

對別人危險 對她自己也同樣危險，就像是一團無法可以控制的烈火。

金獨夫怎樣也想不到，這團烈火會燒向自己這一邊來。

他錯了，錯得無以復加。

這時候，他亟欲妥協，但梅巧蓴根本就不聽他的任何說話。

終於，兩人激戰了一百二十五招。

最後銀河護法與金星護法互中一招。

都是致命的一招。

金獨夫咽喉被撕裂。

梅巧蓴頭頂中了一杖，也同樣活不下去……

× × ×

荊州大會已散，最惹人談論的一戰，就是金、梅互相火併之役。

官道上，一輛馬車緩緩望南而行。

楚雪衣躺臥在車廂裏，不斷的微笑。

軒轅榮在他身邊，向蓉也在他身邊。

向蓉問他：「爲什麽笑？」

楚雪衣又笑了笑，說道：「血雲教遭遇到這一次失敗，妳若是教主知道此事，將會怎樣？」

向蓉眨眨眼：「當然是笑不出來。」

「不錯，血雲教主既笑不出來，我是不是應該代爲一笑。」

「笑也可以由別人來代替嗎？」

「有時可以，有時候不可以。」

「嗯，我想知道一個秘密，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妳想知道那柄刀的秘密？」

「楚大哥，你眞聰明。」

「秘密藏在刀柄裏，刀柄是空心的，裏面有一張地圖，只要有這張地圖，齊展和水青蓮就可以找到天龍金簫，明白了沒有？」

向蓉點點頭，恍然大悟。

軒轅榮却在搖頭：「我不明白。」

楚雪衣笑道：「你不明白什麽？」

軒轅榮道：「俺不明白，車廂裏有不少美酒，你爲什麽直到現在，還不肯陪俺喝？」

楚雪衣大笑，然後在笑聲中捧起了一個酒罎子仰喝。

軒轅榮也在大笑，道：「果然是好酒量，果然是好朋友！」

（本段完）

奇情短篇

朋友之義

刀戈·譯

麥漢中了槍，彈頭在他的腹下部。他在一部偷來的「福特」尾廂上不斷的痛苦呻吟。「我裏面的腸臟快要跌出來了……跌出來了，老天爺啊……」

古德駕着車，拚命的在夜街上飛馳。稚氣的臉孔上面，皺眉蹙額，眼珠兒溜溜轉，沒有停過一會，他在前面的街道上橫衝直撞，有時剷上行人道，有時闖進小巷裏，從尖銳的驚駭中所產生的堅定的意志，使他們都不時望着倒後鏡裏從後追上來的車頭燈。「住聲吧。」他緊張地說。「麥漢，我叫你住聲啊！」

「我痛得要命啊……噢，上帝，我痛……那畜生……」

「不要吵啊，讓我想想辦法嘛。你吵得這麽厲害，叫我怎動腦筋呢？」

「但我痛……。」

「我知道了。但我們不能老是坐在車子上面的。這樣我們只會給他們抓住，一定會給他們抓住的！那傢伙已經死了。我們無論到什麽地方去求助，他們只消望你一眼，便知道我們跟那傢伙一定有關係，這麽一來，我們是死定了。」古德的喉嚨已經乾涸，他的腔調聽在麥漢的耳朵裏變得又粗暴　又蠻橫。

麥漢只好據理力爭似的說：「你說得不錯　但是，古德，我的腸臟已經跌出來了。我不是騙你的，現在我只是把它用手捧着罷了。你快想想辦法吧。」

「我知道了……」古德說　但在他的心裏　仍舊是在怪責着他嘮嘛的　至於他的心靈深處　則在詛咒着他的這位朋友，剛才太沉不住氣了。不錯，最初他也非常憤恨汽油站的那個老頭子，爲什麽收藏着一把古老的手槍。但是　經過了一個鐘頭的逃亡駕駛之後，耳朵裏面，就只聽到麥漢的痛苦呻吟　他的憤恨便全部落在倒霉的麥漢身上了。他知道這樣去理解他是錯誤的，但他現在是那麽的害怕。這是一股巨大的心理壓力，而在這股壓力之下，他粉碎了。「我們怎麽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的？」他彷彿聽到自己在這樣的搶地呼天。

「我們爲什麽要做這種事情？」

「如果他不扳動那把手槍，我們便大功告成了。」麥漢痛苦地說：「那一大車的鈔票已經在我的手上，那裏有不少錢的，大大的一車……我不應該老瞧着那車鈔票的……我應該監視着他　但我想不到他會這般勇敢，竟然視死如歸。這老畜生，我恨透他了，」他突然的嘶一口氣。「你見過這麽大口徑的槍嗎？老天爺啊，它發射出來的簡直像一枚炮彈，我就去給一枚炮彈擊中了的吧。」他開始喘息，話語在咯着血的咳嗆中破碎了。

「住咀！」古德又是一聲吼叫。「不要老說個不停吧！」他再次抬起眼睛瞧了瞧望後鏡裏面他的朋友的臉孔。麥漢張開咀巴也正在瞧着那面鏡子。

「古德，我不想死！」他喃喃地說，彷彿一股突如其來的恐怖驀地暗集在他的腦袋裏。「唉……」這是一句叫人聽了心情沉重的嘆息。「唉，古德　我今年不過二十歲罷了，朋友，我不想死……」

「你不會死的。」

「我會，我知道我會死的，那一槍已經把我推向鬼門關……」

「如果你繼續嘮叨下去，那你就會因饒舌而氣絕身亡的了。」

「朋友，你無論如何也要救救我呀。你會救我的，是不是？我們自小便認識的了。我從來也沒有過一個比你更好的朋友了。過去我也帮過你忙。現在我要你帮我忙了。」

「要是你没有把他殺死，我一定會盡力帮忙你的。」

「我不是存心這樣的。他朝我撲過來，我的拳頭便直覺地打出去了。如果他不是企圖開槍的話，如果他不開槍、我也斷斷不會這樣做的。那老畜生……」劇烈的咳嗆把他的說話打斷了，然後，他突然狂亂地叫起來。「哎呀，媽媽啊！我的腸臟眞的跌出來了……」

「住咀！」古德叫着說。

「痛死我了……哎呀，朋友……」

「麥漢，你說啊，我應該怎辦呢？噢，我應該怎辦呢？耶和華，你就不能給我一個啓示嗎？」

汽油計的指針已經一路下降了。古德瞪視着那汽油計，另一股重以噸計的壓力似乎壓在他的腦殼上面。現在，他的腦袋裏面，一丁點的思想也沒有，只顧盲目地駕着車。但是，只一會兒，他的全部注意力却突然集中在「殺人者死」的那條法律上面，這是一條千古不易的法律。他不覺暗地飲泣起來，再加上了那份可怕的損失感，彷彿他的全部所有都給人搶走了一樣：例如他的青春啦，他的歡樂啦，他的自由啦，所有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一一給人搶走了，當他想到這一切都將要化爲烏有時，淚水便泛濫起來也，於是他那雙把着駕駛盤的手　便好像跟他的軀體脫離了似的，不大受到控制，不過事實並非如此，只是他的掌心給冒出的汗濕透了而已。

現在，街上兩邊的路燈已經越來越疏落，於是他乍然的醒覺到他所駕駛着的「福特」已經離開了鬧市，正朝着鄉郊進發了。他不覺暗自慶幸地點點頭，隨即踏低油門，瞪着眼睛在瞧着車頭燈把前面的

黑暗戳破。

「噢，朋友，你會記住我們這次怎樣坐以待斃嗎？」麥漢的聲音又飄到他的耳邊了，腔調雖然還帶着濃厚的悲傷，但却是異樣的穩定。「朋友，我們實在應該安份守己的。但現在我們却是兩名該死的匪徒！眞可憐！我們應該老早便知道法網難逃。如果沒有做出這樣的事情，現在我們仍舊坐在酒吧裏，喝着酒，跟凱蒂或者其他的婊子親熱，逍遙自在，風流快活……古德，我們實在應該安份守己的。」

「不幹也幹了！」古德急促地說。「還囉嘛作甚！我們不會有事的。沒人見到我們，也不會有綫索……」

「有，有綫索的。那綫索就在我的肚子裏，那枚該死的炮彈……」

古德嚥了一口口水。「你說有便有就是……」

「朋友，我很害怕……我的胆子現在就像小孩子的一樣，我害怕得很。」

「麥漢，我們一定可以逃脫的。只要你停止再發牢騷，否則我也要瘋狂了。」尾廂的那裏不規律的移動聲，又敲擊着他的耳鼓了，由於車廂外邊的寂靜，所以特別覺得刺耳。這時，圓月已經到了中天，前面的樹木和那片遼闊的草原，都像塗上了一層銀灰色。古德點着一支烟捲，貪婪地大力吸吸起來。

「朋友，也給我一支吧。」麥漢請求地說。

「這對你沒有好處的，只會使你咳嗆起來。」

「不會的，你順順我的意思吧。」

古德只好給他了。但不消一會，麥漢已經輾轉着身子咳嗆起來，古德給氣得緊握着駕駛盤。

過了一會，麥漢驀地若有所悟地說：「如果我沒有受傷的話，現在我們就是逍遙法外了。朋友，我很抱歉連累了你，你不會把我遺棄的，是不是？」

一陣寒冷的感覺把古德籠罩着。「你老是想着這種事情幹嗎？」

「現在我腦袋裏就是在想着各種各樣的事情。我知道我快完了……」

「你不會死的。」

「如果我死了，對你是有好處的。要是我眞的死了，那你便可以變回身家清白。現在，我簡直就是你背上的一個毒瘤，你道是不是呢？」

古德把烟蒂扔出窗外。「別再說這種話吧，」古德漫不經意地輕聲說。不過，話雖如此，但剛才麥漢所說的那些話，已經緊緊地抓住他的心靈了。他抬起頭來瞧瞧望後鏡裏面麥漢的臉孔，那雙眼睛是緊閉着的，一臉痛苦的皺紋，在古德的心靈深處，終於响起一句這樣的細語了：「你死就是再好不過的了。」

「不！」他不覺又迸出這一句。麥漢是他的朋友。不應該這樣想的，他在怪責着自己，絕不該這樣想的。

奈何那句細語已經在他的心坎裏滋長起來，並且牢牢地纏繞住他的意識，無法把它驅走了，因爲它一路在進侵着那本來已經給一個可怕而又非常牢固的想法所佔據了的空間。在剛才的那段時間裏面，他一直就在想着死刑用的那張電椅。

我也不想死的！這次是他自己的靈魂叫出來的呼聲了，這也是從痛苦中叫出來的　跟他的那個肚皮破了的朋友叫出來的一樣的眞實。那末我應該怎樣做呢？怎樣做呢？

這時已經是凌晨二時過外了，在皎潔的月色下面，公路和附近一帶都是一片荒凉，儼似一個死亡的世界，古德忽然又有了一個奇想，如果這眞的是個死亡的世界的話，那麽他們的任何麻煩也告終結了。他不覺牢牢地抓住這份想法，逐漸的在這份想像中酩酊了。

麥漢靜靜地橫臥在尾廂的座位上。他的臉孔除掉嘴角瘀黑的血漬之外，就是一片可怕的蒼白。他的唇片在噏動着，眼睛直瞪，他已經瀕臨死亡的邊緣了。就在這個時候，駕駛盤後面的古德，却忽然有了一個決定。

望後鏡裏面的兩道車頭燈的光綫，折射出來，叫他的眼睛有一陣子的昏眩，這不但使他從迷惘中回到現實裏，還差點兒使他叫了起來，他們怎麽會突然追上來的？他的心臟立即猛烈地衝擊着他的肋骨，於是他的手便本能地往旁邊的座位上摸索麥漢的那支點三八手槍。追上來的一定是警方的人馬了！噢，老天爺啊！他緊緊地握住那支手槍，心裏便又响起了那句話：我還不想死！

但那部車子却「颼」的打從他的福特旁邊駛過，車上滿是在笑謔着的小夥子；那部車子越過之後，便一路駛上那條又直又闊的公路。他目送着它消失了，這才輕鬆地舒出一口氣。

他發現前面有一條支路，於是連忙把福特駛進去。這條路子是崎嶇不平的，兩旁古木參天，像兩堵牆壁似的把路面遮蔭着。他緊握着駕駛盤，踩盡油門。車子頻頻的顛簸起來，把尾廂的麥漢也弄醒了。於是他又大聲的叫了起來，不停的呼喚上帝打救，鮮血從他的咀巴裏湧出來。

古德見不到望後鏡裏有車頭燈出現，同時，他突然發覺到前面已經沒有了路子。現在，他的福特只不過是在細碎的亂石上面駛着而已，而在前面不遠的地方，已經給一大堆的亂叢棵子堵塞着，無路可通。這時候，麥漢的叫聲更加凄厲了，活像臨盆的女人那般在叫着。

去你的吧，你這嘮叨的傢伙！

於是他一脚把車剎住，離開那堆亂叢棵子不足一尺。

然後，除掉麥漢的痛不欲生的呻吟之外，那裏就是一片死寂。古德附伏在汗濕了的駕駛盤上　思前想後　也不覺像孩子般嚶嚶抽泣起來。

當他挺起身子時，麥漢已經靜住了，他忙轉身望進尾廂的黑暗裏。「麥漢！」他戰戰兢兢的叫了一聲，然後伸手過去摸摸那具蜷縮的軀體，觸手却是冰冷的。「麥漢？」他再叫一聲　然後一股傷感便從心頭上面湧起來，在替他的朋友傷心。麥漢已經死了，他的生命和笑聲都永遠地結束了。「噢，麥漢，我對不起你，麥。」

但麥漢却微微的挪動了一下，喃喃地說：「……凱蒂你這母狗，我無法再跟你做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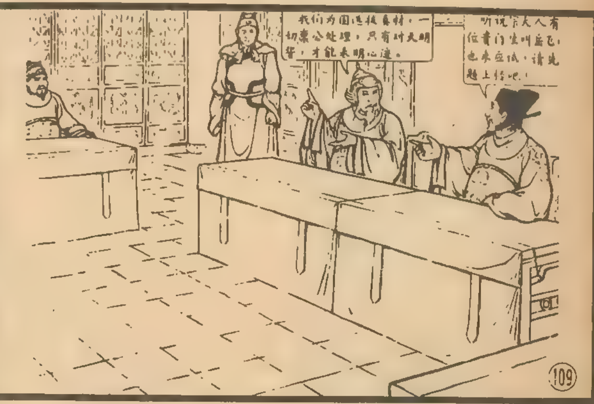
（以下轉入一二九頁）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二

徐玉珊・編繪

槍挑小梁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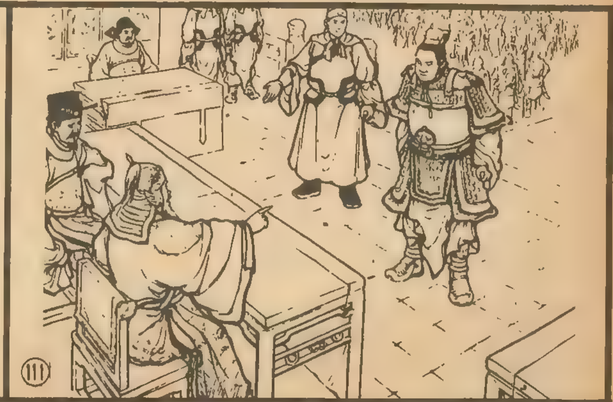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109　張邦昌因爲收了柴桂的禮物，故意提起岳飛，想探宗澤口氣。宗澤爲人正直，認爲爲國選材，應秉公處理，就叫安排香案，要張邦昌等和他一起對天盟誓。



110　張邦昌見宗澤義正辭嚴，心裏暗恨，表面上只得裝作情願，隨三位主考在神前宣誓。



111　歸座後，主考點名。宗澤點到柴桂，命旗牌喚他上廳。宗澤問他爲什麼不在南寧坐鎮，却來奪取狀元？柴桂心懷鬼胎，一時回答不出。



112　張邦昌見宗澤盤問柴桂，以爲宗澤是有意爲難，一時間想不出主意，便把岳飛叫上來泄憤。哪知邪不侵正，反被岳飛說得閉口無言。



113　張邦昌知道柴桂文字好，就命兩人先考文字：岳飛使槍作槍論，柴桂使刀作刀論。柴桂心裏發慌，下笔出頭，把個刀字寫成力字，十分着急。



114　岳飛寫完"槍論"，不慌不忙上來交卷。柴桂也交了。張邦昌拿起岳飛的卷子來看，不由得暗暗吃驚，他沒有料到岳飛的文笔比自己還好。

115　但張邦昌爲了抬高柴桂，就不顧岳飛眞才，故意把卷子往下一扔，大聲呵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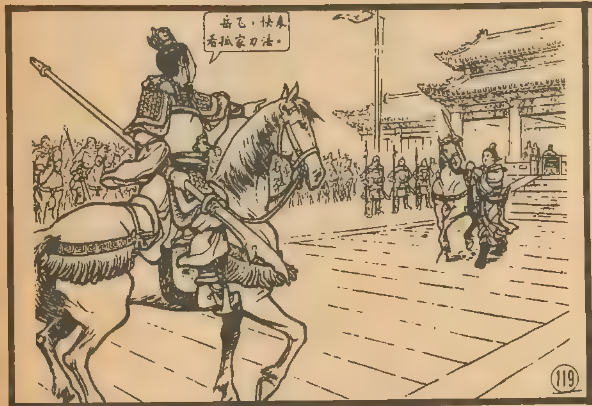
116　宗澤在旁，忍耐不住，叫取卷子來看。左右的人怕張邦昌惱怒，不敢去拾。岳飛親自拾起來送到宗澤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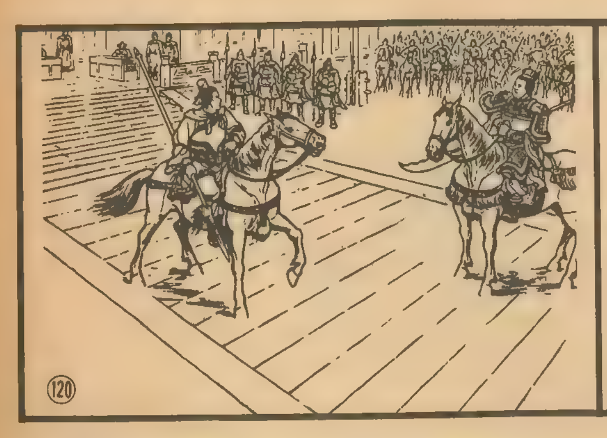
117　宗澤細看岳飛的卷子，不單理論精确，而且辭句也見工力，心想奸賊如此輕才重利，眞是違法亂紀。他借向岳飛講話的機會，諷刺張邦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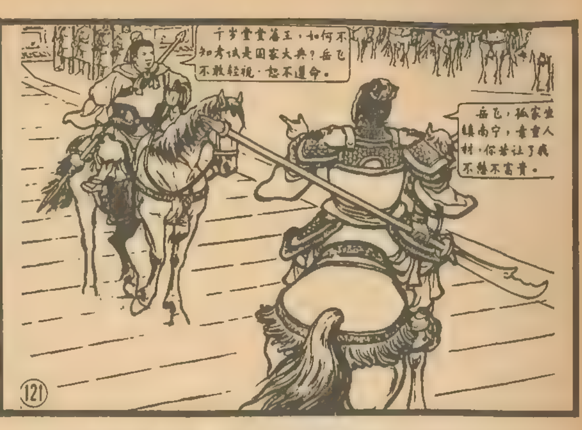
118　張邦昌明知宗澤罵他，心裏生氣，但又不便發作，便命岳飛和柴桂比武，打算等岳飛勝不過柴桂時，再給他難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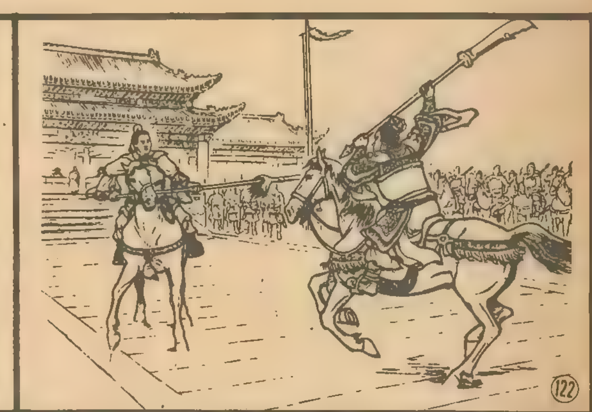
119　柴桂尋思：岳飛想是不知我的權位，不如先說動他，叫他讓我，若不從時再殺他，不怕他要我抵命。柴桂整鞍上馬，手提金背大砍刀，先到校場站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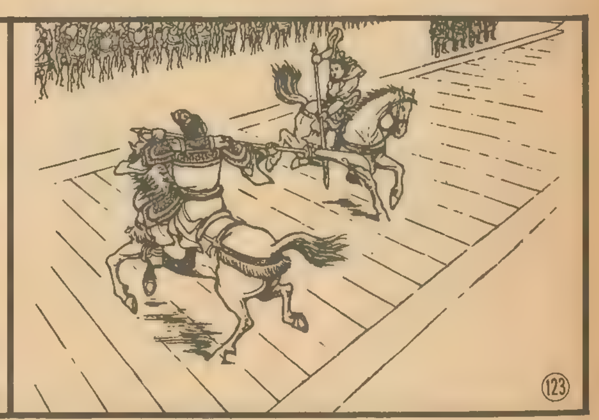
120　岳飛也在尋思：他是藩王，勝了也難討好。岳飛心情有些不定。勉强上馬提槍走到場中。旁邊的人以爲岳飛怯陣，都暗中替他捏一把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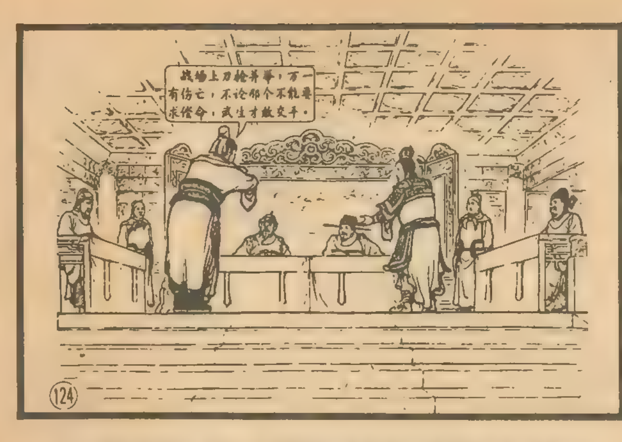
121 到了場中央，梁王低聲勸岳飛詐敗讓他，並許事成以後，重重賞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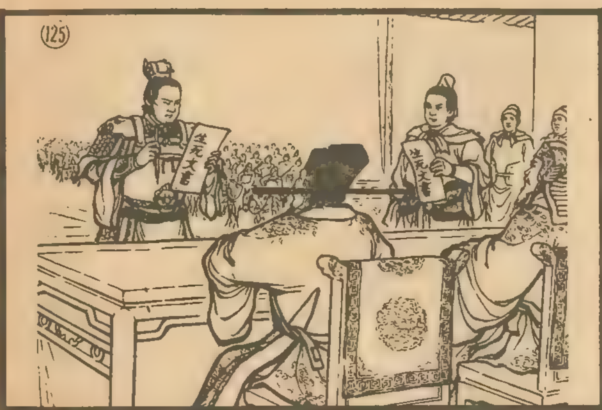
122 柴桂見岳飛不答應，罵聲狗才照刀，揮刀就砍。



123 岳飛用槍格過，柴桂又一刀攔腰砍來。岳飛使個鷂子大翻身招數架住，接着東來東架，西來西擋，柴桂用盡平生本事，只傷不着岳飛絲毫。



124 柴桂想出一計，走到張邦昌面前假說岳飛武藝平常，不配同他比對。岳飛說要立下生死文書，才敢認眞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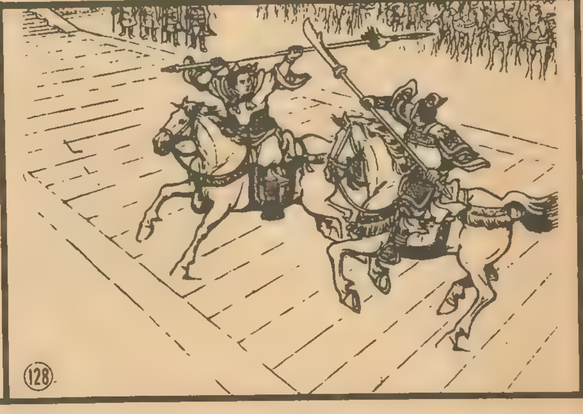
125 張邦昌暗想岳飛天胆也不敢傷害梁王，狀元還是梁王的，因此極力主張梁王立生死文書。柴桂無可奈何，只得畫了花押，和岳飛交換，把文書交張邦昌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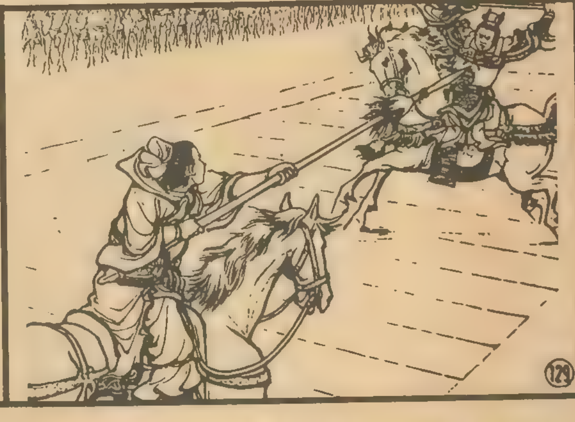
126 岳飛也寫了生死文書，却將換來的梁王文書交給湯懷，又悄悄囑咐湯懷注意柴桂家人打幫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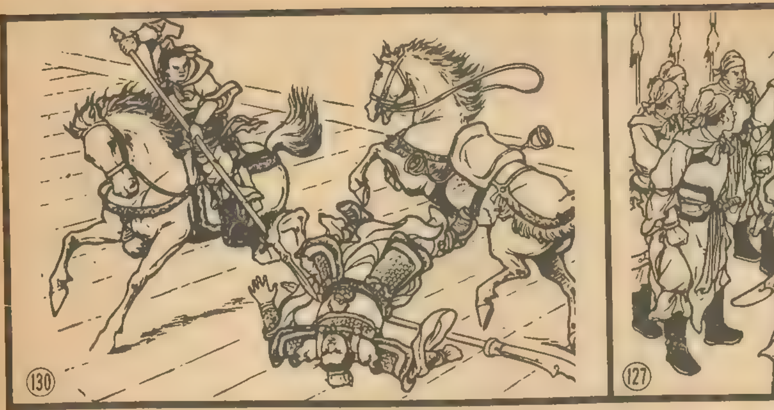
127 果然柴桂也到他的帳房裏，吩咐家將們如見岳飛贏了，不要放他走，大家用亂刀砍死他，朝中自有張太師作主。



128 兩人來到場中，柴桂又威脅岳飛讓他。岳飛不肯，兩人登時動起手來。最初岳飛只是招架，柴桂以為他不回手是胆怯，就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只管亂砍。



129 砍得岳飛性起，舉槍向柴桂心窩刺來。柴桂見來得厲害，把身一偏沒有躲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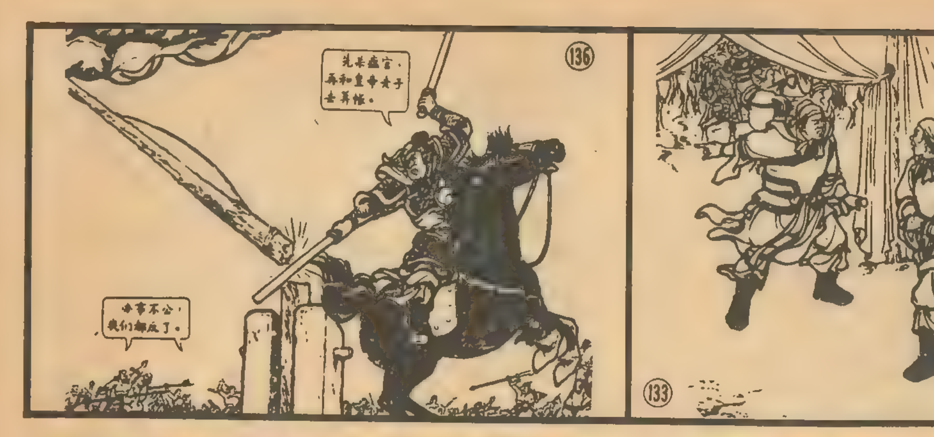
130 柴桂被挑下馬來，喪了性命。



131 全場舉子和旁觀的人齊聲喝起采來，却急壞了左右巡官。他們叫護衛守住岳飛，不要放他走。岳飛神色不變，下馬把槍插在地上，等候裁判。



132 巡場官報告：小梁王被岳飛刺死。宗澤聽了不語，張邦昌却叫快綁岳飛。刀斧手立即綁岳飛到廳前。



133　柴桂的家將們聽到主人被刺死，各持兵器就要奔出帳房與柴桂報仇。

134　湯懷、牛皋等早有準備，一枝槍、一對鐧逼住了他們。張顯又用鉤連槍一扯，一座帳房早扯掉半邊。

135　張邦昌一心要替柴桂報仇，不顧立有生死文書，傳令斬岳飛，被宗澤大聲喝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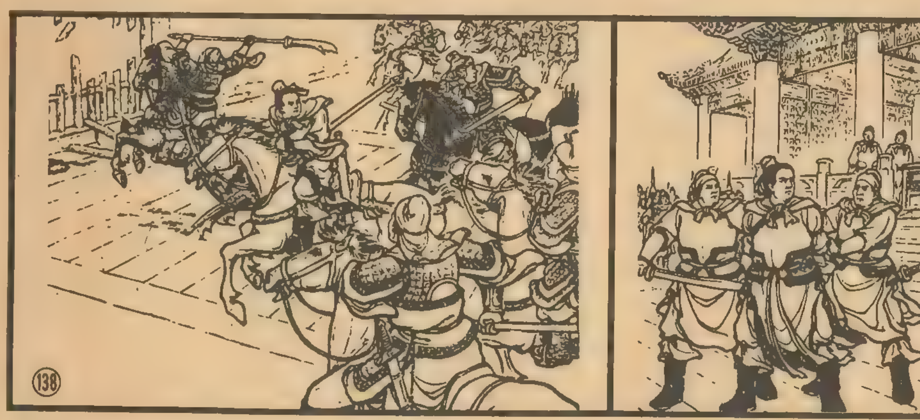
136　牛皋聽得明白，再也忍不住，大叫一聲，雙鐧一擺，就向中央大旗杆打去，頓時轟的一聲，大旗倒了下來。衆舉子見事不公，也跟着喊起來，嚇得張邦昌手足無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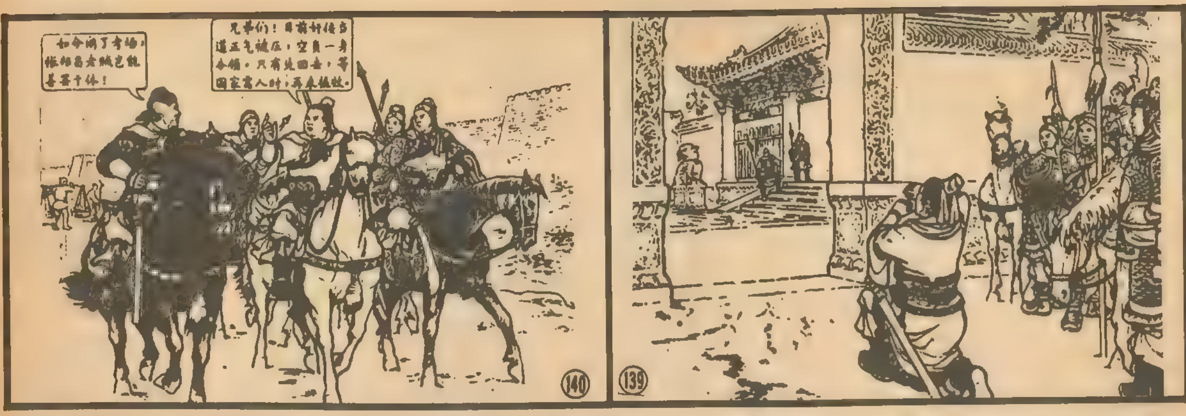


137　張邦昌哪裏見過這樣的場面，嚇得求宗澤想辦法。宗澤提出先放岳飛，解決眼前困難要緊。





138　張邦昌無法，只得放了岳飛。岳飛得了性命，也不上去叩謝，拿了兵器上馬就走。王貴砍開校場門，五人一齊衝出。場裏的舉子見考場大亂，都一哄而散。



139　岳飛逃出校場，想起宗澤救命之恩，跑到留守衙門前，下馬望着轅門大哭一場，拜了四拜。

140　大家匆忙回到旅店，收拾行李，立刻回了湯陰。
（本段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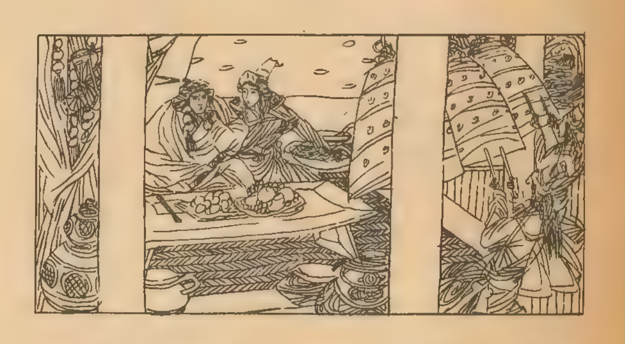
民間歷史故事

蕭太后斬駙馬

蘇力山・編繪



1　楊老令公的第四子延輝，金沙灘兵敗被擄至遼，他隱姓埋名，改名木易。遼主蕭太后見木易才貌雙重，武藝超羣，便破格招爲駙馬。



2　木易被迫成親後，發覺鐵鏡公主深明大義，主張平息干戈，宋遼和睦相處，因而夫妻感情甚深，但他始終沒敢把自己的身世告訴她。他享盡榮華富貴，可是怎甘心離鄉背井，老死異鄉呢？



3　十五年後，四郞得知六弟和母親率兵北征，愈加勾起思鄉之情，只是關隘重重，難與母親相見。憂思鬱結，不禁長吁短嘆起來。



4　鐵鏡公主見駙馬滿面愁容，便百般勸慰，說："駙馬有何爲難之事，但說不妨！天大的事有我代你承担！"



5　四郞頗爲感動，便將心事和盤托出，懇請公主成全，讓他母子、兄弟見面。公主呵呵大笑，還以爲駙馬是和她說着玩的呢！



6　公主終於弄清楚這全是實話，驚愕之餘，慨然答應盜出金鈚令箭，但要四郞天明之前一定回宮交回令箭，以免泄漏消息。四郞對天盟誓，表示一定如期歸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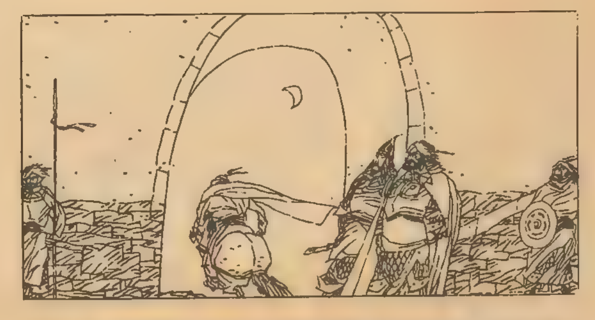
7　公主隨即抱着孩子去向太后請安。令箭由蕭太后親自保管，公主無從下手，她便用力將嬌兒捏了一把，孩子頓時號啕大哭起來，公主便假說孩兒要玩令箭。



8　蕭太后見皇孫啼哭不止，便嗔怪道："令箭怎能隨便玩呢？要斬首的啊！"可她又心疼小孫孫，"好，就拿去玩一陣，但此令箭至關重要，五鼓天明時一定得拿回來！"



9　公主喜孜孜地將令箭交給駙馬，叮囑他早去早回，萬勿遲延，以免爲母后發覺，禍及她們母子。



10　駐守雁門關的兩位國舅驗看了金鈚令箭，雖然滿腹狐疑，但也只得放駙馬出關。



11　四郞連夜來到宋營，被六郞之子楊宗保當作奸細捉住，綁送父帥處置。六郞認出是四哥，急忙親自解開繩索，互訴離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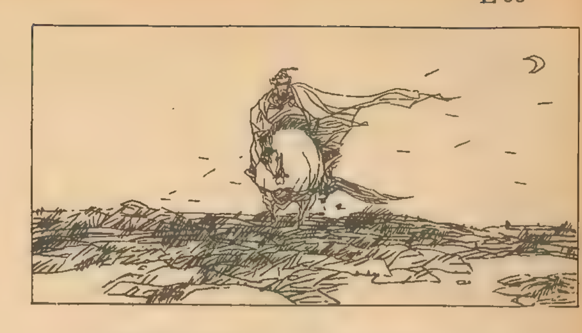
12　佘太君聞訊而出，四郞哭拜于地，母子重逢，恍若隔世。佘太君悲喜交集，欷歔不已，感嘆道："想不到此次北征，竟成了母子交鋒、兄弟爭戰！"



13　八姐、九妹領四郞去見已十五年不上妝台的四嫂。夫妻相會，相對涕泣，柔腸寸斷。



14　轉眼已是夜半時分，四郞眞是難捨難分，無奈，只得硬着心腸撇下妻子大踏步出塞而去。



15　四郎飛馬往回趕，一路上牽腸掛肚，思緒萬千，他只願早日化干戈爲玉帛……不想竟將令箭失落了。



16　四郎夤夜回到雁門關，被二位國舅揪下馬來，押送蕭太后處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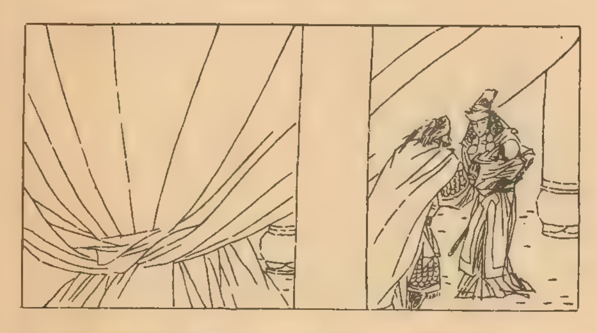
17　經過審問，楊延輝只得供出實情。蕭太后頓時大怒，喝令刀斧手將駙馬推出銀安殿斬首。公主聞變，慌忙抱了孩兒上殿求情。



18　公主嗔怪太后錯配了婚姻，鑄下大錯，盛怒的太后全然不爲所動，反而說斬了木易，再爲公主另選駙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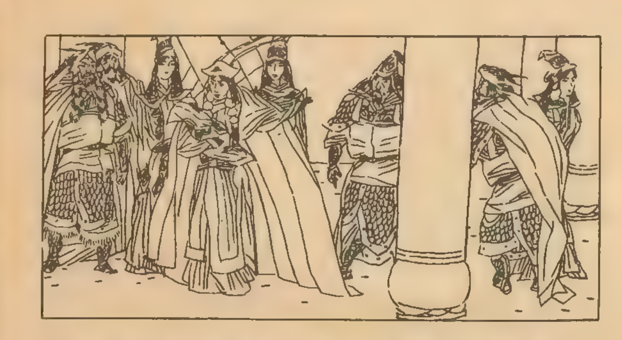
19　二國舅見狀，也出班講情，太后連聲呵斥，要將他二人也一同問斬。



20　大國舅噤若寒蟬，不敢多言，二國舅則心生一計，對公主附耳低語了幾聲。



21　公主會意，又將孩兒狠狠擰了一把，接着就把這哇哇大哭的孩兒扔給蕭太后，抽出寶劍假裝要抹脖子尋死。



22　蕭太后心疼小外孫，忙道："慢着！我赦啦！"



23　太后餘怒未消，依然板着臉孔，公主便又撒嬌又賠禮，終於把太后逗樂了。她長嘆道："想不到宋遼主帥竟是親家，眞是不打不成相識！"



24　夫妻雙雙連忙叩謝太后不殺之恩。蕭太后突然命鐵鏡公主爲使前去宋營，要守軍三天內退兵，如果敗事，定不輕饒。公主面有難色，太后竟拂袖退了朝。



25　鐵鏡公主無奈，只得抱着孩子，出使宋營。楊延輝叮嚀再三，含淚而別。



26　佘太后接見了公主，拆開書信，當即答應退兵，並款待了鐵鏡公主母子。原來，蕭太后的信乃是一封主張議和的信，並願以鐵鏡公主母子作爲人質。鐵鏡公主虛驚了一場這才定下心來。



27　公事已畢，公主又向佘太君敘了家禮，和平安寧的前景使她們都滿面春風了，北國的嚴寒已開始解凍，大地即將回春……

一字之差与三百万字巨著



1　我國近代著名學者朱起風先生，二十二歲時，就在海寧安瀾書院担任主講，教學生讀書作文。



2　有一次，朱先生見一份課卷中有"首施兩端"一語，懷疑是學生笔誤所致，於是在卷子上加了"當作'首鼠'"的眉批。



3　發卷以後，學生圍觀這份卷子，議論紛紛



4　這天，朱先生收到一張紙條，上面寫着："《後漢書》都沒讀過，怎麼配批閱文章？"原來，"首施"一詞來源於《後漢書》，而朱先生則是依據《史記》和《漢書》。其實"首施"就是"首鼠"，它們音近而義通。



5　朱先生十分不安，深感慚愧。從這以後，他潛心讀書，大量收集古書中的雙聲連語。歷時二十多年，終於寫成了一部我國篇幅最繁（三百多萬字）的雙聲連語詞典。這就是現在學習古代文化知識很有參考價值的工具書——辭通 。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火魔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明季中葉，倭寇爲患，到神宗萬曆年間，爲禍更烈，幾至動搖國本，幸賴朝野軍民，尤其是石氏、皇甫、上官三大武林世家鼎力才轉危爲安，未釀成大禍。神宗朱翊鈞巡狩遇難，就是得石家石少虎救駕脫險，本故事是從武林三大世家說起，由石少虎應詔偵查扶桑日息國來朝貢的特使在天津慘遭殺害的證物，牽連當年父親石繼堯遭殺的證物有些相同，令其不解，和武當丁小翠到萬花樓主尙小雲，查證物的出處，據說可能是萬花幫或百花門主人所爲，再到皇甫長安寓所拜壽，又發現物證鬼火魔燈，而主人皇甫長安幾遭殺手所害，調查初步有頭緒……

萬聖教出現　江湖上立威

石少虎道：「是奪命梭！」

皇甫長安點頭道：「是上官世家的奪命梭！」

屋內之人一齊喊起來，大家面面相覷，駭異不已。

皇甫天華驚得跳了起來叫罵道：「眞想不到，堂堂上官世家，原來是鬼火魔燈的主人，專門幹偷鷄摸狗的暗殺勾當。」

皇甫長安搖搖手，道：「孩子，兩枚奪命梭，並不能證明鬼火魔燈的主人是上官世家，不要隨便給別人扣帽子。」

「可是，爹，這明明是上官世家的東西，絕對錯不了。」

「上官世家，家大業大，單是奪命梭，少說也有三牛車，難保不會有少數流落在外。」

「爹，你老人家別忘，奪命梭是他們的獨門暗器。」

「獨門的東西，照樣可以仿造，不足爲奇。」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孩兒也覺得十分古怪。」

「什麽古怪事？」

「今天是爹的五十大壽，上官世家父女爲何不來拜壽？」

「華兒，別孩子氣，爹來北京，就是爲了避壽。」

「但是，武當三大世家的交情不同，少虎哥來了，武據派的丁姑娘等人也來了，爲什麽只是不見上官父女，這裏面一定有文章。」

皇甫長安哈哈一笑，道：「我看你大概是又在思念上官家的倩丫頭了，爲父的傷情應無大碍，過幾天你乾脆到開封去找她好了。」

皇甫天華氣憤憤的說道：「才不呢，上官倩要是不把話說清楚，我就要跟她絕交！」

又是一陣爽朗的笑聲，皇甫長安道：「這個玩笑可開不得，你從小就與倩姑娘有婚約，要是當眞翻臉絕交，上官老兒準會將咱們皇甫世家鬧個鷄犬不寧！」

聽父親如此一說，皇甫天華立將滿腹的怒氣忍下來，未敢再出言爭辯。

皇甫長安不愧爲是望重江湖的長者，出言論事，處處顧到一個理字，道：「將心比心，假定有一二不肖之徒，盜得我們皇甫世家的燕尾刺，在外面胡作非爲，能說是我們皇甫世家自甘下流，棄俠從魔嗎？我兒又將作何感想？」

言來鏗鏘作响，擲地有聲，馬上封住了皇甫天華的嘴，更震驚了石少虎的心。

少虎此來，就是爲了一支燕尾刺，而來追查亡父的死因，以及常谷川被「霹靂掌」所傷，而探隱索密，今見皇甫長安如此坦蕩磊落，心知必有重重內幕，決定暫時絕口不提，靜待事情的發展，再見機行事。

大夫業已請到，乃大內御醫，先察看一下傷處，再把腕切脈，半晌始沉聲說道：「奇怪，分明係皮肉之傷，並未傷筋動骨，老英雄的脈象却頗虛脫散亂，似是受了不輕的內傷。」

皇甫天華知是父親怕自己操心，故而隱忍不說，撕裂背後衣裳，在皇甫長安後心的部位，果然發現一個輕微的掌印。

掌印甚輕，色呈乳白，石少虎、丁小翠、王師古，以及皇甫天華，大家有目共睹，皆識得是「柳絮掌」。

「柳絮掌」走的是陰柔的路子，看似輕輕一拍，實則雷霆萬鈞，中掌者外傷甚微，重在內傷，武林中修練成功的僅上官世家一脈。

皇甫天華滿含着兩眶熱淚，問道：「爹，你老人家是被何種掌力所傷，你知道嗎？」

皇甫長安自知內傷不輕，事態嚴重，一臉疑雲的說道：「但願不是柳絮掌就好了。」

「很不幸，正是上官世家的柳絮掌，」皇甫天華惡狠狠的道：「請爹允許孩兒，立刻飛鴿傳書，將咱們皇甫世家的力量全部調集在一起，不論付出多少代價，一定要向上官世家討一個公道回來。」

總管王師古隨聲附和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事到如今，師古亦以爲應興問罪之師，免得天下英雄笑皇甫世家軟弱可欺。」

北上房裏的人越聚越多，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羣情激憤，議論紛紛，仇恨的箭頭一致指向上官世家。

奪命梭是上官世家的獨門暗器，現在還有一枚存留在皇甫長安的體內。

柳絮掌只有上官世家一家修練成功，皇甫長安就是被柳絮掌所傷。

事實俱在，鐵證如山，又有石少虎，丁小翠兩個現成的見證人，換了誰都會火冒三丈，訴諸武力。

可是，皇甫長安畢竟是一代宗師的身份，處事格外小心謹慎，基於兩家世代相交的情誼，基於對上官白雲個人人格的信任，皇甫長安思之再三，還是沒有答應兒子的要求。

就在大夫爲他拔取背上奪命梭的同時，皇甫長安面不改色的道：「華兒，這件事爲父的不許你插手，就麻煩石賢侄全權處理好了。」

石少虎不十分懂皇甫長安的用意，道：「世伯的意思是——」

「煩勞你跑一趟上官世家。」

「這事小侄該如何啓齒？」

「老夫畢生不打誑語，賢侄實話實說即可，事情是他幹的，相信上官白雲不會不敢承當。如其不然，以上官老兒的性子，不用老夫開口，他也必然會四出奔走，將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好，明日一早，小侄就遵命去辦，北京找不到，便南下開封。」

大夫已將奪命梭順利取出，敷上金創藥，正在開調理內傷的藥方子，皇甫長安不失英雄本色，撕下一片衣襟，將血淋淋的奪命梭包起來，道：「少虎，把這個也帶去吧，看上官白雲怎麽說。」

石少虎雙手接過，立與丁小翠告辭而出，經過西廂時，不知何時，風鈴鬼火已不翼而飛。

× × ×

上官世家的宅第在城南，與石氏，皇甫世家一樣，也都是先皇御賜，風貌格局都差不多。站在大門口，從巷子口望出去，便可看見正陽門。

不知何故，打從昨天下午起，上官世家的門外便集了一大羣人，俱皆目注正陽門，若有所待。

人羣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容或時有替換飲食，或回房小睡，但却始終不曾散去。

這會兒，天剛破曉，正是好夢方酣的時候，至少還有三四十人迎風而立。

不久，太陽已爬上東山，路下滿地金黃，人潮便開始迅速增加。

就在這個時候，巷子口出現一男一女。男的魁梧昂藏，英挺俊拔，是石少虎；女的一身宮裝，俏麗多姿，是丁小翠。

彼此是世交，站在外面的都是上官世家的護衛僕役，石少虎差不多都認識，老遠就好啊早的跟大夥兒打招呼。

「石公子早！」

「丁姑娘早！」

一位年長的管事，心不在焉的應了兩聲。

緊走幾步，石少虎上前對那年長的管事宋大元道：「老宋，我們是來拜訪上官世伯的。」

管事宋大元的答覆，使石少虎大失所望：「老主人不在京裏。」

「少主人呢？」

「少主人也不在。」

丁小翠訝然道：「昨天是皇甫前輩的五十大壽，你們上官世家沒有去上壽的意思？」

這話太直，宋大元有點不悅，語氣還是相當溫和：「事實上壽禮已經備妥，我家老主人傳諭，至遲昨天上午便可以到，誰知至今仍不見人影，我們已在此苦候了十個時辰。」

石少虎道：「爲什麼不派個人去瞧瞧呢？」

管事宋大元道：「派了，先是張管事，後來我們苗總管又親自出馬，可是，說也邪門，這兩個人亦如石沉大海，有去無回。」

石少虎道：「上官世伯是有名的信人，向來一絲不苟，說來就一定會來的，會

不會是發生了什麽意外?」

宋大元環視全場一眼，道：「這正是我們大夥兒最担心的事。」

話至此，人羣中掀起一陣騷動，無數個聲音一齊喊叫：「來了，來了!」

但聞蹄聲雜沓，從正陽門外射進來四匹快馬，上官白雲在前，乃子上官明、上官清，及女兒上官倩緊隨在後，一霎時便風馳電掣而至。

四人皆風塵僕僕，面有戚戚焉。

然禮不可廢，一下馬便與石少虎、丁小翠熱切招呼，連自家的護衛僕役，同樣一一致意，沒有一點作威作福的架子。

石少虎找了一個機會，問上官明：「上官兄，在路上可是發生了什麽意外?」

上官明面容肅穆的說道：「是出了一個很大的岔子，至今想起來仍覺得頭皮發炸。」

丁小翠攏過來，道：「是什麽駭人聽聞的事?」

上官倩欲待搶先說，上官白雲招招手，道：「石賢侄，丁姑娘，此事說來話長，咱們先進去再作長談。」

大家相擁而入，父子兄妹們梳洗用餐，約莫半個多時辰後始齊集在堂屋裏。

不待石少虎開口，上官白雲取出一條粉紅色的絲巾來，一本正經的道：「兩位可知道這條絲絹的來歷?」

不知是否惡人先告狀，二人俱感吃驚不已，一日夜之間，這已是第四次看到這不祥的東西，石少虎故意避不作答，反而出言相詢：「世伯是從那裏弄來的?」

上官白雲道：「冀南書劍門。」

「可是布衣儒俠文伯彥前輩所創的那個門派?」

「嗯，文兄嗜文嗜武，亦書亦劍，在江湖上可謂別樹一幟，可惜書劍門三字已從武林中除名。」

「文門主怎麽了?」

「師徒三人已全部遇難。」

「這是什麽時候的事?」

「前天夜裏。」

「世伯是如何得知的?」

「老夫與文兄乃故交，原想借宿書劍門，却撞上了這一宗慘案，為了料理他們師徒的後事，足足躭擱了一天多，以致錯過了皇甫兄的壽誕之期。」

「少虎很想知道，命案發生當時的詳情?」

「老夫到時，文兄屍骨已寒，被人懸在樑上，兩個徒弟倒斃在地，懸樑的東西就是這一條絲巾。」

「除此之外，可還有別的發現?」

「再無別物。」

「沒聽見風鈴的聲音?」

「毫無所聞。」

「沒看到鬼火?」

「沒有。」

「能否從死者的傷痕，認出兇手的來歷?」

「曾細加推敲，難下定論，兇手似非一派一人。」

上官倩雙手托着腮帮子，兩隻鳳眼一眨一眨的，一直在凝神靜聽，這時插言道：「少虎哥，聽你的口氣，知道的事情好像比我們還要多，你自己曾聽見鈴聲?看到鬼火?」

石少虎頷首應了一聲是。

上官清一皺眉，道：「在那兒?」

石少虎實話實說：「在皇甫世家。」

上官白雲面現異色，語聲急促：「你是說皇甫家也發生了事故?」

石少虎將事情的經過，簡單扼要的說了個大概，直聽得上官父子兄妹目瞪口呆，有的雙目怒張，有的義憤填膺，許久，上官白雲激動的情緒才強自平復一些，道：「賢侄說，風鈴鬼火昨夜曾在皇甫世家出現?」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皇甫兄目前正負創在床?」

「看起來傷勢還不輕。」

「是被柳絮掌所傷?」

「皇甫天華，王師古，還有小翠，一致公認。」

「老夫想聽聽賢侄自己的看法。」

「確係上官世家的柳絮掌。」

「那兇器果眞也是本門的奪命梭?」

石少虎以行動代替答覆，將血跡斑斑，上面還帶有肉塊的奪命梭呈現在大家面前。

一時間，上官白雲，上官明，上官清，上官倩，每一個人的表情都不一樣，有憤怒，有駭異，有悲傷，有痛苦，有驚疑，有吼叫，有哭，也有淚……

聰明如石少虎，丁小翠，單從四人的面部表情，看不出絲毫虛實端倪。

奪命梭已在四人手中傳來傳去看了好幾遍，經過一陣可怕的沉默後，石少虎收起奪命梭，緩緩說道：「世伯認為這奪命梭，是否上官世家的東西?」

上官白雲毫不逃避的道：「一點不錯，確實是我們上官世家的東西。」

「那柳絮掌，據小侄所知，似乎也只有上官世家修練成功，對不對?」

「對，這是不爭的事實。」

「如此，恕小侄斗胆直言，世伯對此事的看法如何?」

「少虎，老夫想先瞭解一下皇甫兄的想法。」

「皇甫世伯甚是明理重義，對兩位前輩幾十年的情誼深具信心，雅不願輕信這是上官世家所為。」

上官白雲乍然發出一聲清嘯，似欲藉着這一聲清嘯，將胸中激憤傾吐淨盡，慷慨激昂的道：「皇甫老兄這個朋友老夫總算沒有白交，就憑他這一句話，我上官白雲即使拚了這條老命不要，也要將元兇主犯揪出來，還我清白，為皇甫兄報那一梭一掌之仇!」

丁小翠却另有她自己的想法：「上官前輩固然言之成理，皇甫老英雄亦寧可信其無，不願信其有，但事實俱在，鐵證如山，如何自圓其說?又如何杜人悠悠之口呢?」

上官明聞言甚怒，衝口就說：「昨夜，我們父子兄妹尚在百里以外，足以說明一切。」

「就事論事，證據第一，誰能證明四位的行踪?」

「書劍門師徒三人的棺木塋墓就是我們親手購置。」

「可惜死人不會說話。」

「丁小翠，妳好像對我們上官世家有所懷疑?」

「絕對沒有，只是奪命梭是你們的獨門暗器，柳絮掌又只有上官世家修練成功，必須要有一個足以令人信服的合理交代。不然上官世家絕難脫瓜田李下之嫌。」

上官清年輕氣盛，本待發作，被上官白雲強行壓下來，義正詞嚴的道：「清兒不得無禮，丁姑娘純粹是為我們好。此言不差，這件事必須要有一個令人信服的合理交代才行，奪命梭和柳絮掌，畢竟與咱們上官世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務必要查個一清二楚。」

丁小翠道：「要查就快行動，皇甫前輩還好，皇甫天華和王師古可能會按耐不住。」

上官倩聽在耳中，劍眉一揚，道：「小翠姐，妳是說天華他認為這件事眞的是我們幹的?」

石少虎答道：「天華兄的確是這樣想的。」

上官倩的一張俊臉兒馬上變成鐵青的顏色，道：「好個無情無義的皇甫天華，我倒要當面問一問他，還有沒有良心!」

話還沒有說完時，人已怒沖沖的衝出去。

上官白雲急忙後追出來，道：「倩兒別莽撞，妳此刻找到天華也說不清，重要的是咱們必須先把事情查清楚，才能叫人家信服。」

繼對管事宋大元道：「老宋，告訴苗總管，叫他馬上將咱們在京裏所有的人手全部集合起來，老夫要親自清查奪命梭的數量，以及學會柳絮掌者的所作所為。」

管事宋大元吞吞吐吐的回答道：「回老爺的話，苗總管與張管事二人，自從昨兒下午相繼出門迎接老主人，至今迄未回轉。」

上官白雲怔了一怔，話未出口，忽見大門外人頭鑽動，闖進來一羣手拿金色三角小旗的人來。

來人為數不少，約有四五十個，三角金色小旗上有的空白，有的還寫着有字，唯因蜷曲未展，看不清寫些什麽。

拿旗子的人狼行虎步，肆無忌憚，直行至大廳前廣場，分兩旁站定。

接着，後面是四隊分着黃、藍、白、黑色緊身衣，携有刀劍兵刃，頭上分別紮着有一條黃、藍、白、黑四色的絲巾，男女皆有，一個個雄赳赳氣昂昂的，像是訓練有素的軍隊。

四色武士，黃白在左，藍黑居右，很快便排列完畢，彷若展開的一雙雁翅。

再下來是一頂華麗而又壯觀的轎子，轎子的四個角上插着四面較大的金色旗子，上面畫有朱色紅字。

左前角寫的是：拳打武當。

右前角寫的是：脚踢少林。

左後角寫的是：萬世一統。

右後角寫的是：武林至尊。

轎子恰恰好停在雁翅的缺口處。

立有四名身穿大紅長衫，頭上紮着紅色絲巾的殿後武士，趨前卓立在華轎的兩側。

這場面，這氣派，不論是上官世家的人，或是石少虎，丁小翠，從來不曾見過，也沒有聽說過，不由皆看傻了眼。

還是上官白雲久經大風大浪，絲毫不為來人氣勢所懾，當先大踏步的走過去。

距離拉近，當上官白雲看清楚四名轎夫的身份來歷時，連他這一位一代大宗師也不禁呆呆地楞住了。

一個是少林寺高僧大信大師。

一個是窮家帮帮主窮神沙青峯。

一例是關外臥龍莊主鐵掌余冠羣。

一個是黑道總瓢把子鎭八荒賀天雄。

這四個人，不管是誰，都是响叮噹，叮噹响，一等一的第一流高手，也都是號令江湖，領袖羣倫的成名人物，誰也猜不透是什麽原因，三十年風水輪流轉，放着轎子自己不坐，替別人抬起轎子來。

上官白雲抱拳還施一禮，聲若洪鐘似的道：「老夫上官白雲，恕我眼拙識淺，諸位如何稱呼?」

一名紅衣武士上前一步，朗聲說道：「在下何浩之，在何某身旁的三名紅衣武士分別是：獨眼黑煞馬可夫，血手雜毛瘋道人，以及田十郞。」

上官白雲細一審視，發現獨眼黑煞馬可夫，血手雜毛瘋道人，都是惡跡昭彰，神人共棄的江湖敗類，往昔曾有一面之緣，何浩之和田十郞却素不相識，道：「敢問朋友們是何門何派?」

何浩之道：「萬聖敎，你也可以稱作萬世敎，或萬世一統敎。」

「萬聖敎」這三個字，對上官白雲來講，可以說是完全陌生，滿頭霧水的道：「老夫自信識得不少武林宗派，未聞萬聖之名。」

「是新近才成立的。」

「敎址設在何處?」

「正尋覓中，目前四海為家。」

「轎中之人，想必就是貴敎敎主?」

「是本敎副敎主。」

「貴副敎主是那位絕世高人?」

「姓冷，名目，字寒星，人稱至聖仙姑。」

「哦，是位女俠，請冷副敎主現身說話。」

「有什麽話跟何某說也是一樣，用不到驚動我家副敎主的聖駕。」

萬聖敎盛氣凌人，上官明，上官清兒弟大為光火，石少虎、丁小翠同樣頗為不快，上官白雲沉聲說道：「有一個以粉紅色絲巾為標誌，以風鈴鬼火為訊號，好像還有一盞魔燈，專門幹暗殺勾當的秘密組合可是貴敎?」

只見紅衣武士何浩之矢口否認：「不是!」

石少虎道：「依我石少虎看，閣下頭上的東西，與那條魔巾，質料色澤大小等皆極相近。」

何浩之斬釘截鐵的道：「本敎成立至今，一向光明正大，從來不做見不得人的暗事。」

上官明怒不可當的道：「那貴敎來我們上官世家，究竟為的是什麽?」

田十郞道：「好說，想向你們父子討敎幾招武學。」

上官白雲道：「上官世家，從來不與人爭強鬥勝。」

何浩之陰惻惻的冷笑一聲，道：「上

官大俠，說好聽的，是以武會友，移樽就敎，說的不好聽，就是挑戰！」

「挑戰！」這兩個字很是刺耳，上官世家所有的人皆怒目而視，眼睛裏幾乎要冒出火來。

獨眼黑煞馬可夫戴着一個黑色的眼罩，長着一臉絡腮鬍，身軀高大，望之如塔，益增三分可怖，語冷如冰的道：「既是挑戰，自然不應該打濫仗，本敎有一定的規矩，凡是能勝了本敎高手，那麽，本敎的這位高手，是女的可爲妻、爲妾、爲婢子，是男的可爲奴、爲僕、爲弟子，任憑處置，絕無異議。」

紅衣四武士展開車輪大戰，血手雜毛瘋道人用一甩滿頭亂髮，抖動一下手中拂塵，接着說下去：「動手過招，免不了會有勝有敗，倘若本敎勝了，保證寬大爲懷，不必爲婢爲奴，只要降一級成爲本敎武士即可。假定輸在紅巾武士之手，那閣下只得厠身黃巾武士之列。」

何浩之道：「本敎成立之初，只有正副敎主，及我們兄弟四人，其餘黃巾以下的朋友們，不是望風自動歸附，就是技不如人臣伏。當然，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也不宜以一戰定榮辱，本敎另有規定，落敗的一方，隨時可以再向對方挑戰，一旦反敗爲勝，便可恢復自由之身。」

田十郎道：「動手過招，免不了會有勝有敗，如果二次挑戰失敗，就會永遠淪落爲奴，不得翻身，像少林大信大師，窮家帮帮主窮神沙青峯他們四位，就是二次挑戰的失敗者，淪爲轎夫，生死兩難！」

這一番話，宛若無數鋼針，刺在上官白雲，石少虎等人的心上，鬼火魔燈之事未明，現在又從石頭縫裏蹦出個萬聖敎來，而且，這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萬聖敎，神通廣大，來勢洶洶，已經成了氣候，這不單是奇蹟，簡直是異數，爲少林大信等四人痛，更爲天下武林痛！

上官白雲不肯輕信，問少林大信大師：「他們四個人的話可是眞的！」

少林大信雙掌合十，極其痛苦的吐出來三個字：「是眞的！」

臥龍莊主鐵掌余冠羣還補充了一句：「這是刦！刦！刦！」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牆頭上傳來一聲佛號，酒肉頭陀自在僧一躍而下，衝着大信大師扮了個鬼臉，傻笑道：「妙啊！妙啊！少林寺出了一個不守清規的貧僧，先師老禿驢引爲奇恥大辱，差點沒把老佛爺我給除名，現在可好，又出了一個沒出息的抬轎夫，怕不把大智老兄哥給氣死才怪，咱們哥倆可爲少林派爭足了面子，冒足了氣。」

譁話一大堆，說的口沫四濺，太信一句也沒有聽進去，合十爲禮道：「二師兄別來可好？」

酒肉陀頭自在僧信口胡言道：「好個屁，我老人家年紀一大把，到現在還沒有討到一個美嬌娘。」

何浩之很會利用機會，道：「想討老婆不難，歸順本敎，馬上送你三個。」

自在僧吐一口黃痰道：「閉上你烏鴉嘴，要什麽樣的貨色，我老人家自己心裏有數，自己會找，還輪不到你來孝敬。」

田十郎朝武士羣裏指一指，道：「本敎多得是絕色美女，看中那一個，贏了就可以帶着走。」

酒肉頭陀應了一句：「這倒是一個好主意。」當眞向萬聖敎的徒衆羣裏行去。

何浩之不再理會自在僧，對上官白雲說道：「上官大俠，本敎的規矩聽清楚了吧？」

上官白雲冷哼一聲，沒有答腔。

紅衣武士何浩之自說自話的道：「上官世家的武學名震江湖，奪命梭可在十丈之外制人死命，柳絮掌柔能克剛，力逾千鈞，尊駕準備迎戰本敎何人？」

上官白雲冷聲道：「老夫說過，生平不喜與人爭強鬥勝。」

馬可夫獨眼一翻，道：「這可不能隨你的便，上官兄如欲甘願做縮頭的烏龜，也應該照本敎的規矩辦。」

上官白雲道：「什麽規矩？」

血手雜毛瘋道人取來一面空白的金色小旗，道：「簡單，只要上官大俠在上面親筆寫下：『上官白雲甘拜下風，不敢應戰。』本敎立即退走。」

這簡直欺人太甚，是泥人還有三分火氣，上官明實在忍無可忍，呼地電縱而出，厲色大喝道：「雜毛老道，休得口出狂言，上官明今天要敎訓敎訓你。」說幹就幹，氣提丹田，功行雙臂，足踩蓮花步，指出柳絮掌，劈面就是三招快攻。

一名黃衣武士陡地從斜刺裏竄出來，硬將上官明的三招快攻接下來，道：「憑你還不夠資格跟本敎的紅衣武士過招。」

此人好快的動作，就這麽一句話的工夫，已攻出三拳兩掌，外加一記掃堂腿，兩個人就在衆目睽睽之下大打出手，上官白雲想阻止也來不及了。

上官明挾怒出手，既快且猛，黃衣武士亦非弱手，彼此旗鼓相當，難分軒輊。看得丁小翠驚心動魄，提心吊胆的道：「少虎哥，這個黃衣武士，在萬聖敎不過是個三流角色，怎麽也這樣扎手？」

石少虎憂心不已的道：「萬聖敎來者不善，看來天下武林免不了將會有一場空前未有的大浩刦。」

一語甫畢，酒肉頭陀自在僧在萬聖敎徒羣中打了一個轉兒，又大搖大擺的轉回來，何浩之道：「怎麽樣，有沒有中意的妞兒！」

自在僧大搖其頭：「肥的太肥，瘦的太瘦，高的高，矮的矮，沒有一個會擠眉弄眼的，沒胃口，沒胃口。」

何浩之冷然一笑，道：「你喜歡什麽引的妞兒？」

酒肉頭陀目注暖轎，猛吃冷月寒星的豆腐：「叫你們冷副敎主出來亮個相，或許能對上眼兒。」

「放肆！」

一聲清脆，嬌嫩悅耳，接着，轎內伸出一隻雪白藕臂，自在僧伸手去抓沒抓着，白光乍閃，臉上發熱，已經挨了冷月寒星的一記耳光子。

冷寒星嬌冷的聲音在轎內說道：「野和尚，你可是想向本副敎主挑戰！」

大信大師在暗中猛搖手，示意自在僧萬萬不可，酒肉和尚摸着挨了揍的臉，道：「老和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跟潑辣的娘們打交道，不要，不要，寧可重回少林唸經，也不敢贏妳爲妻爲妾。」

「假如本副敎主要向你挑戰？」

「老僧甘拜下風。」

「你要作縮頭的烏龜？」

「總比贏一個惡婆娘回去好。」

「不敢應戰就照規矩來。」

「要寫？」

「當然！」

「寫就寫，有什麽了不起！」

自在僧實在是個奇人，提得起，放得下，這種窩囊事，竟能淡然處之，要來筆硯，當着大家的面，在那面三角小旗上寫下：「自在僧甘拜下風，不敢應戰！」十一個字後，便哼着山歌，走了。

場中的惡鬥也有了結果，上官明家學淵源，卒被他擊中對手一掌小勝。

萬聖敎好嚴的敎規，勝負一分，那名黃衣武士馬上撲跪在地，高呼：「主人在上，請受奴才三拜。」

三個响頭，頭頭着地頭頭响。

上官明面罩寒霜，吐字如冰：「上官世家的人手足夠用，不添奴才！」

何浩之臉色一沉，道：「上官公子可是拒絕收留？」

「你這是多此一問。」

「可知拒絕收留的後果？」

「本公子不想知道。」

「拒絕收留，按本敎規矩，他只有死路一條。」

「這是你們萬聖敎自己事，我上官明管不着！」

冷寒星嬌冷的聲音從轎內傳出：「本敎敎規森嚴，被主人遺棄，等於斷了生機，你自己解決吧！」

黃衣武士聞言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右掌倏舉，方待重擊而下，猛然間，聽到有人大喊：「手下留命！」

隨着這一聲呼叫，屋頂上竄出來一條人影，式行「大鵬展翅」，再變「乳燕穿波」，最後一個「鷂子翻身」，輕巧迅捷無倫的落在那黃衣武士的面前，一把將他的手掌托住。

這人的穿著好奇怪，土黃色的勁裝，胸前袖口褲管上釘滿亮麗的銅扣，肩上還披着一張狼皮，從後面看，或者是臥下來，根本就是一頭不折不扣的狼。

年紀不大，約莫二十上下，生得眉清目秀，但神情眉宇之間却流露出幾許野性，手臂臉頰上還長滿了茸茸的毛。

紅衣武士何浩之冷厲的聲音道：「小子，你是什麽人？」

「狼人！」

「大爺是問你的姓名。」

「我沒有姓名。」

「那何某怎麽稱呼你？」

「就叫我狼人好了。」

大家都是人生父母養的，怎麽會沒有姓名？狼性兇殘，又有誰會以狼人自居？

在塲之人，多得是見多識廣的老江湖，却從未聞狼人之名，一時議論四起，摸不透此人是何方神聖。

何浩之繼續追問道：「狼人小子，你來此何事？」

狼人鬆開黃衣武士的手，道：「上天有好生之德，上官明不要我要了，好端端的自殺多殘忍。」

何浩之可不答應：「這是本敎的規矩，被主人遺棄就必須死，你想要奴才可以挑戰別人。」

「蓬！」的一聲，黃衣武士生路已絕，一掌貫頂而下，當場骨碎腦溢而亡。

狼人皺一皺眉頭，道：「算了，狼人浪跡四海，一向獨來獨往，多一個奴才反而是累贅，再見。」

雙腳一彈，一縱就是一丈二三，一名藍衣武士猛地橫身阻住去路，道：「狼人，你現在還不能走。」

狼人眼一瞪，道：「你要幹什麽？」

「朋友不是想要贏一個奴才嗎？」

「本人現在改變主意了。」

「改變主意也沒有用，本武士向你挑戰！」

「沒興趣。」

「哼，打破腦袋你的興趣就會來。」

來字出口，刀已出手，一把明晃晃的鬼頭刀抖出一團寒芒，照準狼人的腦袋砍下去。孰料，刀到人杳，狼人名狼，動作更像狼，伏地低嗥一聲，驀然間一個旋風，人已到了身後。藍衣武士待要轉身已來不及，狼人的兩隻手掌，已如吃人的野狼一般搭上他的雙肩，十指指甲盈寸，卡住咽喉要害。

狼人得意的笑笑，道：「朋友，這一齣戲咱們還要不要再演下去？」

藍衣武士倒很識相，還刀入鞘，伏地高呼：「主人在上，請受奴才三拜！」

果與那黃衣武士相同，三個响頭，頭頭着地頭頭响。

狼人不忍要他的命，只好收他爲奴。

轎內再度傳出冷寒星悅耳的聲音來：「上官白雲，今天本敎損兵折將，先讓你吃點甜頭，改天還會再當面請敎，咱們後會有期。」

話一說完，暖轎已被四名轎伕抬起，四名紅衣武士搶在前頭開道，以相反的次序退出上官世家。

上官倩吁一口氣，道：「怪事，想不到事情會這麽順利就結束了。」

上官白雲可不這樣樂觀，面色凝重的道：「這只是開始，不是結束。」

石少虎心有同感，道：「事情確是如此，萬聖敎今天只能說是牛刀小試，出手者都是些三四流貨色，若是冷寒星、何浩之等人親自應戰，結果可能不堪設想。」

丁小翠也滔滔不絕地道：「可不是嗎，連黑道總瓢把子鎭八荒賀天雄，窮家帮帮主窮神沙青峯等那樣不可一世的人物都敗陣爲奴，除了你們武林三大世家外，恐怕沒有任何一派可與萬聖敎放手一搏。」

上官清道：「可是，到底是爲了什麽原因，使萬聖敎未傾力而爲？」

石少虎道：「萬聖敎今日此來，少虎以爲主要是爲了立信立威，威信一旦建立，將會展開一連串的血腥挑戰。」

上官白雲憂心如焚的道：「不錯，冷寒星的目的就是要立威立信，這一場浩刦可能已經無法避免，偏偏皇甫兄負創在身，上官世家又無端捲入漩渦，難免會影响團結，實在令人心焦。」

石少虎思忖一下，道：「世伯，鬼火魔燈撲朔迷離，萬聖敎殺氣騰騰，兩件事皆急如燃眉，是該先準備迎戰魔敎，還是

儘速查明奪命梭、柳絮掌的事，給皇甫世家一個明白交代？」

上官白雲不假思索的道：「大敵當前，團結第一，自然是先消去皇甫世家心頭的疑團最爲緊要，賢侄不妨暫留此處，親自看着愚叔清點訊問。」

這等坦蕩的胸懷，頗令石少虎心折，道：「不了，鬼火的形狀很像金燕子，小侄想碰碰運氣，看能否尋到十惡婆。」

告別上官父子兄妹，步出了大門，見狼人及其新收的奴才佇立在對面大樹下，石少虎、丁小翠點頭打了個招呼，匆匆離去。

行未十丈，狼人忽然從後面追上來，道：「兄台可是石氏世家的石少虎兄？」

石少虎錯愕了一下，問道：「我們認識？」

狼人笑道：「不認識，是在下從上官世家的人口中探知兩位的身份的。」

丁小翠察言觀色，道：「閣下好像有事？」

狼人正色道：「是有一件事想請教兩位。」

不待丁小翠追問，狼人便將奴才藍衣武士支使開，立在一棵大楊樹下，從狼皮披風的暗袋裏，掏出一條粉紅色的絲巾，繼道：「兩位可識得此物？」

狼人的擧止行動，身份穿著，處處透着古怪，現在又亮出惹眼的絲巾來，直把石少虎、丁小翠驚得一呆，同聲問道：「這絲巾你是如何得來的？」

「打從我記事起，」狼人慢吞吞的道：「這條絲巾就一直圍在我脖子上。」

石少虎發現，狼人的絲巾確已相當陳舊，但色澤大小圖案等與自己懷中之物完全一樣，「鬼火奪命，魔燈追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十六字仍清晰可辨，一臉疑雲的道：「朋友何人？」

狼人歎息一聲：「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

「難道沒有父母？」

「我從小就是一個棄嬰，或者一出生便遭了別人的毒手。」

「那朋友是如何活命長大的？」

「是被一羣母狼哺育成人。」

「總該知道自己出生的地方吧？」

「狼羣到處流竄，已不復記憶。能否尋到我自己的根，只有絲巾這一條綫索而已。」

丁小翠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變幻莫測，不疾不徐的道：「你以爲自己是被這一條絲巾害死的？」

狼人以肯定的語氣道：「殺害在下的兇手，很可能就是絲巾的主人。」

「假定朋友是個棄嬰，那麽，兇手無疑正是你自己的生身父母。」

「不管是仇家還是父母，我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根。」

石少虎道：「朋友技藝高超，顯是身懷絕技之人，不知師承那位武林前輩？」

狼人道：「小弟八歲巧遇酒肉頭陀自在僧，承老和尚不棄，收歸門下，始授技藝學人語。」

「自在僧胸羅萬有，學究天人，連他也查不清楚朋友的身世？」

「所以在下才請教兩位，是否知曉絲巾的來歷，是親人，是仇敵，必然都與這一條絲巾拉得上關係。」

「狼人兄，就石某所知而言，這一條魔巾，可能是鬼火魔燈主人的標誌或信物，朋友的身上，可還有其他足資識別的物件？」

「什麽樣的物件？」

「譬如風鈴鬼火。」

說着，將風鈴鬼火托在手掌心上，供狼人識別。

狼人定目一看，說道：「原來這個像燕尾刺、像奪命梭，像燕子的東西就叫鬼火？」

石少虎神情一緊，道：「你有？」

「沒有，小弟見過。」

「在那裏見過？」

「賭場！」

「誰是持有人？」

「一個賭徒！」

「叫什麽名字？」

「不清楚。」

「這是多久的事？」

「昨天。」

「賭場在何處？」

「就在這附近不遠。」

「可否麻煩一下狼人兄帶路？」

「好吧，走！」

狼人倒頗爽快，召回藍衣武士，四個人一道，跨越三條橫街，轉入一條長巷，在巷底一個醬園裏，有一棟大房子，便是賭場所在。

賭場規範不小，牌九、骰子、麻將等應有盡有，裏面空氣汚濁，人聲鼎沸，呼盧喝雉之聲不絕如縷。

狼人展目四尋，在一張牌九桌前，指着一個全身髒兮兮的邋遢青年，小聲說道：「就是他。」

那青年約二十五六，相貌並不很醜，只是髒，臉上遍佈油膩汚垢，好像有半個月不曾洗臉，粗布衣服上一塊黃，一塊黑，膝蓋上面更是油光發亮，少說也有三個月不曾換洗。

邋遢青年賭得很入神，賭注也很大，就蹲在天門上，手氣很順，已贏了不少銀子。

但是，看了好一陣，就是沒看見風鈴鬼火。

石少虎將狼人拉至一旁，道：「怎麽沒見風鈴鬼火？」

狼人道：「那小子銀子沒有輸光，當然不會拿出鬼火來，鬼火乃純金打造，他昨天輸絕了賭本，才拿鬼火出來押注。」

「要怎樣才能逼他取出鬼火？」

「跟他賭，作莊。」

「好，就這麽辦。」

找來賭場的負責人，花了二十兩銀子買下莊，復以銀票換得數百兩碎銀子，這位石氏世家的主人，皇上的密使，便坐在牌九桌上，當起莊家來了。

石少虎不是賭徒，談不上是行家，但孩提時亦曾樂此不疲，並不外行，熟練的洗好牌，催客下注，擲骰發牌。

第一把牌全軍皆墨。

第二把牌滿盤全輸。

狼人在一旁猛敲邊鼓：「莊家逢煞犯冲，手背運蹇，他媽的只有傻蛋二百五才

不下大注。」

爲了拋磚引玉，狼人還在天門上插花，押了十兩銀子。

邋遢青年怦然心動，押了二十兩。

第三把牌，石少虎吃二賠一，輸了天門。

眞正的賭徒，對機運都有一種旁人所不及的感應，而且既狠且辣，豪氣十足，邋遢青年好大的手筆，雙手一推，將面前的銀子全部押下去。

啪！邋遢青年翻牌的動作乾淨有力，仁牌配地牌，是地槓。

旁觀的人都在爲莊家捏把冷汗，石少虎的手法也挺爽俐的，啪！一翻兩瞪眼，是天槓，通吃！

這下邋遢青年可傻眼了，錢已輸光，絕了賭本。

正是石少虎求之不得的事，洗好牌，模仿賭徒的語氣吆喝道：「不怕輸了錢，就怕斷了賭，來，下注，下注！」

邋遢青年猶疑再三，終於取出鬼火。

石少虎迅速的打量一下，一點不差，正是自己期盼的東西。

邋遢青年似是不喜多言，二話不說，押在天門上。

石少虎明知故問道：「這是個什麽東西？」

邋遢青年只說了兩個字：「金子。」

「我知道是金子，樣子十分精巧，該有個名字吧。」

「隨便叫好了。」

「有什麽用的？」

「不知道。」

「自己的東西，會不知道他的名稱與用途？」

「是檢的。」

「那兒檢的？」

「忘了。」

邋遢青年一問三不知，最長的一句也不過說了五個字，多情公主丁小翠大爲震怒，道：「你叫什麽不會也忘了吧？」

「眞的忘了我是誰。」這是邋遢青年最長的一句話，七個字。

怪事天天有，今天特別多，狼人是不知自己是誰，邋遢青年則是忘了自己是誰，弄得丁小翠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道：「你是何方人氏？可是武林中人？師承何人？來此作甚？」

邋遢青年充耳無聞，索性閉上咀，一句話也不說了。

石少虎故意掂一下鬼火，道：「你打算估多少銀子？」

「一百兩。」

「開玩笑，二兩黃金怎能抵得上百兩白銀。」

「是古董，價值連城。」

「可惜缺少配件，再加一串風鈴還差不多。」

「風鈴？有啊！」馬上取出一串風鈴來，跟鬼火擱在一起。

石少虎道：「還有沒有別的寶貝，譬如燕尾刺、奪命梭、或金燕子等，保證估價更高，要賭就賭個痛快。」

邋遢青年有點不耐煩了，氣呼呼的道：「沒有了，發牌！」

石少虎只好擲骰發牌，連輸三局，非但未能贏得風鈴鬼火，連老本都輸光了。

這點銀子，在石家是百牛一毛，石少虎無動於衷，抖一下一張面額千兩的銀票，道：「朋友，咱們乾脆一對一來賭好了，玩大的，如何？」

邋遢青年朝窗外望望，說道：「改天吧。」

收起銀子鬼火等，拍拍屁股，離開賭場。

這是一條重要的綫索，石少虎，丁小翠自然不肯放過，咬着他的尾巴追下去。

狼人聽說自己的身世與鬼火魔燈有關，自亦接踵而行，欲一探血脈根苗！

邋遢青年安步當車，大模大樣，根本沒有甩掉大家的意圖，走出長巷，在大街上溜躂了一會，上了一家豪華的大酒樓。

日已偏西，石少虎連午飯還沒有吃，肚子正鬧饑荒，當即跟了進去，坐在他的對面一桌。

邋遢青年的行爲甚是怪異，比隣而坐，視同陌路，眸光呆滯，有如低能兒，叫了不少佳餚美酒，旁若無人的大吃二喝起來。

石少虎也命小二端整好一桌酒席，正好請一請小翠狼人，藍衣武士不識相，搬了張椅子就坐，狼人猛地一拍桌子，破口罵道：「混蛋，有主人在，那有你他媽做奴才的人的位子。」

藍衣武士如火燒屁股一般，呼地站起來，惶聲說道：「奴才無狀，請主人恕罪，請主人賞碗飯吃。」

狼人端足了架子，道：「老子吃肉你喝湯，老子飲酒你餐風，身爲奴才，你只有站着喫白飯的份兒。」

「是，主人！」

藍衣武士還眞聽話，當眞端起一碗白飯急扒，未敢碰一下滿桌子的鷄鴨魚肉。

石少虎抬頭望了藍衣武士一眼，道：「你叫什麽名字？」

「羅士奇。」

「那裏人？」

「遼東。」

「打不過人家，被萬聖教收留！」

「是我自願歸順的。」

「萬聖教是在何地開宗立派的？」

「長白山下。」

「多久了？」

「至今尚不足三月。」

「噢，三個月就有這麽大的氣候？」

「是，打遍關外無敵手，一路勝利到北京。」

「今天羅兄怎麽會栽觔斗？」

「是奴才低估了主人的實力。」

「萬聖教開宗立派的宗旨何在？」

「一統江湖，稱尊武林。」

「石某自認識人無數，從未聞冷月寒星之名，這位至聖仙姑，乃至何浩之，田十郎究係何出身來麽？」

「這——」

「你不知道？」

「萬聖敎敎規森嚴，落敗者只可爲奴爲僕，任憑主人差遣使喚，但不得洩漏本敎機密，違者格殺勿論。」

狼人聞言大怒，道：「奴才，你不從實道來，老子照樣可以要你的命！」

（未完・二）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小雲拜竹逸先生爲師，學得易容術之後，就和南宮靖一起離開，一路上，他們改扮成兩兄弟的模樣，來到湯王廟前，忽見侯元正要調戲賣花女，李小雲見賣花女有難，便叫南宮靖出手制住侯元，隨後，李小雲把侯元帶走，在樹林深處把侯元化裝成南宮靖的模樣，並帶他到龍眠山莊附近，不久皖西三俠便發現了假南宮靖，並把他帶回莊中密室拷問，李小雲暗中尾隨，來至莊中，設法探聽，看皖西三俠到底是如何拷問假南宮靖的，果然被她探到了，原來皖西三俠及各派人物追尋南宮靖，目的就是想得到達摩手抄的「洗髓經」……

易容頂替　喜獲經文

李小雲聽到這裏，心裏已經明白了，爹和少林寺智通，黃龍寺智光，以及神燈敎、虎頭莊、金刀門等人，追着要找南宮靖，原來是爲了達摩手書「洗髓經」！

爹和二位叔叔平日以俠義自居，原來竟然會是這樣的人！

只聽侯元嘶聲道：「爹沒有交給我，眞是沒有……」

謝東山笑道：「大哥，上官平雖然死的時候沒有交給他，但他已經學會了，自然不用再交給他了。」

李天雲口中唔了一聲，忽然豁然大笑道：「三弟說得不錯，這小子既然學會了，自然默寫得出來……」

李小雲剛聽到這裏，突聽莊外傳來一聲龍吟般嘹亮的長笑，笑聲劃破長空，在黑夜中聽來好不蒼勁。

接着只聽有人高聲說道：「莊上的管家們聽着，神燈敎寧敎主特來拜會李莊主，快請進去通報一聲。」

李小雲想到大師哥可能馬上會進來稟報，急忙把書籍放回原處，輕輕躍下，一下躲到書桌後面爹坐的一把高背椅後面。

她堪堪蹲下身子，只聽書房門已被扭開，大師哥張義鈞匆匆奔入，走近書架，移開一具古瓷花瓶，底下有一個銅環，輕輕拉了兩下。

這是爹在靜室運功時，遇有緊急事故，拉動銅環，裏面就會响起鈴聲，李小雲自然也知道。

過沒多久，只見一排書架緩緩移開，一道木門啓處，從裏面射出燈光，謝東山舉步跨出，問道：「什麼事？」

張義鈞躬身道：「啓稟三師叔，神燈敎主來了。」

謝東山問道：「他在那裏？」

張義鈞道：「在大門口。」

謝東山點點頭，急忙回身走入，接着，李天雲、霍天柱、謝東山三人魚貫從裏走出。

李天雲推上書架，說道：「二弟，三弟，咱們出去。」一面朝張義鈞吩咐道：

「義鈞，你守在書房門口，不准任何人走入。」張義鈞答應一聲。

李天雲率同霍天柱、謝東山匆匆往外行去，張義鈞隨手帶上書房門，又站到書房門口。

李小雲暗暗舒了口氣，正待站起，突聽站在書房門口的大師哥張義鈞大聲喝道：「什麼人？」

「你說會是誰？」這人聲音低沉，像幽靈般出現在張義鈞面前。

李小雲心中一動，暗道：「會是虎倀夏侯前！」

張義鈞一看對方欺到面前，那還猶豫，口中大喝一聲，右掌已經及時劈出。

他是李天雲的大弟子，師傅是形意門名宿，這一記「劈掌」，自然使得掌風勁急，呼然有聲！憑他的武功，對付江湖普通武師，自可綽有餘裕，但他遇上的却是虎倀、江湖上兇名久著的黑虎神的前哨。

他豈會把李天雲門下弟子放在眼裏？口中嘿了一聲，右手一探，就抓住了張義鈞的手腕脈門，隨着喝道：「去你的。」身形斜轉，一抖手就把張義鈞整個人凌空拋起，越過一排花樹，「砰」的一聲撞上圍牆，一時之間，撞得昏了過去。

張義鈞雖被一招拋出，但隱伏在花叢間的十幾名莊丁，却在此時，一聲叱喝，從四面圍了上來，揮動雪亮的鋼刀，朝虎倀攻到。

虎倀夏侯前喉中發出一聲森冷的陰笑，人影飄忽，雙手抓動，眨眼之間，就有兩三個莊丁連口中「啊呀」都沒喊出，就被他抓着摔出，一個個像稻草人般飛了出去。

副管事李進財看出苗頭不對，把竹哨吹得又响又急。

李小雲眼看莊丁們傷在虎倀手下，這裏到底是自己的家，正待閃出身去。

突聽有人大喝一聲：「什麼人到龍眠山莊來撒野？」

李小雲聽到喝聲，暗道：「霍二叔來了！」

十幾名莊丁這一陣工夫，至少已有半數被摔倒在地，另外巡邏的莊丁，也及時趕來支援，但聽到霍天柱的喝聲，大家紛紛住手，各自後退了兩步，依然遠遠的把虎倀夏侯前圍在中間。

虎倀夏侯前深沉一笑道：「原來是霍二俠。」

霍天柱目光一注，哼道：「夏侯朋友夜闖龍眠山莊，那是沒把咱們兄弟放在眼裏了？」

「豈敢？豈敢？」夏侯前抱抱拳，陰笑道：「兄弟只是掌門人的馬前卒，掌門人快要來了，要兄弟先來通報一聲的，沒想到貴莊的人，不問青紅皂白，像快刀斬亂蔴似的亂砍一通，兄弟只是把他們摔出去，出手不敢太重，可沒傷人。」

霍天柱聽他口氣，好像白虎神暴本仁就會趕來，自己一個人可接待不了，這就回頭說道：「李進財，你快去稟報莊主一聲，說白虎門的暴掌門人來了，請莊主快來。」

李進財答應了一聲，急速轉身往外奔去。

就在此時，只見牆頭上已經多了一個高大人影，洪笑一聲道：「看來龍眠山莊果然名不虛傳，今晚戒備森嚴！」

隨着話聲，從丈餘高的圍牆上一步跨了下來，他就像在平地上跨開大步一般，一步居然跨出四五丈遠，落到地上。

接着只見人影閃動，黑豹侯休和四名黑衣勁裝漢子紛紛躍落地面，跟在他身後逼近書房門口。

這時右首一道圓洞門中正有一人急步走來，朗朗一笑道：「暴掌門人夤夜賁臨敝莊，理該大門通報，這般越牆而入，倒敎兄弟有失迎迓，暴掌門人請到廳上待茶吧！」

這話口氣並不客氣，責他身爲一派掌門，却不懂禮數。

李小雲暗道：「爹來了！」

暴本仁洪笑道：「李莊主好說，這裏不是你的書房嗎？咱們就到你書房裏坐好了。」

李天雲來了，莊丁們立即點燃起七八盞氣死風燈，高高挑起。

李天雲聞言不覺神色爲之一變，大笑道：「暴掌門人夤夜來至敝莊，既不按江湖禮數，登門求見，却越牆而入，兄弟忝爲主人，請老哥到廳上待茶，老哥似乎也並不領情，但兄弟作主人的，禮數已經到了，暴掌門人究竟有何見敎，那就請在這裏說吧！」

他不願把暴本仁延入書房裏去。

暴本仁雙目精光熠熠，望着李天雲洪笑道：「李莊主可是不願請兄弟到書房裏坐嗎？」

他偏偏要到你書房裏去坐。

李天雲作色道：「暴掌門人究有何事，不妨直說，兄弟洗耳恭聆。」

暴本仁回頭朝虎倀夏侯前點點頭，意似嘉許的道：「夏侯前，看來你的消息，果然不假了。」

夏侯前連忙躬身道：「屬下若非查證屬實，怎敢在掌門人面前胡說八道？」

話聲方落，只聽一聲清朗的大笑，說道：「不知暴掌門人聽到了什麼消息，可得聞乎？」

隨着話聲，已從圓洞門中走出六七個人來。

當前一個手拄龍頭杖的正是神燈敎敎主蒼龍寧勝天。他身後緊隨着五人，一個是高大肥胖手盤兩枚鐵胆的霍五太爺，其餘四人則是神燈敎的四位香主黑煞神鄭玄通，催命符柴一桂、三絕手婁通、門神敖六。

他們身後則是李天雲要他在大廳上陪客的謝東山。

暴本仁嘿然道：「寧敎主消息倒是靈通得很！」

寧勝天大笑道：「彼此、彼此，暴掌門人不是也來了嗎？」

李天雲憤然作色道：「寧敎主，咱們一直井水不犯河水，但聽寧敎主的口氣，今晚竟是衝着兄弟來的了？」

寧勝天含笑道：「李兄誤會了，兄弟只是聽說皖西三俠擒到了南宮靖，特來相詢，不知可有其事？」

謝東山接口道：「傳言未必可信，寧敎主是聽誰說的？」

霍五太爺冷然道：「若是道聽途說，

寧敎主和兄弟也不會深夜造訪了。」

謝東山冷笑地說道：「霍老哥在莊上設下埋伏，依然未能擒得到南宮靖，咱們兄弟這點微末之技，又如何擒得下南宮靖呢！」

霍五太爺深沉一笑道：「但畢竟南宮靖是被你們皖西三俠運來了龍眠山莊，却是不爭的事實。」

謝東山道：「你聽誰說的？」

寧勝天呵呵一笑，拱手道：「李兄，方才兄弟已經給三位引見過了，這位霍五兄，乃是敝敎金故總護法的義兄，金總護法死在旋風花之下，敝敎和霍五兄自然要追緝旋風花，替金總護法報仇，而且旋風花也曾向李兄下過帖子，襲擊過李兄，咱們不論怎麼說，也可以說是同仇敵愾，李兄若是把南宮靖擒來了，兄弟認爲應該交由大家公決才對……」

李天雲道：「寧敎主諸位在王山附近，也曾說過兄弟擒獲了南宮靖，兄弟曾要他們打開車廂讓寧敎主看過，車中並無南宮靖，可見傳說盡屬子虛，前後不過數天，寧敎主又說聽說兄弟擒來了南宮靖，別人不知就裏，還有可說，寧敎主明明親眼目睹車上只有兄弟三人，還一再追踪，豈不可笑？」

霍五太爺道：「李莊主說的還是三天前的事，和三天後的今天，當然又不一樣了，你李莊主已把南宮靖擒來，寧敎主若無確切證據，豈會貿然找上龍眠山莊來？李莊主是形意門的名宿，平日一言九鼎，今晚當着寧敎主、暴掌門人，却言不由衷，自欺欺人，豈不更可笑了？」

李天雲被他當面搶白，氣得面如噀血，半晌說不出話來。

霍天柱怒喝道：「霍五，你敢在龍眠山莊如此說話？」

霍五太爺大笑說道：「怎麼？龍眠山莊不是龍潭虎穴，霍某既然敢來，有什麼不敢說的？何況霍某說的句句都是實話，李莊主，你說說看，霍某那一句說得不對了？」

暴本仁洪笑一聲道：「還有什麼好說的？人在他書房裏，咱們進去搜！」舉步朝書房門口逼來。

謝東山大喝一聲：「站住！」右手握拳，一記「百步神拳」，擊出一團無形拳力，朝暴本仁當胸撞去。

暴本仁口中發出了一聲沉嘿，揮掌迎出。

李天雲眼看今晚之局，勢難善了，對方兩撥人中，虎頭莊只有暴本仁一個高手，容易對付，但謝三弟一人絕非暴本仁的對手，不如先收拾了暴本仁再說。

心念閃電般一動，就在暴本仁發掌之際，不覺大笑道：「暴掌門人那是有意賜敎了。」

他因謝三弟的「百步神拳」，出手不帶半點勁風，沒人注意，正好由他出面，和暴本仁動手。口中說着，右手一記「劈掌」凌空直劈出去，左手緊握拳頭，沒待右手收回，一記「炮拳」，又從左手袖底擊出。

這一下，可得分做兩點來說：第一，表面是他和暴本仁正式動手，而實際上動手的人却是一明一暗兩個人。謝東山「百步神拳」，不帶風聲，是暗的一個。

第二，李天雲出手的一掌一拳，也分爲一明一暗，右手「劈掌」，是明拳，左手「炮拳」却是暗拳。他在「劈掌」上只使了六成力道；但在後面的「炮拳」上，却使了十成力道。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暴本仁沒想到謝東山出手之後，李天雲也會及時出手，更沒想到李天雲在劈出一掌的同時，左手會隨着擊出。

他右手接住謝東山一記「百步神拳」，聽到李天雲的喝聲，左手抬處堪堪接住李天雲一掌，突覺一團猛剛無匹的拳勁同時相繼襲到，心頭猛然一凜，這時他剛剛接住兩掌（謝東山、李天雲各人一記），雙方勢均力敵，身子被震後退一步，急切之間，要收回右掌，再待封出，已是不及，但聽砰然一聲，李天雲的一記「炮拳」，擊中他右肩，把他一個高大人影又震得連退了兩步，一身眞氣幾乎被拳風震散！

李天雲長笑一聲：「白虎門暴掌門人原來也不過如此！」

他當然不肯放過這一機會，一道人影隨着喝聲直欺而上，右手「攢拳」，左手「弸掌」，一先一後，宛如閃電般攻上。

謝東山和大哥數十年結義兄弟，自然知道大哥的心意，他正面和暴本仁動手，因自己練的是「百步神拳」，無形無聲，那是要自己暗中發拳了。

他當然也不會放過這機會，腳下站着不動，却運起十二成功力，身形一側，右手又是一拳，在不動聲息之際，暗中朝暴本仁擊撞過去。

暴本仁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他在功力上雖然要勝過李天雲，但方才一時大意，右肩被李天雲「炮拳」擊中，整條右臂還在痠痲之際，李天雲又急攻上來，而且勢道沉猛，一時逼得他只好用左掌應敵，奮起全力，兩記硬打硬接。

但聽接連響起兩聲蓬蓬大震，李天雲全力攻出的一記「攢拳」一記「弸拳」，固然被他接了下來，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但謝東山覷準他左側發出的一記「百步神拳」，就是算好他後退的步數而發，「百步神拳」又無聲無息，事前毫無徵兆。暴本仁在後退兩步之際，才砰然一聲，擊中他右肩胛上，這一拳直打得暴本仁悶哼一聲，後退的人又往前俯衝了一步。

暴本仁怒惱已極，身如旋風，一個急轉，口中暴喝一聲：「姓謝的，老夫先劈了你！」雙足一點，身形凌空撲起，單掌如斧，挾着一道凌厲掌風朝謝東山當頭劈落。

蒼龍寧勝天創立神燈敎，在江湖上雖然介乎黑白之間，但他却一向以俠義道自居，今晚爲了追踪南宮靖和暴本仁先後抵達龍眠山莊，幾乎成了同路人，但他不願落人口實，說他和白虎門暴本仁一路的。

是以看到李天雲和暴本仁動上了手，就往後退下了幾步，一手拄杖，只作壁上觀。

他當然有他的打算，以他帶來的人手，足可對付皖西三俠，不必和暴本仁聯手，何況他也不想和皖西三俠破臉，不如暫時保持中立。

暴本仁這下怒極而發，「大風掌」一道狂飈宛如泰山壓頂而下，勢道之盛，凌厲無前！

謝東山身形一矮，向左閃出，他當然也早有準備，等他一蹲站起，口中吐氣開聲，右拳在前，左拳在後，兩記「百步神拳」連貫向空直搗上去。

霍天柱眼看他突然向老三撲來，也大笑一聲道：「暴本仁，你不敢和老大硬打，却找上謝老三來了！」

方才明明是一明一暗，以二敵一，他却說成暴本仁捨了老大，來找老三，他才可以出手，這自然是他要出手的藉口了。就在笑聲中，身子倏轉，右手已凌空拍出。

不，他右手伸縮之間，一連拍出了三掌。他使出來的是八卦門的「乾字掌」，每一掌都是一招三式，取義「乾三連」，純走陽勁，是八卦掌攻勢最凌厲的掌功。

這時李天雲也出手了，他大笑道：「暴掌門人怎麼不想和李某放手一搏？」

他並未追踪撲起，說話聲中，雙足站樁，右手握拳，又是一記「炮拳」，直向暴本仁後心凌空擊出。

這一下皖西三俠聯上了手，三方面同時發動，威勢果然非同小可！

謝東山的兩記「百步神拳」，本是無聲無息的兩團勁力，但和暴本仁一記「大風掌」乍接之下，却在半空中爆出蓬蓬兩聲巨响。

謝東山功力縱然不如暴本仁，但以兩記拳勁，抵敵一記「大風掌」，也可扯平了。

暴本仁數十年修爲，耳目何等靈敏？他身形撲起，已發現霍天柱、李天雲同時出手，自己只有一人，而且右肩前後各被對方擊中一記，此時還用不上力氣，等於只有一隻左掌，豈肯和三人硬拚？

因此，趁着和謝東山兩記拳風擊實之時，借着對方（謝東山）拳風迅速騰身而起。

這一着也差幸他見機得快，他身形堪堪騰起，霍天柱的三道乾陽掌風呼呼接連湧到，從他腳底掠過，李天雲的一記「炮拳」，也轟然有聲，從身邊劃空射出。

暴本仁却已一個觔斗，從斜刺裏翻落牆頭，洪喝一聲：「小子，咱們走！」

侯休眼看師伯連番受挫，早已胆顫心驚，聞言趕緊長身掠起，隨他同來的虎倀夏侯前和四名黑衣大漢，也同時紛紛朝牆掠去。

謝東山喝道：「侯休，你們……」

李天雲一擺手道：「讓他們去吧！」接着目光一抬，朗聲笑道：「暴掌門人好走，恕李某不送。」

暴本仁像寶塔般站在牆頭上，洪喝道：「李天雲，你給老夫記着，白虎門不會放過你們皖西三俠的。」

霍天柱怒聲道：「老匹夫，今晚是你上門尋衅，方才若不是老大放你們走，你們一個也別想離開龍眠山莊。」

暴本仁雙目圓睜，厲笑道：「霍天柱，老大再來龍眠山莊，第一個就是要你的命。」

接着朝寧勝天拱拱手道：「寧敎主，暴某失陪，寧敎主不是爲南宮靖來的嗎？兄弟不妨奉送你一個消息，南宮靖就在李天雲的書房裏。」說完，足頓飛起，一道人影，劃空而逝。

寧勝天大笑道：「多謝暴老哥了。」

李天雲暗暗舒了口氣，暴本仁的退走，總算去了一個勁敵，一面拱拱手道：「寧敎主相信他的話嗎？」

寧勝天還沒開口，霍五太爺已經接口道：「暴本仁方才一再的說，要到李莊主書房裏去看看，並不是臨時編出來的，當然不能說他心存挑撥，那麼他說的話，自有可信之處了。」

霍天柱冷聲道：「這麼說，你霍五也想走去看看了？」

霍五太爺道：「霍某正有此意。」

寧勝天忙道：「李莊主，兄弟方才說過，這位霍老哥是敝敎金總護法的義兄，金總護法死在旋風花下，霍老哥立誓要爲他義弟報仇，李莊主如果擒到了南宮靖，還望看在兄弟薄面，把南宮靖交與被旋風花殺害的五人家屬，共同處置，這樣豈不是可以大家都不傷和氣，不知李莊主意下如何？」

霍天柱冷聲道：「寧敎主話是不錯，但咱們並沒擒到南宮靖，寧敎主要龍眠山莊交出南宮靖，咱們如何交得出來？」

寧勝天微笑道：「李莊主眞的沒把南宮靖擒來嗎？」

「阿彌陀佛。」

一聲佛號從圓洞門外傳了進來，接着只見走入一個黃衣老僧，他身後隨着八個青衲和尚，最後兩個和尚却押着一個俗家漢子，一同走入。

李天雲自然一眼就認出那黃衣老僧正是廬山黃龍寺的監寺智光、他身後被兩個青衲和尚押着走進來的却是王長記車行的一名車把式，不由暗暗皺了下眉。

智光雙手合十，含笑道：「貧衲冒昧貪夜而來，還望李大莊主多多恕罪。」說到這裏，右手一抬，吩咐道：「現在可以解開他穴道了。」

他身後兩個押着車把式的青衲和尚，依言解開了車把式的穴道。

車把式穴道一解，就大聲嚷了起來：「你們這些和尚，怎的如此不講道理，硬把我擄來，要待怎的……」

他敢情只能夠說話，手腳還是動彈不得。

霍天柱喝道：「你們放開他。」

智光含笑說道：「霍二俠不說，貧衲也會放開他的，貧衲只要他回答一句話就好。」

接着朝車把式沉喝道：「說，你載皖西三俠回龍眠山莊來的，對不？」

車把式道：「不錯。」

智光又道：「車上除了皖西三俠，還有一個年輕人，對不？」

車把式道：「皖西三俠都在這裏，你去問他們好了。」

「不成！」智光微微搖頭道：「貧衲要聽你的。」

車把式道：「我不說呢？」

智光陰笑道：「你要在貧衲面前充硬漢，那是自找苦吃了。」

車把式憤然道：「你敢對我怎樣？」

智光冷森的道：「貧衲不會對你怎樣

，但你若倔强的話，貧衲的門人會對你不客氣。」

李天雲見狀沉笑道：「大師把他押到龍眠山莊來問話，那是沒把李某放在眼裏了？」

智光雙手合十，詭笑道：「李大莊主請多多原諒，且等貧衲問完了，再向李大莊主請罪。」

就在他說話之際，猛聽那車把式殺豬般叫了起來。

霍天柱一個箭步掠了過去，大喝道：「你們還不放開他？」

八個青衲和尚早已列成了陣勢，霍天柱堪堪欺近，就有兩個青衲和尚手持戒刀，一下攔到了面前。

也就在這同時，牆頭上忽然飛起一道人影，疾如鷹隼朝書房門口飛射過來。

李天雲因來人身法極快，他反應也是不慢，連對方人影都還沒有看清，口中沉喝一聲：「站住！」揮手一掌迎着拍了過去。

那人只喝了一聲：「站開去。」

「砰！」李天雲只覺劈出去的一記掌風撞上了一股極大力道，被撞得身子一歪，斜退了一步，那人已經閃入書房而去。

李天雲不由得一怔，口中又是一聲大喝，追踪撲入，掄手一掌，朝那人背後追擊過去。

蒼龍寧勝天手提龍頭杖，也急忙跟隨兩人身後，飛身掠入。智光也不甘後人，急步跟了過去。

這時牆頭又有一個人影疾撲而下，人還未到，一記强猛掌風已湧到霍天柱的身後。

霍天柱急忙閃動身形，向左掠開，那人只發了一掌，就挾着凌厲風聲，朝書房中投去。

霍天柱一怔，喝道：「是暴本仁！」

不錯，這人正是暴本仁。

方才他匆匆退走，是發覺自己一人，最多只能和皖西三俠打成平手（他右臂復原以後），但虎倀夏侯前和花豹侯休和帶來的四個虎頭莊弟子却成了他的累贅，因此他的退走，只是要夏侯前、侯休率同四名弟子退出龍眠山莊而已，他可不是眞的走了。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霍天柱經這道掌風襲擊，慢了一步，霍五太爺和神燈教的四位香主鄭玄通、柴一桂、婁通、敖六五條人影也隨着教主身後，像行雲流水般滑了進去。

落到最後的却是霍天柱和謝東山兩人，也急急忙忙的縱身掠入。

書房四週，有窗戶的地方都放下了厚絨窗簾，裏面一片黝黑，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這些人中間，只有李小雲早就在裏面的，比較習慣了黑暗，可以藉着書房門外氣死風燈透射進來的黯淡燈光，看得到一點模糊的人影。

最先飛掠進來的是一個瘦小老者，雙目烱烱有光。接着掠入的是爹。再就是神燈教教主蒼龍寧勝天，身旁黃衲的智光，身材高大的暴本仁，和霍五太爺，以及神燈教的四個香主，最後則是二叔（霍天柱）和三叔（謝東山）。

李天雲的書房，本來相當寬敞，但一下掠入這許多人，而且又幾乎各佔一隅，（此時敵友不分，爲了防範別人的襲擊，所以並沒聚在一起）。

這是人家進來的情形，那最先進來的瘦小老者堪堪掠入，李天雲追跟而來，一道掌風朝瘦小老者身後襲到。

李小雲沒看清瘦小老者使了一記什麼手法，就把爹的一道凌厲掌風化解無形，只聽他嘿然道：「李天雲，你別不識好歹，老夫只是並無傷人之意。」

他在黑暗之中，霎着宛如兩點寒星的眼睛，只是不住的打量着書房三面牆壁。

李小雲隱身在書桌後面，背後也有一排書橱，但這邊正好臨近窗口，這排書橱後面，當然不會有暗室的了，因此也是最沒有人注視的地方。

李天雲氣憤的道：「閣下何人？擅闖李某書房，還是你有理嗎？」

瘦小老者嘿然道：「旋風花殺害老夫師侄，老夫聽說你李大莊主巳把南宮靖擒來，老夫能不過問嗎？」

李天雲道：「尊駕是……」

瘦小老者沒待他說下去，就接着道：「老夫邢鏗。」

「無形刀！」李天雲暗暗吸了口涼氣，忖道：「會是金刀門金刀無敵郭東昇的師叔無形刀邢鏗！」一面說道：「但事實上在下兄弟並未擒獲旋風花。」

暴本仁洪笑一聲道：「李天雲，南宮靖明明就在你書房之中，你把他藏在那裏？依老夫相勸，你還是及早把他交出來的好。」

他在王山吃過無形刀邢鏗的虧，但在此時此地，站在同仇敵愾（姑且說他們是「同仇敵愾」吧）的立場，却幇着邢鏗說話，其實這句話也存有挑撥之意。

智光道：「書房地方不大，大家不妨找找看。」

只聽門口响起虎倀夏侯前的聲音說道：「掌門人，據屬下所知，李大莊主的書房裏，另有一間密室。」

無形刀邢鏗道：「密室在那裏？」

他幾十年老江湖了，跨進這一間窗明几淨的書室，可以一目了然，藏不了人，早就懷疑另有密室，此時經虎倀一說，那還遲疑？話聲甫出，右手也同時朝書房右首一排書架拍了過去。

書房如有密室，只有兩處值得懷疑，一是右首這排書架，一是上首懸掛書畫的一堵牆壁，但兩者相較，自是右首這一排書架後面，有密室的可能較大。

他又是第一個進來的人，走在最前面，自然就站在上首，右手向右拍出一掌，最順手也沒有了。

你別看他只是隨手拍出一掌，要知他外號無形刀，掌力之强足可開碑裂石，區區書架，如何經得起他如刀掌力？但聽蓬然一聲大响，一排書架立被掌風震得四分五裂，緊接着又是「嘩啦啦」一陣聲响，架上玉軸牙籤的古籍圖書，隨着倒坍下來，塵灰瀰漫！

李天雲氣怒已極，大喝道：「你敢毁壞我的藏書？」雙掌驟發，朝邢鏗當胸劈了過去。

霍天柱、謝東山兩人一見大哥出手，

也立即同時出手，霍天柱一記「乾三連」，一招三式，三道掌風急襲邢鏗左側，謝東山一記「百步神拳」，也跟着直撞了過去。

邢鏗沉笑一聲道：「老夫說過，本來不想傷人，你們皖西三俠倒先出手了。」雙掌一合，向外推出。

書房雖然寬敞，但這四人都有幾十年修爲，尤其皖西三俠明知無形刀邢鏗是第一强敵，出手自然都使上了全力，一時掌風拳勁，交滙成一股巨大狂飈，滿屋飛捲，聲勢至爲驚人。

蒼龍寧勝天暗中朝着霍五太爺以「傳音入密」說道：「你快過去看看，可有暗門？」

霍五太爺點點頭，身子貼着牆壁，一下閃到破碎書架前面，凝目查看，其實用不着查看，書架倒坍了，一道暗門早巳露了出來。

因爲方才書架倒坍之時，塵灰瀰漫，不易看清，接着李天雲等三人就發掌和邢鏗動上了手，沒人注意暗門罷了。

霍五太爺剛一走近，就巳發現壁上的一道木門，心中暗喜，但此時大家虎視眈眈，他不好作聲，立即伸出右掌，按在門上，吐出暗勁，只聽「喀」的一聲，木門應手而啓。

要知在場的人，都是多年老江湖，霍五太爺朝石壁閃去，暴本仁，智光自然全看在眼裏，霍五太爺右手堪堪按上木門，暴本仁和智光同時身形閃動，搶了過來。

寧勝天抬手發出暗號，鄭玄通、柴一桂、婁通、敖六四位香主也毫不落後，一起搶了上去。

邢鏗雙掌接住皖西三俠的攻勢，突然回過頭來怒笑道：「好哇，老夫震碎書架，你們倒想撿現成的。」

右脚横移，正好擋在閃過來的暴本仁和智光兩人面前。

暴本仁豈肯退讓，口中暴喝一聲，右手巨靈般手掌當頭劈下，他身形高大，比邢鏗高出一個頭有餘，這一記「白虎爪」，有如泰山壓頂，朝他天靈抓落。

智光一聲不作，右手直豎，朝邢鏗左脅印到。他這一掌使出來的是「般若禪掌」，不帶一點勁風。

邢鏗也不怠慢，雙手疾發，右掌上抬，迎向暴本仁抓落的掌勢，左手提胸推出，迎向智光的一掌。

這一下雙方勢道都十分勁急，四隻手掌同時接實，但聽「啪啪」兩聲，暴本仁、智光二人被他震得後退了一步。

邢鏗武功縱然高過兩人，但對方兩人合力一擊，力道就勝過他了，這一記硬接，就把邢鏗震得身不由己，也後退了一步，背脊砰的一聲撞上牆壁。

神燈教四位香主是繼暴本仁、智光兩人之後搶過來的，眼看三人動上了手，就刹住身形，但巳到了密室門口。

李天雲和霍天柱，謝東山本來聯手對付邢鏗一人，因邢鏗捺了他們，閃身攔截暴本仁、智光兩人，皖西三俠沒有了對手，也相繼撲到。

這下等於所有的人都湧到了密室門口，不，還有兩人沒有過去，一個是李小雲，她躲在高背椅後面，一直蹲着身子，連大氣也不敢透。

另一個則是蒼龍寧勝天，他身爲神燈教教主，一向自視甚高，凡事都是由四位香主出手，從不親自出手，這回依然手拄龍頭杖，一手捋鬚，站在原地，沒有搶過來。

這一段話，說來冗長，其實只不過是霍五太爺閃到密室門口，吐掌推開木門的前後，所發生的事。

木門開啓，他當即迅速的閃了進去，那密室地方不大，自然一眼就看到南宮靖了。

一時那還敢怠慢，探手就把南宮靖像老鷹抓小鷄一般提了起來，一個轉身，到了門口，這時也正好是邢鏗和暴本仁、智光硬接一掌，各自被震後退了一步的同時，霍五太爺洪笑一聲道：「大家住手，兄弟找到南宮靖了。」

蒼龍寧勝天直到此時，才手提龍頭杖，緩步走來，朗聲道：「諸位請讓開一點，霍老哥巳經找到南宮靖，神燈敎決不會把他搶跑，被他以旋風花殺害的人，諸如黃龍寺方丈，金刀門掌門人，敝教金總護法，虎頭莊侯莊主，如今都有人在這裏，今晚沒有到場的只有長安永勝鏢局的人了，兄弟之意，此人應該由大家公決，諸位不可再意氣之爭。」

一面朝霍五太爺道：「霍老哥先把此人提出來。」

大家心中雖是不願，但却沒有人加以反對，李天雲眼看被人從密室中找到南宮靖，心頭雖然暗暗怒惱，但自覺臉上無光，一時作聲不得。

霍五太爺一手提着南宮靖果然大步走出，沒人加以阻攔。鄭玄通等四人不待教主吩咐，等霍五太爺走出木門，就不約而同的跨上一步，圍在霍五太爺四週，加以保護。

邢鏗道：「寧教主要把此人帶到那裏去？」

寧勝天大笑道：「兄弟說過，此子由大家公決，敝教怎會把人帶走？咱們就在這裏借李老哥的書房先問問他好了。」一面回頭朝李天雲拱拱手道：「李兄可否請貴价掌燈，咱們也好坐下來談。」

謝東山朝門口道：「義鈞，要他們掌上燈來。」

李進財急忙閃身而入，在書房中點燃起燈燭。

寧勝天道：「霍五兄，此子武功極高，你先替他解開啞穴，四肢穴道暫時封着就好。」

霍五太爺答應一聲，舉手在他後頸一推，解開了啞穴。

南宮靖（侯元）雙目一掄，看到這許多人圍着自己，其中還有掌門大師伯在場，不覺心中一喜，大聲叫道：「大師伯，我不是南宮靖，弟子是侯元。」

暴本仁雙目圓睜，洪聲道：「你會是侯元？」

李天雲連忙說道：「兄弟找到他的時候，他神智迷糊不清，但剛才兄弟問過他，他一回說是侯元，一回又承認他是南宮靖。」

話聲未落，突聽兩聲「嗤嗤」輕响，燈燭倏滅，一道人影，快如飛鳥從門口激

射而入，朝南宮靖（侯元）撲來。

神燈教的四位香主依然圍着南宮靖戒備，鄭玄通、柴一桂耳中聽到衣袂飄風之聲，還沒看清人影，首先發難，各人發出一掌。

那人身法奇快，身形一偏，倏然搶落地面，避招發招，向兩人還擊了一掌。

鄭玄通一招落空，右手一收再發，又拍了過去，柴一桂同時矮身進招，一記「陰手」朝那人身後印去。

霍五太爺也在那人飛撲而來的同時，一手抓起南宮靖，往後疾退了兩步。

寧勝天目光一注，看清來人只是二十來歲的藍衫少年，生得眉清目秀，甚是俊逸，以鄭玄通、柴一桂的身法，兩人同時出手，居然沒有把他逼退一步，這就沉聲道：「鄭香主，柴香主你們住手，老夫有話問他。」

鄭玄通、柴一桂聽到教主的喝聲，立時收手後退。

這時燈燭已重又燃起，寧勝天又說道：「小兄弟是什麼人？和南宮靖有甚麼關係？」

藍衫少年道：「你管我是誰？」

話聲出口，只見他身形一晃，就已欺到霍五太爺面前，右手伸縮之間，閃電般拍出三掌，左手一探，却朝南宮靖拉來。

霍五太爺不覺一楞，暗暗叫了聲：「好快的身法。」口中嘿了一聲，身形疾轉，帶着南宮靖斜退一步，右手齊胸推出。

江湖上很少人看到過霍五太爺出手，就是神燈教四位香主也沒有見過，但看他剛才閃避藍衫少年搶攻過去的身法，身子雖然高大，却是輕巧已極，尤其這一掌，平胸推出，勁氣逼人，站在他邊上的人，都可以感覺出來。

那知藍衫少年竟然視若無睹，一個人如影隨形，跟着跨上一步，只是肩頭微側，就把霍五太爺的一掌讓開，右手發掌，右手依然來搶南宮靖。

霍五太爺看得暗暗驚異，忖道：「這是什麼身法？」

他右掌迅疾無儔的以攻還攻，接連出手搶攻，左手往後一攬，把南宮靖移到了身後。

兩人各以右手應敵，剩下的左手，一個來搶南宮靖，一個不讓他把南宮靖搶去，眨眼之間，兩人就已互相搶攻了八九招，出手之快，歎為觀止、

鄭玄通、柴一桂因教主要自己兩人退下的，教主沒有出聲，就不好再出手。

暴本仁洪笑一聲道：「好小子，看來你是南宮靖一黨了。」口中喝着，五指箕張，朝藍衫少年肩後抓去。

他「白虎爪」例無虛發，這一抓之勢，快若奔雷，藍衫少年右手正和霍五太爺互搏，忽然身形一側，左手往後疾拂，五指指尖宛如五支尖錐，劃向暴本仁的脈腕，手勢十分輕快。

暴本仁幾乎被他劃上手腕，抓出的手爪急忙一縮，收了回去，這一下可把他激怒了，暴喝一聲：「哼！好小子，有你的，嘿嘿嘿，老夫若是拿不下你，還用在江湖上走動？」右手方縮，左手一掌拍了出去。

就在此時，突聽「嗆」的一聲，一道銀虹，從藍衫少年身邊亮起，手腕一振，嗡然有聲，一支長劍突然化作兩道銀芒，一取霍五太爺，一向暴本仁手掌削來。

藍衫少年面對霍五太爺，暴本仁却在他身後左方，他這一劍居然同時攻向前後兩人！

寧勝天看得不由悚然動容，低聲道：「會是分光劍法！」

霍五太爺以一隻手和藍衫少年搶攻，此時乍見他忽然使出劍來，而且一縷銀芒直射自己眉心，也不覺激起怒火，大喝一聲，右手疾揚，打出兩枚鐵胆。一枚撞向刺來的長劍，一枚却向藍衫少年心窩上射去。

暴本仁一生從不使用兵刃，他看藍衫少年的劍光削向自己手掌，不覺洪笑一聲，手掌一翻，疾向劍身拍去。

三人出手，同樣迅速，只聽「噹」的一聲，藍衫少年刺向霍五太爺的劍光首先碰上第一枚鐵胆，「噹」聲方起，緊接着又是「噹」的一聲，那縷劍光居然又接住了直奔他胸口的第二枚鐵胆，把兩枚鐵胆一齊擊落。

不，劍光劈過，兩枚鐵胆立被迎刃剖開，跌落地上。

再說削向暴本仁手掌的一縷劍光，在暴本仁手掌翻起拍向劍身之時，突然隱去！也不，那縷劍光有若靈蛇，隨着他手掌翻轉，現在却對準他掌心射來！

暴本仁發覺劍光寒氣森煞，對方手中絕非普通長劍，趕緊往後斜退了一步。

「呵呵！」就在暴本仁斜退開去的同時，他原來站立之處，却有人呵呵一笑，接着只聽一聲蒼老聲音說道：「小兄弟且讓開些！」

藍衫少年聲音入耳，身上就好像被人推了一把，不由自主的向旁移開了一步。

要知此刻在這書房中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但誰也沒有看到有人進來，却憑空多了一個人，而這個人却已站在暴本仁剛剛退開的位子上，這句話，自然聽得在場的人猛然一驚，急忙定睛看去，就在暴本仁和藍衫少年之間，果然已經多了一個長鬚長髮不僧不道的老人。這人身上穿一件已經洗得發白的藍布長袍，長髮披肩，空着雙手。

無形刀邢鏗雙目盯注，沉喝道：「朋方何方高人？」

這話寧勝天、暴本仁也正待出口；但聽邢鏗問了，兩人就沒有作聲。

長髮老人微微一笑道：「高人不敢，老夫只是一個默默無聞之人，賤號說出來，也沒有人知道，不說也罷，可以奉告的，是老夫此來，要把南宮靖帶走……」

說到這裏，探手把南宮靖從霍五太爺身邊拉了過去，他出手不快，但霍五太爺竟似毫無反應，任由他把南宮靖拉走。

長髮老人把南宮靖拉到身邊，說道：「老夫失陪。」雙足一頓，一道人影帶着南宮靖飛了出去。

這一瞬間，大家暴喝之聲跟着响起，掌風、拳勁，也相繼交滙擊到。

藍衫少年尖叫一聲：「你把南宮靖留下。」身如一縷輕烟，銜尾急追出去。

緊接着但見人影飛閃，大家都追蹤往外掠去。

李小雲見他們為了一個假南宮靖互相爭奪，不覺暗暗好笑，這時大家都追了出去，她也趁機悄悄閃出，離開龍眠山莊。

× × ×

侯元感到身上一輕，被制的穴道全解開了，他忍不住霍地睜開眼來！他才發現身在一處岩洞之洞中，四周雖然有些黑暗，但前面有一個比人略低的洞口，可以透射進淡薄的天光，這時敢情天色才亮了沒有多久。

自己身前，却站着一個瘦高的人影，沒待自己開口，已經呵呵地笑道：「南宮靖，你醒過來了，老夫帶着你已經奔出百里之外，那些人再也不可能追上你了。」

侯元努力凝神看去，這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個長髮披肩，長鬚垂胸的老人，他面向裏首，一雙烱烱有光的眼神，宛如兩顆寒星，含笑望着自己，自己從沒見過此人。心中不禁暗暗嘀咕：「他把自己弄到岩洞裏來，當然也是為了達摩手書『洗髓經』，看來大師伯口口聲聲說要替爹報仇，要活捉南宮靖，原來也是為了覬覦『洗髓經』，只是他們怎麼會把自己認作南宮靖的？霍天柱那老賊點我五陰絕脈，不知這長髮老頭又要如何折磨自己了。」

心中想着，不覺面有怖色，噗的跪倒地，連連磕頭道：「老人家把晚輩救出來，晚輩感激不盡，只是晚輩真的不是南宮靖……」長髮老人沒待他說完，呵呵笑道：「你不是南宮靖，你是侯元，對不？」

侯元連連點頭道：「是的，晚輩真的是侯元。」

長髮老人含笑道：「今晚在龍眠山莊的你可知道是些什麼人？」

侯元道：「他們點了晚輩穴道，後來他們為了要問晚輩的話，才解開啞穴，晚輩看到的有神燈教主寧勝天，廬山黃龍寺的智光，金刀門無形刀邢鏗，皖西三俠，還有晚輩的大師伯……」

「哈哈！這就是了。」長髮老人道：「別人會把你認錯，暴本仁是您大師伯，也會把你當作南宮靖……」

侯元道：「但晚輩真的是……」

「哈哈，小伙子不用說了。」長髮老人接着道：「你到這裏，就不用怕他們找你，而且老夫也不允許他們再找你，唔，你可知道這些人找你是為了什麼嗎？」

侯元已經從李天雲口中聽出口風，這些人要找南宮靖，是為了一本達摩手書的「洗髓經」；但侯元是個極工心機的人，你不說，他豈肯先說？故意搖搖頭道：「晚輩不知道。」

長髮老人突然哼了一聲道：「這些人你爭我奪，無非是為了一冊達摩手著的『洗髓經』，當年圍攻你爹，搜不到『洗髓經』，又去找你母子，其實那冊『洗髓經』早已被老夫從你爹身上取走……」

侯元聽得心頭一寬，他既然得到了「洗髓經」，那就不會向自己嚴刑逼供了，一面道：「老人家……」

長髮老人微微一笑道：「小伙子，你不用心急，老夫昔年取走你爹的洗髓經，可不是覬覦達摩武學，原是想釜底抽薪，他們搜不到，好死了這條心。因為其中有兩個人，老夫和他們先人有舊，希望他們從此懸崖勒馬，不料他們又會去找你母子，老夫只好通知你娘先行避開，老夫又把你送交方外老友為徒，你師父問你姓甚名誰？老夫告訴他暫時就跟老夫的姓吧，你叫南宮靖，就是這樣來的。哈哈，這句話，一晃眼十七年了，那時候你才不過三歲，你今年二十歲了吧？」

侯元是城府極深的人，聽到這裏，心中不禁一動，連忙點了點頭。

長髮老人含笑說道：「老夫當年取走你爹的『洗髓經』，原想過些日子再還給他，那知從時候起，你爹就失了蹤影，這冊『洗髓經』就一直留在老夫身邊，過了十七年寒暑，前些日子去找你師父，他說已經打發你到江南來了，直到前天老夫才聽說你被李天雲擒了到龍眠山莊，唉，老夫真想不到李長虹的兒子，竟然是如此不肖……」

侯元心裏有了底，立即俯伏在地，連連叩頭道：「老人家，你不但是晚輩的救命恩人，還是我爹我娘的大恩人……」

「哈哈！」長髮老人掀髯大笑道：「小伙子，你現在還說你是侯元嗎？」

侯元道：「晚輩因他們幾撥人到處追踪，被擒到龍眠山莊之後霍天柱又點晚輩五陰絕脈，逼着晚輩說出我爹的下落，晚輩只好一口否認，說晚輩乃是侯元……」

「起來，起來」長髮老人一揮手，把侯元身子托了起來，說道：「你師父雖然已把一身本領都傳了你，但你總歸年紀還小，內力不足，否則以你所學的能耐，李天雲三人豈能逮得住你？」

侯元垂手應了聲是。

長髮老人又道：「你師父教你練的是『易筋經』，但『易筋經』要練得精深，非下數十年工夫，不足大成，如果先練『洗髓經』，就可事半功倍，從今天起，老夫就傳你『洗髓經』口訣，不過老夫不能久留，咱們就以三天為期，這三天之中，你務必把經文全部讀熟，然後在這裏靜心修習，老夫預期大概有三個月工夫，你差不多也可以練會了，至於這冊東西，老夫本可交還給你，因你年事太輕，又毫無江湖閱歷，留在身邊，總是不妥，老夫還得送給你師父保管，所以這三天之內，你得把口訣全背熟了才行。」

侯元想不到會有此際遇，心頭大喜過望，他為人機伶 不覺又跪了下去，說道：「晚輩蒙你老人家垂青，無以為報，晚輩從小姓了你老人家的姓，晚輩之意，想認你老人家作義父，不知你老人家肯不肯收晚輩這個義子？」

長髮老人聽得呵呵大笑，說道：「老夫當年因為有不少人要找你母子，所以你師父問個姓名，老夫隨口說了句暫時叫他姓我的姓好了，這句話，當時雖是隨口說的，但既然種了因，才有今天的結果，老夫一生既無妻兒，又無門人，哈哈，臨老收個螟蛉子，倒也不錯。」

侯元聽到這裏，立即恭恭敬敬的叩了幾個頭，口中說道：「義父在上，孩兒給你叩頭。」

長髮老人老懷彌慰，一手撫髯，呵呵大笑，抬手道：「夠了，你可以起來了，老夫剛才說過，只能在這裏就上三天，時間寶貴，你還是去讀口訣吧！」

（未完・九）

俠義傳奇小說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燕十三答應唐門提出的條件，闖關取解藥，很順利的通過奇門遁甲、九宮八卦陣，這不會難倒他，而難倒他的却是要娶唐門掌門玉嬌嬌爲妻，他見到她手持的藥瓶，便驟然出手奪過來，回到住處，拿出來準備解救練青霞，豈料藥物黏在手上，用內力亦不能迫出來，跟着自己便暈倒地上，原來這藥並不是解藥，玉嬌嬌知道他沒有誠意，便取毒藥令他上當，這藥連纖纖盈盈也不知是什麽藥，長孫無忌只好出動去闖關，以他功力，亦闖了過去，而且答應玉嬌嬌辦完案後才娶她，取來解藥先爲燕十三治療，但盈盈纖纖覺得藥丸和燕十三取回的一樣……

捨身救同僚　浪子死糾纏

藥粉是碧綠色，盈盈一看嘟喃道：「燕大哥給白色的藥粉弄得肌膚變成墨綠色，難道這碧綠色的藥粉反而會令他肌膚的碧綠色褪去，回復本來？」

纖纖道：「白變綠，綠變白，道理是對的。」

盈盈搖頭道：「果眞是這樣，我們也得服了這個女人。」

長孫無忌插口道：「她說這個藥要和水冲服，很快便見效。」

盈盈喃喃道：「倒要看看這很快是怎樣的很快。」

×　　×　　×

事實快得很，纖纖盈盈將藥粉倒進燕十三口內，不過半盞茶時間，燕十三肌膚的黑綠色便逐漸消散，人也隨着悠悠醒轉。

醒來第一件他要做的事就是抬起雙掌看看，看見已回復本來他不由打了一個「哈哈」。「也不起，天下居然有這麽奇妙的毒藥。」

盈盈纖纖他這樣子也不由笑出來。

「你一些也不害怕？」盈盈接問。

「我的胆子又不是鐵打的怎會不害怕。」燕十三反問：「是你們弄出來的解藥。」

盈盈道：「我們也許有這個本領，可是這麽短的時間內却是弄不出來。」

「那是長孫無忌從玉嬌嬌那兒弄回來的了。」燕十三又打了一個「哈哈」。「以我看，他沒有我的聰明。」

「所以我也沒有變成你這個樣子。」長孫無忌應聲一旁轉出來。

燕十三笑接：「一路上旣傷精神，又沒有時間好好的休息，難得有這個機會，我又怎會輕輕的放過？」

長孫無忌道：「如此說來，燕兄的中毒是故意的了。」

燕十三道：「以我的聰明又怎會看不出那是毒藥，知所趨避？」

長孫無忌道：「燕兄所以不避當然就完全是爲了成全小弟。」

燕十三道：「玉嬌嬌與長孫兄絶無疑問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小弟終年浪跡江湖，到底是不配，可是勢成騎虎，不得不闖進去，幸好玉嬌嬌來此一着，否則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長孫無忌笑顧燕十三。「現在你知道如何是好的了。」

「恭喜無忌兄。」燕十三抱拳作揖。

長孫無忌只有笑，燕十三細看一眼，接道：「無忌兄的笑容看來也舒服得多。」

「旣來之，則安之。」長孫無忌話說來也還是那麽輕鬆。

「奇怪就是玉嬌嬌受騙在前，竟然還會那麽相信你。」燕十三上下又打量了長孫無忌一遍。「看樣子，你也不比我老實到那裏去。」

長孫無忌道：「江湖中人據說大都像無根的飄萍，我旣然不是江湖中人，自然給人的印象也會可靠得多。」

「有道理。」燕十三沉吟着。「但我還是有些懷疑。」一頓轉問纖纖盈盈。「你們能不替我解開這個疑團？」

纖纖盈盈對望一眼，欲言又止，燕十三看在眼內，方才他一面說話也是一面留意纖纖盈盈的神情變化，以他對她們的認識，多少當然已猜測到一些。

他隨即再問盈盈：「你來說。」

盈盈看看長孫無忌。「我們只看出他服食過某種藥物，本來要去問姑姑的，可是旣要救醒姓練的又要照顧燕大哥，騰不出身來。」

燕十三目光再回到長孫無忌面上。「玉嬌嬌要你先服下毒藥？」

長孫無忌沒有答話，燕十三接道：「唐門以暗器毒藥揚威江湖，尤其是玉嬌嬌這個掌門人，對藥物這麽熟悉，不用毒藥才奇怪。」

長孫無忌終於道：「毒藥是我自願服下的。」

燕十三笑了。「你若是不肯服下，難道她會給你解藥？」

長孫無忌淡然道：「我以爲我們目前要討論的是如何才能夠再找到毒氣的綫索。」

燕十三收起笑臉，轉問：「那是怎樣的一種毒藥？」

長孫無忌說道：「據說要半年之後才會發作，有這麽長的一段時間，應該足够了。」

燕十三頷首道：「若是半年之內我們也解決不了這件事，相信也不可能解決的了。」

長孫無忌道：「施放毒氣的人現在顯然還有很多避忌，再給他們半年時間，定必可以隨意施爲，我們遇上，相信亦難逃一死？」

燕十三道：「我就是這個意思。」

長孫無忌笑接道：「可惜燕兄昏迷以來，我們並沒有任何進展。」

燕十三不由亦笑出來。「我昏迷了有多久，你們顧得救我，有進展才奇怪。」

一個聲音隨即傳來。「這句話其實是說給我聽的。」

長孫無忌目光一轉，落在從那邊轉出來的練青霞面上，接說道：「以我推測，他們是必在忙着建造另一個煉製毒氣的地方。」

練青霞目光亦落在長孫無忌面上。「是我不好，若是小心一些，不斬出那一刀，也不會弄到這個地步。」

長孫無忌道：「即使你不斬出那一刀，毒書生也會有辦法將瓷球弄破的。」

練青霞道：「到這個地步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說話。」

她的目光移到燕十三纖纖盈盈的面上，雖然中毒昏迷，多少她仍然有些意識，知道這期間給了燕十三盈盈纖纖她們多少煩惱。

燕十三接道：「你用不着這樣望着我，要多謝你多謝纖纖盈盈好了。」

練青霞目光停留在纖纖盈盈面上，方要說什麽，纖纖盈盈已一齊躲到燕十三身後。

燕十三笑道：「你若是罵她們，保管有反應，一定會囘罵你一個痛快的。」

練青霞歎了一口氣，鬼門關前走了一轉，對她多少當然有些影响，南下開始時那一股氣焰也消散了。

燕十三笑接道：「當然，有一個人你更是非要多謝不可。」

練青霞目光轉向長孫無忌，一揖，也是話方要出口，便給長孫無忌截住道：「大家都是爲了朝廷盡力，不必多說客套說話。」

練青霞道：「我要說是我自己的心裏話。」

長孫無忌道：「煉製毒氣的絕無疑問是一個可怕的高手，我們這方面可以用的人有限，少了你，實在難成事。」

練青霞目光在各人面上一轉，歎息道：「大家這樣說話，我再說什麽反而顯得小家了。」

長孫無忌道：「走這一趟唐門，我們事實花費了不少時間，幸而也不是全無收穫。」

燕十三插口說道：「這我可就不明白了。」

「玉嬌嬌對那種毒氣，絕無疑問也會下過一番苦心，據她說，多少已有一些頭緒。」

燕十三點頭道：「若非如此，練姑娘中的毒也不會這麽容易被消解。」

「只是她還不能够肯定，我們若是再無發現，可以囘來再找她。」

燕十三沉吟道：「這個消息我們可是不能够洩漏出去。」

「不錯，否則消息傳入煉製毒氣的那些人耳中，一定會對唐門採取行動。」長孫無忌接道：「我已經吩咐玉嬌嬌小心的了。」

「看來你們相互間給對方的印象很不錯。」

長孫無忌道：「我看不出她有什麽不好。」

「這我就放心了。」燕十三開懷大笑。「那不知怎的，我對她就是沒有多大好感。」

「那是因爲你存心騙她，那知道非獨瞞不着，而且反而吃足了苦頭。」長孫無忌說來帶着笑。

「若非如此又怎會成全你們這段姻緣？這也是天意，勉强不來的。」

長孫無忌轉向練青霞：「你的手現在怎樣了？」

練青霞一舒左臂。「仍然有些痲痺，但相信很快便會恢復正常。」

長孫無忌道：「那麽，我們可以動身了。」

「到那兒去？」練青霞反問：「是不是我們方面已得到什麽消息。」

「希望是。」長孫無忌道：「否則我們便得從你中毒的地方重新再調查，看看那些人是否有綫索留下來。」

燕十三道：「這個可能性不大，我倒是希望小嚴那方面誤打誤撞，弄出什麽綫索來。」

盈盈道：「奇怪這麽久了，仍然不見他出現。」

纖纖接道：「會不會也墮進什麽陷阱裏？」

盈盈搖頭道：「這個我倒是放心，這麽多年了，他不是一直逢凶化吉，活得好好的。」

燕十三道：「別看他糊裏糊塗，有時候就是瞎打瞎撞，給他弄出綫索來。」

盈盈道：「可是除非他找到來，否則要找他可是一件難事。」

燕十三說道：「他要找到我可是簡單得很，這個小子就是有這種本領。」一頓轉問長孫無忌。「我們這一去又是一段長時間，你要不要去跟那位掌門人打一個招呼。」

「該說的都巳說清楚了。」長孫無忌笑了笑。「除非她現在突然派人來告訴我們巳經發現那種毒氣的秘密，只是，不可能這麽快的。」

燕十三道：「那一個能够肯定？」

「你不是要建議我們，在這裏等候的吧？」

「當然不是。」燕十三大笑。

事情到這個地步總算有驚無險，眼看長孫無忌對玉嬌嬌又很有好感，燕十三又怎能不開心？

練青霞盈盈纖纖心情一樣很好，她們當然亦看出長孫無忌並沒有委屈的感覺。

她們却是怎也想不到方才的一番說話經巳洩漏出去。

那是經由一條青綠色有如竹枝也似的

管子送進毒書生諸葛胆的耳裏。

那條管子當然是特別構造，以諸葛胆的身手經驗，當然會選擇一個適當的地方，要發現他實在不是一件易事，又何况燕十三等人正處於一片混亂中。

可幸諸葛胆並不知道燕十三中毒昏迷的事，否則早已經採取激烈的行動。

他們追查燕十三等人當然並非始於今日，也早已肯定練青霞中毒受傷，燕十三等人送練青霞到唐門目的在尋求救治的方法。

唐門對那種毒氣是否有救治有破解方法？這當然是諸葛胆他們最關心一件事。

也所以諸葛胆要冒這個險。

經由那條管子他其實聽得並不怎樣清楚，但聽到練青霞的聲音巳經足够。

諸葛胆不禁由心寒出來，他們自以爲天下無敵的毒藥竟然巳有人研究出解藥，而他們尚還未能够隨意施放。

到他們能够隨意施放的時候，唐門的解藥又會進步到什麽地步？

諸葛胆那能够不心寒？

× × ×

出了客棧，諸葛胆心頭那股寒氣方消散，一般殺氣便迎面湧來。

若換是另一個比較衝動的，只怕巳經出手，諸葛胆却雖然在這種心情下，仍然能够保持冷靜，算計得到湧來的殺氣有多重。

他沒有出手，但還是不由自主倒退了一步，以一種奇怪的目光看着突然出現在面前的那個青年人。

青年人一身葛衣，手横一根鐵笛，目光冷冷的，盯着諸葛胆。「你的武功不錯啊。」

諸葛胆一怔。「略懂一些。」

「聽說燕十三有一個好朋友叫做嚴拾生的，終年追隨左右，你就是那個嚴拾生？青年人也不等諸葛胆答話，接道：「告訴燕十三，齊飛要見他。」

「齊飛？」諸葛胆脫口道：「浪子齊飛。」

「不錯。」齊飛冷冷的接道：「他若是一個男人，便立即出來。」

諸葛胆微笑。「他當然是一個男，無論出來與否都是的。」

齊飛沉聲道：「那我在這裏等他。」

諸葛胆無可奈何的。「你喜歡在那裏等他也不要緊，我就是不能替你通傳。」

齊飛語聲更沉道：「你不是他的好朋友？」

「非獨不是，而且連他是什麽樣子也不清楚，不是你說，我也不知道他來了這裏。」

齊飛怔住。「你不是嚴拾生？」

諸葛胆歎了一口氣。「我姓名也是三個字，都是完全不同的三個字，但你硬要將我當作嚴拾生，也沒有辦法。」

齊飛再問：「你完全不知道燕十三的事。」

諸葛胆道：「我建議你去向這個店子的小二打聽一下，他們應該清楚的。」

「有勞指點！」齊飛半身一轉，眨眼間便沒了踪影。

諸葛胆沒有追上去，嘟喃道：「這個人一向浪跡江湖，抱打不平，燕十三怎會跟他結怨。」

他雖然很奇怪，也沒有留下來一看究竟，對燕十三他暫時巳失去興趣，一心只想着如何去對付唐門。

在他來說，沒有什麽人比唐門的掌門人玉嬌嬌更可怕的了。

× × ×

燕十三知道有齊飛這個人，却未會過面，也從來沒有任何瓜葛，所以聽得小二通傳，有一個叫做齊飛的人要見他，一樣很奇怪。

他還是出去，隨行的除了纖纖盈盈，還有長孫無忌練青霞，却不是爲了助拳，是準備動身去找綫索。

練青霞走着忍不住又問：「那個齊飛找你到底有什麽事？」

燕十三道：「不是好事就是壞事。」

纖纖接道：「好事就是這個人的出現會對我們有什麽帮助，壞事就是他會給燕大哥一些不必要的痲煩。」

盈盈道：「我看是壞事的多。」

燕十三道：「我巳經够倒霉的了。」

盈盈道：「可是你逢凶化吉，現在可又是什麽事也沒有。」

纖纖道：「通常在這種情形下，一定又會有新的痲煩出現。」

燕十三搖頭。「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怎會反而有新痲煩出現？」

「這也許就是你與一般人不同的地方。」長孫無忌笑接：「一個人要在江湖上闖出名堂來當然相當本領，但痲煩不多本領又如何施展得出來？」

「有道理。」燕十三倏的一聲歎息。

「但現在最好還是平靜一些，我半截身子還是不屬於自己也似的，痲煩不太大倒還罷了，否則如何應付得來？」

長孫無忌轉問：「那個齊飛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他外號浪子，當然是比一般浪子更浪子，才能够奪得這個榮譽。」

「那是一切行動都全憑自己喜惡，也不管什麽江湖規矩的了。」

「事實是這樣。」

「本性若是壞的後果當然不堪設想，若是好的，多少自然有些俠名。」

「這個人是屬於俠客一類。」

「燕兄這還担心什麽？俠客總不成會與俠客作對的。」

「這個時候出現，怎能不担心？」燕十三嘟喃着。「你就是不知道，這個人巳經有兩年沒有在江湖上出現了。」

「有多大年紀？」

「據說還不到三十歲。」

「這個年紀應該繼續浪跡江湖上才是。」長孫無忌沉吟着。「失踪了兩年，突然再出現，第一個就是找上燕兄，無疑是大有問題。」

燕十三笑笑。「我最近一直在忙着追查毒氣，他若是爲此而來，就是壞事也會變成好事的。」

「對，他若是那方面的人，這樣找到來無疑是送羊進虎口，可是那有這麽笨的人？」

「那在他後面必然隱藏着一批强敵，但也是不要緊，有長孫兄在這裏，再多也沒用。」

長孫無忌笑問：「你其實是希望齊飛知道你在追查毒氣的事，又發現了什麽綫索，所以到來。」

「果眞這樣，他是否會直接進去找我？」燕十三微喟。「天下間很少事情這樣理想的。」

× × ×

齊飛的心情似乎不大好，笛子吹起來也是一片肅殺激蕩，燕十三他們出來的時候，他就坐在一旁的高牆上，吹着笛子。

聽到這笛吹聲，燕十三便不由大搖其頭。「希望這笛聲就不是齊飛吹的。」

長孫無忌目光及處。「我看你要失望了。」

笛聲與之同時停下，齊飛手抄鐵笛，指向燕十三五人，道：「來的那一個是燕十三。」

燕十三目光一掃，長孫無忌笑笑。「我就是冒充，別人也不會相信的。」

「當然了，好像我這樣瀟洒的人有多少個？」燕十三乾咳一聲。「坐在牆上的就是齊兄？」

「不敢當。」齊飛冷冷的回答。

「齊兄高高在上，不稱兄也不成。」燕十三話說來倒是輕鬆。

「你知道我爲什麽要到來？」齊飛接問。

燕十三道：「齊兄還是直說的好。」

齊飛冷冷的道：「我是要請燕兄回唐門去。」

燕十三一怔。「齊兄是唐門的人。」

齊飛搖頭。「不是，我只是看不過眼，要管這件事。」

「那件事？」燕十三很奇怪的。

齊飛語聲更冷。「就是玉嬌嬌那件事，婚事！」

燕十三又是一怔，更奇怪的看着齊飛，齊飛冷冷的接說道：「唐門的弟子告訴我，閣下求藥闖關，但藥到了手，立即逃去。」

「是有這件事，但……」

「閣下這樣一走了之，對閣下來說當然並無損失，對唐門來說也是一樣，唯一受影响的只是掌門人玉嬌嬌，不說將來，就是現在，衆說紛紜，對她的自尊心打擊至大。」齊飛盯穩了燕十三。

「怎會這樣的？」

「閣下就是完全沒有考慮到後果所以才會這樣做。這樣對一個弱質女流，閣下難道不感到慚愧？」齊飛理直氣壯的。

燕十三傻了臉，喃喃道：「她是一個弱質女流，其他的弱質女流倒不知是什麽女流了。」

齊飛自顧接道：「我雖然不是唐門中人，甚至跟唐門什麽關係也沒有，可是聽到有這種事，還是不能不插手管一管。」

燕十三道：「好像閣下這樣抱打不平的好漢實在罕見。」

「好像閣下這樣不負責任的俠客我也是第一次遇上。」齊飛搖頭：「而好像玉嬌嬌這樣美好的女子閣下也竟然不珍惜，我甚至懷疑閣下的眼光。」

燕十三忽然問：「玉嬌嬌跟你是什麽關係？」

齊飛一下愕然，搖頭，道：「沒有關係。」

纖纖一旁插口道：「燕大哥，玉嬌嬌還未嫁入唐門的時候，除了唐門大少爺，還有一個追求得很起勁，聽說還曾經帶醉擱截花轎。」

齊飛聽說面色一變。「不錯，那個人就是我，雖然我比不上唐家大少爺，得不到她，也不會看着她任人欺負。」

燕十三恍然道：「閣下失踪了這麽長的一段日子，原來就是跑到這裏來，在唐門附近保護着玉嬌嬌。」

齊飛歎息道：「唐門大少爺若是在生，當然用不着我這個保鏢的。」

「閣下亦可謂痴情一片。」燕十三接問：「我闖關求藥的時候，閣下相信並不在唐門附近，一切只是事後從唐門的弟子口中得知，然後閣下就到處找我？」

「總算皇天有眼，給我找到了。」

燕十三聽着不由大搖其頭。「我現在實在懷疑，到底我是你恩人還是敵人？」

齊飛道：「你若是不立即隨我回唐門去，就是敵人。」

燕十三回頭望着長孫無忌，道：「老兄，到這個快要動手的地步你居然還保持沉默。」

長孫無忌道：「他既沒有問我，對以後的事情又是一無所知，我就是告訴他，也不會相信的。」

齊飛目光轉落在長孫無忌面上。「你又是那一個，事情跟你又有什麽關係？」

長孫無忌笑了笑。「你懂得這樣問，可見亦不是一個完全不講道理的，那我可以說了。」

齊飛冷笑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在下複姓長孫，雙名無忌，乃是京中禁衛統領。」

「原來是官門中人，」齊飛眼中敵意畢露：「江湖上的事官門中人還是少管的好。」

長孫無忌淡然的說道：「唐門的掌門人並沒有看上燕十三，所以也沒有給他解藥。」

燕十三接道：「掌門人看上的是他，解藥其實是他拿回來的。」

齊飛奇怪的盯着長孫無忌，「江湖中人怎會看上官府中人？」

燕十三道：「江湖中人整天在鬼門關前面徘徊，怎似官府中人安全。」

齊飛倏的一聲歎息：「這也是事實，人在江湖，怎樣也總會與人結怨的。」

燕十三接道：「所以玉嬌嬌能够找到一個這樣的歸宿，你也應該爲她高興。」

齊飛點頭，目光突然又落在長孫無忌面上：「可是你爲什麽不留在唐門。」

長孫無忌道：「那當然是因爲我有事必須先去完成。」

「玉嬌嬌同意的？」

「不同意我又怎能拿到解藥。」

「以你們的武功，拿到解藥便開溜，玉嬌嬌又如何阻止得了，」齊飛目光轉向燕十三，道：「總之我得到的消息就是這樣？」

長孫無忌道：「那你應該回去再打探一次。」

齊飛忽然笑出來。「狐狸終於露出尾巴了，我這裏一走，再到那兒找你們？」

長孫無忌道：「可惜我們不能够留在這裏等你。」

燕十三接道：「更可惜這附近又沒有唐門弟子能够證實。」

「這實在可惜得很。」齊飛一橫鐵笛道。

燕十三笑問道：「看來你已經有了主意。」

齊飛道：「兩位之中，任何一位都可以，必須立卽隨我到唐門進一趟，問清楚了才離開。」

燕十三大搖其頭。「我以爲沒有這個必須。」

「我也是。」長孫無忌轉向齊飛。「我們此去是東行。」

「你以爲我會相信？」齊飛再問：「兩位之中到底那一位？」

練青霞聽到這裏再也忍不住插口：「姓齊的，我們可沒有你這麽多空閒……」

齊飛霍地轉望練青霞。「你又是什麽人。」

「練青霞，京中神武營的。」

「又是官府中人，所謂官中兩個口，說話果然咄咄迫人。」齊飛冷笑：「可惜我這個江湖中人從來就沒有將官府放在眼內。」

練青霞亦一聲冷笑道：「我只是說事實。」

齊飛道：「事情我看跟你也沒有關係，我也無須跟你多廢話。」一頓再問：「到底那一位？」

燕十三看似要說什麽，長孫無忌已反問：「我們都不會花這個時間。」

齊飛沉聲道：「那只好得罪了。」

燕十三接問：「什麽意思？」

齊飛道：「我只好將你們迫回去。」

長孫無忌手一推劍「錚」的出鞘一寸，笑顧燕十三。「我的耐性到此爲止。」

齊飛大笑：「到底要動手，很好。」

長孫無忌盯着齊飛。「你若是敗在我手下——」

齊飛不答大笑不絕，長孫無忌冷笑接道：「我看就是敗在我手下，你也是糾纏不清的了。」

齊飛笑聲一頓。「你若是一個男人便立卽回唐門去。」

長孫無忌沒回答，練青霞看看齊飛又看看燕十三。「眞的沒有其他辦法了。」

燕十三方要答話，齊飛已接道：「除非將我殺掉。」

語聲一落，手中鐵笛已指向長孫無忌，燕十三即時跨前一步，雙袖齊展，一陣拂動，他身子雖然仍感痲木，但內力已能够運行，暢通無阻，雙袖這一陣拂動聲勢也甚是驚人，而拂動下來，肌肉也更覺舒暢。

練青霞雖然沒有他這許多動作，彎刀亦出鞘，纖纖盈盈亦探手握住了劍柄。

齊飛目光一掃。「你們要一齊上？」

燕十三說道：「這是省得你一個個打發。」

齊飛冷笑。「姓燕的名滿江湖，原來是浪得虛名之輩，有種的便待在一旁，看我先解決了長孫無忌。」

「有種沒種是一個問題，你能否解決長孫無忌又是一個問題，我們只知道我們沒有這許多時間去做這種無聊的事情。」燕十三再拂袖。「我再三建議你先回去唐門問一個清楚明白。」

「我再三告訴你我不會上這個當。」

燕十三搖頭，「我看你也不像這樣固執的人，難道你根本不敢面對玉嬌嬌？」

「胡說！」齊飛面色驟變。

燕十三鑑貌辨色，接一句：「玉嬌嬌若是知道你將時間這樣荒廢，不知道會有什麽感想？」

「你知道什麽？」齊飛暴喝，手中鐵笛一長，點向長孫無忌的右肩穴道。

長孫無忌長劍一翻，擋住來笛，齊飛再問：「你到底肯不肯跟我回去。」

「那有這麽嚕囌的男人！」長孫無忌劍勢展開，一劍緊接一劍迫向齊飛。

燕十三那邊接喝一聲，雙袖飛舞，捲向齊飛右肩，練青霞彎刀從另一個方向殺上，纖纖盈盈雙劍亦出鞘一齊殺奔前來。

長孫無忌燕十三有多少斤兩齊飛如何看不出，單打獨鬥也不容易取勝，何況衆人聯手一齊攻來，他面色一變再變，鐵笛左擋右封，一個身子同時倒躍出去。

燕十三長孫無忌他們就好像約好了的，沒有追前，一齊停下。

齊飛恨恨的看着他們。「你們這樣做不覺得可恥。」

燕十三笑了。「要是覺得又怎會這樣做？」

齊飛一怔。「我現在更加肯定你們是欺騙玉嬌嬌，一些誠意也沒有？」

燕十三道：「現在我們也明白跟你說什麽也是廢話。」

纖纖接道：「對玉嬌嬌你也是完全不了解，難怪她寧願留在唐門。」

盈盈亦道：「她若是走出來，再遇上你這個這樣痲煩的男人，眞也不知如何是好。」

齊飛聽着面色一變再變，目光深注在長孫無忌面上。「除非你永遠都跟他們走在一起，否則，我總有一天會將你抓回去的。」

長孫無忌回劍入鞘道：「到那一天再說。」

齊飛恨恨的一跺脚，縱身躍上牆頭，眨眼便飛掠去遠不知所踪。

練青霞目光這才回到長孫無忌面上。「你以後可眞痲煩的了。」

長孫無忌尚未答話，燕十三已然道：「你當然是覺得值得的。」

練青霞不由問道：「那位玉嬌嬌很漂亮？」

「你問我我當然不會說是。」燕十三笑笑：「一個男人在一個女人面前盛讚另一兩女人漂亮，是自討苦吃。」

練青霞笑笑。「聽你這樣說，那個玉嬌嬌是眞的很漂亮的了。」

燕十三打了一個「哈哈」，沒有再說什麽，練青霞亦沒有再問玉嬌嬌，轉問：「我們是不是由七重天那邊再開始。」

「希望他們以爲我們不會再回去，又着人到那兒收集那種瓷土。」燕十三滿懷希望的。

練青霞聽着奇怪，呆望着燕十三，燕十三笑接道：「此外，我們還有另一個希望。」

（未完・十一）

緊急追緝令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
可飛·圖

妙手盜牢匙　地道救雙俠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郝振鵬心懷不軌，既攫奪了盧卿的黃金和珠寶首飾，還想將她的身子也奪過來，假意慇懃，動手動脚，而盧卿目的是利用他對付韋青，爲父報仇，見他不能爲己用，又利用「鎗七雙絕」侯七，想將郝振鵬活捉，被他逃脫，只將「揚州七四狼」殺掉六個，只剩下一四狼老梁救走郝振鵬。而韋青慕名求見侯七，經過較量身手，打成平手，識英雄重英雄，雙方尊重，各走各的。韋青知道大箱子仍有下落，爲了摸淸敵情，決到小金魚處，她被逼出手狙擊韋青，郝振鵬捉到韋青送交章胖子領賞，在蓮花橋交易，來人想不到却是侯七，韋青頗覺懷疑……

而隨後進入室內的，却是久未見面，家破人亡的盧卿，衣履雖仍鮮明，却掩不住憔悴和淸瘦。

是了！也只有這主兒才會來這一手，因爲他曾到美人窩掛過頭牌，高張艷幟，儘管未接一客，「下海」之名總是傳出去了。

只不過她來那一手却是她自己發狂，若非韋青及時提醒，說不定眞會作出更糟的事來。

「不知道有沒有委曲你？」盧卿說：「不過你應該看出來，這家『後庭花』的『相公堂子』的狀元居處被你佔了，這套房是最紅的『相公』住的！」

她似乎每一句每一字都希望能達到刺人的最佳效果。北京的紅「相公」會被狎客定期選拔狀元一次，按科擧的名稱如「花榜狀元」，榜眼、探花、傳臚等名銜，寫在黃紙上貼於公共場所，這當然要名流推選才行。

韋青笑笑說：「在美人窩勾欄中，阿酥把林妹妹的瀟湘館騰出來作爲妳的香巢，似乎也沒有慢待妳呀！」

盧卿淸瘦而冷艷的面孔扭曲了一下，說：「聽說你栽得很慘！」

「盧大小姐指的是哪一方面？」

「哪一方面你不慘？尤其是一個大箱子……」

「這一點我承認，聽說已經被燒了，要想反撲都已經太晚了」

「你知不知道爲什麼迄今那主兒還沒有收網？」

「這……不大淸楚，」韋靑笑笑，說：「盧大小姐一定知道。」

盧卿說：「人家何必急在一時，一切都在人家的掌握之中。侯七，叫人再爲韋相公補補粧……」

韋青攤攤手說：「盧大小姐，這一手對我沒有多大的用處，因爲我見過太多的世面。」

「以前也作過相公陪過客？」

「盧大小姐，咱們還是談點正里八經的吧！」韋青正色說：「千萬別以爲我兄弟二人是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

盧卿厲聲說：「你們不是這種人我會落到這種地步？」聲色俱厲。

「盧大小姐，妳該知道，令尊一生作了多少孽，殺了多少無辜！」

「在你們的眼目中，那些死者都是該殺的。還有，事前你打過招呼沒有？」

「就憑你剛才說的這句話，我能打招呼嗎？恥之一字所以治君子；痛之一字所以治小人。對某些人某些事必須有非常手段才行！」

「你是什麼？你能代表什麼？」盧卿指着他的鼻尖，一字字地說：「我要你死得奇慘！」

韋青說：「盧卿，我想此刻應該冷靜下來，談點有用的。小弟韋雲體重掉了七八斤，妳是知道，他對妳十分認眞！」

「認眞？」她「格格」笑了起來，忽然靠在侯七肩上，換了別人，必然手足無措，侯七居然平靜如故，是他見過世面還是放了長綫，坐在炕頭上數芝蔴——下了工夫？

韋青肅然說：「妳笑什麼？」

「他不配！」盧卿輕蔑地說：「包括你在內！」說完就出屋而去　韋青低聲說：「侯七，恭喜你！」

「恭喜什麼？」

「一傢伙戳在錢堆上，大概是上輩子燒了高香。」

「哼！這一套你少來！」侯七在他耳邊低聲說：「她越恨你，就暗示曾經喜歡過你。這點『風水』我還看不出來？折那……」說完，邁着方步往外走。

韋青又低聲說：「侯七，我一天不出去，你就一天找不到一個眞正的對手。高處不勝寒哪！」

侯七沒吭聲就走了。

韋青相信，這是盧飛生前投資開設的。他投資的事業不少，却多是賭場、花烟館和「花會」等。（花會和搖彩略似，南方才有，贏輸很大，黑幕也很大。）

× × ×

小金魚來找霍小腰，鴇母上下一端量，「嘖嘖」！腰是腰，臀是臀，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在這方面，她像章九如看古董差不多，差不多的古董只要瞄上幾眼，就知道年代和出處。

「姑娘，儂的本鈿交關牢，要是到這兒來——」霍小腰一拉鴇母，說：「這位姑娘找我？」

「是的，霍姑娘，有急事，能不能借一步說話？」

霍小腰拉她進入她的房中，鴇母嘟囔着說：「漂亮有什麼用？和小腰一樣，佔着茅坑不拉屎，折那格娘……」

「霍小妹，我們雖不相識，却是久仰，也知道妳和韋大哥交厚！」

「是的，他發生了什麼事？」

「時間急迫，只好長話短說。」小金魚說道：「韋大哥對我不錯，但我出賣了他……」

霍小腰也知道小金魚其人，她們應該算是自己人才對，只是分屬的層次不同，她急急地：「怎麼回事？」

「我的老父在郝振鵬手中，不能不聽他擺佈，所以射了他兩鎗——」

「什麼？射兩鎗？」她的嗓音是顫抖的。

「不過都很輕，只是皮肉之傷，那知郝振鵬制住韋大哥之後，居然出了手賣給了別人。」

「誰？」

「本來應該是章九如，結果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事後發現買主是盧卿偃來的名鎗手『鎗七雙絕』侯七……」

霍小腰的臉色逐漸失血，吶吶道：「現在呢？情況如何？」

小金魚說：「經我的人暗中踩綫，知道韋大哥目前在盧飛生前開設的『後庭花』相公堂子中由侯七及其部下監視着。」

「把他弄到那種地方去，又有什麼用意？」

「霍小妹妳是知道，對韋大哥動硬的，門兒也沒有，但對他人格的傷害却又當別論。」小金魚說：「老父和我已脫出魔掌，但他們認識我，所以去也是白搭！」

霍小腰大力扭着手指，不住地盤算，其實她攷慮的還不僅是救人的問題，還有比救人更使她難以抉擇的問題。

「霍小妹，我走了，還要設法和他的朋友連絡一下……」小金魚一走，霍小腰在屋中東一頭西一頭地，像隻沒頭蒼蠅，就是她全心投入去救人，連五成的把握也沒有。

× × ×

韋青倚在小屋中床上，肩上的傷又換了一次藥，雙臂在背後衫內還是綑着，盧卿站在床前，說：「對你有興趣的相公不少……」

韋青笑笑：「好啊！好久可沒有玩這個了！」他知道在此刻表現得越下作越好，你的淸高，就是她攻擊的死角。

「別吹！那些人妖的窮兇極惡會把你嚇個半死！」

「妳未免把我看得太嫩了些！在北京那可是常去串門子的地方。」韋青故作輕佻之態：「不過是兩雄相悅，私贈餘桃而已！」

盧卿咬咬牙，說：「我一直在想，用什麼方法收拾你？」

「把我的右手剁了去，那我就眞的完了！」

軟碰不吃，盧卿拏他沒有辦法，說：「侯七，你能不能想出一個點子來？」

侯七也眞絕，說道：「如果妳眞是能聽我的，就乾脆把他閹了！那樣我才有希望。」

盧卿罵着：「要死格！」他居然並不攷慮這個餿主意。如果她是眞的非報仇不可，這可能是最能解恨的一種手段了。

鷄、鴨閹了會長得很肥很大，人被閹了渾身肌肉會鬆夸夸地失去彈性，那比去其右臂更慘。

屋外的侯七說：「去其右臂，有一兩斤重，閹了他，失去的不過幾兩重，小姐居然不捨得幾兩重的……」

「住口！」情仇大似親仇，在仇的順序上來說，親仇是次要的。可是她要報父仇仍然是個幌子。如果韋青此刻能來點軟的，或作某種程度的示愛，情況會大大改觀的。

但他不能那麼作，況弟弟又對她十分熱衷。

「也許你是玩過相公。」盧卿說：「我相信你絕對沒有以相公的身份被嫖客玩過，對不對？」

韋青不由一愣。的確，他不會有這種經驗。

盧卿說：「明天我會讓你大開眼界……」氣虎虎地出屋而去。

韋青低聲說：「侯七，你如果是條漢子就——」

門外的侯七說：「姓韋的，我這輩子也沒走過桃花運，下一輩子也不大可能，就算眞的把你閹了，也輪不到我，我侯七有自知之明，所以我並不盼望你早死。但也不要指望我會救你。」

「在口頭上，她對你許過願對不？」

「是有這麼回事兒！只不過我對自己的姥姥不親，舅舅不愛，有深刻的認識。」侯七說：「不過話又說回來，我雖然不可能和她同床共枕，就是一天看她幾次也舒坦，就憑這一點，你說值不值？」

韋青喟然，說：「侯七，你眞是我唯一的對手，就憑你這份自知之明，已少有人能企及。我很慶幸遇上了你這麼一位敵人！」

「你也不必爲我上洋勁，反正我不會放了你。原因是我收了人家的代價……」

× × ×

霍小腰正要採取行動，小丫頭說：「姑娘，門外有位大娘說是姓筱或者姓蕭，要見見姑娘——」

霍小腰先是一喜，繼而喜色消失，她幾乎知道她來幹什麼，而且又在這個節骨眼上。

當然，她還是到後門外來，叫了一聲「娘」！母女二人緊緊握着，親熱了一陣子。

「還好吧？小腰？她有沒有强迫妳接客過夜？」

「沒有，娘。只不過鴇母不知我的身份，常常在背後指鷄罵猴，說是我把一些財神爺都踢出門外……。」

「這也難怪，當初送妳來此，娘攷慮再三，還是以不說出我的身份爲妙。」

「爲什麼？娘！」

「孩子，『三手紅綫』蕭瑤之名，二十年前在北六省也相當出鋒頭，正因爲如此，把女兒送到這兒來，總是不大好聽，這也不過是掩護身份，一時權宜，助妳乾爹一臂之力，另外，不曝露我的身份也比較安全。」

「娘，您今天來此……」

「第一是來看看妳。也順便叮囑一番，可千萬要聽妳乾爹的話，過去在道上，我們是好友，如今他常常周濟我們，我們要感恩圖報。」

「娘，如果乾爹他……他……？」

「他怎麼哩？不管他怎麼樣？反正他是妳的乾爹，帮人可要帮到底啊！」

霍小腰的話被這幾句話擋了回去，想想韋青，內心焦灼，矛盾，却絕不能求助母親。要是母親能帮忙，希望可就大了。

「腰兒，妳好像有心事！」

「沒有，娘……」

「我走了！可別忘了娘的話。」

「哦！不會的，娘，您還是住在連雲港？」

「怎麼？不住在連雲港住在哪裏？」

「我是說你一個人很悶，何不到徐州姨媽家去住一兩個月散散心！」

「也好！我這就到徐州去，此地事了妳就到徐州去找娘！」小腰這麼說是打算萬一逃走，不去連雲港，乾爹就找不到她們母女。

× × ×

「萬木無聲待雨來」的萬家，出奇的平靜，不能不說是令人担心的一件事，任何人都會想，大箱子弄回燒燬，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滅口行動即將開始。

但是，這想法完全不確，且有驚人的意外。

揚州一家報紙上刋出萬里的談話：他和韋青表外甥的誤會，也許完全未能怪韋青，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回想原因，以爲大概是風傳「二鐵」來到揚州，是抓韋青的，萬里找他希望協助他，反而引起他的誤解，以爲萬里出賣了他，要把韋青交給「二鐵」帶走。這是第一點。

韋青和萬柔相悅，萬里早有所見，之所以未主動爲他們訂親，是因爲萬大爺夫婦的不幸事件，加上近來的一些橫逆而無暇顧，如今他决定當衆宣佈，即將爲他們訂親。此其二。

第三點最重要，也最具體，以揚州三大亨之二的「鹽虫」牛經武以及大米商劉永泰爲首，率領着五六位揚州地面上的聞人，如長興綢緞的吳老闆，金滿堂銀樓的何老闆，大來糟坊「釀酒）的錢老闆，以及福隆錢莊的孫老闆等，居然找上門來。

老實說，莊前柳算是沉得住氣的人了，開門一看這聲勢，不由暗吃一驚，人家並非不知他們的藏身之處，如果今天來的不是揚州有頭有臉的人物，而是一些殺人不眨眼的鎗手，後果如何？

牛經武和劉永泰，二人任何一個論財富都不在萬里之下，揚州不算小，容納這三個人物，難免不發生一些磨擦，而今天這二人居然能爲萬老爺子作和事佬，莊前柳一時還眞弄不清葫蘆中裝的是何藥？

對方笑臉明來，而且還沒進門就挑明了來意，怎能小家氣？立刻肅客入屋，儘管韋氏兄弟和小八子都不在家。

只是小金魚在此，却藏了起來。

「莊先生……」牛經武雖是腰纏萬貫，却不富態，反而精瘦，他說：「久仰您的醫術超羣，久仰得很，如先生不棄，牛某事業單位想聘先生爲醫藥顧問——」

劉永泰說：「牛兄，這不公平，來時我們說過，以談正事爲主，要說請莊先生作顧問這檔子事，小弟敢說比你早了好幾個月哩！」

這工夫大來糟坊的錢老闆笑着打圓場，說：「兩位不必爭執，莊先生如果要妙手濟世而有所依托的話，捨兩位其誰？」

「好好！咱們先談正事。」牛經武說：「萬里兄這人，一生剛愎自用，但爲人却是沒得話說，他對韋先生寵極愛極，有時自不免產生責之切的後果。不過如今任何誤會都已過去，希望韋先生速出面，不要再僵持下去……」

莊前柳已把茶端上，說：「沒什麼招待，眞是慢客……」

福隆錢莊的孫老闆說：「莊大夫，這你就不必介意，以他們兩位的鉅富來說，讓他們偶爾喝喝粗茶，也好刮刮腸子上的油膩！」

劉永泰說：「老牛，人家罵咱們是腦滿腸肥哩！」

牛經武說：「妾美不如妻賢，錢多不如境順。個中滋味，不足爲外人道。對不對？老劉？」

劉永泰說：「對對！現在言歸正傳，萬兄明天要在橋月飯店請客，主客是韋先生和莊先生，我們幾人忝爲陪客，時間是下午五時正。務請莊先生轉達這次邀請……」掏出兩張請帖放在桌上。

莊前柳心想，韋青落在盧卿手中，萬里知不知道？不知道而來這一手容易解釋，當然，知道而來這一手也可以解釋。

把客人送出門外時，牛、劉二大亨再三邀請莊前柳到他們府上作客，有錢的人對于名醫是不能得罪且要極力巴結的。

現在，莊前柳幾乎以爲這大門關不關都沒有必要了，閉上門入屋，小金魚已出現，說道：「莊先生，你看這一手又是什麼意思？」

莊前柳攤攤手：「老實說，我和妳一樣，摸不透。」

小金魚說：「我以爲萬里這一手不是想恩仇了了，從此和睦相處，那就是一招狠的。」

莊前柳說：「姑娘來此是不是有什麼救人之計與莊某商量？」

小金魚的點子不少，那次到銀樓去演了那齣戲，已可見她的噱頭多得造反。她說：「先生也許有更妥善的方法去救韋大哥。」

莊前柳搖搖頭：「到目前爲止，還沒有。」

小金魚嘆口氣說：「要不是因爲老父在他手中，且以老父的生命爲威脅，小女子怎會向他連開七鎗把子彈射光而中了兩鎗？雖然不重，我的良心却一直不安，只要有辦法救韋大哥，我願意打頭陣。」

莊前柳說道：「張姑娘，這話莊某相信。」

小金魚說：「小女子也沒有什麼好辦法，但既然韋大哥還在『後庭花』相公堂子裏，這種場合美人窩的阿酥大姐必然清楚，或能想個法子出來！」

「對！我怎麼把她忘了？」他此刻也想到了孫大德。

× × ×

韋雲身穿古銅色紡綢絲棉襖褲，頭戴禮帽，叨着烟捲兒，進入「後庭花」的大門。

他在暗中監視盧卿的行動，自然知道大哥失陷於她的手中，爲了大哥，雖千萬人吾往矣。

他並非不知道這是龍潭虎穴。但他非去不可，況且他對盧卿已動了眞情。盧卿對他呢？他也知道收支並不平衡。

開門見山要見盧卿，就連侯七也以爲他是自投羅網。盧卿聞報氣極而笑，說：

「這小子眞不知死活，居然還不死心！」

侯七道：「盧小姐，我相信他是來救他哥哥的，別的事是次要的，不信可以打賭。」

「好！如果他的主要目的是爲了救韋青，而不是爲了我，我可以攷慮先放了韋青。」

侯七說道：「盧大小姐，這話可要多加攷慮！」

「我的話說了就算，你來看吧！」

盧卿出現於會客室門口，韋雲站了起來，說：「盧卿，妳還好吧！」

盧卿道：「沒有被你們兄弟整死，算我命大。」

「盧卿，以『紫衣社』的行爲來說，灰飛烟滅，那也是遲早間的事。」

「你此來的目的是……」

「家兄在這裏對不對？我是爲了他向妳說情的。」韋雲說：「其次是……」

盧卿背後傳來侯七的調侃笑聲，盧卿惱羞成怒，掏出鎗來，只不過韋雲比她快得多，然而，還有比他更快的人，侯七的鎗已上了頂門火，而且「砰」地一聲，韋雲的鎗脫手飛出。

韋雲的一頭稜角還沒有磨光，不免自視太高，在目前，他以爲除了大哥，他不會名列第三。

現在事實證明，他的大哥能不能算第一，也大有疑問。

會客室內死寂無聲。稍後侯七說：「韋老二，你這兩套和你哥哥比可就差得多了，你來此的次要目的是什麼？」

韋雲說：「憑良心說句話，我對盧卿的情感自始至終未變過，這也是我今天來此的第二個目的。」

盧卿帶着迷死人不償命的媚笑說：「眞的呀？嘖嘖！多感人，我簡直想哭！可是韋老二，你給我豎起耳朶聽着，我要叫你生不如死，却又求死不能！」

侯七說：「韋大小姐，我以爲……」

話未說完，鎗聲已響，韋雲的右肘處冒起青烟，他震動着退後一大步，而且相信今生已無法使用右手。因爲肘骨已碎。

他來此的第二個目的的答案是這樣的，自然出乎他的意料。侯七說：「盧大小姐不要趕盡殺絕。」

「沒有！」盧卿吹吹鎗口的淡烟，說：「人家兄弟弄跨了紫衣社，也殺了我的父親，却留了我一個活口，禮尚往來，我怎可以趕盡殺絕？」

人在睡眠夢醒之後，總有一段短暫的迷離時間，往往會以爲仍在夢中，而會以夢中之喜而喜，及夢中之悲而悲。

前此韋雲說就是在這種迷離時刻，認不清敵我，高估了自己，而現在，他已徹底醒悟———她愛的也許是大哥。

不但韋雲領教了盧卿的冷酷，和那種睚眦必報的狠勁兒，連侯七都不例外。

盧卿吩附手下說：「快點找大夫爲韋老二治傷，找出名大夫花大錢，咱們可不在乎，一定要讓客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才行……」

韋雲很有種推開兩個漢子，說：「盧卿，如果你宰了我，而能放了我大哥，我會終生感激絕不記這斷肘之仇。」

「你似乎很善于表演，又要表演手足情深哩！佩服，來人哪！」

部下應着，盧卿說：「治了臂傷之後，把他們難兄難弟放在一起……」

× × ×

「三手紅綫」顧名思義，自是道上的一個女飛賊，由于身手極高，加上剪綹之術一流，而又不太濫，下手對象有所選擇。所以風評不太差。

她此次來看女兒，也叮囑她勿負義父的關顧之情。並未去見那主兒，却還沒有離開揚州，就在她正要離開時，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此人粉面朱唇，風流俊俏，穿了一襲藍色印度綢絲棉長袍，長絨禮帽壓在眉梢上。居然還拏了一根文明棍（手杖），一搖三擺來到這家旅舍中蕭瑤的房門外。

「三手紅綫」蕭瑤三十守寡，却一直很規矩。乍見這麼一個俊俏的男子登堂入室，十分不悅：「你是什麼人？不打招呼就進來了？」

來人說：「在街上看到大姐，竟被大姐的美質仙姿所惑，只求交個朋友，應不算唐突西施吧！」

「三手紅綫」笑笑，上下再打量一下，說：「妳和我一樣，都缺那麼點本錢，何必虛張聲勢？」

來人笑笑，確有點陰盛陽衰之美，低聲說：「看大姐也不像是有夫之婦，寂寞的滋味，心照不宣，我是『金蘭會』的成員，『金蘭會』和『不落家』意思差不多。大姐一定聽說過。」

像蕭瑤這種老江湖，豈能未聽說過這些事？「金蘭會」指女子以結義金蘭而掩護同性戀，廣東順德、番禺等縣是最早的「金蘭會」發祥地。

以前雛妓第一次接客，稱爲「梳弄」，而「不落家」的女子又稱「自梳女」，大概是「自己梳攏」的意思。

蕭瑤指着門口，說道：「馬上給我滾，不然的話，我會叫你豎着進來橫着出去的！」

來人甜着臉說：「蕭大姐，妳是眞的不認識我了？把禮帽往後腦上一推，長髮盤結在頭頂。

「妳是……」蕭瑤還未認出來。

來人說：「我是阿酥呀！」

蕭瑤仔細一看，說道：「原來是小酥，拆那，吃了我半天豆腐，妳怎知道我來了？」

「在街上看到的。大姐爲什麼不去看我？」

「小酥，老實說，我很不喜歡以別人的骨肉開人肉攤子。這太缺德！」

「大姐連這點也不信任我了？」

「這……是啊！妳就是沒咒唸了，也不會賺這腌臢錢哪！」

「還是大姐瞭解我，其實我來此，是肩負重任的……」

「得嘞！亮子寡老，咱們說這句話算不算是杞人憂天，嫠婦憂國？」

「不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說說看，妳在作什麼偉大而又隆重得一塌糊塗的事情，拆那！」

「大姐請先發誓，我說了這事之後，你參不參與？人各有志，不便勉强，但必須保證不抽後腿。」

蕭瑤正色說：「妳我過去曾穿過一條褲子，不敢濫用『莫逆』二字，也相去無幾，妳還不信任我？」

「好！請附耳過來……」她在蕭瑤耳邊說了一陣，蕭瑤的臉色十分凝重，阿酥是何許人，豈能看不出來：「大姐，是怎麼回事。」

蕭瑤如同未聞，阿酥冷冷地說：「我懂了，妳有難處對不對？話我算白說，只求妳就當作不知道此事，也代爲保密……」阿酥回頭就走。

蕭瑤忽然把她拉住，說：「可以從長計議。」

「這種正義對邪惡的事兒，還猶豫什麼？我知道了！那主兒對妳有恩？」

蕭瑤微微點頭，阿酥忽然色變說：「小腰莫非也奉命要對韋青不利？」

「這事我並不知道，怎麼？那小子眞是個專員？」

阿酥說：「如假包換。而且負有雙重責任。」

「什麼雙重責任？」

阿酥又在她耳邊說了一會，說：「自然造化之妙，智巧所不能及·大箱子即使燒了，還是沒有絕望。」

蕭瑤肅然說：「眞有這件事，他眞的是……」

阿酥說：「我會騙妳？我對妳沒有信心會來找妳？」

「我能帮上什麼忙？」

「大姐比別人多一隻手，主要是偷牢房的鑰匙。當然，必要時又能拚兩下，萬一事敗，女扮男裝，陰盛陽衰，在那地方也好蒙混。」

蕭瑤還在猶豫，因爲她們這種人最重言諾，欠人家的情，勢在必報，但權衡輕重利害，這兩件事一是關係國家重寶之回籠，一是爲枉死者伸寃，爲地方除害，却也關係個人的恩怨。

阿酥冷冷地說：「大姐，如果妳不便參與，也不必勉强，只要不抽後腿就行，我這就馬上走人……」

「小酥！」蕭瑤斷然地說：「古人說，欲路上勿染指，理路上勿却步。就算我一份吧！」

兩人立刻擁抱在一起。

阿酥說：「大姐，首先妳要去叮囑令嫒，分清敵我，……」

× × ×

這兩個人有沒有希望，這也要有點運氣。

莊前柳和小八子等人急得團團轉，眼看孫大德帶着十五個弟兄於天才黑時出了門。

午夜不到，後庭花來了兩個中年以上，細皮白肉，秀秀氣氣的人，在這種地方看到女扮男裝或男扮女裝的人，不會有人見怪。

這二人一進門就找老闆阿嬌，而阿嬌見了二人，不久就驗明正身，嘎嘎大笑，說：「儂那麼。兩只老蟹都扮了男裝，拆那？阿拉吃弗消儂這兩個『那摩溫』！眞是稀客，不知有啥格事條？」

原來蕭瑤過去認識阿嬌，由于她本身就是個半男不女的人妖，一直在平津一帶相公堂子中混。四十以後，就南下自己當起老闆來了。

此人雖然下三濫，却講義氣，十八年前蕭瑤被敵人追殺重傷，一時無處可躲，

只好去找阿嬌，她救了她，所以蕭瑤儘管仍歧視這行當的人，却也知道那一行中却有好人。

至于阿酥之認識阿嬌，交情却淺，乃是由于幹的行業相近之故。

三人談了一會，蕭瑤說是內急去了廁所，阿嬌和阿酥還在聊。大約二十分鐘之後，蕭瑤回來，又輪阿酥去廁所，但這一去就沒有再回來。

這工夫蕭瑤開門見山對阿嬌說了。阿嬌一驚，說：「眞的？」

「當然是眞的，要不，我們兩個來幹什麼？」

「糟了！妳們眞是傻小子睡涼炕——全憑火氣旺。妳們知道這地方目前誰在當家？」

「不是盧飛之女——『綠牡丹』盧卿嗎？」

「是啊！除了她還有一個『魔鎗』侯七。妳們知不知道他是個什麼，……」

蕭瑤低聲說：「阿嬌，我已經辦到了。喏！這是牢房的鑰匙，剛剛自盧卿身上摸來的。」

阿嬌面色一變，說：「就算開了牢房的門，妳們也弄不走韋家兄弟。別以爲妳是『三手紅綫』。」

「這一點你放心！」蕭瑤笑笑：「我們絞了不少腦汁，雖不敢說這計謀嚴絲合縫……」

阿嬌說：「廢話少說，人質呢？」

「八成已不在『後庭花』之內了！」

蕭瑤說：「阿嬌，咱們是朋友，所以事後才告訴妳，也是不得已，不過我可以透露一點，韋老大他是北京政府總理衙門的專員……」

「什……什麼？這不是欽差？」

「這麼比喻也沒有什麼不對！所以妳不妨也考慮一下，要不要趁機收拾細軟，就此一走了之，不然的話，吃不了妳要兜着走……」

阿嬌打了個冷顫，說：「蕭瑤，儂迭格殺千刀的！拆爛污拆到阿拉頭上，不走怎麼辦？拆那……」立刻緊三火四地收拾細軟……

爲了表現她的「三手紅綫」之名不是浪得的，蕭瑤把鑰匙又送了回去，仍掛在盧卿斜襟水紅小棉襖，腋下的琵琶扣上。

而盧卿正在用晚膳，她近來的飯量很差，而今夜飯間還偷偷地擦過眼淚。這時侯七站在門口，說：「如不捨得，就把他們放了！」

「爲什麼要放？」

侯七道：「如果不放人，妳就會經常彈淚……」

「我開了鎗就不會後悔！事實上距『快意恩仇』的境界還很遠。」

侯七淡然說：「這個我知道，妳就是射碎了韋雲的兩肘，也不會爲他掉一滴淚，妳只是在爲韋青落淚而已。」

「爲……爲他？」

「對，韋氏兄弟情感深厚，要不，二人在紫衣社內會把雙簧演得那麼逼眞？若不是絕對的信任與瞭解，韋青會讓堂弟轟他一鎗直丟入江中？」

「你……你什麼都知道。」

「這不是妳告訴我的？」侯七攤攤手說：「妳的暗暗流淚是爲了韋靑的『情何以堪』！由此可見妳仍然愛他，因此，妳對我所許的願我不會當眞。」

「當然，你爲我跨刀是爲了錢！」

「錢，我這人有錢就能抖，沒錢也能混個三飽一倒，而且不是名廚的拏手菜我還沒有興趣……」

盧卿不知他說了些什麼？窮無立錐怎麼會專吃名廚的拏手菜。她說：「你在我身邊說要圖個什麼！」

「只要一天能看到妳幾次，我心裏就舒坦。我從不苛求，我總不會否定自己是個癩蛤蟆。我有個看法，不知妳以爲如何？天鵝和癩蛤蟆在一起，應該無損于天鵝的尊嚴，甚至更加超然尊貴！」

盧卿愣了一下，這個人外在像癩蛤蟆，內在却不然，只可惜造物者張冠李戴，塑造了這樣一個表裏不一致的人。

就在這時，盧卿的一個部下奔來在門外說：「大小姐，糟了！人質不見了！」

盧卿和侯七都不大相信這個事實，盧卿厲聲說：「牢房外不是有人看守。」

「是的大小姐，只不過牢房在內間，外間的門鎖着，內間的鐵欄門紋風沒動，大鎖還在，人却不見了！」

兩人趕去一看，果然如此，這是內外兩間屋子，內間是牢房，通常守護人員是在外間，但用膳時只有一人，而今夜快到午夜時，一人入廁，一人到厨房去找點下酒菜，就在這十分鐘內出了岔子。

但令人難以相信的是，鐵欄上有個近五斤重的德國製巨鎖，沒有鑰匙絕對開不了。而牢內地面是水泥地，且完好如故。

盧卿狠聲說道：「難道他們土遁了不成？」

但侯七到小牢房後面夾道中一看就叫了起來，盧卿發現了這地道出口，不禁渾身發抖，再順地道走出牆外，在小街的另一邊是一座破廟。入口在破廟後院中。入夜這一帶荒涼而少有有人行，所以掘地道的人一來一去無人發現，因爲他們的工具是用車運來運去的。

孫大德帶着弟兄返回那祠堂中，每個弟兄賞了五塊大洋。

盧卿二人最後終于相信是有人開了牢房的大鎖，拉開鐵柵放出韋氏兄弟，然後自後窗逃出，自地道逃走的。

只不過，這鑰匙是在盧卿身上，絕對未曾離身過，怎麼會……？他們想裂了腦子也想不到。原因是他們絕對想不到「三手紅綫」也到了揚州。

而韋氏兄弟失踪不到二十分鐘，一輛雙馬篷車停在「後庭花」後門外，車伕入內找到了盧卿，盧卿正在氣頭上，可不管是誰派來的人，大聲說道：「要人？憑什麼？」

車伕說：「盧小姐，妳不必對我發脾氣，是主子叫我來的。」

盧卿冷笑說：「我現在是除死無大難！絕不會再聽別人捭闔，紫衣社土崩瓦解，嚴格地說，就是沒有『萬笛齊鳴』那一手，也會被那手鎗連狙擊消滅，那叫着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是誰主使的？反正大家心照不宣，回去告訴你們的主子，我只不過是個弱女子，有我不多，無我不少，讓我自生自滅算了！」（未完·十）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骨門的大莊主白元規對聞天聲、徐少華、賈老二等一行人消除了敵意，便恭迎他們一行人到莊內賓館奉茶，白元規在靜室內運功，覺得不對勁，忙叫白元亮把賈老二請來，後來又請丁藥師前來，爲大莊主及二、三莊主切脈，發覺他們身上中了奇異的劇毒，丁藥師對此劇毒也措手無策，決定在靜室內研究藥理，傍晚，衆人在東花廳中飲宴，而靜室中却有一個冒充白元亮的人竄來，白元亮見狀大駭，雙方急鬥，但假白元亮武功卓絕，最後制住白元亮而離去，到賈老二發現帶衆人來查看時，對方已在丁藥師的藥箱中做了手脚……

抽絲剝繭

白元亮的手拿着那手帕和面部距離很遠，是以大家也都看清楚了。

白元輝道：「元亮，江湖上可有用桃花作標記的帮派嗎？」

徐少華聽得心中一動，暗想：「莫非這人會是桃花女的手下？」但他這話沒有說出口來。

白元亮沉吟道：「這個屬下倒沒聽說過，但照這情形看來，顯然是一個未曾在江湖上露面的組合了。」

白元規臉色凝重的道：「此人既會本門武學，又是一個女子，咱們莊上女子不多，你應該可以查得出來。」

白元亮答應一聲道：「是，屬下馬上去查！」

「哦！哦！小老兒還有一件東西……」賈老二伸手入懷，摸出一件東西，正待朝白元亮遞去，忽然又縮回手去，放入懷裏，一面搖着手道：「白老弟，你別性急，耗子只要不驚動牠，還會躲在你家裏，不會逃跑的；但從外面來的黃鼠狼，你不

追查內奸

驚動牠，天一亮牠也會悄悄溜走，你說打耗子重要？還是抓黃鼠狼重要？」

白元亮一怔，說道：「賈總管能否說得明白一點？」

賈老二嘻嘻的笑道：「這還不夠明白嗎？今晚咱們先去抓黃鼠狼，不用驚動耗子。」

白元輝道：「賈總管說的黃鼠狼在那裏呢？」

「哈！」賈老二道：「黃鼠狼要給鷄去拜年，咱們只要在鷄窩附近守着，牠一定會來。」

白元規道：「賈總管要咱們怎麼辦，咱們大夥都聽你的。」

「不敢，不敢！」賈老二得意的笑了笑道：「三個臭皮匠，抵得一個諸葛亮，所以小老兒要和大家好好商量商量，才叫白老弟不用去的。」

白元輝問道：「你老哥說的鷄窩，究竟是指那裏呢？」

「鷄窩？嘻嘻，就是咱們住的賓館！

」賈老二指指自己鼻子，小聲說道：「小老兒就是鷄窩裏的老母鷄。」

白元亮聽他說得好笑，問道：「黃鼠狼一定會去嗎？」

「非去不可！」賈老二伸了伸脖子，壓低聲音，指手劃脚的和大家低低說了一陣。

白元規等人都聽得不住的點頭，事情就這樣決定。

丁藥師藥箱中的藥丸，雖被人放了都拉草，全已失去藥性，但爲了不使對方警覺，只作不知，依然留在靜室房中。徐少華和賈老二別過白元規，回轉賓館。

這時聞天聲等人早已回到賓館來了，大家坐在客廳裏喝茶。

史琬看到大哥和賈老二兩人此刻回來，立即問道：「賈老二，他們逮到了什麼人？」

賈老二聳聳肩，笑道：「逮到了什麼人？逮到的是總管白元亮。」

史琬驚奇的道：「原來白元亮會是奸細！」

「非也，非也！」賈老二把剛才的事，粗枝大葉的說了一遍，只是沒把今晚準備抓黃鼠狼這一段說出來。

史琬聽得覺得極爲有趣，咭的笑道：「有人假冒白元亮，作賊的人叫捉賊，哈，這回你賈老二也被人騙了！」

賈老二只是傻笑了笑，心裏在說：「小老兒才沒受他的騙呢！」

聞天聲因時間不早，就要大家回房休息。

三更已過，賓館中早就沒有燈火。

賈老二獨自坐在一片黝黑的房裏，像是在等人，這時只聽房門口響起極其輕微的一絲風聲，心中不覺暗喜，忖道：「這老小子果然來了！」

接着房門迅快的被人推開，一條瘦高人影像鬼魅般閃了進來，也立即回身掩上了房門。

賈老二壓低聲音說道：「你來了？」

瘦高人影抱了抱拳道：「兄弟見過總管。」

賈老二問道：「事情怎樣了？」

瘦高人影道：「回總管，咱們已經很順利的運出去了。」

「那就好。」賈老二點着頭，心中却在暗想：「不知他們運出去的是什麼東西？」但這話目前可不能多問。

瘦高人影道：「兄弟是來請示總管的，不知可有什麼交代？另外上面特別要兄弟轉告總管，這次務必把眞的秋水寒弄到手。」

「這個小老兒知道。」賈老二點着頭道：「我一定會弄到手的。」

瘦高人影抱抱拳道：「兄弟那就告辭了。」正待轉身。

「慢點！」賈老二低聲道：「今晚風聲很緊，還是我陪你出去，萬一遇上情況，我也可以給你擋上一擋。」

瘦高人影沒有作聲，輕輕開啓房門，當先閃出。

賈老二緊跟在他後面，轉出長廊，一直送到圓洞門口！

瘦高人影回身說道：「總管，不用送了。」

賈老二並沒有理他，一同跨出圓洞門，忽然輕咦一聲，叫道：「不對，你快走吧！」

瘦高人影正待長身掠起，忽聽有人嘿然冷笑道：「朋友不用走了。」

只見前面不遠的一片草坪中間，站着五個白衣人！中間一個赫然是白骨門的總管白元亮，他左右則是四個身穿白色勁裝手抱長劍的劍士。

賈老二一縮頭道：「果然不對，看樣子今晚你是走不成了！」

瘦高人影一聲不作，突然足尖一點，一個輕旋，有如夜鳥劃空，朝右首橫飛出去，這一動作快速無倫，顯出他輕功極爲高明！

賓館是在白骨神宮東首，朝右投去，正是南首方向。白元亮並沒急起直追，只是站立原處，目送他人影飛掠，咀角間還隱隱噙着冷笑。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就在瘦高人影飛射出去十來丈光景，南首一片梅林間響起一聲嘹亮長笑，喝道：「白骨門豈是朋友要來就來，要走就走的地方？」一道掌風隨着喝聲，直劈過來！

瘦高人影連人都還沒看清，掌風已經逼到身前，急切之間，右掌抬處，朝前推出。

雙掌乍接，瘦高人影已經感到不對，對方這一掌竟然重逾山岳，壓得自己連氣也喘不過來，一個人立被震得後退了三步，定睛看去，只見梅林前面站着兩個白衣人，那不是白骨門大莊主白元規白、少游父子，還有誰來?

瘦高人影究是懾於白骨三英的威名，明知對方已身中散功奇毒，只要和他力拚數掌，功力就會一掌弱於一掌，但就憑方才那一掌的威力，自思極難接得下對方三掌，而且自己和對方硬拚也划不來。一念及此，那還怠慢，身形一晃，疾如飄風，一下從左閃出，雙手一划，雙足一點，頭先身後，宛如離弦之箭，朝東激射出去。

白元規父子也不追趕，只是靜靜的守在南首梅林之前。

瘦高人影去勢極快，一下就飛射出去七八丈遠，堪堪掠近東首一片梅林。（這是賓館圓洞門前的一片草坪，佔地十數丈方廣。）

突聽林中有人大喝一聲：「此路不通！」喝聲入耳，一片耀目劍光，幾乎有圓桌面大小，從林中洒出，朝瘦高人影當頭罩落，寒鋒砭肌，森烈無匹！

瘦高人影却也了得，他激射而來的人，忽然一個觔斗朝旁翻出，落到地上，抬目看去，離自己不到兩丈，抱劍站着三個白衣人，中間一人正是白骨三英的老二白元輝，他身後兩個白衣勁裝漢子，年約四旬，看去極爲慓悍。

瘦高人影不願多躭擱時間，轉身朝北首奔去。但他還沒奔近，就看到北首梅林前也有三個白衣人站在那裏，等候着自己，那三個白衣人，中間是白骨三英的老三白元浩，另外兩個是一身白色勁裝的中年劍士。

白骨三英居然全出動了！瘦高人影不覺爲之一楞，脚下也自然停了下來。

站在草坪中間的白元亮大笑一聲道：

「朋友現在看清楚了，今晚就算生了翅膀，也飛不出去，依我相勸，還是束手就縛的好，只要你願意投効白骨門，咱們決不會虧待你的。」

瘦高人影目光一顧，發現賈老二和徐少華並肩站在賓館圓洞門口（荒坪西首），心頭不禁起了懷疑，一下掠了過去，口中叫道：「總管，現在該由你給兄弟擋一擋了！」

口中說着，右手疾發，五指如爪，閃電朝徐少華手腕脈門扣去。這一記擒拿手法，乘人不備，出手又快，他精於擒拿，自是萬無一失！

賈老二斜睨着他，聳聳肩，笑道：「你要找少莊主給你擋一擋，那只怕找錯人了！」

在他說話之時，瘦高人影五根鐵指已經抓落，他明明看準了才出手的，但怎知五指還沒抓攏，陡覺脈門驟然一緊，自己手腕竟然已被徐少華緊緊地扣住，心頭不由大吃一驚，要待運勁翻腕，但覺對手五指有如鐵箍，半點也掙動不得！

徐少華神色自若，淡淡一笑道：「閣下要在徐某面前施展擒拿手法，那還差得遠呢！」

瘦高人影滿臉脹得發熱（他戴着面具，別人自然看不出來），目光凌厲，盯着賈老二厲聲道：「原來是你出賣了我！」

「這是天大的寃枉！」賈老二道：「小老兒幾時出賣了你了？是你找上小老兒來的，再說，你們把小老兒整得好慘，小老兒就不能整整你們嗎？」

瘦高人影駭然道：「你……不是總管嗎？」

「誰說的？」賈老二拍着胸脯，氣道：「小老兒怎麼不是總管？我是雲龍山莊的總管，如假包換，只不過不是你們的總管罷了，所以……嘻嘻，今晚決不能讓你再走。」

瘦高人影駭然道：「你是賈老二？」

「一點不錯！」賈老二笑嘻嘻的道：「你現在總算明白了！」

瘦高人影被徐少華扣住手腕，半邊身軀痠痳得動彈不得，心頭又急又怒，切齒道：「姓徐的小子，有種，你放開手，咱們各憑武功，放手一搏。」

徐少華冷笑道：「你好像很不服氣，就算我放開你，讓你逃出三丈，你也逃不出徐某的手去。」他不敢多說，但三丈之內，自己是有把握的。

白元亮眼看瘦高人影已被少華拿住，不覺舉步走了過來，說道：「徐少莊主已經把他拿下了，放開他不得！」

賈老二忙道：「咱們少莊主說過放開他，自然要放開他了，這叫做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白元亮心中暗道：「明明已經拿住了，還要放開他，這賈老二當眞是瘋瘋癲癲的亂說話，雖然今晚不怕他插翅逃走，放開他，豈不是要多費一番手脚？」

就在他思忖之際，徐少華已經五指一鬆，放開了瘦高人影的脈門，說道：「你不服氣，現在可以走了，只要能逃得出徐某的手去，徐某保證再也沒有人會攔住你的。」

瘦高人影看他當眞放開自己脈門，心中大感奇怪，他自思有白骨三英攔阻，自己絕難闖得出去，是以並未立時就走，聞言問道：「徐少莊主這話能兌現嗎？」

賈老二一本正經的說道：「笑話，咱們少莊主是什麼人，說出來了，自然要算數。」

瘦高人影目光一轉，問道：「白骨三英也同意嗎？」

賈老二道：「咱們少莊主既然這樣說了，白老大自然不會反對。」

白元規不明白徐少華的心意，但他並沒開口，心想：「今晚此人是斷斷不能放過的，徐少華若是抓不住他，反正有自己三兄弟出手，也不怕他飛上天去。」

徐少華冷峻的道：「多言無益，你試試就知道了。」

瘦高人影口中應了聲：「好！」突然雙足一點，縱身掠起！

徐少華在他掠起之時，早已凝聚功力，右手迅快的抬了起來，等瘦高人影掠出三丈光景，突然舌綻春雷，大喝一聲：「回來！」伸手向空招了招。

瘦高人影剛剛掠到三丈光景，耳中聽到徐少華這聲大喝，陡覺背後有一道强大的吸力，一下把自己身子吸住，憑空拖了回去，砰然一聲摔落在徐少華的面前！

白元規兄弟三人，抱着同樣的心思，只要瘦高人影掠到自己面前，就出手攔擊，反正他要逃出去，只有東、南、北三個方向（西首是賓館），那知瘦高人影掠出三丈，徐少華只招了下手，就把他憑空擒了過去！

這下直看得白骨三英聳然動容！這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徐少華一身功力，竟然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高！

白元規心中暗道：「他使出來的竟然會是傳說中的崑崙派絕學『縱鶴擒龍』，差幸白骨門和他化敵爲友，不然豈不樹下了一個可怕的强敵？」

徐少華施展「擒龍功」把瘦高人影摔到地上，望着他冷然道：「現在你沒有話說了吧？」

瘦高人影撲到地上，沒有作聲。

賈老二聳着肩笑道：「他已經被小老兒點了穴道，不能說話了。」

「哈哈！」白元規仰天大笑一聲，急忙走了過來，拱着手說道：「徐少莊主這一手，使得漂亮極了，老朽今晚總算開了眼界！」

白元輝、白元浩也一齊跟了過來，同聲道：「徐少莊主舉手之勞，就擒下此人，在下兄弟好生佩服！」

徐少華連忙還禮道：「三位莊主過獎，在下在三位面前，只能說班門弄斧。」

白少游現在對徐少華眞是誠心悅服，打心眼裏生出佩服來了，走到徐少華身邊，說道：「徐兄，小弟從前眞是坐井觀天，太狂傲了，小弟能交上徐兄這樣一位少年高手，當眞深感榮幸，徐兄今後不吝賜教才好。」

徐少華一把握住他的手，說道：「白兄何用太謙，咱們兄弟論交，以後千萬不可這樣說法。」

在兩人說話之時，白元亮已吩咐四名劍士把瘦高漢子挾起，一面朝賈老二問道：「賈總管，黃鼠狼抓到了，現在該怎麼

辦？」

「這人關係大得很！」賈老二朝白元規笑了笑道：「現在自然要包公審夜堂，貪夜問他口供才行。」

白元規點點頭，朝白元亮吩咐道：「把他押到前進去，不准走漏了風聲！」

白元亮答應一聲，親自隨同四名劍士押着瘦高漢子走去。

白元規朝徐少華、賈老二兩人抬一抬手道：「徐少莊主、賈總管自然也一起去了。」

「是！是！是！」賈老二嘻的笑道：「大莊主升堂，咱們自然要跟你去當個陪審。」

一行人來至前進，白元亮吩咐劍士嚴加戒備，由兩名劍士押着瘦高人影進入一間相當寬敞的起室，上首放着三把太師椅，現在白元亮又要劍士給徐少華、賈老二在左首加了兩把椅子。

白元規抬抬手道：「徐少莊主、賈總管請坐。」

他和兩個兄弟昂然走到上首三把太師椅上坐下。白少游却站到了他父親的椅後，四名中年劍士則雁翅般分左右站定。

賈老二心中暗道：「原來這裏是他們的刑堂！」

白元亮站在右首，喝道：「把人帶上來。」

兩名劍士押着瘦高漢子走入，站到白元亮面前。

白元規朝白元亮道：「你去拍開他『啞穴』。」

白元亮走近瘦高漢子身邊，一掌拍在他後頸之上。

那瘦高漢子怒目而視，倔强的站立不動。

白元規道：「朋友現在該說說身份來歷，叫什麼名字了？」

瘦高漢子哼了一聲道：「你是白元規？我要見你們掌門人。」

掌門人，當然是白骨神君了！

白元亮喝道：「憑你也配見掌門人？大莊主問你姓名來歷，你還不快說？」

瘦高漢子瞋目喝道：「白元亮，你神氣什麼，老子怎麼不配……」

白元亮聽得火起，揮手就是一個耳光，打得瘦高漢子一張臉朝右歪去，然後大喝道：「你再口不擇言，我會教你識得厲害！」

瘦高漢子沒去理他，目光一抬，朝白元規大聲道：「白元規，我要見你們掌門人，你怎麼說？」

白元輝怒聲道：「你死到臨頭，還要咀硬……」

白元規抬了下手，叫他二弟不要說話，一面問道：「朋友要見掌門人，總有理由吧？」

「用不着理由。」瘦高漢子道：「我隨時都可以去見他。」

白元規道：「口說無憑，你總要拿出憑證來，我才能讓你去見神君。」

「你以爲我騙你的？」瘦高漢子冷笑一聲，隨即轉臉朝白元亮叫道：「白元亮，你過來，把我懷中的白骨令取出來。」

「白骨令」，正是白骨神君信物，這話聽得白元亮不覺一怔，依言走了過去，伸手從瘦高漢子懷中取出一支三寸長的金色骨頭，目光一注，赫然正是白骨神君的「白骨令」！

他是白骨門的總管，當然認得出來，這支「白骨令」絕非假的，一時之間，想不透這人身上如何會有「白骨令」的？

瘦高漢子大笑一聲道：「白元亮，你看清楚了，這『白骨令』不是假的吧？」

白元規說道：「元亮，拿過來給我瞧瞧。」

白元亮「把白骨令」雙手遞上。

白元規只看了一眼，就一揮手道：「把他押下去。」

白元亮不待瘦高漢子開口，迅快的一指，點了他「啞門穴」，就由兩名劍士把他押了下去。

白元浩忍不住問道：「大哥，白骨令是眞的嗎？」

「嘻嘻！」賈老二聳着肩說道：「自然是眞的了，如果是假的，他還敢拿出來嗎？」

白元輝道：「大哥，這人……」

白元規手中拿着「白骨令」，沉吟道：「此時時間已晚，不能去驚動神君，且等明晨見過神君再說。」

賈老二脖子一伸，說道：「三位莊主，咱們逮住了黃鼠狼，現在該去捉耗子了吧？」

「耗子？」白元規一怔，旋即明白過來，偏頭問道：「賈總管可是已經有了腹案？」

「嘻嘻！」賈老二笑着搖搖頭道：「腹案，小老兒一點也沒有，只是抓耗子晚上比較方便，是不是？」

「哦！」他忽然好似想起了什麼，伸手從懷裏摸出一件東西，朝白元亮遞去，說道：「這也是證據之一，方才小老頭是從冒充你老弟的那人身上摸出來的，就是因爲要討論如何抓黃鼠狼，給岔開去了，老弟接過去瞧瞧，只要這人左耳少了這件東西，這人準是耗子無疑！」

白元亮笑道：「你老哥摸來的東西眞多！」說着就伸手去接。

賈老二得意的道：「不是小老兒吹牛，這人只要跟小老兒撞上一下，他身上的東西，多少都會給小老兒摸來一些，嘻嘻，這門學問可不簡單，你老弟要學，小老兒一定傾囊傳授。」

白元亮笑着道：「你要兄弟學妙手空空？」

「這有什麼不好？」賈老二道：「當一個總管，可得什麼都會。」

他直到此時，才把手掌心裏握着的東西，交到白元亮手中。白元亮低頭一看，原來竟是一枚包金耳環，鑲着一顆綠豆般的珠子，不覺動容道：「老哥是從她耳朶上摘下來的？」

「不然還會是小姑娘送給我的不成？」賈老二道：「所以抓耗子必須在今晚，明天一早，她洗面的時候，如果發現這東西少了一枚，就會取下來，那時還找得出來？」

「好！」白元亮道：「兄弟立時帶人去查！」

「唉！你老弟不用捱個去查。」賈老二壓低聲音道：「你只要仔細想想，範圍

就可以縮小了。」

白元亮拱拱手道：「請老哥指點！」

「哈，你想想看，貴掌門人說不定也中了毒。」賈老二附着他耳朵道：「能在貴掌門人飲食中下毒的，有幾個人？」

他雖然附着白元亮耳朵說話，但在場的人都內功精純，自然也聽到了。白元亮輕哦了一聲。白元規沉吟了下道：「咱們一起去。」

白元亮道：「但這時候，神君正在運功……」

白元規道：「咱們只要不驚動他老人家就是了。」一面朝徐少華、賈老二道：「二位最好也一起去，此事不宜驚動旁人，二位去了，可以帮咱們守在外面，這樣，縱然被他們發覺，也逃不掉了。」

「對對！」賈老二道：「如果你們驚動了耗子，只要牠往外逃，少莊主和小老兒躲在洞口，就可以把牠抓住了。」

白元規道：「好，那就走。」

當下就由他領先，白元輝、白元浩、白元亮、白少游、徐少華、賈老二和四名中年劍士緊跟在他身後，一路往後行去。

他們穿行過八九重屋宇，最後來至最後一進，穿過一個大天井，迎面出現了十幾級寬闊的石階，階上是一座飛簷畫棟，宮殿式的門樓，兩扇朱紅大門緊緊閉着。

白少游和徐少華走在一起，低聲道：「這最後一進，築在山腰裏面，是一座洞府，但你進去之後，絕對看不出它是一座山洞。」

徐少華道：「那一定佈置得和屋宇一樣了，神君為什麼要住在山腰裏呢？」

白少游道：「那是因為本門武學是以玄門陰功為主，山洞比較適宜。」

說話之時，大家已拾級而上，白元亮搶在前面，輕輕叩了三下門，兩扇朱門立時徐徐開啟，大門裏面，左右各站着一排四個白衣中年漢子，他們看到白元規率人走入，一齊躬身為禮。

白元規沒去理他們，只是大步往裏走去。大家也跟着一起走入。兩名白衣漢子立即關上了大門。

不過二三十步，就是二門，兩扇朱門當然也關着，白元亮依然搶在前面，推開二門，讓大莊主等人魚貫進入。二門內，有一個大天井，此時正當子夜，舉頭看去，滿天星斗閃爍着光輝！

徐少華心中暗道：「白少游告訴自己進入大門之後，就已進到山腰石窟，怎麼這裏會有天井的呢？」

再仔細看去，才發現這石窟穹頂，不但漆成了天藍色，也嵌了數以百計的明珠，只要經燈火照射，就會像星光般閃爍。

白元規當先穿過大天井，跨上三級石階，迎面走廊上矗立着六根朱紅抱柱，然後是六扇朱紅廳門，上首一方匾額上寫着：「太乙洞府」四個金字。兩邊也各有四個中年白衣劍士，抱劍凝立。

白元規推門而入，大家跟着他由屏後進入內室，來至一間佈置清雅的起居室。

白元規走近門口，就向身後揮了下手。四名白衣中年劍士立即在門口分兩邊站定下來。這時只見兩名身穿白色衣裙的少女，手執玉拂，並肩迎出，看到大莊主領着許多人走入，不覺微微一怔，躬身道：

「小婢飛霞、飛虹叩見三位莊主、少莊主、總管。」

這兩個使女生得明眸皓齒，年紀不過二十出頭。

白元規舉步跨入，走到上首，才抬抬手道：「徐少莊主、賈總管、大家都坐下來。」

大家依次落坐，白元亮問道：「飛瓊、飛衛呢？」

站在左首的飛霞躬身答道：「回總管，今晚是小婢兩人值班，飛瓊、飛衛大概已經睡了。」

白元亮道：「大莊主來了，還不快去叫她們起來？」

「是！」飛霞俯首應了聲是，立即退了下去。

不多一回，飛霞姍姍走入，她身後跟着飛瓊、飛衛兩人，走到下首，才躬身道：「小婢飛瓊、飛衛，叩見三位莊主。」

白元規目光如炬，早已看到四個使女耳上都沒有戴耳環，不覺暗暗冷笑一聲，付道：「此女果然狡猾得很，她失落了一枚耳環，就叫其餘三人都把耳環取下來了！」這就回頭朝白元亮問道：「她們四人中，那一個是這裏的領班！」

白元亮欠身道：「是飛瓊。」

白元規頷首道：「好，就叫飛瓊留下，其餘三人退下去好了。」

飛衛，飛霞，飛虹三人躬身退下。

徐少華舉目看去，這叫飛瓊的使女，年約二十四五，面貌姣好，垂首站在一旁，看去楚楚動人。

白元規道：「妳叫飛瓊，是這裏的領班？」

飛瓊垂首應了聲「是」。

白元規問道：「妳到這裏來，有多少年了？」

飛瓊答道：「六年。」

白元規道：「元亮，你把東西拿出來，讓她看看，那是什麼人的。」

白元亮答應一聲，取出那枚耳環，掌心一攤，說道：「飛瓊，妳拿去瞧瞧，這是誰的耳環？」

飛瓊伸出一隻纖纖玉手，從白元亮掌心把耳環拿去只看了一眼，就抬起頭來，說道：「這枚耳環，正是小婢之物，失落已有多日，不知總管從那裏拾來的？」

白元亮沒想到她居然一口承認，不由望着她微微一怔，問道：「妳今晚可曾去過大莊主的靜室？」

飛瓊抬眼道：「今晚不是小婢值班，小婢早就睡了，怎麼會到大莊主靜室中去呢？」

白元亮嘿然道：「這枚耳環就是今晚在大莊主靜室中拾得的！」

飛瓊冷聲道：「小婢早已說過，這枚耳環小婢失落已有多日。」

白元亮道：「好，那麼這方手帕，是不是妳失落的？」隨着又從懷中摸出一塊紅色手絹來。

飛瓊粉臉微變，搖頭道：「不是。」

「這個呢？」白元亮手掌一攤，掌心上多了一塊銅牌，又問道：「也不是妳的了？」

飛瓊嬌軀微震，低首道：「不是，小婢連看也沒有看過。」

「哈哈！」白元亮大笑一聲道：「同是在一個人身上取來的東西，有的是妳的，有的不是妳的，這話有誰能信。」

飛瓊再次抬起頭來，說道：「小婢方才已經說過，這枚耳環失落已有多日，有人檢了去，他身上的東西，只有這枚耳環是小婢的，旁的東西，自然不會是小婢的了。」

她口齒伶俐，矢口否認，任誰也難不倒她。

賈老二坐在邊上，忽然尖聲問道：「那麼姑娘還有一枚耳環，不知在不在？」

飛瓊看了他一眼，說道：「小婢自然收起來了。」

賈老二道：「在不在姑娘身邊？」

飛瓊道：「在。」

賈老二道：「姑娘取出來和這枚比比看，是不是一對？」

飛瓊道：「小婢認得，這枚耳環確是小婢失落之物，不會錯的。」

賈老二道：「不，姑娘還是把沒有失落的一枚取出來比上一比的好。」

白元亮道：「這位是雲龍山莊的賈總管，他要妳取出來比上一比，妳就取出來比比也是無妨。」

飛瓊只得探手入懷，取出一個小紙包，連同方才從白元亮手中接過去的一枚耳環，一起拿給了白元亮說道：「還是總管比比看好了。」

白元亮正待打開！

「白老弟且慢！」賈老二一擺手道：「請你把紙包送給白大莊主，小老兒也有一件東西，要清白大莊主過目。」

白元亮依言把小紙包和一枚耳環送到白元規面前。

白元規望望賈老二說道：「賈總管有什麼見教，只管請說。」

「見教不敢，」賈老二連忙拱手雙手，然後伸手在懷中掏摸了一陣，也取出一個小紙包來，雙手送到白元規面前，嘻嘻的笑道：「大莊主看了飛瓊姑娘的紙包之後，再打開小老兒的紙包看一看，就會知道。」

白元規相信賈老二必有用意，只是猜不透他小紙包裏包着的會是什麼，一面含笑點頭道：「好吧。」

說着，已把飛瓊那個紙包打了開來，裏面果然是一枚耳環，和放在几上的一枚，珠子大小，以及鑲工都一般無二！

「嘻嘻！」賈老二嘻着咀，尖笑了一聲說道：「大莊主，你老仔細瞧瞧，飛瓊姑娘取出來的這一枚，可曾少了一些什麼沒有？」

白元規經他一說，再仔細瞧去，這回他看出來了，鑲住珠子四周的細脚，放在几上的一枚，共有五支，而紙包中的一枚却只有四支半，斷了半支，珠子只有黃豆大一粒，鑲工自然極細，每一支金脚都只有銅絲般粗細，若非仔細去看，就不易發覺。

白元規心中一動，暗道：「看來這位賈總管眞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奇人了！」心念轉動，急忙把賈老二的那個小紙包打了開來，裏面赫然是半支細如銅絲，長不過兩釐的金脚，一看就知是飛瓊紙包中那枚耳環上斷折的半支了。

他心中已經明白，這是賈老二做的手脚，但却故意問道：「賈總管，你能說得明白些嗎？」

「是，是！」賈老二站起身，朝飛瓊含笑說道：「飛瓊姑娘，妳也過去看看才是。」

「我不用看！」飛瓊冷冷的道：「賈總管有什麼話？只管請說。」

「小老兒那就實話實說了。」賈老二聳聳肩，自鳴得意的笑了笑，才尖聲道：「事情是這樣，小老兒在大莊主靜室門口，和假扮白老弟的人撞了個滿懷，是小老兒……」

他忽然朝飛瓊嘻皮笑臉的拱拱手，說道：「對不住，姑娘請恕小老兒失禮，嘻嘻，其實小老兒也是無心的，被假扮白老弟的人撞了個滿懷，小老兒本能的雙手朝前一撐，却不料正好推在那人的胸口，小老兒發覺白老弟怎麼會是個女子的？這就伸手把她懷中一方手帕掏了出來，小老兒忽然想到不對，手帕人人都有，怎麼能確定她是誰？再一伸手，把她戴在左耳一枚耳環摘了下來，但耳環上也不會刻上姓名，依然無法查證的，於是小老兒一不作，二不休，只好再把她右耳那枚耳環上鑲嵌珠子的金脚用指甲掐了少許下來，嘻嘻，小老兒掐下來的，就是這紙包裏的半支金脚了。」

這話，聽得白元規等人莫不暗暗驚奇不止。

試想他只是和假冒白元亮的人撞了個滿懷，最多也只是一撞之間的工夫，他竟然從發現對方是女的之後，不但伸手從對方懷中掏出一方包有銅牌的手帕，再伸手摘下對方戴在左耳的耳環，還嫌不夠，又伸手從對方戴在右耳的耳環上，用指甲掐下鑲在珠子四周的半支金脚，這一剎那，他能做這許多事，手法之快，豈不比閃電還要快過幾倍？

白元亮臉色一沉，目射寒芒，注視着飛瓊，問道：「飛瓊，妳還有何說？」

飛瓊螓首緩緩抬了起來，春花般的臉上一片冷峻，說道：「我不用說什麼。」

白元亮喝道：「賤婢，妳說什麼？」

飛瓊粉臉含霜，冷冷的道：「白總管，我不想多說，對不起，我要去睡了。」轉身欲走。

白元浩忍不住虎的站起身來，怒聲道：「妳給我站住！」

飛瓊斜睨了他一眼，說道：「三莊主，我奉派伺候神君的，我如果有什麼不對，你們總該先去稟報神君一聲，再處置我吧！」

白元浩被她氣紅了臉，喝道：「妳只是本宮一名使女，胆敢如此向我說話，元亮，要人把她拿下了。」

白元亮喝道：「來人呀，把這賤婢給我拿下了！」

他喝聲甫出，站在門口的四名中年劍士迅快大步走入，阻住了去路。

飛瓊冷笑一聲，身形突然輕輕一晃，竟如一朵白雲，像行雲流水般朝四人身隙輕靈無比的閃了過去，身法之奇，有如水銀瀉地，令人目不暇給。

要知這四名中年劍士乃是大莊主的貼身隨從，追隨白元規數十年，身手之高，

在白骨門中可說已是一等一的高手，如今飛瓊從他們中間閃了出去，竟然連一點攔截的機會都沒有。

這一下直看得白元規等人一時都怔住了。

四名中年劍士發覺飛瓊從他們身邊閃出，立即一聲叱喝，身形如風，要待追撲出去！

白元規喝道：「你們回來！」

四名中年劍士剛撲到門口，聞言硬生生剎住，一齊抱拳道：「屬下……」

「不用說了。」白元規一抬手，制止他們再說，緩緩站起身道：「二弟，三弟，元亮，你們隨我進去，少游，你陪同徐少莊主，賈總管，率同他們（指四名中年劍士）速即退到大廳前去，爲父沒有出來以前，任何人不得擅出洞府，否則一律給我格殺無論。」

白少游應道：「孩兒遵命。」

白元規道：「咱們走。」當先往裏走去。白元輝、白元浩、白元亮緊跟在他身後而行。

這間起居室後面，是一條寬敞的甬道，兩邊各有四個房間，則是侍候神君的四名使女所住。

迎面一排白石欄杆，中間是一道白石鏤花的拱門，進入拱門，白元規等人立即放輕了腳步，越過一片古籐花架，朝兩扇朱門前直趨過去。

白元規在門口躬身說道：「孩兒元規、元輝、元浩，及總管元亮，有事晉見神君。」

過了一回，才見兩扇朱門啓處，走出手持白玉拂塵的飛霞，朝四人躬身一禮，說道：「神君請大莊主四位進去。」

白元規率同三人舉步走入。

這是一座石鐘乳凝結，倒垂如簾的大石窟，中間一張黃玉臥榻，左右兩旁各有石鐘乳結成的一獅一虎，形狀天然，獅虎背上，正好放置了兩方白玉板，成爲兩張天然茶几。

在黃玉榻上，盤膝坐着一個白髮白髯，白眉下垂，貌相奇古的白袍老人，他，正是名震武林，亦正亦邪的白骨神君白靈君。

左右兩邊，侍立了四個使女，飛瓊，飛衛，飛霞，飛虹。

白元規眼看飛瓊居然沒有逃走，還侍立在神君身側，心頭暗暗哼了一聲，忖道：「此女倒是大胆得很！」

當下立即趨上幾步，躬下身去，說道：「孩兒叩見神君」

他身後三人，也急忙一起躬身行禮。

白骨神君目光微抬，徐徐說道：「此時已經子夜，你們一起來見爲父，可有什麼重要的事嗎？」

白元規道：「本宮有內奸潛伏，在孩兒等人身上下毒，孩兒要把飛瓊帶出去偵詢。」

「這怎麼會呢？」白骨神居藹然一笑，回顧了飛瓊一眼，又道：「飛瓊這孩子平日頗爲乖巧，怎麼可能會是潛伏的內奸？」

白元浩道：「啓稟神君，飛瓊今晚假扮元亮，潛入大哥靜室，在丁藥師藥箱之中放置都拉草末，使丁藥師箱中藥物，悉數失效，經查確是飛瓊所爲，方才大哥問她，她還出言無狀，孩兒要元亮把她拿下，她還說要先稟報神君，才能把她拿下，說完就搶先逃來此地，這丫頭簡直無法無天，現在孩兒已經稟告過神君了。」說完，回身喝道：「元亮，你還不過去把這賤婢拿下了。」

「慢點！」白骨神君左手抬了一下，然後問道：「元規，你說有人在你們身上下毒，老三又說飛瓊假扮元亮，在丁藥師的藥箱裏，放了什麼都拉草末，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你先把經過情形，詳細說給爲父聽聽，飛瓊眞要是潛伏的奸細，你們只管把她拿去按本宮門規處置！」

白元規應了聲「是」，就從雲龍山莊徐少華、總管賈老二前來本門說起，如何由丁藥師診脈，發現自己兄弟三人身中兩種慢性劇毒，如何由白元亮隱身靜室，二更時分，果然有人潛入，此人假扮元亮，兩人在房中動手，恰好賈老二趕來，如何和假冒元亮的賊人撞了個滿懷，及時發現此人竟是一個女子，一直說到剛才向飛瓊問話，賈老二那個小紙包中赫然是飛瓊取出來的那枚耳環上的鑲珠金脚，由此可以證明飛瓊就是假扮元亮的賊人了，詳細的說了一遍。

「唔。」白骨神君微微頷首道：「原來今晚還發生過這些事情，元亮，你去把雲龍山莊的徐少華、賈老二兩人請來，老夫要當面問問他們。」

白元亮躬身應了聲「是」，匆匆退了出去。過沒多久，只見他領着徐少華、賈老二走入，白少游也跟着兩人身後走了進來。

白元規連忙朝徐少華招招手道：「徐少莊主快來見過家父。」

徐少華走上兩步，神色恭敬的朝上作了個長揖，說道：「武林末學徐少華拜見神君。」

白骨神君頷首道：「年輕人不用多禮。」目光一下轉到了賈老二身上，問道：「你就是雲龍山莊總管賈老二？」

賈老二聳着雙肩，連忙拱手道：「神君聖明，小老兒正是賈老二，忝爲雲龍山莊總管，小老兒久聞神君盛名，今晚有幸，得睹神君丰采，眞是神仙中人！」

白骨神君藹然笑道：「賈總管好說，老夫聽說你辦事能幹得很。」

「神君誇獎。」賈老二道：「小老兒只是三個臭皮匠中的一個而已。」

白骨神君含笑問道：「賈總管此話怎說？」

賈老二聳着肩，脖子朝前伸了一伸，諂笑道：「三個臭皮匠，抵得一個諸葛亮，小老兒最多也只有諸葛亮的三分之一而已。」

白骨神君莞爾一笑道：「原來如此！」接着又道：「方才元規曾向老夫報告，說今晚你在他的靜室門下，和一個假扮元亮的人互撞，你在一撞之間，不但摸走此人懷中一方手帕，一塊銅牌，還摘取了她左耳環，和右耳環鑲的一支金脚，手法之快，無人可及，不知是否如此？」

「是，是。」賈老二點着頭，惶然道：「小老兒這點偷鷄摸狗的手法，沒給神君笑話，事情確是這樣。」

「很好。」白骨神君頷首道：「賈總管陪同徐少莊主，前來敝門，據元規說，是給敝門傳警而來，元規他們身中慢性劇毒，也是賈總管指點的，不知對方究是何人，對本門又有何種圖謀，賈總管能和老夫說得詳細一點嗎？」

賈老二連連抱拳道：「神君明鑒，詳細情形，小老兒也說不上來，只是知道有人要不利於貴門，」

白骨神君不待他說下去，截着道：「那是什麼人？」

賈老二道：「什麼人，小老兒就不知道。」

白骨神君嘿然道：「你既然不知道是什麼人，怎麼會知道元規他們中了慢性劇毒？這話有誰能信。」

賈老二一楞，說道：「小老兒當時只知道有人企圖不利於貴門，並不知道大莊主三位身中慢性劇毒，那是後來看大莊主三位只要和人動手，內力一記弱過一記，想到三位身上可能被人做了手脚，才請丁藥師給大莊主三位診察，才知他們果然中了兩種慢性劇毒。」

「哈哈！」白骨神君大笑一聲，臉色忽然沉了下來，說道：「你推得倒是乾淨，但你若非事先早已知道，怎麼會把丁藥師也帶來了？賈總管，你若想在白骨門玩什麼花樣，那就打錯主意了。」話聲一落，突然喝道：「說，賈老二，你是受什麼人支使來的。」

這話聽得白元規兄弟三人都怔住了。

賈老二駭然道：「神君這是誤會。」

白骨神君冷然道：「老夫在江湖上少說也混了七八十年，什麼人能逃得過老夫雙目，你們在元規身上下了毒，又由你來混充好人，反正他們身上劇毒並未得解，你則可藉機結識白骨門，逐步實施你們的詭計，這點計謀，如何瞞得過老夫。」

這番話更聽得白元規兄弟聳然動容。

「眞是天大的寃枉！」賈老二急得直是搔着頭皮，說道：「神君硬指小老兒是對方的人，叫小老兒怎麼說好？但神君若是要知道誰是主使，這却不難，今晚合大莊主等人一起截住了一個人，此人一定可以說得出來。」

白骨神君微微一怔，問道：「今晚拿住了一個什麼人？」

白元規躬身道：「孩兒正要向神君稟報，這也是賈總管事先告訴孩兒，今晚三更，可能有人會潛入賓館，經咱們分頭埋伏，果然截住了一個黑衣漢子，還從他身上搜出神君的白骨令，孩兒問他來歷，他堅不吐實，聲稱要見你老人家……」說着，從懷中取出「白骨令」，雙手呈上。

飛虹立即趨了過來，伸手接過，再呈到白骨神君面前。

白骨神君只看了一眼，就要飛虹放到右首几上，一面問道：「你們把他如何處置了？」

白元規躬身道：「孩兒因他身上搜出來的白骨令不假，暫時收押，特來向你老人家請示。」

「唔，白骨令確然不假！」白骨神君略爲沉吟，吩咐道：「元亮，你去把此人押進來。」

白元亮躬身領命，又退了出去。這回他去了足足一刻工夫，才押着瘦高漢子走入 兩名白衣劍士立即返身退出。

飛瓊看到瘦高漢子，身軀似乎微震，不覺抬眼朝白骨神君望去。

這一情形，賈老二自然看清楚了，心頭不期暗暗震動。

白骨神君一手捋着垂胸白髯，目光注視着瘦高漢子，過了半晌，才抬手道：「解開他啞穴。」

白元亮趨上一步，手掌翻動，在他頸後拍了兩下。

白骨神君沉聲喝道：「爾是何人，本門白骨令你是從那裏來的？老夫面前你要從實道來。」

瘦高漢子身不能動，只有僵立着道：「你老大概就是白骨神君了？小的在神君面前，怎敢撒謊，這支白骨令，乃是總管交給小人的。」

白元亮聽得不由大怒，喝道：「你胡說！」

白骨神君抬了下手，制止他說下去，一面朝瘦高漢子問道：「你說的總管是誰呢？」

瘦高漢子道：「賈老二。」

賈老二聳聳肩，尖聲道：「會是小老兒？」

白骨神君哼了一聲道：「老夫正在問話，你不准打岔。」一面繼續問道：「賈老二是雲龍山莊總管，那你也是雲龍山莊的人了？」

瘦高漢子俯首道：「小的在雲龍山莊担任管事之職。」

徐少華聽得勃然大怒，劍眉一挑，喝道：「好個刁詐奸徒，你敢胡說，雲龍山莊幾時有個這個人？」

白元規也覺得奇怪，一面朝徐少華說道：「徐少莊主，且聽他說下去，再說不遲。」

白骨神君又道：「好，說下去，你們對本宮有何圖謀？」

瘦高漢子應了聲「是」，目光一溜賈老二，這才說道：「小的並不完全清楚，這裏是由總管負責的，好像在神君和三位莊主身上都下了毒，這樣就可以控制白骨門……」

這話聽得白元規兄弟三人都不禁聳然動容！

「哈哈！」白骨神君大笑一聲，目注賈老二問道：「賈總管，你都聽到了？」

「小老兒正在用心的聽。」賈老二聳聳雙肩，說道：「只是有些想不透。」

白骨神君道：「你現在還有何說？」

賈老二忽然回頭朝白元規問道：「白大莊主，你相信不相信？」

白元規對瘦高漢子說的話，心頭也感到有些可疑，賈老二如果是對方此一計劃的主持人，自己兄弟三人既已中了慢性劇毒，也就用不着再使計誘人入伏，由飛瓊假扮白元亮，他在房門口互撞之際，取出手帕、銅牌，還要摘取他的耳環，後來又要自己等人圍堵瘦高漢子，再把人拿下，這不是畫蛇添足？

世間那有如此愚笨的人，一再設計陷害自己人，何況對他又一無好處，他大可把這兩件事輕輕放過，根本也無人知道。

（未完・卅）

奇俠司馬洛故事

雌雄盜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個不請自來的不速女客卿卿坐到司馬洛的餐桌上，請他到一間豪華的夜總會去，那裏還有賭場，她和他在酒巴裏喝酒，提出有關偸東西的生意，說是想要回被別人偸去的東西，那東西就是「紫色名單」，至於這名單的內容，司馬洛似理解又不理解，令到她當場氣結，認爲他不肯幫忙，拂袖而去……司馬洛追出去已不見踪影，酒巴那邊坐着十幾名打手，不讓他離開，引起爭執打起來，寡不敵衆卒被擊暈，被囚在暗室，司馬洛醒來趁機走脫，在門口發現卿卿駕車離去，他匿在她的後車廂內，同到她的寓所，爲了報復自己受辱，也對她人身侮辱……

保險箱被竊

這之後，司馬洛和卿卿都靜下來。

司馬洛放鬆了身子，把她壓着。在這個時候，一些沉重的壓迫，是也有助於給一個女人快感的。司馬洛在取悅女人方面，可以說得上是一位專家，這件事他當然是懂得怎樣去做。

卿卿滿足地呻吟着，司馬洛知道，不論她的心理怎樣想，總之在觀能上，她是十分之滿足，十分之快樂的。

她並不反對他這樣壓着，由於她的兩隻手仍然是放在他的背上。後來，他柔聲地在她耳邊說．「你眞可愛，卿卿！我很少遇到這麼可愛的女人！」

「原來你是專門以破壞女人的貞操爲樂事的！」卿卿仍然帶着憎恨地。

疑是有內鬼

司馬洛笑起來：「原來你的頭腦是這樣落後！」

「我是一個中國女人。」卿卿嚴肅地說：「保持貞潔是我們的美德！」

「這祗是男人作出來的話。」司馬洛說：「自己得不到的女人，他就用話來制止別人得不到，如此而已！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終生幸福，就給這句話斷送了的！」

「做一個淫婦不見得就是幸福的事！」卿卿說。

「沒有人叫你去做一個淫婦。」司馬洛說：「想要不能要，才是對不起自己呢，別告訴我你是不想要的！」

「我沒興趣和你談這件事，」卿卿還是冷冰冰的：「可以讓我起來洗個澡嗎？你快要把我壓扁了！」

「請便，請便！」司馬洛離開了她。

卿卿忙抓起床單裹着身體，含羞地進浴室，幾分鐘之後，她出來了，身上已裹着那條大毛巾。她一隻手拿着司馬洛的內褲，另一手拿着司馬洛的槍。

她把槍丟到床上，說道：「你忘記了這個！」

「謝謝。」司馬洛微笑地把槍拿起來：「爲什麼不用槍殺我呢？」

卿卿沒有回答，祇是把他的衣服丟給他：「我們也該穿上衣服了，我們不是野蠻人，也不是暴露狂！」

司馬洛哈哈地笑着，把彈夾抽出來讓她看：「反正槍是沒有子彈的！」

卿卿狠狠地瞪着他：「你根本不相信任何人的，是不是？」

「總之不會在槍上信任何人。」司馬洛吃吃笑着。

卿卿躲到衣櫃後面，穿好衣服出來的時候，司馬洛身上祇穿上褲子，上身仍然裸着，展露着他那一身結實的肌肉。

卿卿站在他前面，帶着委曲神情說：「現在，你要的東西，你已經全部得到了，我們要的東西又如何呢？」

「哦！紫色名單。」司馬洛說：「我就是正想跟你談這個問題。我根本沒有拿到什麼紫色名單，你們是在寃枉我的！」

「誰會相信你？」卿卿冷笑道：「每個人都知道是你拿的！我們肯出錢向你買，已經是對你很寬大的了！」

「奇怪。」司馬洛說：「每個人知道

的事，我却不知道！」

「你假裝也沒有用的。」卿卿道：「除非你殺死鄧光，否則他永遠不會放過你的！你不把東西還他，他會把你殺掉！」

「鄧光究竟是什麼人？」

「新竄起來的大人物。」卿卿說：「在這座城市裏，他既有明的勢力，也有暗的勢力，又出得起錢，你和他作對，是不聰明的！」

司馬洛說：「那麼我們不如找鄧光到這裏來，大家一起詳談如何？」

卿卿哈哈一笑：「如果他看到你這樣在這裏，那你想他不殺你也不行了！鄧光一直想上我的床也辦不到。」卿卿說：「如果他知道你這樣就——」

「哦，我還以爲你是屬於鄧光的人。」司馬洛說着指指周圍的環境：「這一切，都是需要錢的！」

「你以爲這是鄧光給我的嗎？」卿卿不悅地說：「你在做夢！」

「那你和鄧光究竟是什麼關係呢？」司馬洛問道。

「這些都是我自己的錢佈置的。」卿卿說：「我和鄧光不過是合作人！」

「合作人？」司馬洛點頭：「唔，那麼妳對這件事一定也有決定權的了！那我就和妳直接談吧！」

「不。」卿卿搖頭，有點慚愧的：「決定權是在鄧光那裏！」

「這樣，我們就應該把鄧光也找來，一起談談了。」司馬洛說着，忽忽把衣服穿上，又在彈夾裏納進子彈，然後把槍拿起來，對卿卿擺了一擺，命令道：「好了，卿卿，到廳中去吧！」

「你是怎麼了？」卿卿皺着眉頭看着他。

「妳打電話叫鄧光來。」司馬洛說：「帶他來到的時候，我拿着槍指着妳，那麼鄧光就不會知道究竟發生過甚麼了！」

「唔。」卿卿點了點頭：「這樣好一點！」

司馬洛對她作了一個詭惑的微笑：「但是當然，我和妳仍然是好朋友！」

「沒有人和你好朋友！」卿卿咬着牙說。

司馬洛還是嬉皮笑臉的說：「但我總有一個感覺，覺得你並不太憎恨我！」

卿卿轉身，走出了廳中，司馬洛跟着她出去，在廳中的沙發上坐下來，手中的槍仍然指着她。

「你想我怎樣打這個電話？」卿卿問着，拿起聽筒。

「叫他來這裏。」司馬洛說：「暗示今夜會對他好一點，他既然一直都想上妳的床，那麼他是一定趕來的！」

卿卿面有難色，司馬洛擺擺手中的槍：「別忘記，我是用槍威脅着你的，這樣，不論妳說什麼謊，妳都不必負責了！」

卿卿想一想，動手撥電話。

「我猜妳也不會設一個陷阱給我的吧？」司馬洛說：「我們是好朋友呀！」

卿卿打了那個電話，打通電話之後對聽筒中說：「光哥嗎？找到了他沒有？」頓一頓：「那麼，我看，還是讓我們來商量一下，下一步應該怎辦吧！」又頓一頓：「不，我不來了，我不敢到你那裏去，說不定他還在附近，他一定會找我的！」又頓一頓，「你來我這裏？唔……好的！不過，一個人來！我不想看到你那些如狼似虎的打手們的……他們是那麼粗魯……」這番話的後半段，卿卿說得充滿了嫵媚的意味，如果是一個對她具有野心的男人，一定會聽得爲之魂蕩神搖的！

「好。」卿卿又說：「我等你好了，不過不要太晚來！」

「謝謝你。」司馬洛說：「我得首先聲明，對於剛才的事，我覺得很抱歉！我不知道妳不是那種女人！」

「別提了。」卿卿一揮手：「反正，這種事也不會發生的！」

司馬洛詭惑地哈哈笑：「我看妳的頭腦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實在太深了。」

「我不覺得這是毒害。」卿卿說着，又嘆一口氣：「不過，也許，這是因爲我對男人一向沒有好感吧！」

司馬洛詫異地看着她：「這是我不明白的一點！照我看，你不應該是那種對男人沒有興趣的人呀！你打扮得那麼講究，所謂女爲悅己者容，你打扮也是爲了吸引男人吧了！」

卿卿好像自白似的看着自己的手指：「不錯，我打扮起來，也是爲了吸引男人，不過我的作用却不是爲了和男人親近。我吸引了男人，男人來追我時，我却又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

「換句話說，你是在玩弄男人了。」司馬洛微笑：「別告訴我，這是一種正常心理！」

「也許有點不正常吧。」卿卿聳聳肩：「但是這樣却是難怪我，男人實在太對我不起！」她歪着嘴，露出不屑的表情。

司馬洛同情地看着她：「我相信我明白妳的，美麗的女人，往往是吃男人的虧吃得最多，因爲，美麗的女人，男人都想得到手，爲了得到手，往往就會不擇手段的！」

「我就是不擇手段的犧牲品。」卿卿憤怒地說道：「我的第一次……」她搖着頭。

「你是被強姦的嗎？」

「我是賣掉的！」卿卿說：「我那時要錢！很需要錢！不是爲了我自己，而是爲了我的家人，後來我有了錢，但失去了的，却不是用錢可以買回來的！」

「這不是很特別的故事。」司馬洛說道：「同樣的故事，每天都不知道發生多少！」

「第二次我却被強姦的。」卿卿說：「三個人灌醉了我，每個人都是——那時我是在舞廳做舞女，三個都是客人，以後我就沒有看見他們了，也沒法再找到他們！如果我再找到他們，我會把他們殺死的！」她頓一頓道：「總之你應該明白，我是有理由恨男人的了！」

「我爲男人道歉。」司馬洛說：「我決不會做那一類的事情的！」

「我聽說你很懂得討女人的歡心。」卿卿說：「今夜，我就知道你是憑什麼能夠如此了！」她也忍不住淡淡地微笑：「我也發覺，我無法恨你！」

「我很高興我給妳的印象！」司馬洛站起來向她走過去：「我相信，我們成爲

好朋友的希望是更濃了！」

他一隻手搭在她的肩上，但她却一手打開了他的手：「別碰我！我已經說過，那種事情，是不會再發生的！」

司馬洛苦笑退後，這時，汽車的聲音就自遠而近了，卿卿急逼地說：「他來了，你最好坐得好些！」

司馬洛在對面沙發上再坐下來，拿起槍，卿卿等到門鈴响，就走過去開門，門開了，一個高大的男人走了進來。由於角度的關係，他一進門時是看不見司馬洛的，而且他是全神貫注在卿卿的身上。

當他看到司馬洛時，當然已經太遲了。司馬洛一擺槍，柔聲地說：「素仰素仰，鄧光先生，請坐，如果你有槍在身，最好也別拿出來！槍這種東西是祇適宜拿在一個人的手中的，如果兩個人都拿着，情形就不大妙了！」

「你！」鄧光哽塞地叫着。

「坐下來吧，光哥。」卿卿說：「司馬洛認爲，我們之間似乎有了點誤會，他是要借這個機會來澄清一下！」

鄧光恨恨地瞪着卿卿。他這是難免的反應了。他當然是在憎恨卿卿，引他墜入了這個圈套。

不過司馬洛替卿卿說項：「這不關她的事，是我叫她打個電話。我的手裏拿着一枝槍，她是非聽我吩咐不可的！」

卿卿聳聳肩：「對不起，光哥，我眞是逼不得已的！」

司馬洛又擺擺槍：「先坐下來吧！」

鄧光祇好在沙發上坐了下來。他恨恨地瞪着司馬洛：「好了，你現在可以殺死我了！」

司馬洛迷惘地看着他：「我不明白，爲甚麽你們都這樣說呢？就像是我在和你們過不去！其實，是你們和我過不去！我好好的在自己吃飯，你們却把我引到那裏將我捉起來，打了我一頓——」

「別再說了。」鄧光插嘴道：「你說甚麽都沒有用了，總之，除非你殺死我，否則，我不找回那份紫色名單，就決不肯罷休！」

「現在人已到齊了。」司馬洛說：「我猜，你們總可以告訴我，這紫色名單究竟是怎麽回事了吧！」

「我看不出你有甚麽理由還要假惺惺作態！」鄧光沉不住氣，臉上紅得像一塊牛肉。他是一個高大的人，實在不算一個很討厭的男人，因爲，他雖然其貌不揚，却有着很濃厚的粗獷的男性化味道。他有着一隻鷹勾鼻子。一頭鬈曲的黑髮，衣服穿得很隨便，但是名貴而不俗氣。毫無疑問，他不是一個正派的人，而且也是一個有錢的人，但是他並沒有那種暴發戶的俗氣。司馬洛並不討厭這個人，但他也相信，有許多女人並不討厭這種男人的，尤其是那種懂得欣賞男性雄風的女人。

司馬洛說：「正是因爲我沒有理由假惺惺，所以我現在並不是假惺惺，我是眞的一點也不知道的！」

卿卿說：「我也有點相信，司馬洛先生是眞不知道的，他看來也是一個爽快的人，就和你一樣！」

鄧光看看卿卿，又看看司馬洛，再看看卿卿，又看看司馬洛，沒有做聲。司馬洛擺擺手中的槍，又說：「姑勿論你們相信我，就看我的槍的份上，把眞相講一遍好不好？」

鄧光想了一會，聳聳肩道：「司馬洛，你偷了我們的紫色名單！」

「究竟紫色名單是甚麽？」司馬洛問道。

鄧光又聳聳肩：「你知道我是幹甚麽的，司馬洛——」

「我不大清楚。」司馬洛說：「你說得清楚一點吧。」

「我有一個很大的計劃。」鄧光說：「我正在和好幾個城市的領頭人物聯絡，要成立一個龐大的組織，由我領導——」

「這當然是一個黑社會組織了！」司馬洛說道。

「可以這樣說。」鄧光說：「這些人之所以會同意由我領導，當然是由於對我有所顧忌的。他們所顧忌的就是這份紫色名單。這份名單上有他們及一些受他們賄賂的官員的名字。詳細的證據等等。我把這些資料編成密碼，縮影在一片菲林上。這就是紫色名單。」

「換句話說，這些名單是可以把他們毀掉的了？」司馬洛道。

「可以這樣說。」鄧光點點頭：「不過，這名單上的是密碼，你不懂得翻譯，因此你是得物無所用的，因此我猜，你把那名單偷去，也不過是想向我勒索一些錢吧了！錢我是願意出的，祇要你坦白把數目說出來——」

司馬洛說：「首先你憑怎麽覺得是我偷了你這件東西呢？」

「那像是你的手法。」鄧光說道：「你的名字我是聽過的，司馬洛，你愛用甚麽武器，我也聽過的！那很像是你用的東西！」

司馬洛又擺擺他手中的槍：「說得詳細一點！你那件東西是怎樣失去的？」

鄧光以懇求的語氣問道：「我可以抽一根香烟嗎？」

「請便。」司馬洛說：「不過我不希望你拿出香烟以外的任何東西來的！」

鄧光伸手進衣袋裏，果然祇是取出香烟，而並沒有取出香烟以外的東西。他深深地抽吸着那根香烟，把經過說出來。

他告訴司馬洛，那張菲林，他是收藏在他的寓所的保險箱裏的。又是裝在一個相當秘密的地方，連他的手下也不知道它的所在的，另外，他的寓所又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人在把守着，照他以爲，這張菲林，是收藏得十分之安全，却不料變生肘腋，有一天晚上，鄧光出外赴宴，有一個竊賊進了他的寓所之中，把保險箱打開，這個竊賊潛入之後，已經做好一番手脚，屋中守衛的打手們，還懵然不知，直至後來，這個竊賊不愼觸動了一處暗藏的防盜警鐘，警鐘大响，那些守衛立即把住宅包圍，輕易地把這竊賊困住。

後來，大概那個竊賊知道，死守下去也不是辦法，就用了兩件奇異的武器。首先，他從窗口拋下一點東西。這點東西在園中做成一次相當强烈的爆炸，把園中的二棵樹也直炸下來了。那些守衛慌忙地退後一點，但是仍然保持着包圍。

那人又從窗口再丟下一些東西，這

一次丟下的却是能放烟幕的，放出了很强烈的白烟，這些白烟，很快就蔓延了屋子周圍及園中，把視綫遮掉了，簡直弄到伸手不見五指的程度。

他們在濃烟之中摸索着，七手八脚，沒有人想得出一個辦法來把濃烟驅散，就只有等它自己散掉。當那濃烟散盡時，却已是十五分鐘之後了。這個時候，那個竊賊，早已不知所踪了。

樓上，鄧光那副保險箱已經給打開了，箱內的東西給搜了出來。鄧光聞訊趕回來，檢點各物，不動聲色。他對大家說，那個竊賊大概因爲時間不够，所以沒有機會拿走什麽。但實在，他那保險箱裏已經失去了一件東西——一件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那張菲林。

事情的來龍去脈就是這樣了。

「唔。」司馬洛聽完了這件事之後微笑道。「這件事，倒像是我幹的！」

「這件事正是你幹的。」鄧光說：「除了你之外，有什麽人會用這個什麽爆炸藥丸和烟幕藥丸一類的東西呢？」他恨恨地瞪着司馬洛。

司馬洛說。「但你們並沒有看見這個竊賊的眞面目，是不是？」

鄧光搖頭：「沒有人看見他的面目。但是我和我的部下開過會議，我也和好些人研究過了，我們都一致斷定，這是你的傑作。一定是你！」

「自從失竊之後，竊賊有和你接頭嗎？」司馬洛說。「既然你說是我爲了勒索一點錢而偷，那你有誠意出多少錢來贖回來？」

鄧光苦笑着道。「既然你拿着槍，我當然不能不出高一點的價錢了。」

「例如準備出多少呢？」司馬洛問。

「唔。」鄧光點點頭：「我們現在總算談得有味道一點了！你要多少錢呢？司馬洛？」

「你出價吧！」司馬洛說。

他寫了一張支票，撕下來交給司馬洛，說。「我們可以馬上交易的！」

司馬洛接過支票來，看一看，點點頭：「唔，這個數目倒也很理想，但是，上面並沒有簽名呀！」

「你把菲林交出來，我馬上簽名上去！」鄧光答。

司馬洛把支票摺好了以後，放進衣袋，說道。「當我找到菲林的時候，我再來找你簽名好了！」

「你說這話到底是什麽意思？」鄧光愕愕地看着他。

「意思就是我沒有拿到那菲林。」司馬洛說：「爲了表示我清白起見，而且也爲了你出得起合理的價錢，我願意替你把菲林找回來！」

「這個——」

「你得相信，我並沒有拿那菲林。」司馬洛說。「那個竊賊並不是我，不過現在，我倒很有興趣知道，這個竊賊究竟是誰了！」

鄧光和卿卿交換了一個眼色，鄧光說：「妳認爲應該怎樣呢，卿卿？」

卿卿聳聳肩，說道。「我認爲我們應該接受，如果我們是要找一個人來替我們辦這事，那麽似乎沒有比司馬洛更理想的人選了！」

「很好。」鄧光點點頭，又打開支票簿：「我看，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該先付你一點定金！」他也很爽快。

司馬洛擺擺手：「用不着了，我看，我是可以信任你的！」

鄧光微笑：「司馬洛先生，你的爲人果然和我聽聞的一樣名不虛傳，我發覺我無法恨你！」

「我也有點愛上你了！」司馬洛哈哈地笑。

「既然如此。」卿卿說：「我認爲你們應該握握手。既然不是敵人，那就是朋友了！」

鄧光也伸出手去，和司馬洛相握，司馬洛也把槍放下了，和他握手，鄧光的手是熱而有力的。

司馬洛順手拿過他那包香烟來，抽出一根，點上了，說：「現在，我們商量一下這件事情的做法吧！首先，可以讓我看看現場嗎？」

鄧光皺起了眉頭：「現場是沒有什麽的，保險箱祇是打開了，並沒有破，至於給他炸掉了的那些地方，我是已經修好了的！」

「炸掉的地方並不重要。」司馬洛擺着手道。「最重要的是保險箱，讓我去看一看！」

「現在？」鄧光似乎面有難色。

「這種事情，不是越做得快越好嗎？」司馬洛微笑。

「對呀，事不宜遲。」卿卿微笑：「老實說，你那保險箱既然給人找到而且撬開了，遲早也是得改裝另一隻了，還守什麽秘密呢？讓他看看好了。」

「你——也去？」鄧光面有點紅。

「有什麽不可以讓我看的秘密呢？」卿卿微笑地看着他。

「好吧，我們去看吧。」鄧光毅然地說道：「我並沒有什麽秘密的！」

「我們走吧！」卿卿站起來。

× × ×

「啊！很妙。」司馬洛說道：「很妙，這是我從未所見，裝得最妙的保險箱之一。」

「每一塊磚頭都是我自己砌上去的。」鄧光說，「我不明白怎會有人能够打開它來！」這樣說着，他又有點尷尬地轉向卿卿，埋怨地說道：「妳別攪我的東西行不行？」

卿卿正在那還咭咭地笑不可仰：「哦，原來你就是怕我看到這些！」原來鄧光一屋子都放滿了來自丹麥的彩色畫報，有些是單人的，有些是雙人的，有些是男和女的，有些是男和男的，也有些女和女的。給一個女人看到，實在不好意思！

「我又沒叫妳來這裏！」鄧光負氣地對她說。

卿卿看着一頁上有四個男女以非常複雜的姿勢纏在一起，又咭咭地笑了起來。

「別難爲情。」司馬洛說：「這祇證明了，你是一個十分正常的男人，你也有着十分正常的男性的慾望！」

「對了！」鄧光光榮地說，司馬洛捧一捧，馬上就使他的自信心增加了。

「讓我來。」司馬洛對鄧光揮揮手，

制止他把保險箱打開。司馬洛自己走過去，伸手進去弄。

鄧光說：「你在開玩笑？司馬洛？你又沒帶工具來！」

「這不是號碼鎖嗎？」司馬洛說：「開號碼鎖有時用不着工具的，祇要找到適當的號碼就行了！」

鄧光看着司馬洛在那裏扭來扭去，有時又把耳朵湊上去聽一聽。他看到有點悶，就不管司馬洛，走過去看卿卿，他把卿卿手上那本畫報奪了下來，又把其他的畫報都收了起來。

卿卿瞪着他：「專制的男人，既然你的頭腦開通到有胆量看這種書，你就不該禁止人家看！」

「這種書不是妳這種女人看的！」

「你知道嗎？」卿卿說：「你就像我爸爸！他在學校裏教古文，滿口仁義道德，回到家裏却是關上門看這個，又在門上鑽洞偷看我姨母洗澡！」

「我並沒有偷看什麽人洗澡！」鄧光紅着臉申辯，卿卿又咭咭笑着，似乎以把一個男人弄窘爲樂事。

鄧光還是把那些書收了起來，通通放進寫字桌的抽屜，鎖上了。卿卿還是看着他在笑，鄧光不敢正視她，於是改爲轉過頭去看司馬洛，却看見司馬洛已經把保險箱打開了。司馬洛說：「這裏面沒有什麽不可告人的秘書吧！」

鄧光看着司馬洛，有點懷疑自己是在做夢：「噓！」他說道：「你是怎樣弄它的？」

「這東西並不太複雜。」司馬洛說：「很容易打開，不過，我得承認，要我把它的所在找出來，就比較困難了。給我五個鐘頭時間，我也未必辦得到！」

鄧光一攤手：「就是這樣了，現場的情形，你已經見過！」

卿卿也跑過來，羨慕地看着那隻打開了的保險箱：「司馬洛，以你的本事，你要發達不是很容易嗎？在這都市中，到處都有保險箱，保險箱裏放的，又總是貴重的財物。」

「所以錢在我來說，不算是什麽了不起的東西。」司馬洛伸手進保險箱裏面，檢視着那裏面的東西，又問鄧光：「這裏面究竟有多少值錢的東西呢？我是指可以馬上變換成現錢的東西！」

「一些股票，美鈔、鑽石！」鄧光說：「你知道的，以防萬一！」

司馬洛把這些值錢的東西取了出來，檢點一遍，又放回去，把保險箱鎖上了，一切都弄回原狀，再推開了酒吧，退到沙發上坐下來。鄧光在酒吧上斟了幾杯酒，每人一杯，然後也坐下來，看着司馬洛：「你有看出什麽綫索來嗎？」

司馬洛從袋裏掏出了鄧光給他的那張支票：「我倒是願意用這個來交換那裏面的值錢之物了！」

「這是如意算盤。」鄧光說：「因爲那裏面的東西的所值，超過這張支票的數目！」

「正是這個意思。」司馬洛說：「那麽，爲甚麽那賊不偷這些財物，而要偷去那張菲林呢？」

「對了。」卿卿也插嘴：「難道他肯定他能換到更多嗎？」

鄧光迷惑地注視着司馬洛：「喂，你究竟在暗示甚麽？」

司馬洛聳聳肩，說道：「我的意思是，這個人也許不是志在錢，而是志在那片菲林！」

「但他拿去了菲林也沒有用呀！」鄧光說：「那密碼是我自己創作出來的，除了我自己之外，沒有人能夠看得懂！」

「密碼的原稿在你手上嗎？」司馬洛問。

「沒有原稿的。」鄧光說：「我已經毀滅了原稿！這張菲林上的資料祇是指出，某人在某時某日做了些甚麽事，在何處可以找到證據，有些甚麽證人！」

「那麽。」司馬洛說：「如果沒有了這張菲林，你就無法指出，某人在某日做了些甚麽事，在何處找到證據，以及有甚麽人證了？」

鄧光猶疑着不肯回答，司馬洛擺擺手：「不要緊的，你對我可以放心說話，我決不會洩漏出去！」

「可以這樣說。」鄧光點點頭：「是的！」

「那麽。」司馬洛說：「偷去了菲林，把它毀掉，事情就完結了。以前受你威脅的人，現在就不再受到你的威脅。」

「但這是很嚴重的！」卿卿插嘴：「以前不敢殺他的人，現在就敢殺他了！」

「假如他們知道我失去了紫色名單，」鄧光的臉色有點變了：「如果把紫色名單毀滅了，那就是等於把我也毀掉了！」

鄧光和卿卿面面相覷，卿卿的臉色也不大好看，因爲她和鄧光是互相依靠的，鄧光倒了下來，她也當然是不得了。

「除了你之外。」司馬洛說：「有甚麽人可能知道這保險箱的所在呢？」

鄧光緊皺着眉頭道：「這簡直是不可能的。連卿卿都不知道！卿卿和我已經是最親近的了！」

「是的。」卿卿說：「這件事我都不知道！」

「這賊一定有內綫。」司馬洛說：「要找到這個賊，我們必須從內部着手！」

鄧光簡直要哭出來似的，苦着臉：「但找到這個賊又有甚麽用呢？你不是說那菲林已經給毀滅了！」

司馬洛微笑：「如果你是這個賊，你捨得把這菲林毀滅嗎？」

鄧光沒有做聲，司馬洛又說下去：「這個世界上的人都是貪心的，即使原來是打算把它毀滅，我相信到了手之後又會捨不得了。由於這菲林是代表權力，很大的權力，得到它的人，會想辦法利用它！」

鄧光找出香烟來，深深地抽吸着。

「很可能這人是其中一個受你威脅的人所做的。」司馬洛說：「在菲林失去了之後，你有繼續進行你那個大團結的計劃嗎？」

「當然有。」鄧光說：「我必須詐作沒有發生過甚麽！」

「有人表示不服從或者不合作嗎？」

司馬洛又問：「有沒有那一個人的態度是忽然有所轉變呢？」

鄧光又沉吟了一會：「似乎還沒有。一切都是很正常的！」司馬洛用手揑着下

頷，沉吟着。

「如果有團結計劃中的其中一人拿到了菲林。」卿卿說：「那這個人不久就會有所表示的！」

「目前還沒有人對這件事情有所表示！」鄧光說。

司馬洛站起來，在那小小的客廳範圍中來回踱着步。很久很久他都沒有說話。鄧光和卿卿也不打擾他，讓他去想，因爲他們知道司馬洛是正在動腦筋。

司馬洛終於開口了。他問道：「這裏有客房嗎？」

「甚麽客房？」鄧光問。

「額外的房間。」司馬洛說：「用來招待客人的！」

「額外的房間是有的。」鄧光說：「不過我從不在家裏招待客人！這裏是我的私人住宅，也祇有最重要的客人，才能到這裏來和我談話的！」

「可不可以破一破例呢？」司馬洛又說。

「破例？要招待誰人？」

「我。」司馬洛說。

「你？要到這裏住下？爲甚麽？」

「很可能你這裏會有內應。」司馬洛說：「如果我住在這裏的話，說不定我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鄧光仍然面有難色的。

「難道。」卿卿說：「你又有甚麽不可告人的秘密嗎？」

鄧光搔着後腦，「但是，這是我的私人住所！」

「你的私人住所巳經變成了公共厠所一樣，人家要進來拿你保險箱裏的東西，就進來拿了！」司馬洛諷刺地說：「還私甚麽人？」

鄧光的臉紅得像豬肝一樣。如果是他其他的手下這樣說，可能巳經給他打一頓了。但是司馬洛這樣說，他却沒有甚麽辦法。

「也許，你對司馬洛還是不大相信吧？」卿卿說：「也許，你還怕司馬洛會偷你的甚麽東西吧？」

「不是這一個問題——」鄧光顯得很不好意思的。

卿卿吃吃笑着：「不如這樣吧，我也來住在這裏！」

鄧光的眉挑了起來：「你？你住在這裏？」他又覺得，這確是一個不錯的主意了。

「是的。」卿卿說：「我住在這裏，這樣，我就可以負責監視着司馬洛了！」

對於這個提議，鄧光却提不起勇氣來拒絕了，因爲正如卿卿所說，他對卿卿是有野心的，他一直都想卿卿上他的床，或者他上卿卿的床，卿卿住到了他這裏來，那麽距離他的床就近得多了。

司馬洛看着卿卿微笑：「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

「這樣。」卿卿又說：「當你不在的時候，我也可以監視着司馬洛了！」

「我——我——」鄧光沉吟着。

「你不是過兩天就要到外埠去了嗎？」卿卿說：「如果這件事情決定了，你根本今天晚上就可以起程了！」

「好吧。」鄧光終於說：「如果司馬洛認爲這樣做是好的，那麽也祇好這樣做了！」

卿卿對司馬洛微笑，那個微笑之中似乎帶有某種暗示，不過，司馬洛却不能肯定，她是眞正的暗示，抑或祇是習慣性地把男人戲弄一下而巳。

鄧光站起來道：「我叫管家替你準備一下吧！我在樓下是有房間的！」

「兩間。」卿卿說：「還有我也要一間！別忘記！」

鄧光果然在當夜就動身到外埠去了，司馬洛和卿卿則搬了進來，每人住一間房間，兩個人的房門口是隔門相對的。司馬洛收拾好了衣物之後，夜巳相當深了，他正心裏躍躍欲動，過去敲卿卿的門，他的門就給敲響了，開門，卿卿就站在門外，她的身上穿着一件長長的睡衣，長到封着喉嚨，連脚尖也遮住了。

不過，這件睡袍對於視綫却並沒有很大的影響，由於那是百分之九十透明。司馬洛可以看到，在這件睡袍的下面，她甚麽衣服都沒有穿着。

一時之間，他祇是呆在那裏，瞪目看着她。

「有什麽要我帮忙的嗎？」卿卿問。

司馬洛還是呆在那裏，祇是在看，卿卿又再問他一次：「你怎麽了？司馬洛？你不是有什麽毛病吧？」

「我呢——的確有一件事情請你帮忙的，」司馬洛說：「還是上一次那件事，你知道的，我的身子還是在痛，如果有人能替我按摩一下，那就好極了！」

「哦，這就容易了，」卿卿說：「上一天巳經學會了！」

她走了進來，司馬洛連忙讓路，然後又把房門關上了，下了鎖。

「脫下衣服吧！」卿卿說。

「脫衣？」

「你怎麽了？」卿卿說：「上一次，你也並不是穿着衣服的！」

「那好吧！」司馬洛說。這一件事他倒是求之不得的。他脫下了睡衣的上截，在床上坐了下來，卿卿也在他身邊的床上坐下。很自然地，司馬洛的手就向卿卿的腰部摟過去，但是卿卿及時把他的手打開了。

「別動手，」她說：「是我摩你，不是你摩我！」

「好吧！」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在床上伏了下來。

「還有睡褲呢？」

司馬洛脫下了睡褲，但是卿卿還不滿意，因爲睡褲之下是還有一條三角內褲的。他祇好也將它脫下來，有點含羞地。

卿卿的手溫柔地按在他的背上。司馬洛有了觸電一般的感覺。他的反應是很強烈的，因爲他主要的目的並非在於按摩。

「覺得怎樣？」卿卿問。她的手勢，似乎比以前要進步得多了。

「很舒服，」司馬洛點着頭，閉上了眼睛，「很舒服！」

卿卿的手繼續動，司馬洛的手開始忍不住了，但是，當他正要動手的時候，卿卿又提出警告：「不要動手，司馬洛，我們說好了的，祇是按摩，如果你動手我就走！」司馬洛祇好又忍着。（未完・二）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秘岩洞避難的羣俠收到了壽帖，是海府天棄四老中的老二吳雙燭署名邀請的，發帖子的人是他們的恩人，赫連春水說明屆時一定到賀，衆人都不虞有詐，只有鐵手提出可能有蹊蹺，但又說不出理由，只提出劉老大不肯和他、赫連春水相見，似乎不成理由，只是注意提防罷了……而事實上劉單雲、巴三奇說服海托山，軟禁吳老二，通知黃金鱗、顧惜朝佈下陷阱，一路精兵在海府前後設下重伏，一路主力在秘岩洞重重包圍，以祝壽爲名，引羣俠上釣，先用痲酒迷暈，萬一漏網，府外埋伏弓箭手，還用炸藥，萬無一失，有來無返……

既食惡果　又傷友誼

炸藥。

炸藥在此時此境出現，實在是件「理所當然」的事。

這列炸藥離那張主客的桌子極近，無疑是爲這張桌子上的人而設的。

——炸藥一旦引燃，立即把座上的人炸得血肉橫飛，本領再大也無用武之機。

這種安排無疑很「絕」。

可是巴三奇立時便想到更「絕」的一點。

要鐵手這等「賀客」上座，必定會有「陪客」，否則，這些「壽酒」和「炸藥」，都變得派不上用場。

——鐵手等人不是在座上被迷倒，就是被炸死，毫無疑問的是件妙事。

可是巴三奇想到一件事，就不妙得很了。

他想起海老四也會在座上。

× × ×

——這種安排，無疑把海四弟當作犧牲品！

——他們犧牲得了老四，當然也不在乎多犧牲一兩個！

——反正又不是「犧牲」他們的人！

想到這裏巴三奇就有被欺騙的侮辱。

他幾乎要叫起來。

——這種事，咱們不幹了！

就在這時候，一條人影已貼近他。

這人相貌堂堂，儀表不凡，但神色卻帶一點兒邪氣，一股煞氣。

這人正是顧惜朝。

× × ×

顧惜朝微微笑着，神態溫和，一看便知道他是一個講理的人。

就連他都覺得自己是一個講理的人。

有時候，他覺得自己實在太講理了。

在這世界上，太講理便很難活下去，縱能活着，且未必活得痛快。

像他對付戚少商，便吃虧在「太講理」上：在「思恩鎮」的「安順棧」裏，他因得尤知味之助，已成功的控制了大局，早應該一得手就該先殺掉戚少商，以免後

患！

他甚至還覺得自己太過「婦人之仁」了。

他還決心「痛悟前非」，以後對人要應該心狠手辣一些。

這一次的「壽宴」，已勝券在握，他人在暗裏，監視一切，任何人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他的眼目。

所以他發現巴三奇發現了埋在壽帳內的炸藥。

× × ×

他笑道：「那是炸藥。」

巴三奇強忍怒憤，道：「我知道。」

他補了一句：「可是在這之前你並沒有告訴我們知道。」

顧惜朝笑道：「那是軍情，軍情機密，恕無法相告。」他也補充一句：「何況，那是用來炸殺叛匪的，與你們無關。」

巴三奇道：「可是，海老四也是坐在這桌子上，就跟我有關了。」

顧惜朝笑意更濃，他用手去拍了拍巴三奇的左肩：「巴老前輩，在下怎會用炸藥對付立有大功的海神叟呢？這炸藥只是用來對付流寇，況且，那幾個叛賊只要喝下了藥酒，便已束手就擒了，根本用不上炸藥。」

巴三奇道：「可是，如果他們不喝，萬一要用上炸藥，你們可來得及通知海老四？」

顧惜朝微笑看着巴三奇，道：「你眞要我回答？」

巴三奇道：「人命關天，我理應知道的。」

顧惜朝道：「來不及。」

巴三奇卽道：「那我去通知老四，叫他到時候及時走避。」

顧惜朝嘆道：「你要通知他？」

巴三奇愕然道：「怎能不通知他？」

顧惜朝笑道：「應當通知他，不過，可惜……」

巴三奇奇道：「可惜什麽？」

顧惜朝道：「你眞的要知道？」

巴三奇道：「請道其詳。」

顧惜朝道：「可惜來不及了。」

突然間，一揚手，一道刀光，一閃而沒。

巴三奇只覺胸前一痲，背後一辣，反首看去，只見一把飛刀，已釘在壽帳上，直奪入牆裏。

刀柄猶自輕顫。

刀不沾血。

——這一刀，是顧公子的刀……

——這一刀，竟是穿過我的胸背……

巴三奇只想到這裏。

想到這裏，他胸上的血便激迸而出。

顧惜朝一把抓住他的袖子，把他的袖帛按住了創口，不讓血噴濺出來，袖子一下子便給湧血浸濕透了，順手拔出一根小斧，一斧砍在巴三奇的額頂上。

然後他跟身後的霍亂步道：「你找兩個人，把他的屍首偷偷的運出去，往水裏一丟，千萬不要讓海府的人發現，這樣，就算日後『天棄四叟』還沒死乾死淨，又撈着屍首，也以爲是那干悍匪幹的，不關我們的事！」

霍亂步應聲道：「是。」即着人去辦理。

顧惜朝拿出一方白手帕，在揩抹自己指上的血，順便揉活了手指上的血脈。

——今天要殺的人挺不少的，手指一定要靈活。

——想到這數月來的追緝，今天將會有重大的成果，他也不禁略感到興奮。

——殺人本來就是一件興奮的事。

所以他要先開殺戒，祭一祭刀，點燃自己的殺氣。

他甚至不希望使用到炸藥。

——如果他們死於自己的刀斧之下，一定更爲過癮！

不過顧惜朝一向都十分理智，人可以做痛快的事，但不能做愚蠢事，像當日戚少商把自己引入「連雲寨」，推崇備至，就是感情用事，在他看來，有時候與「蠢」字同義，鐵手等人武功太高，不能意氣用事。

蠢人的下場，就該跟巴三奇一樣！

——他怎會讓海托山知道，在他身後有足以在一剎間可以同時把三十頭大象炸得屍骨全無的炸藥，而讓他露了形迹，說不定還叫鐵手等看了出來，那就難免要生變了。

不能生變。

顧惜朝決不能讓完美的「祝壽」計劃有任何漏洞。

既然巴三奇這種人，定必顧恤老兄弟，而且也來不及向他費心細說了，不如殺了了事。

——自己絕對有理由殺他。

——「天棄四叟」除劉單雲參加了自己等人緝匪搜捕行動外，其他三叟，明知這干人是朝廷欽犯，還收留了那麽些時日，知情不報，早該殺了！

——這三個老傢伙累自己和部屬們累得搜查了逾半月，居然還想討功？

顧惜朝殺了巴三奇覺得心情很愉快。

大堂裏自然不會有海府的人，守在這兒的，不是黃金鱗的心腹，便是自己的親信。

他覺得自己已「精明」了許多。

他懂得如何更「不留餘地」，終於學會了，比較不講理一些了。

所以他射穿了巴三奇的心臟後，更在他頭上補了一斧，這叫「神仙難活」。

——殺一個人，就得要殺得氣絕；殺一羣人，就必須要趕盡殺絕，不然，只會給自己將來惹痲煩，添煩惱。

就在顧惜朝心情越來越愉快的時候，天際就響起了一陣雷聲。

跟着，大滴大滴的雨點，就打落在大地上。

也打落在簷上、瓦上、簷前、階前、庭中、池中、院裏、園裏，顧惜朝望出去，只見庭院外都密織着銀簇了，灰濛濛的雨絲雨綫。

雷聲在天外隱隱翻騰，似千軍萬馬排湧而來。

顧惜朝負手看簷前雨滴，喃喃地道：「好個雨天。」

× × ×

就在這個時候，他就看到了訊號。

鐵手等人已在「秘岩洞」出發，啟程來赴海府之約的信號。

× × ×

海托山不知巴三奇去了那裏。

在這緊要關頭，他竟影踪不見！

海托山心中有氣，但已顧不了許多，在門前迎候的工作，本是巴三奇負責，現在只好由他親自出迎。

雨下得頗大，街角全是串連着雨水的長脚短脚，本來是大好晴天的晌午，而今卻一片陰濕凄涼。

——下這樣大的雨，門前的炸藥佈置，肯定必受影响。

——甚至在此四週民房、牆頭、瓦面，樹上埋伏的官兵、高手，都必然受到雨水的干擾。

在大雨裏抓人，加倍艱辛，唯有把鐵手等人引入大堂，好甕中捉鼈，就容易掌握得多了。

海托山站在門前傘下，終於遠遠的看見，鐵手等一般人已破雨而來。

× × ×

海托山不由自主的有些緊張起來。

——奇怪，自己闖蕩江湖數十年，從也沒怕過誰來，而今竟有些張惶，有些心來悸。

——莫非是自己「賣友棄義」，其心不正，便無法鎮定如昔？

海托山不能再想下去了。

就算要後悔已無及，這件事就像雨水打濕的長袍下擺一般，已經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

一個可怕的事實。

海托山只有面對現實。

他決定把這幾個信任他的朋友，送到地府裏去。

一見鐵手等人出現在街頭，他就知道，「戲」，立即就上演了。

「演戲的人」，登門的登門、拴馬的拴馬、拜壽的拜壽、祝賀的祝賀，他們演這齣戲，爲的只是要等一齣「好戲」。

好戲在後頭。

× × ×

「好戲在後頭」彷彿也是一個規矩，高潮總是在後面，「戲肉」也多留在後頭似的。

在眞正的人生裏，「好戲」不一定都在後頭。有的人，一大早就演完」好戲，餘無足觀。

有的人，從沒有演過一塲好戲，便完了塲。有的人，一生人都有好戲，高潮迭起，好戲連塲。有的人，根本不尋求好戲，只求無戲便是福氣。

海托山卻肯定這大雷雨的午後，會有一塲好戲，就在這兒上演。

不過，這塲戲的序幕，卻讓他有些失望。

因爲有些人該來的人都沒有來。

「毀諾城」的息大娘沒有來。

「神威鏢局」的勇成也沒有來。

來的只有「四大名捕」中的鐵手，「青天寨」寨主殷乘風，「將軍府」的赫連春水三人。

× × ×

人雖然並未來齊，但來了他們三人，也就够了。

——黃金鱗和顧惜朝本來的意思，就是只要使這干人的幾個主將折損，要殲滅他們，以衆擊寡，便絕對不成問題。但秘岩洞裏有人主持大局，便不易同時發兵攻取了。

不知怎的，海托山見人未來齊，失望中反而隱隱有些欣慰。

——爲什麽會感到欣慰？

他自己也不知道。

也許他是「良心發現」，也許他覺得敵人越少，越好應付。也許他心裏也不愁因爲自己的這個陷阱，而把這干江湖好漢都「一網打盡」。……

不過無論怎麽想，他都希望自己能够「演齣好戲」。

他但願自己能「演出成功」。

× × ×

成功？

失敗？

在雨裏分不清，在相交裏看不明，在將來命運的陰晴裏，誰都未知情。

× × ×

鐵手等人終於打馬來到了海府門前，在雨裏風中張燈結綵的海府高第，反而更添悽涼景況。

他們當然都化了妝，易了容，不過並沒有澈底改頭換面。

他們這樣做，只是避人耳目，再說，易容術最多只能騙騙粗心大意的人，絕對不能換日偷天，也瞞不住鐵睛厲目的老江湖。

他們跟平時赴海府運糧、計議的妝扮，完全一樣，所以海托山很容易便認出是他們。

這一點海托山一直都很感安慰。

他的視力依然精銳。

這顯得他還未曾老。

至少沒有完全老。

就算他已經老了，他還是可以拿這點來安慰自己，一個老人家如果不懂得自我安慰，絕對是一件很不討好的事，正如一個失敗者一樣。

他覺得自己眼力就比吳雙燭好出了許多。

他這樣想的時候，每次都必定忘了考慮到，他的體力卻逐漸不如吳雙燭。

有些事，想不起要比想起來得好。

忘記，本來就是人類「護身符」之一。沒有這兩個字，缺少這個本能，人只有活得更不愉快。

只怕，有些愈想忘記，愈難以忘記。

有些事要想起，卻偏偏常常忘記。

人生裏最痛苦的事，就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人最可貴的自由，便是無法控制對方怎麽想、想什麽。

有些時候，連忘記都忘了，才是眞正的忘記，有時候，快樂的記取，會讓你記起忘記了的，而痛苦的記憶，會哭給忘了的忘記聽。

他在門口相迎這幾個從漫長風雨長路過來的敵友，因而想起他走過大半生風雨悽遲的江湖路。

鐵手也記起了一件事情。

一向以來，都是吳雙燭在這兒迎待他們的，現在吳雙燭正在做壽，也許不便站在風雨飄搖的門前，可是巴三奇呢？怎麽要海神叟親自出迎？筵宴上不是要他來主持大局的嗎？

鐵手只是想起這些而已。

想起這些，並不能改變什麽。

更不會讓他踟躕不前、或折回來時的路。

改變人生的，往往不是因爲想起什麽，而是遇上什麽，明白這點的人就該知道常常陷於回憶裏，其實與事無補。

× × ×

海神叟迎迓道：「你們來了。」

三人在馬上打傘，但衣擺都濕了。

一道閃電。

鐵手笑道：「好大的雨。」

殷乘風道：「多熱鬧，連風雨都給吳老湊興兒。」

海托山忙道：「你們眞是有心人，這麽大的風雨都趕來賞老二的臉！」

赫連春水躍下馬來，笑道：「我要給吳二伯拜壽，眞逼不及待呢！」

又一陣閃電。

接着一個雷响。

三人撩衣走上了石階，走進了大門。

閃電剎時蒼白了大地，他們都沒有一對俯視蒼生的眼，看見這灰濛與慘白的大地上，有多少人正在風雨中亮着兵刀伺伏在所有在高處或低地的暗影裏。

× × ×

顧惜朝在內堂埋伏，已接獲鐵手等一行三人來到門口的消息。

他的雙手攏入袖子裏。

左手姆、食、中三指，捺住一把小刀的木柄，輕輕的在彈動着，右手握住一把小斧，已微見用力。

轟隆一道電閃，夾着雷鳴。

顧惜朝猛想起一事。

他疾地掠入大堂。

——他想起了什麽事？

——他要做什麽事情？

× × ×

鐵手、赫連春水和殷乘風，已在海托山的引路下，已穿過了前庭。

× × ×

顧惜朝躍入大堂，那一衆正擬「演戲」的人，紛紛都吃了一驚。

顧惜朝沉聲疾喝：「不要亂，不要望我，保持在原來喝酒笑鬧的神情。」

黃金鱗吃了一驚，也自東廂閃了進來，疾問顧惜朝：「正主兒要到了，你出來幹什麽？」

顧惜朝只點點頭，脚尖一點，飛躍而起，一抄手拔去了壽帳上仍釘着的短刀，還用手把壽帳的刀孔綴起遮掩，然後再用脚把壽帳下的布幃撥平，遮去了炸藥引子，然後才道：「我們可以進去了。」

黃金鱗這才明白過來，正要掠入東廂，忽聽顧惜朝又「咦」了一聲。

黃金鱗隨他目光望去，只見宴筵的桌布上有老大一塊褐斑。

——那是顧惜朝動手殺巴三奇的時候所濺出來的血迹。

——也可以說是今晚的第一滴血。

顧惜朝忙叫人拿了一條手巾子，遮蓋在血漬處，這才長吁一口氣，道：「對付鐵手這等人，是絲毫大意不得的。」

然後兩人又各自竄了出去。

他們都準備在必要的時候，點燃炸藥，不但把鐵手等人全都炸死，連海托山都作爲陪葬，連同整個大堂裏的部屬都作爲犧牲品。

——只要能把強敵翦除，犧牲幾個部下算得了什麽？

只要有權，何愁沒有部屬？

殺強仇的機會，可不常有。在這方面的心思，顧惜朝與黃金鱗倒是相契無間。

× × ×

鐵手和赫連春水及殷乘風，已步入大廳。

海托山的心狂跳着。

——他們每多走一步，就等於往森羅殿裏多踏進一步。

海托山感覺到自己步伐的沉重，就是背負了一座山在行走一般。

而心裏頭又似雨絲一般亂。

眼看要走過長廊，忽聽有人在雨中牆頭，悽聲厲喊道：「不要進去！」

鐵手、赫連春水、殷乘風一聽，又驚又喜，臉色倏變。

因爲那是戚少商的聲音。

那聲音悽厲逼人，絕不像是戚少商平時的聲音，可是他們又分明辨別得出來，那的確是戚少商的聲音！

弓弦聲。

暗器夾在雨聲尖嘯低鳴。

戚少商在現身於牆頭立即受到圍攻。

鐵手春雷也似的一聲暴喝：「退！」

海托山突然猱撲向殷乘風。

殷乘風嗆然拔劍。

劍一拔出，密雨頓爲劍芒逼開數尺。

這劍只沾血，不沾雨水。

這樣凌厲的劍，連鬼神都要爲之避走開。

但海托山低吼一聲，伏身塌腰，反而往劍鋒撲去。

因爲鐵手的疑慮，所以殷乘風和赫連春水來「賀壽」也暗携兵器。

一時間，走廊上的埋伏，盡皆發動。刀槍箭靶，幾乎每一處可以躲人的地方，都有人掠撲出來，向鐵手和赫連春水襲擊。

而大堂、花園、內堂的高手，全急反撲長廊、大廳、前庭大門的伏兵，也全發動，往內兜截。

局面雖然遽生奇變，但是一干志在必得的伏兵，陣脚卻絲毫不亂，反而激發了野獸拚戰般的慓狠。

往內反撲的伏兵由劉單雲帶領。

往外搏殺的隊伍由顧惜朝率領。

黃金鱗則帶人包圍海府。

鐵手跟劉單雲一朝相，立時就明白了是甚麽回事：

——果然不幸料中。

這時候海托山與殷乘風已驟然分了開來。

海托山身上有了血迹。

殷乘風衣上也沾了血。

血很快被雨水冲淨。

雨下得特別大。

血流得特別多。

雨水把血水灌入土裏，流出屋外，滙流到不知名的所在去。

× × ×

戚少商悶哼了一聲，似受了傷，但依然不躍下牆來。

因為他決不能讓這可能是唯一的退路被人佔據或堵塞。

他單手持劍，青鋒宛若青龍。

青色的劍泛起紅色的血潮，在灰白色的雨網裏。

鐵手見招拆招，見人打人，至少有二十人被他雙手一觸，當即踣地不起。

赫連春水雙槍在手，卻未有機會駁成長槍以遠拒羣敵，穿着華衣錦服的敵人已潮水般湧了上來，他已殺了十三人，受了五處傷，三處輕，兩處較重。

而殷乘風卻沒入敵潮裏。

只見一道宛似閃電般極快的白光，在敵人圍攻下倏東忽西，難以抓摸。

鐵手見情勢不對，決不可戀戰，當下大喝一聲：「快走！」猿臂連伸，眨眼間已打走七八名強敵，運起神功，衝入敵陣裏，雙手無堅不摧，又奪下十來件兵器，這才看得見殷乘風。

顧惜朝和馮亂虎，宋亂水，全向殷乘風圍攻，而劉單雲也猱身搶近，瘋狂拚命，海托山卻倒在地上脖子上的血汩汩的淌着，染紅了他的花白鬍子。

鐵手又驚又怒，雙臂一交，已隱作風雷之聲，顧惜朝叱道：「我們一起上！」自己卻不先上，仍然追襲殷乘風。

有十來名官道上和武林中的好手，貪功急攻，鐵手大喝一聲：「讓開了！」雙手迎空擊出，數百十點雨珠，被他這隔空一震之力變作脫簧暗器一般，疾射過去，有六、七人走避不及，擠成一堆，捂臉捂頰，哎喲不止。

鐵手一步上前，聲威奪人，馮亂虎本來攔住，但見他來勢，不由自主的往旁邊一閃，宋亂水則想硬闖，鐵手還未動手，一腳就把他掃跌出去。

鐵手一伸手，就抓住顧惜朝的衣襟。

顧惜朝一斧就往他的手腕砍下去。

這一砍只是虛着。

就在斧光耀眼之際，他的刀悄沒聲息的飛射出去，正中殷乘風背部。

刀柄輕晃，殷乘風半聲未哼。

顧惜朝的人也如游魚一般，腳底一蹓，衣裂人退，鐵手還待搶進，黃金鱗的「魚鱗紫金刀」已夾着驟雨般，飛剁他的脖子。

顧惜朝退得極快，但有一道劍光卻比他更快。

殷乘風的劍。

× × ×

顧惜朝一刀得手，退得迅疾無倫。

但他再快，也快不過殷乘風的劍。

殷乘風外號「電劍」，要比劍快，就算「四大名捕」中的冷血也快不過他。

冷血的劍法，劍劍進迫，招招拚命，無一招自救，要論氣勢，殷乘風有所不及，但要比劍法迅疾，殷乘風的快劍猶在當年他的師尊岳丈「三絕一聲雷」伍剛中之上。

他這一劍，後發而先至，追上了顧惜朝。

但這劍一出，也等於是把空門賣給劉單雲！

× × ×

劉單雲悲憤。

戰鬥一開始，顧惜朝、劉單雲、海托山和七八名高手都往殷乘風圍攻過去，那是因為：一，殷乘風是「青天寨」寨主，只要能把他擒下，就可以逼降在「秘岩洞」裏的南寨子弟，如果把他殺死，至少也可以打擊青天寨徒眾的士氣，二，鐵手的武功太高，這些成名人物個個都有私心，不敢輕攖鐵手之鋒銳，避重就輕，便專找殷乘風下手。三，赫連春水是赫連大將軍的獨子，眞要是在衆目睽睽之下格殺他，只怕難免後患，更何況赫連樂吾對「天棄四叟」本有恩情，大家都有意無意間不對赫連春水趕盡殺絕。

這一來，殷乘風更為當殃。

其中也許有一人較為例外，那就是海托山。

他跟殷乘風各在易水兩岸稱雄，要對同道下辣手，也只是矢在弩上，不得不發，情非得已，他本身只想擒下殷乘風，並不想取他性命。

戰局一上來，便拚出性命，顧惜朝與黃金鱗更向殷乘風下重手，海托山見勢不妙，忙擋在前面，明是單挑殷乘風，實是不想殷乘風橫死當堂之意。

可是這一來，慘禍反肇。

殷乘風人在拚命搏鬥中，那分得清誰要生擒，誰要奪命？而他自己，比圍殺他的人，更不要命。

他的劍只講快，快得令人無從招架，快得令人無從閃躲，快得令人無從退避，快得令人無從破招，快得令人只有中劍。

他現在不但快，而且還拚命。

跟冷血的劍法一般拚命。

然而他的劍法，却不是拚命的劍法。

他只是快劍。

他此刻是快而拚命，自然露出了破綻了。

劉單雲一上手，就覷出了他劍招裏的破綻，他的鎖骨鞭立時遞了進去。

不過殷乘風的劍法着實是太快了。

快得縱有破綻，也一瞬即逝。

就是說，當你發現他劍招裏有破綻的時候，和發覺他劍招裏的破綻之際，他的劍招已經變了，或已刺中目標了，破綻已經不存在了。

當敵人想向他破綻進襲的時候，招才遞出，破綻已然不見，一招遞空，反而誘使殷乘風的劍招回挫。

殷乘風的快劍一連刺倒了三名敵手。

劉單雲一鞭擊空，殷乘風的劍已如毒蛇般叮向他的咽喉。

劉單雲錯估了殷乘風快劍的實力。

那一劍，從他躲得開去，只怕也得掛彩。

海托山卻及時攔住，他雙掌一合，竟挾住了殷乘風的快劍。

殷乘風冷哼一聲，「鬼手神叟」海托山的「天王托塔掌」天下聞名，他也自有所聞，雙腳一輪急踹，飛踢海托山下盤。

海托山下盤功夫一向練得並不如何，情急之下，只有撒掌，他本來只是要搶救劉單雲，嚇阻殷乘風，本亦無殺他之意，但他被逼鬆手，殷乘風已「刷刷刷」連環三劍，攻向海托山。

海托山頓時手忙腳亂，抓住殷乘風的劍鞘，險險架住了三劍。

海托山有名是「鬼手神叟」，以掌法、盜技及「地心奪命針」稱著江湖，他在情急裏，百忙中，仍能順手牽羊，摘了殷乘風的劍鞘來招架殷乘風的劍招。

這對於正在拚死突圍苦戰的殷乘風而言，無疑會錯覺對方武功太高，擧手間便取去自己腰畔的劍鞘，玩弄自己於股掌之上。

是故殷乘風更有全力以赴，不惜玉石俱焚之心。

海托山的劍鞘架劍，只架住三劍，殷乘風第四劍反攻取劍鞘，劍入鞘中，強力一抖，海托山五指被震得一鬆，殷乘風劍招回擲，劍鞘飛襲劉單雲，向後連攻顧惜朝三劍，海托山手掌一揚，叫道：「照打！」突然雙手一分抓向殷乘風左右腰脅。

海托山見殷乘風太過拚命，似乎求死多於求活，這一下用意是佯作施放暗器，實是出手擒拿他。

他自信自己「鬼王地心奪命針」的威名，殷乘風必為之分心失神，就算自己擒拿不逞，其他的人也會趁此拿下殷乘風。

但壞就壞在他的「地心奪命針」太過有名。

當日羣雄在「安順棧」一役，韋鴨毛着了無情一口細針，以為是海托山的「地心奪命針」，登時嚇得臉無人色，而衆人俱為之心悸，要知道鬼手神叟的「地心奪命針」，能以地底行針，殺人於百步之外，而且針淬奇毒，無藥可救，「天棄四叟」中尤以海托山和吳雙燭武功最高，但海托山在武林中的名頭要比吳雙燭更响亮，便是因為這一手防不勝防，百發百中的「地心奪命針」之故。

殷乘風一見海托山要發暗器，就陡想起了「地心奪命針」的厲害！

他在猝然受襲的情形下，已不及進一步揣想判斷，海托山的「地心奪命針」是向地下發針，再自敵人腳下突刺而出，怎會迎空揚手才發射？

他不及細想，只知道海托山要發毒針，他決意跟他拚了。

他長身而起。

他的輕功，得自「三絕一聲雷」伍剛中眞傳，迅疾傷在他劍法之下。

最可怕的是殷乘風的鬥志。

他的鬥志簡直可比冷血。

愈受困，愈堅強；愈遇危，愈奮戰。

他全身化作一道劍光，和身撲掠，急取海托山！

——以這一招之聲勢，竟是要與海托山拚個兩敗俱亡！

海托山大吃一驚，他本來就沒有發出「地心奪命針」，現在也沒有機會發出「地心奪命針」。

顧惜朝是唯一能及時阻止殷乘風全力一搏的人。

可是他並沒有阻止。

他當然不阻止。

——不管是誰死掉了，對他都並無壞處。

他只等着殷乘風捨身搏敵。

他罵着殷乘風施這一招。

× × ×

殷乘風果然使出這一招。

海托山中劍即亡。

殷乘風也立時發現海托山並沒有眞的發出「地心奪命針」。

這時候，劉單雲已一鞭擊中他的左脇，顧惜朝的刀也釘入了他的背心。

劉單雲形同瘋虎，他知道海托山可以說是為搶救自己而死的，便向殷乘風發動了瘋狂的攻擊。

他們這四叟幾十年來，也可以算得上是情同手足，甚至還比同胞兄弟還親，同胞兄弟只是同一爹娘所生，但他們却一起渡過無數險難；所以，劉單雲制住吳雙燭，更以為是為了老二好，決無意想要傷害他。

海托山的死，使劉單雲對自己這次策劃的行動感到深深的歉疚，更決志要把殷乘風立斃於鞭下。

× × ×

鐵手知道再闖不出去，今天便要四人都喪生此地，當下大喝一聲，雙掌在胸前一交。

黃金鱗揮刀進擊，忽見鐵手凝神運氣，頓想起此人的內功，普天之下，能接得了他全力一擊的，絕對不超過十人，自己若跟他正面交鋒，豈不吃虧？當下急退，刀勢轉向赫連春水。

顧惜朝偷襲殷乘風一刀得手，豪氣大發，又一齊向鐵手當頭砍到！

鐵手吼了一聲，雙掌疾吐。

顧惜朝一見他發掌，立時急向後飛退，一面將斧收入袖中，兩人相隔一丈有餘，顧惜朝才運氣全力硬接了這一掌。

顧惜朝只覺一股渾厚已極的內力撞來，不禁歪右斜左的退了八、九步，才立得下樁子，也不覺太過血氣翻湧，心裏馬上想到三件事：鐵手內功，不過爾爾！難道是自己功力進步了？還是鐵手重傷仍未痊癒？

就在這一猶豫間，只聞地上有人呻吟之聲，一看之下，才知道地上倒了八、九人，全是給自己撞倒的，這才明白：鐵手是藉自己的身體傳達了他的內力，算準自己身旁這些人寧可被撞，也不敢用兵器往自己身上招呼這點，一口氣撞倒了八、九人，把內力傳擊在他們身上！

顧惜朝又氣又慚，一時之間，竟沒勇氣上前再攻鐵手。

鐵手趁此衝入陣中，一手挾住殷乘風，赫連春水那兒本正遇危，但戚少商長空而下，「碧落劍法」如天雨潑洒一般，一下子，倒了七、八名官兵，戚少商一面叫道：「從牆上出去！」

鐵手挾殷乘風正要飛身而起，劉單雲怒急攻心，一鞭砸去，鐵手正要招架，不意給黃金鱗從旁偷襲得手，一刀砍在右臂上。

這一下，鐵手右臂功力反震回挫，黃金鱗的「魚鱗紫金刀」刀口捲起，幾乎脫手飛去。

不過鐵手也被阻了一阻。

這一阻之間，重傷垂危的殷乘風陡然竄了出去。

這下子連鐵手和劉單雲都意想不到。

劉單雲這一鞭，結結實實地橫掃在殷乘風胸前，可以聽得到骨頭碎裂的聲音。

殷乘風的劍也刺中了劉單雲。

劉單雲只及時一閃，劍刺不中胸，但刺在臂上。

（未完・48）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靈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沙拉將小牛扣着，挾持游天虹要爲她代表向三蛇幫談判，先將范夫人釋放，才答應和三蛇幫分賬，游天虹因爲好奇想知道玫瑰會到底是什麼的一個組織，也答應以會員的資格和三蛇幫幫主佘堅談判，從佘堅口中知道玫瑰會就是推銷迷幻藥丸，利用范夫人做副會長，專向上流社會的豪門富戶的人下手，同時又利用周末搞一些色情派對，沙拉就是靠這些歛財。游天虹一方面加入玫瑰會，作深入調查，另方面亦向這個三蛇幫的組織下手，和小牛到三蛇車行查勘，發現該車行內有機關，通過幾重機關之後進入一個地洞之下……

擄走證物　脅迫換人

小牛終於平安落到地洞底下，由這兒到游天虹所站立的地板，相距約爲一丈。

小牛把電筒的光圈掃射到走廊的另一端，發覺二丈左右遠的地方，便有一處拐彎，整條走廊都沒有燈光。

小牛仰首向他師父打了一個手勢，示意他現在可以下來了，游天虹輕輕一縱，着地無聲，輕飄飄的由洞口跳了下來。

師徒二人沿住走廊走過去，原來走廊拐進去的另一條長走廊，有一個個的房門口，而且還有編號，約莫有七八間之多。

房間分別位於走廊左右兩旁，房門全是關閉的；再走過走廊的另一端，那邊又是另一條出路；拐進了另一段短短的走廊，那兒盡頭處又有一把扶梯。

游天虹根據方位估計，這兒上面該是東方後街一幢樓宇的地下。

師徒二人來回地走着，巡視着那些門戶，細聽之下，一點聲音也沒有。他們小心翼翼地將各房門弄開，有一間是堆放汽車零件的——這些是新的汽車零件，用油紙包裹着放在鐵架子之上，有一間則放了一些桌椅；有兩間設備像牢獄一樣；最後一間則是拷問室之類，牆上有皮鞭、繩索等物，更有火爐以及水箱等等東西。

小牛說道：「這兒果然是三蛇帮的地下總部。」

游天虹沉思着說：「我看，在這裏不可能找到什麼重要文件，眞正的總部，可能由另一把梯上去。」

「奇怪，怎麼這樣龐大的地洞，却沒有人看守？」

「如果用人看守，他們根本不須要裝置這許多機關；大概是他們嫌這裏的空氣不好，這裏雖然有冷氣調節，仍不免令人有身在地獄之感。」

「這樣說，另一個出口處，上面可能就是看守人的居所了。」

「照我估計，出口的扶梯之上，應該屬於東方後街。」

游天虹邊說邊走出了那間房，向着走廊盡頭處走去；小牛跟在後面，用電筒照射着。

游天虹步至扶梯梯口，站住了。

小牛向游天虹打着手勢，意思是說：讓我

上去吧！

但游天虹却示意小牛把手電筒關掉，自己首先登上了扶梯。

師徒二人經常合作，自然很有默契。小牛明白游天虹的意思，他顯然是担心手電筒的光綫，會引起不便，而眼前他已到了梯口，根本不須要手電筒的照射了。

游天虹扶着扶手，拾級而上。

雖然沒有光綫，但他却有夜行的經驗，憑着那點經驗，他知道差不多到了那個出口處，因此，他先行用手往上摸索一下。

果然，頭頂上不遠處，有個鐵製的蓋子，就像剛才由那小屋進來時，壓在皮製汽車軟篷底下那個一樣。

游天虹再登上了一級，頭頂便碰到那個鐵蓋。

游天虹站牢了身子，把頸一彎，輕輕用手一托，鐵蓋應手而開，但却發出了聲響，他嚇得幾乎退了下來，但是視綫所及，盡是一片黑暗。

他極力從裂縫中往外望，却什麼也看不見。也許，外面的人睡了，也許這外面根本就是另一間有如小屋一樣的神秘密室。

游天虹正想將鐵蓋放回原狀，然後下來向小牛取回那支小型手電筒；可是，就在這時候，一種奇異的聲音傳來，登時令他呆在那裏。

那是汽車疾馳而過的聲響。

游天虹立即明白到，上面可能是東方後街的行人道上。但是，爲什麼黑成這個樣子？沒有理由的，起碼也該有路燈才是。

他索性把鐵蓋子推開，再登上一級。

但是，仍然是無法可以看見半點兒的光綫。這到底是什麼道理？

游天虹伸手往上一摸，「嘭」的一聲，立即嚇得他連忙縮手。可是，他稍爲再想一想，便又重新伸出手來，細心摸索着——那是一些凹凸不平的鐵，有銹蝕的，彎曲的。

這是什麼？奇怪！

游天虹沿着這些形狀奇怪的東西摸過去，心裏立刻就明白過來。

那是一個大鐵桶——五十加侖的電油桶之類。

他用力一推，推不動，心裏又是一陣驚奇起來。

他把蓋子擱到洞口旁邊，再登高一級，往四周一望，在圓圓的鐵桶旁邊，發覺了一道裂縫，他把眼睛湊到裂縫上去，終於給他看出了一些端倪。不錯，那兒果然是東方後街行人道旁邊，但外面的街道上，仍是一片灰暗，那是由於路燈照射不到的緣故。

游天虹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那天當他與小牛追踪范夫人時，他們曾經躲在一個鐵桶後面，藉以掩護，現在頭頂那個鐵桶，是不是就是他們曾經躲藏過的那一個？

游天虹彎腰向下面的小牛叫了過去：「小牛，把手電筒給我！」

小牛正等得不耐煩，又不敢胡亂作聲，現在聽見師父的聲音，他便迅速沿着扶梯爬上去，一邊問道：「師父，看見了什麼？」

游天虹答道：「這是另一個出口處，但不是通去我們要找的地方。」

游天虹接過小牛遞上來的手電筒，照射了一遍，發覺那個五十加侖的大油桶，由中間開始，給一塊圓鐵隔開了，圓鐵之上是一些什麼，游天虹根本無法可以看見，桶脚並沒有深入水泥行人道之內。

但爲什麼無法移動？可能是鐵桶的上半部，加上了一些重物。

游天虹回憶着那天跟踪范夫人時的情景，當時他根本沒有留意鐵桶內的情形，依稀只記得這是一個漆上了幾個字的舊鐵桶。

那幾個字寫的似乎是：「滅火用沙，切勿翻倒。」

對了，上面那半桶一定是沙——救火用的沙。

本來他們可以由這個秘密出口離去，但是，游天虹又想起了范夫人的描述，她是經由一條隧道之後，有人解開綁眼的黑巾，那是一間密室。

游天虹想到此，又不想立即離去。

他退了下來，把鐵蓋放回原狀，然後沿着扶梯而下。

小牛問：「有什麼發現？」

游天虹把他所見所想的約略說了一遍，然後和小牛回到走廊上來。

游天虹說道：「在這許多房間之中，或者有一間是可以通到密室的。」

小牛想了想，忽然叫了起來：「我想起來了！」

游天虹問道：「你想起了什麼？」

「汽車零件室，那些萬能角鐵製的架子，可能是可以用作扶梯的。」

游天虹也覺得小牛這推測極有可能，因爲他們剛才進入那房間觀察時，已經覺得那是最整齊，而且是設備最好的一間，天花板是用一塊塊四方形的鋁片鑲上去的；當時他還以爲那是由於那間房是堆放新的汽車零件，爲了防潮防銹，所以不得不加意設備得好一些，但現在想起來，那些鋁質的天花板，可能其中有一塊是活動的，就像那些鐵蓋子一樣，由那出口可以通到上面去也未可料。

於是，師徒二人又再回到那間編號「5」的汽車零件房間裏去。

游天虹用手電筒照射了地板一遍，又往鋁質的天花板照了一下，但却照不出有什麼端倪來。

他再觀察了那些鐵架子一遍　每個架子上，都放了相當多的汽車零件，這些零件，全是用一張張油紙包裹着的，簇新的。

小牛忍不住攀登上去，希望可以從這些架子上找出一些綫索來，可是，一個不小心，「嘩啦」一聲，一包汽車零件翻倒下來，散開在地上。

嚇得小牛幾乎驚叫起來；游天虹用手電筒照射過去。只見一張包裹用的油紙裂開了，散在地上的是一個個小紙盒，從盒子的裝璜看，顯然是一些汽車用的，較精細的零件。

游天虹蹲了下來，順手將一個盒子打開，奇怪，裏面並非什麼汽車零件，而是一些粉狀的東西，用透明膠袋密封着。

小牛也發覺了，他幫着游天虹將其它的盒子弄開，全是粉狀的東西，游天虹撕開其中一小袋，用手指沾了少許，放到舌尖輕輕舐了一下，憑經驗他知道那是海洛英。

就在這時，天花板上面傳來了一些機械的磨擦聲。

游天虹立即把手電筒熄滅，仰首一望，只見天花板之上，漸漸露出了一條隙縫，同時有人說道：「別大驚小怪了，也許是一頭老鼠而已。」

另一人却說道：「不！不可能的，老鼠怎會跑到貨倉裏來？還是小心點，讓我下去看一看。」

天花板之上，露出一個四方形的缺口，同時有一把鋁質的吊梯，漸漸地伸了下來。

游天虹和小牛，立即躲到一個鐵架後面去了。

那人沿着吊梯而下，一邊用一支大型的手電筒四下裏照射。

在天花板上的人從那個缺口裏問了下來：

「看見了一些什麼?」

「暫時沒有，但那些聲音……」

「我說你可能是神經衰弱，根本沒有事。睡吧！」

「也許你說得對，即使會飛的人也未必能飛進來，除非會鑽地吧。」

那傢伙用手電筒四下裏再照了一遍，光綫由地上掠過時，差點就照在散在地上的那堆海洛英之上，游天虹和小牛都不禁暗吃一驚。

那傢伙打了一個呵欠，沿着吊梯又爬了上去。

然後，吊梯縮了上去，方形的缺口漸漸收窄，直至全部回復黑暗，連一些兒裂縫也沒有，游天虹師徒二人，這才悄悄鬆了一口氣。

小牛低聲說：「我果然猜對了，上面才是我們要找的地方。」

游天虹道：「現在我們不能去了。」

「爲什麼?」

「他們已經醒來，而且，吊梯由上面控制，即使我們能够利用這些鐵架爬到上面去，吃虧的還是我們自己，何況我們未必有方法可以推開那塊鋁片。」

小牛想想，也是道理，於是又問：「我們怎麼辦呢?師父。」

游天虹說：「先看看這裏還有些什麼東西再說吧。」

他說着已經走了過去，小牛跟在後面，他們跑到另一個架子旁邊，拆開一包包的紙包裹察看，發覺雖然裝璜不同，但是却是一樣的海洛英。

小牛道：「師父，我們不如報警吧！」

「不，不必報警，」游天虹問：「小牛，你有火柴嗎?」

「有，什麼事?」小牛想了想，恍然大悟：「是不是放火?」

游天虹點點頭。

「的確好主意！」小牛順手把火柴摸出來，遞給游天虹。

於是，游天虹把一些油紙和包裹堆放起來，又對小牛說道：「先到門口等我，把房門開着！」

小牛果然走了出去，待他把房門開啓後，游天虹燃着了一根火柴，往油紙堆上投下，「蓬」的一聲，油紙首先着火了。

游天虹迅速走出房外，小牛立即將房門關閉。

小牛問道：「我們由那兒出去?」

游天虹非常鎭定地說：「由大街那邊走，也許方便一點。」

於是，他們亮了手電筒，直向着走廊的盡頭走去。

來到梯口，游天虹把手電筒交給小牛，自己首先沿着扶梯爬上去。

游天虹曾經考慮過，那個載着半桶沙的大鐵桶，只要用多一點力，一定可以把它推開，否則，三蛇帮的人又何必多此一舉，這分明是準備於萬一出了什麼亂子時，用作逃生之路。

因此，游天虹推開那頂上的鐵蓋之後，用勁將鐵桶推動。

小牛在下面非常焦急，他已經聽到了火燒雜物的輕微爆炸聲，他担心立刻就有人追來。

於是，他用手電筒往上照射，希望可以帮助游天虹快一步完成撤退的工作，但是，游天虹花了不少氣力，那鐵桶竟然只移動了少許。

小牛突然從下面叫了上來：「師父，那一個似乎是控掣呢！」

游天虹正在一額大汗，聽到小牛這麼一叫，登時喜出望外，他往天花板上一望，果然那兒有一個搖柄，他試伸手一抽，「隆隆」幾聲，鐵桶不費吹灰之力，立即移開了。

扶梯頂上露出了一個圓形的缺口，游天虹首先攢了出去，小牛也迅速地沿着扶梯而上。

果然，這兒正是他們跟踪范夫人時曾經躲藏過的地方——也就是東方後街的行人道旁。

游天虹和小牛環視了附近的環境，發覺四周無人，立即合力將那個表面上，只載了一些沙的大鐵桶推回原狀，當然那個鐵蓋首先蓋上了。

就在這時，從街口駛來了一輛汽車，游天虹立即把小牛拉到鐵桶的後面，避過了那兩支車頭燈的照射。

汽車在街上一掠而過，但街上顯得並不寧靜，那邊一幢樓房的燈光突然全亮起來了，屋子裏的人在這一刹那間，突然變得忙碌起來。

游天虹注視着那幢三層高的樓宇，怔怔地說道：「原來三蛇帮的巢穴就在那兒！」

燈光首先在最低一層亮起來了，然後是二樓一間房，三樓似乎毫無動靜！

小牛說道：「你猜他們會不會報警?」

「當然不會！但他們會設法將火救熄的。」游天虹忽然拍了拍小牛的肩膊說道：「小牛，我們設法偷進那間屋子裏看看。」

「現在就去?」

「是的，現在屋內正混亂，是我們偷進去的好機會。」

游天虹說完，立即沿着行人道走過去。

他們回頭看看四周的環境，表面上依然是一片沉寂，附近也沒有烟霧冒出，但是，屋子裏的人似乎越來越忙碌了。

游天虹發覺這幢三層高的舊樓，是室內樓梯的，屋前有一幅矮牆，牆上放了一些盆栽花卉，牆的中央是一度鐵欄柵。

游天虹打了一個手勢，輕縱幾步，來到鐵欄柵之前，只見他輕輕一躍，身形飄忽，轉眼間已翻過圍牆，落入鐵欄柵之內，小牛急奔數步，雙足一頓，也隨後越過了那度鐵欄柵去。

游天虹首先走到窗緣，傾耳細聽，只聽得屋內有人問道：「救熄了沒有?」

「已經投下了三顆滅火彈，相信火勢不致蔓延，但是，那些貨……」

「別嚕囌了，快些帶一個人到前街去，繞進地牢裏看看爲什麼會起火。」

後者把一名伙伴召來，正待走出那間屋子的大門，前者一名大漢忽然又把他叫住：「慢着，進去之前，別忘記把機關的控制桿拉上，你也明白，我們每天晚上，當車行關門休息之後，那邊的機關——自動防盜的機關，都會開放着的。」

那兩個人應了一聲，便開門離去。

游天虹和小牛躲到屋旁的另一個窗口的邊緣外面，又聽到裏面有人在說話：「我眞不明白，怎麼會失火的。」

「會不會有人走進了地牢?」

「似乎沒有可能吧！我們的自動防盜設備是一流的。」

「一山還有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你別忘記，我們現在又多了一帮敵人！」

「你的意思是，玫瑰會?」

「對了，那班人對我們可能陽奉陰違。」

『帮主爲什麼還不回來呢?我已經打過電話到他家裏報告了。」

「他也許會快到了，我相信他一定很生氣的。」

「當然，我們有許多貨，存在這個地牢倉庫之內。」那人說道。

小牛還想偷聽下去，游天虹拉拉他的衣袖，指指屋角一條往上伸展的水管，小牛會意地跟着游天虹走到那邊屋角去。

二人往上仰望，只見二樓一個窗口有燈光透出，游天虹低聲說道：「那可能是較重要的

頭目居住的，我們上去看看。」

小牛首先沿着水管爬了上去，游天虹緊跟於後。

這間屋子裏的人，差不多全部跑到樓下去了。因此，二樓顯得冷清清的，這對游天虹師徒二人來說，似乎是十分有利的。

他們正在那間亮了燈的房間搜索着，一陣陣急馳而至的汽車馬達聲在門外突然停了下來，然後是一陣急促的步履聲，朝着屋子那邊走來。

游天虹和小牛無法看見屋子門前的情形，但他們都能想像得到。

他們在屋子裏什麼也搜不到。

這間房，似乎只住了一個人，這點可以從被褥上推想得到；床頭几上，有一個相架，一個男子的半身照片，鑲在其中。

游天虹覺得這個人很面善，但一時之間又想不起在那兒見過。

房門是虛掩的，所以樓下傳來的聲音也聽得很清楚，這時，一把很粗魯的聲音傳了過來：「到底怎麼會弄成這樣子的?」

一個男子答道：「我也不知道，今晚很早便上床睡了，後來他們把我吵醒，說是地牢起了火，我匆匆跑下來看時，已經燒得不可收拾了。幸而火勢只局限在那間倉房裏。」

「嘿，這還不够麼?你們全是飯桶，剛才我接到電話告急之後，已經到車行去過一次了，發覺後面的機關全給人觸發過啦，這就證明有奸細摸進了那間小屋裏去。」

「但是，那裏機關重重，他們不可能跑到地牢中去吧?」

「爲什麼不可能?范夫人就有可能把小屋的秘密傳了出去。」

「范夫人?」

「一定是玫瑰會的人在搗鬼，把負責看守貨倉的兩個飯桶都叫到這兒來。」

「是的，帮主！」

游天虹和小牛暫時聽不到聲音，但是，他們亦無須再聽下去，也知道了這件事的後果，既然在這間房子裏面找不到什麼，二人正待離去。

可是，就在這時候，下面又傳來一連串的對答。

「有沒有巡視過保險庫?」

「沒有。」

「爲什麼不去看看?」

「我一直沒有空，担心火勢會蔓延上來。」

「好吧，我跟你一起去。」回頭他又吩咐一個人：「那兩個傢伙找到之後，把他們帶到二樓書房來，明白嗎?」

「知道了，帮主。」

於是，一陣雜亂的脚步聲，沿着梯階，直步登上二樓。

游天虹和小牛本來想走，現在又不忍就此罷手。他們迅速躲到暗處，因爲聽他們的對話，決不會走到這房間裏來的。

書房?——書房在那裏?

那兩個人的步聲登上二樓之後，經過房門前，再沿着走廊走過去。

師徒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小牛正待探首房門外，看看他們到底走到那一間房間，就在這時，樓梯又傳來了一陣脚步聲。聽聲音，起碼也有幾個人，他立即縮回房內，躲到門後去。步聲又在房門外响起，然後向着走廊的另一端走去。

走廊上的燈光灰暗，只有一盞壁燈亮了，兩旁放了幾盆室內植物，如果游天虹和小牛要通過那條走廊，借着這些盆栽的掩護應該是不成問題的。

但是，他們担心走廊上人來人往，很容易給人發現行踪，所以他們迅速回到窗前，沿着窗外的水泥屋簷，一步一步的，小心翼翼的經過隣房的一個窗口，爬行到另一個亮了燈的窗口之外，靜耳細聽着。

水泥屋簷僅有數寸闊，站在其中，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以游天虹師徒二人的身手，這絕對難不倒他們。

這時屋內有人說道：「還好，這裏沒有人到過，保險庫很安全。」

游天虹聽得出這聲音正是三蛇帮的帮主佘堅的。

佘堅在慶幸之餘，又傳令下去：「叫人把所有地牢的出口封閉！如果有人進去，也許他們暫時還沒有逃出，大家小心搜索一下。」

接着佘堅又問道：「剛才你們兩個是怎樣發覺着火的?」

一人答道：「我們在夢中似乎聽到了地牢內傳來了聲音，於是立即起來，放下吊梯，進入地牢內察看了，可是，我們却看不到有什麼不對，豈料在不久之後，便聽到自動防火的警鐘响了起來。」

佘堅喝道：「你們簡直是飯桶，爲什麼不澈底檢查一下?」

「我們都以爲那樣嚴密的機關，是沒有人能够闖進來的。」

「拍拍」兩記耳光，重重地打在那二人的臉上，然後吩咐下去，說：「把他們推進蛇室裏去！」

那兩個傢伙登時跪倒地上，哀求着說：「帮主，這不是我們的錯，我們的確周圍都看過了。」

「嘿！」佘堅怒道：「不是你們的錯，難道是我的錯嗎?別嚕囌，先給我把他們都關了起來！」

三蛇帮的打手們，迅即將那個看守人員帶走了。

游天虹師徒伏在窗外，聞言爲之一怔，什麼「蛇室」?想來大概不會是個好地方，所以那兩個傢伙才會極力掙扎。

佘堅由於急急要知道損失的情形，所以急急率領衆手下離去。

師徒二人正在暗自高興，突然窗口處驀地「錚」的一聲，落下了一排鐵欄柵，但是，他們却看不見有人影出現於窗前，那鐵欄柵大概是遙控的。

隨後，「砰」的一聲，房門掩上了。

游天虹往左移動了一下，果然看見窗口已經給鐵柵封閉了。隔着鐵欄內望，祇見房內一片黑暗。

游天虹打手勢叫小牛把手電筒拿來，往房裏照射了一遍，室內並沒有什麼保險箱之類的東西，只見四周不是書畫，便是書櫃銳屏。

不過，這些表面的裝飾是瞞不過游天虹的，從佘堅的談話以及突然之間對書房加强了防範，可見得這房子的重要性，也許許多重要的東西，都放在這書房之內。游天虹正在設法進入房子之內。

鐵欄沒有充電，游天虹憑經驗很快就試出來了。於是，小牛也把身體移動到窗前，伸手去抓住鐵欄上的鐵枝。

小牛輕聲地說道：「如何撬開它?」

游天虹道：「剛才這鐵欄是利用自動系統控制的，相信一定有個按鈕將它弄開，如果我們能找到那個按鈕，事情就可解決了。」

「但是，這麼遠，如何把手伸過去按動那個按鈕?」

游天虹這時已經找到了兩個按鈕，那是安裝在門緣旁邊的。游天虹說道：「兩個按鈕之中，可能有一個是控制鐵欄的，問題是，我們

須要冒一下險。如果有什麼不測，我們就由這兒跳下去！」

小牛問道：「你打算怎麼樣？」

「我想用『飛鏢』去擊那些按鈕，希望可以奏效。」

「好吧！師父，我準備一下！」

「蓬」的輕輕一响，飛鏢立即飛彈出去，隨即聽到「啪」的一聲响，室內立即光亮起來，原來那只是一個燈掣。

小牛大喜過望，說道：「那麼，另一個一定是控制這道鐵欄栅的。」

游天虹再發了另一枝飛鏢，但他並不是立即射擊另一個按鈕，因爲室內忽然亮了燈，這是一件極危險的事，因此他第二次把飛鏢射出時，是要將電燈熄滅掉。

小牛亦明白師父的用意，他默默地站在一旁。

游天虹最後把手電筒的光圈照射到門緣牆上的另一個按鈕，這一次，他才利用飛鏢射擊那個按鈕，「啪」的一聲，鐵欄栅果然緩緩上升。

師徒二人大喜，越窗而入。但是，游天虹却拉住小牛，不讓他隨便走動，那是爲了防止他誤踏機關的緣故。

游天虹利用手電筒，將室內每一個角落都照射過了。

地板上靠牆的一邊，有一張長方形的地毡，光圈沿住牆脚往上移動，一個巨大的書櫃，堆放着各式各樣的書籍，看來也沒有什麼可疑之處。

但是，游天虹對於這些僞裝，生平已見過了不知多少。甚至小牛也想到了個中的奧妙，他立即又要走上前去。

游天虹一把拖住小牛，同時將電筒的光圈重新照到那張長方形的地毡之上。

游天虹彎腰將地毡揭起來，靠近書櫃處，果然有一塊地板微微隆起。小牛暗暗佩服師父的機警，否則他盲目踏上去，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小牛輕輕舒了一口氣。

游天虹把光圈再往上移，看見書櫃旁邊的牆上掛了一隻虎頭標本，那虎頭栩栩如生，張口露牙，雙目圓睜，胆子小的人一定給它嚇得一跳。但是，游天虹走過去，輕輕扳動一下，書櫃應手而開，那是游天虹早已料到的，保險庫果然就隱藏在書櫃的背後。

小牛高興得幾乎叫了起來。

游天虹用手電筒再三掃射過去，發覺這保險庫頗巨大，要弄開它，對游天虹來說並不是一件難事，因爲游天虹對開保險箱早有研究，也開過不少這類的保險箱。問題却是他担心這裏面另有機關。因此，他小心翼翼地觀察了不少時候才動手。

小牛在旁，摒息着呼吸等待着，約過了一分鐘光景，一扇巨大的銅門應手而開。

出乎意料之外，裏面却是空空如也，什麼也沒有。

小牛像洩了氣的皮球頹然地說道：「白費心機！」

可是，游天虹却不就此罷手，他觀察了片刻，伸手將一個抽屜拉開，只見裏面有一叠賬冊。游天虹正想伸手取閱，光圈之內，驀地出現了幾條毒蛇，原來抽屜被人拉開時，一個暗格立即打開來，這些毒蛇正是由暗格裏爬出來的。

師徒二人嚇得連忙倒退了幾步，險些踏在浮動的地板之上——那就是防盜機關之所在！

游天虹想到「三蛇帮」花這麼大的工程，把幾本賬冊保存在這龐大的保險庫內，似乎有些不合情理；於是决心要看看賬冊的內容。

可是，那幾條毒蛇好像受過訓練似的，一直向他們爬行過來。

游天虹繼續用帶來的飛鏢擊向毒蛇，晃眼間，毒蛇便全部死掉了，於是游天虹趨前，伸手取過一本册子，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一陣陣警鈴聲立即响個不停。

儘管如此，游天虹還是死抓住那些賬册不肯放手，同時急忙對小牛說道：「趕快由窗口撤退！」

小牛衝到窗前，俯視而下，只見下面已經出現了幾名「三蛇帮」的打手，他們正用强光手電筒照射上來。

小牛回頭忙說道：「他們已經將我們包圍了！」

游天虹也走到窗前，往下瞥了一眼，知道無法由下面逃去。

他往前面望過去，距離窗口約莫一丈之外，便是一條橫巷，他對小牛說道：「你可以跳得多遠？」

小牛會意，說道：「試一試吧！也許可以跳到後巷裏去的！」

說着，首先縱身跳了出去，只見一條身影，越窗而出，凌空翻騰，落入後巷那邊！

游天虹正待縱身跳出去，突然聽到小牛「喲」的驚叫了一聲，登時把他嚇呆了。

他知道小牛的輕功不差，只要跳過那幅圍牆，便可以逃去，但爲什麼忽然會一聲驚叫？

俯視之下，只見後巷有光綫射出，原來小牛已落入了陷阱之中——那是一條僞裝的後巷，有一張漁網擱在那兒。

換句話說：後巷也是這間屋子的一部分；只是加上了一幅圍牆，看上去好像是另外一條後巷而已。

游天虹看見這一切情形，心知不妙，連忙爭取時間，利用手電筒，在地板上檢閱那些賬册。

× × ×

小牛被捕後，有人厲聲喝道：「你是誰？爲什麼要闖進這裏來？」

小牛故意朗聲說道：「我只是想發點小財吧了。」

那人又說：「你是小偷？到底你有多少同黨？」

「老子喜歡一個人。」

「把他帶去見帮主！」

就在這時，有人叫道：「帮主來了！」跟着是佘堅的聲音：「抓到幾多個？」

「一個。」

「一定不止一個。」佘堅粗聲粗氣地說：「小子，你想活着出去，就快告訴我，你有多少同黨？」

小牛故意高聲說道：「我沒有同黨。」

「把他帶進屋子裏來！」佘堅命令着！

小牛被幾名大漢押了進去。

游天虹不敢站起來，他正留心册子上的一些名字。眼前的處境雖然十分危險，他這一發現是驚人的，心裏暗想：這回可算是不負此行了。

游天虹迅速把册子上的兩頁撕下來，放進口袋裏，然後伏在窗下，靜耳細聽。

下面仍然有人把守着，房門之外更响起了連串的脚步聲。

游天虹心裏想：此時若不立即離開這間書房，恐怕再沒有機會了。

游天虹霍然站了起來，躍上了窗緣之上去了。

窗下大約有四、五支强光手電筒的光柱，集中照到他的身上來。

游天虹毫不畏懼，驀地將一支小型手電筒扔了下去，同時厲聲呼叫道：「你們的死期到了！」

下面圍攏着的一羣大漢，以爲扔下來的是什麼武器，立即紛紛走避，游天虹就趁着這一刹那，一躍而下。

各人很快便知道上當了，因爲有人用强光手電筒照向地上，發現那只是一支小型手電筒而已。於是大喝一聲，各人紛紛又直撲過來！

游天虹算得準，只見他的拳頭揮舞間，已有數名大漢應聲倒下。

佘堅聞訊趕來，見是聞名江湖的「千門奇俠」游天虹，已經心裏感到不妙。

望着數名大漢倒在游天虹的拳頭之下，佘堅立即拔鎗在手，當他正待瞄準之際，突見一支飛鏢射來，閃避已來不及，「喲」的一聲，手鎗墮在地上。

一股人潮由屋內衝出，游天虹明知寡不敵衆，立即急奔，衝至鐵欄栅之前，輕輕一跳，人已騰空越出街外。

佘堅和所有在場的人，也看得驚呆了。

當各人追到門外時，游天虹已消失在夜幕之中。

游天虹雖然已經脫身，可惜的是，小牛仍在他們的手裏。佘堅折返屋內，質問小牛道：「你們兩師徒跑到這兒來，到底是爲了甚麼事情？」

小牛不答，呆坐一旁。

這時，有人從二樓捧着那些賬册走了下來，對佘堅說道：「這些册子給他們遺棄在地上，秘密保險庫也給他們弄開了。」

佘堅這一驚非同小可，眼前這些册子，甚至有許多帮衆都不能過目，怎可以落入別人的手中？細查之下，看見一本也沒有少到，以爲可以安心了。

小牛不知道他師父已經撕去了兩頁，以爲他又是空手而回！

佘堅冷然笑道：「你師父果然有點本事，但可惜犧牲了你，告訴我，是誰主使你的？」

小牛還是默然不語。

小牛心裏明白，游天虹决不是佘堅口中所說的那種人。

佘堅突然從口袋摸出一個舊式的金屬烟盒，說道：「你再不說話，我就要讓你吃上一點苦頭。這個烟盒中所載着的，你猜是甚麼？」

小牛終於說話了，他輕輕一笑：「大概是你們所經營的毒品吧？」

佘堅「哼」了一聲說道：「不，是毒液！是從毒蛇中抽取出來的毒液！」

小牛的笑頓時消失了，他想起關錦雄之死，不禁打了個寒顫！

關錦雄死在「棉花俱樂部」停車場上他的座駕車裏，頸上有給毒蛇咬過的痕跡；法醫官事後經過檢驗，證實毒液是人工造的，這些人造的毒液，也許就是佘堅現在拿在手上的東西吧？

這時，佘堅對他的手下們說道：「拿針筒來！」

這回小牛眞的吃驚了，他問道：「你到底要我說些甚麼？」

佘堅說道：「你們師徒二人，是給誰收買的？」

「爲甚麼你不去問問我師父？」

「他走了！」

「他會回來的。」

「你怎麼知道？」佘堅吃驚地問，同時四下裏望了一遍，好像担心游天虹會突然出現似的。

小牛說：「因爲我在你們手中，他不會不理我的。」

佘堅聽後，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豈料笑聲未停，客廳中的電話突然响了起來。

一個帮衆頭目跑過去接聽，回頭對佘堅說道：「帮主，找你的！」

佘堅走過去，順手拿起聽筒，對方傳來的聲音是他所熟識的，但對方的要求，令他大感驚奇！

佘堅好奇地反問道：「他憑甚麼要我放走那個小子？」

對方沉聲說道：「我們的證據落在姓游的手上了，如果不放走他的徒弟，他便報警。」

「別聽他的鬼話，所有册子都在這裏，一本也沒有失掉。」

「姓游的不會說謊的，你們小心檢查一下，可能有些頁數給他撕去了。姓游的是不容易對付的，萬一他把我們的秘密公開，所有的人都不得了。」

佘堅也知道事態的嚴重，說道：「好吧，讓我檢查一下，再打電話給你。」

電話終於掛斷了綫，小牛留意着佘堅的每一個動作和表情。只見佘堅眉頭深鎖，細心地翻閱着那些賬册，突然，他的神色驚惶不已。

他狠狠地瞪了小牛一眼，說道：「魔鬼！我眞想一刀把你殺掉！」

小牛聳聳肩，笑道：「如果我們該死，早就給你保險庫的毒蛇咬死了。」

佘堅回到電話機旁，撥了一個電話，幾乎一秒鐘也不須等待，對方已經拿起了聽筒。佘堅說道：「果然給那姓游的撕去了兩頁。」

「那兩頁是寫甚麼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你和另一位名流的往來賬。」

「怪不得他打電話找我，原來是要威脅我放人。」那男子又說道：「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這兩頁賬册追回來！否則，我們都完了。」

佘堅說道：「姓游的現在什麼地方？」

「他已回家。」

「我們怎樣與他交易？」

「他在家中等你的電話。」

佘堅如鬥敗公鷄，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他用筆在紙上寫了對方告訴他的一個電話號碼，便掛斷了電話綫。

小牛知道自己現在已脫離了危險的邊緣，於是，他頗爲輕鬆地說道：「我師父性子很急，若你再不打電話給他，他可能要求助於警方了。」

佘堅狠狠地瞪了小牛一眼說道：「如果他敢驚動警方，你就完了。」

話雖如此，但佘堅的心也害怕游天虹會通知警方，於是他迅速拿起紙條，撥了那個電話號碼。

對方很快就有人接聽，那正是游天虹的聲音。

佘堅帶點威脅的口吻說道：「姓游的，你太過份了，我一向都敬重你的爲人，爲什麼現在你却與我作對？」

游天虹說：「那你就誤會了，佘帮主，我只是想發點橫財吧了，想不到你的保險庫裏竟然藏有毒蛇。」

「那是爲了防盜而已。」

「如此防盜，確屬罕見。」游天虹笑道：「閑話休提，快把我的徒兒小牛放回來吧。」

「那兩頁賬册呢？」

「只要小牛完好無缺地回來，我一定把它送還給你。」

「好吧！」佘堅怒道：「姓游的，算我怕了你，你立即開車來把你的徒弟接回去吧！」

「不，我要求你們把他送回來。」

「這有什麼不同？」

游天虹道：「沒有什麼不同，你就應該把他送回來。」

（未完・四）

鐵胆傲骨

獲救出樊籠　迎戰九頭梟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中堅奔至一處破廟，只看見廟內龍衣仙子正怒容滿面地和紅面魯者相對而立，龍衣仙子不聽紅面魯者的勸告，一意孤行，不願跟紅面魯者回「紅魔教」去，還出招急攻，紅面魯者大怒，一掌擊昏了龍衣仙子……石中堅突然想起，他應該往「天柱谷」一行，於是馬上啓程，來到「天柱谷」，小心地進入谷內，只見谷內陰氣森森，大有入鬼府之感，最後，他終於陷入對方所設陷阱之中，被困於岩洞內，任他拚盡內力，也無法逃出岩洞……紅面魯者也來到「天柱谷」，經過一片樹海，制住兩名漢子之後，又向洞內探查……

紅面魯者隨着那中年人在洞裏繞來繞去，約莫一盞熱茶工夫——

倏然——前面那人在一個洞口有巨石擋着的洞外站住。

紅面魯者趕忙身子靠着洞壁，隱去自己的身形，運足眼力注視着那人的舉動。

只見那人朝一處小坡上走去，繞至此岩洞的頂上，右手一按，洞頂露出了一個小洞來，他探頭望向洞裏，不由使他吃了一驚。

只見石中堅趺坐在洞底，雙眼微闔，似熟睡一般，這人連聲暗道：「奇怪！奇怪！」

心忖至此，略一定神，又一按，洞頂的小洞又復合了起來，他又沿着來路，緩緩走回來。

紅面魯者見狀，心中暗喜，沒有想到在無意之中竟給他瞧到開關之處，他計劃此人走後才下手，但必須要在二個小時辰之內。

這時，那人已從他身前走過，照着來路走去。

紅面魯者這才放下一個心，正準備朝岩洞洞頂走去。

驀地裏——他一時不愼脚下踢到一粒石子，發出輕微的響聲！

紅面魯者委實吃了一驚，乘這一瞬間，迅快地換了一個位置，依然緊靠着洞壁，放眼望去。

那人也被這聲輕微的響聲驚的站住，流目四掃，最後眼神落在紅面魯者適才立身之處，不由發出「咦！」的一聲！

× × ×

他明明聽到一絲輕微的聲響，但現在却沒有一點跡象，使他想不通到底是何道理！他心裏暗暗忖道：「大概是自己的耳朵聽錯了吧！」

他如此安慰着自己，於是笑了笑，又轉身朝原路走去。

紅面魯者一直瞧着那人，此時見那人走了，心下暗喜，等那人走遠了，乃一長身，向洞頂縱去，其勢如電，衣不飄風，端地快速絕倫。

約三四個縱落，他已來到洞頂，凝神找着適才那人所按的地方。

不一會，果被他發現在一處一個突起的小白點。

當下他毫不遲疑，朝白點按去，只聽見一絲極小的「克軋」聲音響起，就見一塊圓石向旁移了開去，露出一個圓洞來。

紅面魯者心情突地異常緊張、激動，下意識地感到此洞裏的人可能就是石中堅，但在他沒有看淸之前，他還是不敢斷下定言。

他心裏盤忖着，假如此洞裏困的果眞是石中堅那娃兒，不知道他是否曾受過傷，若曾受過傷，那問題就不簡單了，單就救人而言已是非常困難的了。

心忖間，他猛地探頭望去，一片漆黑，顯然洞裏比洞外還要黑暗，一股股腥臭陰潮之氣，不時撲鼻而至，令他作嘔。

他趕忙收回頭，略微定了定神，他知道是自己的眼睛沒有習慣洞裏的光度，於是，他闔起了雙目。

隔了半晌，又睜開眼睛，一道精芒向外射出，他又復探頭朝洞裏望去，這時，洞裏的一切，已可大畧看清。

就在他一望之際，頓時使他毛骨悚然，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戰，那一堆堆的白骨、骷髏，實在可怕至極……

他又定了定神，流目四掃，果然在一個角落之處。他發現了一個人。

只見那人如一魯法像一樣，趺坐在地上，雙眼微閉……

紅面魯者運足了眼力，打量一番那趺坐於地上之人，果被他認出了，那人正是石中堅。

紅面魯者又驚又喜，心裏暗自忖道：

「這娃兒什麼時候到的？」

思忖之間，脫口輕輕叫了一聲：「娃兒！」

但石中堅就只同聾子一樣，一點反應都沒有，依然坐在地上……

紅面魯者大吃一驚，他眞以爲石中堅受傷了，於是又叫了一聲：「娃兒！你受傷了嗎？」

這一聲，比適才要重一些，頓聞洞內一陣回音，他嚇了一跳，心忖道：「不能這樣叫了，會被那兩人知道的。」

但——石中堅也不能說不救出來啊！一時之間，把個紅面魯者急得像熱鍋裏的螞蟻，不知如何辦才好。

同時又想到，屠龍書生錢立强在兩個時辰以後就會來了，如若不愼，那時連自己的一條命也會葬生在此……

他還聽說屠龍書生錢立强在最近練成了一種很高的武學，更何況還有谷裏的無數江湖一流高手，自己雖然在這一十五年內，也悟出一種武功，但雙拳難敵四手，最後即使不被打死，也會戰個精疲力盡而死！

約莫有一盞熱茶工夫——

倏然——他只覺洞裏一陣輕微一聲響起，他不加思索地脫口叫道：「娃兒！」

原來石中堅坐地運氣調息之後，精神大暢。

他舉目一掃，不由喟然嘆了一口氣，他想：「完了，看此情形，無論如何也是出不去了！」

心忖至此，他把天柱谷裏的人更恨了一層，他想，只要有出困的一天，他一定要把天柱谷裏的人，殺得片甲不留，方消心頭恨意。

時間在失望中消失，這滋味實在太難受了……

倏然——他的身邊傳來一個略帶顫抖的聲音，叫道：「娃兒！」

聲音傳來，極其輕微，石中堅精神霍然一震，循聲音望去，眼前一片漆黑，只有洞頂略有微光，但，看不出是什麼？

他打了一個寒噤，提高了一下驚覺，低喝道：「甚麼人？」

那聲音有點熟悉，又告傳來道：「娃兒，是我啊！」

石中堅摒氣靜聽，冷冷喝道：「你到底是誰？」

那聲音又從洞頂傳來，道：「我是紅面魯者啊！」

石中堅聞言，當下心頭一震，心中泛起一股怒意，冷冷道：「你是那一個紅面魯者？」

一語甫住，頓聞一聲輕嘆，石中堅不由喝道：「你怎麼不說話？」

這話，說得有點命令口氣含於內……

那人似是被石中堅這一句話，激起了怒意，冷冷道：「你管我是那一個紅面魯者？」

石中堅聞言，一想對啊！人家是那一個紅面魯者，我管得着嗎？反正自己已死定了，再不會有什麼奇蹟出現的！

他有此心念，不由又嘆了一口氣，閉目靜坐着！

這時，紅面魯者確實被石中堅的問話，激怒起來，但，他又想到：「這也難怪，他小小年紀就遭受世上虛虛假假，奸詐欺騙等事情，自然會被養成一種猜疑的心理……」

他如此一想，心胸開朗了不少，不但原諒了石中堅適才的說話，而且，更對石中堅起了一種憐憫之心……

於是，他輕聲道：「娃兒，我就是龍衣仙子的父親，這下你知道我是那一個紅面魯者了吧！」

石中堅閉目靜坐，乍聞此話，心頭一震，猛地睜開雙眼，掃了一下洞頂，思忖道：「原來是他，怪不得聲音如此熟悉，那他怎麼也會到了此地，難道他也是和自一樣，不愼墜入了陷阱，被困在另一個岩洞中？」

當下開口說道：「老前輩，你到底在那裏？」

紅面魯者輕聲道：「我就在洞外。」

石中堅一聽就涼了半截，心念一轉，又道：「那你是來救我的嗎？」

紅面魯者微微一怔，道：「不錯！」

石中堅整個心已經被失望的念頭佔住了，反問道：「你在洞外恐怕救不了我出去！」

紅面魯者聞言也自一怔，但時間已一刻一刻地過去，不能讓他如此浪費，不由急聲說道：「娃兒你有沒有受傷？」

石中堅感到這話問得意外，立刻答道：「沒有！」

紅面魯者精神一震，輕聲說道：「娃兒，現在時間緊迫，這洞頂有一個洞口，大小只可容納一個人出入，你既然沒有受傷，就試試上來吧？」

石中堅被這一句話提醒，胸中失望的念頭，一轉而爲希望之念，於是道：「好，我試試看！」

語音甫落之際，猛提丹田之氣，身子向上拔起，直朝洞頂衝去。

他這一全力施爲，其勢眞若斷綫風筝，快逾閃電地向上飛去。

但，這一個岩洞却特別深，石中堅雖然拚命往上衝，也只上去了一半，眼看他的身子又在往下墜着。

突地，他靈機一觸，立刻雙手向後一輪，緊隨着左脚尖一點右足背，身子又復朝上拔起，其速度雖沒有第一次縱身那麼快，但，也差不了太多。

就如此，他一連三次如此縱身，果然到達了洞頂。

他心裏大喜，雙手上招，翻腕扣住洞邊，身子跟着一挺，已出了洞口……

紅面魯者也不由感到心驚，他眞沒有料到，石中堅有如此高深的功力，要知道這種縱法，非要摒住一口氣，而且還要自己內力充沛才能辦到，他想：「要是我可能就上不來了！」

心忖間，黯然嘆了一口氣，喃喃自語道：「看此情形，這娃兒要在江湖上爲我獨尊了……」

這時——石中堅已出了牢洞，但，眼前依然是一片漆黑，只是略微比洞底光亮些，他眼睛望着紅面魯者，道：「怎麼這裏還是那麼黑，難道這也是一個岩洞。」

紅面魯者聞言霍然驚醒，道：「不錯，它確實是一個岩洞！」

石中堅黯然道：「這怎麼辦？」

紅面叟者未等他說完，截住他的話，道：「你先不要急，輕輕地跟着我走！」

話落，縱身躍下，沿着來路走去，石中堅不敢待慢，也提氣跟着紅面叟者後面追去，不敢發出一點聲音。紅面叟者把身子緊靠着石壁，摸索地前進。

約莫兩盞熱茶時間，他們兩人已然來到了交叉口。

驀地裏——一聲大喝：「站住！」倏告傳來。

紅面叟者和石中堅大吃一驚，機警地循聲望去，同時，功運雙臂，蓄勢待發，以防突如其來的變故。

就在他們兩人循聲望去之際，瞥見眼前一丈之處，站着兩個人，每人手中都提着一把精光射眼的兵刃。

紅面叟者一望之下，已認出就是他來時在小石屋所見的那兩人，知道這兩人並不難對付，當下輕聲對石中堅說道：「你對付右邊那個，左邊的由我打發，要速戰速決！」

石中堅聞言，倏地身形彈起，朝右邊那人撲去，口裏喝道：「擋我者死……」

夾着喝話聲中，手腕揚處，已發出一股强猛掌力。

同時，就在他出手之際，紅面叟者也撲向左邊那人，右手一吐，食中二指駢出如戟，點取對方「玄機」大穴。

那兩人一見來勢，有如排山倒海一般，不由大吃一驚，雙雙縱身避開，才堪堪閃避攻來之勢，饒是如此，也險遭擊倒。

紅面叟者和石中堅見第一招遞空，怔了一怔，當下冷冷一笑，道：「不錯，果然有一手，再接一招試試！」

一語方落，兩人同時又劈出一掌，在此岩洞之中，帶起一陣陣嘯風，整個甬道已被掌風籠罩住。

頓聞兩聲淒厲地慘叫聲響起，那擋在身前的兩人已被掌風擊得栽倒於地，鮮血汩汩地由兩人嘴裏向外溢出，看情形已一命嗚呼了。

石中堅感到一陣舒適，似乎殺了這兩人，消除了他心頭不少恨意。

紅面叟者一擺手，朝洞外縱去，石中堅回頭望了一眼那困住他的岩洞，嘴角泛起一絲笑容，一長身也朝洞外瀉去。

眨眼間，他們兩人已出了天柱谷牢，仰首長長吸了一口新鮮空氣，當下紅面叟者對石中堅輕聲說道：「天柱谷到處暗藏機關，我們出去大成問題，而且谷主馬上就要來了！」

石中堅聽說谷主馬上就要到了，不由激起他的怒意，喝道：「我正等着他來送死呢！」

紅面叟者一見石中堅激動的性子，連忙道：「娃兒，你先不要太激動了，你知道這谷裏，我們一點都不熟悉，自然對我們極為不利，我看還是找一個地方出去，再從長計劃，你說怎樣。」

石中堅聞言並沒有反對，於是道：「那我們怎麼出去呢？」

紅面叟者也是被這一問題困住，他想：「我來時逼着別人把自己帶出樹陣，現下看來仍是樹陣難以通過。」

想及此，輕嘆一聲道：「娃兒，讓我們先到樹林那邊再說！」

言畢當下沿着來路奔去，石中堅也不怠慢，朝紅面叟者身後追去！

因為這條路紅面叟者已走過，所以不一時，他們兩人已來到了樹林邊緣。

他們兩人木然地站着，似乎在等待着奇蹟出現……

就在他們發楞之際——倏然，一聲暴喝之聲，把他們驚醒過來，抬眼瞧去，只覺無數人影，已朝此處欺身而來。

紅面叟者見狀微微一嘆，望了石中堅一眼，欲言又止。

石中堅一見無數的人影朝他們立身之處欺來，一股無名的恨意，倏告熾燃起來，只見他雙目佈滿血絲，滿面寒霜，殺機隱現，喃喃自語地說道：「我一定要跟你們拚命，殺得你們片甲不留，方消我心頭之恨……」

紅面叟者一聽，微微一怔，暗道：「這娃兒眞是一個小煞星。」

心忖間，那些無數的人影就在此一剎那之間，已停身在離他們一丈之處，緊緊地盯着他們身上。

紅面叟者和石中堅眼光一掃，圍在四周的人竟有二十幾個，吃驚不少，於是提聚眞氣，蓄勢待發。

驀地裏——一個黑衫老者陰惻惻地一笑，用手指着紅面叟者冷冷道：「紅面叟者，你的胆子可不小啊！竟敢冒犯我們『谷規』，擅入天柱谷牢救人，這個罪看你是否當得了？」

紅面叟者聞言嚇了一跳，定神望去，又令他吃了一驚。

此黑衫老者赫然就是二十前已揚名於江湖的「九頭梟」汪言。

他於此時此地乍見九頭梟，心裏委實吃驚不小，忖道：「此人二十年前，絕跡江湖，怎麼會參加『天柱谷』？」

但對方的話確實激得他無名火起，當下冷冷一笑，道：「九頭梟，二十年一別，想不到又在此碰面……」

九頭梟未待紅面叟者言畢，截住他的話，喝道：「少嚕嗦，你先回答這個罪名如何担當？」

紅面叟者再也忍不住胸中倏熾的怒火，暴喝一聲，就待縱身撲擊過去。

倏地——只覺衣袂被人拉了一下，他吃了一驚，敏捷地轉頭望去。

只覺拉他的人，正是石中堅，他不由詫異地說道：「甚麼事嗎？」

石中堅此時鋼牙咬得格格作响，眼睛顯露精光，冷冷微笑着，隔了半晌，才淡淡地說道：「這傢伙讓我來打發！」一語甫住，暗提眞氣，緩緩向九頭梟欺去。

紅面叟者一聽石中堅的話，怔了一怔，他覺得石中堅這話說得太過輕狂了，似乎根本未把武功非常高强的九頭梟看在眼裏。

但是，就在他驚楞之際，石中堅已然朝着九頭梟欺進，他嚇了一跳，要想攔住，已是不可能了，只好暗自提氣，蓄勢待發……

石中堅被天柱谷裏的機關困住，他恨死了這批人，他暗想：「這些人都是該殺的！」於是他不顧一切的挺身向九頭梟欺進。

九頭梟見石中堅朝他欺來，嘴角泛起

一絲冷笑，但，就在他眼睛觸到石中堅的臉色充滿了一片殺機，心裏砰然一跳，下意識地認為石中堅不是好應付的。

他漸漸收起他初時的傲態，暗暗功行雙臂，以備驟然發難。

石中堅眼睛中兇光更盛，一步步朝九頭梟逼去……

驀地裏——他冷哼一聲長笑，他笑得近乎瘋狂，這笑聲聞之令人毛骨悚然，當笑聲一歛，石中堅大喝道：「我要你們天柱谷所有的人都埋骨於此。」此字甫自出口，身形一劃，一掌猛向九頭梟劈去。

九頭梟見石中堅驟然發難，吃了一驚，當下冷冷一笑，喝道：「我就接你一掌試試！」

話落，雙掌平胸，朝外推去，其勢有如山崩海嘯，帶起呼呼聲響，端地威猛無比。

石中堅見狀，洒然一笑，手上一用力，又加了兩成功力，迎向九頭梟全力發出的一掌。

頓聞「轟！」的一聲，九頭梟退了一步，而石中堅只退了半步！

這下，把個一向自命不凡的九頭梟，氣得面色發青，只聽他怒喝一聲，朝石中堅撲去。

石中堅見自己的掌力並不遜於對方，胆氣更雄，此時，九頭梟已然撲至，雙手擺動間，已連續拍出五掌。

這五掌是九頭梟挾怒而發，剎那間，只覺掌影如山，掌風呼呼，以狂風驟雨之勢朝石中堅周身擊掃而至。

石中堅這時心中大為驚駭，他只覺四面八方均是掌影，勢若排山倒海，不但聲威驚人，且招式古怪神奇，不由暗道：「這是什麼招式啊！」

他神色微變之際，猛地施出「雙客迷踪步」身法，身形倏然有如旋風狂濤般奇詭絕倫地旋轉出去，端的妙至毫巔。

他恨九頭梟對他突施的煞手，乃在他旋轉出去的當兒，又一個迅速的擰身，左掌隨着揮出一股强烈的狂飈，疾然湧向九頭梟。

九頭梟內心一駭，暗忖：「這小子果然厲害！」

忖思間，身子微蹲，堪堪避過一招，緊隨着右掌揮出一道深沉似海的浩瀚勁力，左手五指箕張，疾然伸縮間，五股銳利的勁風，電奔而出。

同一時間，兩記絕招齊出，端的毒辣，凌厲絕倫。

石中堅只覺自己面孔七竅，已全然籠罩於對方銳利的指風之內，心中大駭，他想不到九頭梟有如此高的武功，不由暗道：「這傢伙看樣子比紅面叟者還要厲害得多，自己要不是學過『雙客秘笈』上的武學，還眞在他手下走不過十招。」

情勢威迫下，急忙施出妙絕天下的「雙客迷踪步」。

剎時間，整個身子就若一團棉花，在漫天勁氣中，以奇異的角度，如一片羽毛般，被吹得飄閃出去。

九頭梟見他閃身之法，分明內力已臻絕高之境，自己生平之中，還是第一次遇到像石中堅這樣的好手。

站立一側的紅面叟者也看得大惑不解，暗忖道：「這到底是什麼身法，武術經典中，從沒有看到記載，也未聽說過！」

就在此時，驀地，有兩個像似幽靈般的陰影，慢慢逼近石中堅的背後，二柄長劍，也輕輕拔出鞘來。

石中堅早已察覺，他知道人世間，充滿着卑鄙醜惡，他臉孔肌肉微微抽搐着，他痛恨這種不齒的行為……

九頭梟嘴角泛起一絲詭譎的冷笑，充滿着得意、欣喜的神采。

倏然——二聲暴喝聲响起，兩柄銳利的長劍，挾着一股森森的劍氣，一左一右，直往石中堅身上要害，疾速戳刺而下。

祇聽一聲悲愴、淒涼的暴喝响起！

石中堅劍眉倏豎，面色驟寒，整個身軀猝然飛射而出，懸空的身子，霍然一甩，雙手十指箕張，絲絲勁風，已如江河倒瀉般，滔滔而出。

一片寒森森的狂飈，超越異常的威猛勁力，浪排濤湧之勢，直向後面偷襲的兩個虬髯黑衣大漢，漫捲而至，威猛的氣勢，眞是懾人心魂至極！

原來就在兩個虬髯黑衣大漢，下手突襲的當兒，石中堅在痛恨之餘，突然施出「雙客掌法」。

九頭梟滿心高興，以為這一突襲，石中堅不死，也要被擊成重傷，豈料石中堅早已有備，反而出手反擊那兩個偷襲的虬髯黑衣大漢，而且招式怪異，出手如電，他想援救已是不及。

頓聞兩聲慘厲怪嗥，響徹雲霄，登時畢命。

石中堅擊斃兩個大漢的剎那，祇覺背後一道凜寒刺骨的劍氣，已驟若閃電，急襲過來！

石中堅不敢怠慢，腳下陡地一旋，暴閃開去！

就在他的身子尚未站穩之一剎那，驀地——

一聲嘿嘿的寒笑聲響起，九頭梟身軀飄至石中堅身側，右手食中二指一併，快得異乎尋常，點向石中堅「曲澤穴」，左手五指箕張，猛地扣向脈門。

這招不但迅快絕倫，而且猝襲兩處要害，石中堅大駭之下，身軀又迅速的一旋，右掌一翻，橫向九頭梟手腕上切去。

九頭梟武功確實有驚人之處，右腕疾縮，讓開了石中堅橫切的一掌，驀地欺身而上，指戳肘撞，兩招並出，右腳也同時飛起，急踢石中堅丹田下的「大赫穴」。

石中堅急忙側身讓開九頭梟一肘的撞擊，不退反進，也往前欺了一步，右手食中兩指急出，合擊九頭梟點來的一指。

同時，右腿一抬，腳尖猛向九頭梟踢向自己的腿側「復溜穴」點去。

九頭梟在「天柱谷」中的地位，僅次於谷主屠龍書生錢立强，武功自然了得，生平之中也未逢敵手，他眞眞未料到石中堅小小年紀竟然身負此等上乘武功，看情形自己都不是人家的對手。

這時，石中堅的攻勢已如電閃掠空襲到，使他驚駭的向後退了兩步。

紅面叟者在旁看得暗自點頭……

他們兩人這種近身相搏了幾招，雖然看不出什麼驚人威力，但在行家眼中看來，却是最為兇險的搏鬥。

要知，生死之分，間不容髮，出手之快，變招之速，看看如電閃雷奔，也只不過是剎那之間！

但——就在九頭梟暴退的當兒——

那站在他最近身的四個黑衣大漢中，已有兩人拔出背上長劍，寒光耀目，兩柄長劍一上一下襲向石中堅全身要害。

紅面尊者見狀，再也忍耐不住，厲聲喝道：「無恥鼠輩，竟敢以多爲勝……」

話猶未完，凌空猛朝攻向石中堅的兩個黑衣大漢撲擊過去。

就在他身子方起之際——倏然，只見九頭梟揚手一揮，喝道：「天柱七星聽命，趕快把這身著紅衫之人擒下！」

一語甫住，頓聞身後應起一聲「好」字，緊跟着，閃出七個藍衫打扮的中年人，個個步履輕健，捷若狸貓，片刻間，已把紅面尊者圍於核心。

紅面尊者大吃一驚，急忙一收小腹，硬把擊出的掌力收了回來，眼睛一瞬不瞬地盯住圍在他四周的天柱七星。

驀地裏——天柱七星中的一星喝道：「紅面尊者，納命來吧！」

話落，當先手腕一揮，泛起一片掌影，直朝紅面尊者迫去。

這一招來得突然，而且招式快逾閃電，只覺一股疾勁狂飈的掌風，挾着排山倒海之勢攻至。

紅面尊者委實驚駭不少，但他乃響噹噹的人物，豈會把面前這七人看在眼裏，見對方掌力已堪堪擊至之際，冷哼聲中，身形一展，紅影閃處，避開這一招，身子一旋，一掌劈向另外一人。

他這一面閃招，一面遞招的兩種動作，運用得恰到好處，眞可謂天衣無縫，一氣呵成。

祇聞「啪」的一聲輕響，緊隨着一聲慘厲的怪嗥，那個藍衫中年人直被紅面尊者所發的那股勁氣，帶出二丈開外，鮮血直噴，手脚略微顫抖了一下，便已一命嗚呼了。

其他六人看得一呆，沒想到一招之內，就已劈死了一個人。

一聲憤怒的暴喝，另外一個人出其不意地拔出長劍，一陣顫動，震起點點寒星，狠辣的由紅面尊者背後戳刺下去。

紅面尊者聽到背後風聲颯然，轉過頭時，那柄寒光閃閃的利劍，只差三寸就要刺中身上！

他在情急之下，左掌反拋，身子隨着一旋轉，右手却奇快絕倫，搭上那個大漢的右腕，一轉一震，已把長劍奪到手中。

那個大漢滿以爲這一招，至少也可收穫一些，沒想到自己長劍剛剛遞出，只覺右腕一陣劇疼，長劍已入敵手，不禁駭然而退。

紅面尊者一手劈死了一人，和奪下了一人手中的長劍，這種時間的相差，只不過是微瞬剎那，所以把所有在場之人都驚愕住。

紅面尊者就在大家驚愕的一剎那，偷眼望向石中堅那一邊。

只見石中堅身側也在剎那間倒臥着出手偷襲他的兩個黑衣大漢，看情形顯然已中了石中堅的殺手，一命嗚呼了！

這時，圍着紅面尊者的六個中年人，已停手沒有再攻擊，祇是怒目瞪着他……

一時間，大地恢復了平靜，山風嗖嗖可聞……

但——周圍的環境却因極度的寧靜，顯得神秘非凡，緊張氣氛依然籠罩着四周，甚至更爲厲害！

忽然，九頭梟雙眸射出一股怒毒的怒火，口中發出一股陰森森的「嘿！嘿！」乾笑聲，對石中堅說道：「閣下武功倒眞有兩手，但，你今夜殺了我們天柱谷的弟子，我想你也難活得太久了。」

石中堅臉上依然呈現着那副冷傲，倔强的氣質，聞言一陣寒笑，道：「天柱谷有何了不起，石某等着你們尋仇就是。」

另外兩個黑衣大漢，眼見石中堅如此藐視天柱谷裏的人，雙雙暴喝一聲，手中長劍，挾着一片凌厲勁風，直似二條青蛇，疾向石中堅劈刺過去。

石中堅星目射出駭人的殺光，一聲震耳的厲嘯聲響起，身子怪忽已極，飄身欺進，雙臂在身側圈起一輪弧影。

倏然——一聲暴喝，石中堅左右雙掌，猛地交叉分劈而出，二道深沉似海的綿綿勁氣，分襲二個黑衣大漢。

此招擊出的掌勢，怪忽至極。威力之鉅，彷如海濤洶湧，足使風雲變色。

那兩個黑衣大漢，縱然武功已有很好的根底，但他們如何能抵受得住，這種剛猛無儔的勁氣突襲。兩聲淒厲刺耳的慘叫聲，划破空際，兩個大漢那龐大的身軀，一左一右，被勁氣帶得飛出二丈開外，一動也不動，顯然又畢命在石中堅銳厲的掌風之下。

這種駭人的肅煞氣焰，確實使人膽戰心寒！

石中堅在擊斃兩個大漢之後，心裏暗道：「雙客秘笈果然厲害！」

九頭梟見自己手下四人瞬間斃命於石中堅手下，不禁使他目眦欲裂，但因此又增加他對石中堅幾分戒懼，他想：「他小小年紀，竟然身負如此高深武學，而且發出的招式，奇詭奧妙，簡直聞所未聞，看此情形下去，三五年後，這江湖上眞要被他給攪翻了！」

心念間，厲喝一聲，身軀直似旋風般，疾撲過去，同時大聲怒道：「小子拿命來！」

挾着喝話聲中，左掌：「推波助瀾」，右手：「橫斷山嶽」，一招之中，兩式齊出，直擊橫打，用出兩道不大相同的勁力，奇詭異常。

掌勢陡出，一片洶湧如濤的勁風，彷若一張雄渾深沉的網幕，呼嘯湧捲過來，端的裂胆驚魂，威猛懾人。

石中堅連經幾番惡戰，信心增加了不少，當下氣納丹田，看對方出手一擊的威勢甚强，身軀斜飄出了五尺，讓開橫裏一掌。

就在他身軀飄出五尺，讓開橫裏一掌之時，身軀猝然暴起，雙腿連環踢向對方的腹下「維道」、「居髎」兩穴。

九頭梟武功眞有過人之處，大喝一聲，突然鬚髮怒冲，雙掌一齊下擊，分向石中堅雙腿「中慶」，「陽輔」兩穴上拍過去。

掌勢未到，潛力自己逼人，腿骨巨痛

似割。

石中堅暗吃一驚，忖道：「這老傢伙實在不大好應付！」

忽的一收雙腿，身軀微微一顫動，懸空倒翻了一個觔斗，飄退一丈開外。

只聽得九頭梟陰森森的冷哼了一聲，振臂搶攻過去，雙掌連番劈出，一圈圈勁力，直似大海中的層層波浪，迅疾湧捲過來。

石中堅星目放煞，鋼牙緊咬，左右雙掌，也交互翻拍而出，威力竟然驚人已極，每出一掌，都帶劃空的銳嘯風聲，力能碎石開碑。

他自學會了「雙客秘笈」後，因爲時間過短，所以一些神妙的招式變化還不能立刻悟解得出，不過他的智慧超人，每逢和別人惡戰之時，就無形中可以發出一兩招自己久思不解的招式。

他這左右雙掌，交互翻拍，發出如此威猛的勁力，這不但出乎九頭梟的意料之外，就是他自己也甚感驚訝。

站立一側的紅面尊者及天柱谷裏的一些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他們不知道石中堅這種奇詭異常，威猛無儔的掌法何處學來的？

這時石中堅劈出的掌勢，愈來愈强，和九頭梟急切强勁的攻勢，成爲正比，兩人越鬥，掌力越見凌厲。

又數合之後，激蕩的潛力，充塞到二丈開外，地上枯葉敗枝，紛紛往外飛揚，盈耳的嘯風，呼嘯如雷。

這一場鬥爭，眞是一種武林罕見的慘烈肉搏。

祇戰得四周叢草枯萎，落葉漫天飄飛，陰風慘慘，鬼哭神號。

紅面尊者愈看愈由心底泛起一股無比驚訝之色，他自和石中堅相遇到此刻，他一直觀察着石中堅的武功，使他凜駭的是石中堅的武學，無時無刻不在進步之中，這種原因，聰明機智的他，也被弄得糊塗了。

石中堅平時在和人動手時，只是偶爾施出「雙客秘笈」中所載的武功，這當然有他的道理。

但——他今日和九頭梟一戰，却三分之一的招式都是出自「雙客秘笈」中所載，初動手時，掌招感到生疏，而且又有許多招式是自己難以理解得出的，所以他一面對敵，一面還要用心索求下一招要怎樣變化……

九頭梟一生經過了無數次的血戰，但是，他從沒有碰過像石中堅這種奇異的勁敵。

他不禁又陡然一提氣，施展全力出手，雙掌威勢陡然加强，只見掌掌如巨斧開山一般，勁氣激蕩的銳嘯風聲，漫天嘶叫不已。

石中堅見對方愈打愈是勇猛，掌力也愈是剛强，不禁心頭暗駭，忖道：「這老傢伙怎麼掌力如此深厚？」

驀地裏——

一個念頭轉入石中堅的腦海裏，只聽他一聲厲喝，手腕揚出，一股霸道絕倫的勁氣，倏若巨浪排空，江河倒瀉，滔滔湧出。

就在這兩股無儔的掌風勁力要相互撞在一起的剎那——

但聞一聲淒厲的長嘯，破空傳來，嘯聲低沉雄厚，直震得所有在場之人，心內各自一震。

石中堅和九頭梟吃驚之下，一收掌勢，雙雙退了三步，循聲望去。

一條人影，不知從何處而來，已毫無聲息的站在石中堅三丈開外，這人是個書生模樣，白面無鬚，劍眉斜飛入鬢，星眸精光逼人，身着紫衫，形態之間，甚爲威武，有着一股高傲的氣質，使人見之，有一種肅然起敬之感！

不過唯一缺陷處是，這人的左臂衣袖虛飄飄垂着，顯然他是失去了左臂！

石中堅一見來人，就已注意到了這人的左臂，心頭不由一懍，忖道：「此一定就是那擊傷自己的假紅面尊者了！」

心念間，一股無名的怒火倏然在腹中燃燒起來，用眼神一瞥眞紅面尊者，就待撲身過去！

倏然——身後響起一片冷哼聲，石中堅吃了一驚，扭頭望去，原來是紅面尊者所發！

只聽得紅面尊者挾着冷哼聲中，冷冷地說道：「錢立強別來無恙，還認得在下麼？」

他說話時，一副異乎尋常的鎮靜，但語氣中且帶着輕蔑的意味！

就在他語音方歇之際，一人大聲喝道：「谷主姓名豈是你這種人能直接稱呼的嗎？難道你想要求速死？」

這話說得狂傲至極，似乎根本未把來人看在眼裏！

紅面尊者聞言，心中大怒，眼神剎時間暴射出懍厲的煞光，殺機在他腦海裏開始不停地盤旋，他頭都不回一下，冷冷地道：「閣下說話是否覺得太狂妄了些！」

那個聲音又冷冷說道：「在下倒並未覺得！」

紅面尊者依然保持着鎮靜，冷嗤地一笑，道：「那閣下就請出來，讓在下見識見識到底是那一號人物？」

這一場怒拚又即將爆發。

四周的氣氛隨着兩人的對話，更趨緊張……

倏然，只見屠龍書生右手向後一擺，止住了那人再往下說，然後，一整臉色，嘴角泛起一絲笑容，緩緩對紅面尊者說道：「幸會！幸會！沒想到我們會在此相見，老兄隨在下入寒舍稍坐片刻如何？」

紅面尊者淡淡一笑，冷冷說道：「你大可不必來此俗套，我們就在此處，了結了結我們之間，十五年來的舊賬吧。」

屠龍書生突地仰首哈哈一聲大笑，道：「你老兄何必如此急呢？這筆舊恨終有一日還不是要了結的……」話說至此，倏地一指石中堅，又接着說道：「這位少俠是何許人也？」

石中堅聞言，心中大怒，厲聲喝道：「怎麼你貴人多健忘是嗎？咱們一掌之仇，也借此機會要一起了結一番……」說至此，冷冷一哼，又道：「我來此，還另有要事相詢呢。」

屠龍書生微微一楞，但，隨即又恢復了鎮靜，笑道：「那麼少俠就請問吧。」

這時，紅面尊者突地冷冷嗤了一聲，

道：「你幹的好事！」

屠龍書生乃一極爲陰險，城府心機甚深的人，他對於紅面尊者和石中堅的突然來訪，已猜出了幾分，但，他故作什麽都不知道。

當下，冷冷一笑，道：「紅面尊者，你說話可要有證據啊？」

× × ×

一時之間，氣氛又趨緊張，四周佈滿了肅煞的火焰……

轉瞬間，即將燃燒起來。

驀地裏，就在那屠龍書生話音方歇之際——

一條人影，從人叢中閃出，其勢快逾閃電，彈指間，停身站在屠龍書生面前，只見他拱手一禮，欠身說道：「谷主，能否讓我去會會這夜郎自大的紅面尊者？」

屠龍書生一見此人，乃是谷中地壇壇主追風手唐魯人，自然不好拂却他意，當下微微一笑，道：「小心爲是！」一語甫畢，單手一揮，喝道：「天柱七星先退回來。」

天柱七星應聲縱至九頭梟身後，挺身直立着……

石中堅見一場血戰即將開鑼，眼睛一掃紅面尊者，使他陡然楞了一下。

只見，紅面尊者此時，兩道如電的目光由眼眸中射出，光芒中充滿了殺機，一瞬不瞬地望着這指名叫陣的人。

石中堅隔了半晌，也向後退了五大步，雙手互交，觀望着場中。

紅面尊者見竟有人指名叫陣，大大出乎意料之外，起先不禁一楞，後聽口音，這人竟是原先說話的那人，一股怒火猛衝腦際，化爲無數的殺念，散佈於全身各部，他緊咬着鋼牙，發誓勢必要把這人毀於掌下。

這時，追風手已回轉身子，雙眼精光外射，太陽穴高高鼓起，一望之下，分明此人內功已達爐火純青地步。

紅面尊者打量一下追風手，也不禁微微一楞，暗道：「屠龍書生眞有辦法，竟把如此多的武林頂尖人物羅於旗下，再過幾年，天柱谷豈不要獨霸江湖了嗎？」

他雖然如此想法，但，他自信應付這人並不太困難……

當下，他冷冷哼了一聲，問道：「閣下大概就是剛才說話狂妄到了極點的那人吧？」

追風手仰首哈哈一陣狂笑，笑聲直衝雲霄，空谷迴响，餘音蕩漾不絕。

紅面尊者乍聞笑聲，吃了一驚，大吼一聲，喝道：「你笑什麽勁？」

追風手倏地，笑聲中斷，淡淡說道：「我笑你明知故問！」

紅面尊者那裏聽得進此等調戲之話，冷聲喝道：「逞口舌之強豈可謂英雄好漢，來來來，還是手底下見眞功夫吧！」一語甫畢，騰身撲擊而去，其勢有如飛燕掠空，快速絕倫。

倏地——他似乎想起了什麽，一收身子，又退回了原先的位子，冷冷地說道：「趕快報個萬兒，在下向來不打無名之輩的。」

追風手見紅面尊者驟然出手，迅快絕倫，微微吃了一驚，突地，紅面尊者又退了回去，他不由楞住，一時摸不着頭腦。

這時聞紅面尊者問他名字，大聲說道：「追風手即是在下。」

紅面尊者聞言，內心不禁一震，冷笑一聲道：「噢！我以爲是誰，敢來尋我晦氣，原來是追風手唐魯人……」

話說至此，突地星目暴射出一股駭人的煞光，冷冷道：「唐魯人，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他冷澈骨髓的語音，一字一頓，緩緩說出，聲聲震人心弦，使人有一種不可抗拒的感覺，直聽得追風手心裏一陣發毛，知道今日一戰，是決難討到好處！

追風手潛意識地回頭掃視四周的人一眼，胆氣頓壯，冷冷笑道：「鹿死誰手，還難斷定呢，閣下竟出如此狂言，不嫌太早了嗎？」

紅面尊者重重地在鼻中冷哼了一下，道：「追風手你死到臨頭，還要逞強！」

強字尾音剛落，祇見紅面尊者，雙脚一錯，已如疾風般，欺身向前，左掌圈起一道勁風，右掌向外一揮，泛起一陣掌風，捲了過去！

追風手，是經過大風大浪的辣手人物，而且又是天柱谷中地壇壇主，他那會識不得此招厲害：怒吼一聲，足下也若旋風般，飄出去三尺，反而欺身至紅面尊者右側，左手猛地向外遞出，臂腕一陣顫抖，陸續拍出三掌，緊隨着左脚一起，急切地踢向對方右膝蓋處的「陰谷穴」。

這一避招、遞招，追風手配合得甚爲巧妙，就在他飄飛出去之一刹那，就連續拍出了三掌，端地快捷無比。

這三掌是他全力發出，功力其大無倫，只聞呼呼掌風聲响，煞是驚人。

紅面尊者想不到追風手如此伶俐，眼見對方掌勢已快拍到，他倏地冷笑一聲，右掌斜揚，身軀隨即一個擰轉，「呼」的一聲，右掌重重擊出一道洶湧如濤的掌風，擊向追風手的「陽網穴」。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他們兩人迅速的接了二招，立刻都感到對方，是不容輕視的傢伙。

追風手生性最爲狂妄，做任何事，都顯得異常魯莽，但，他內心却不同於外表，是非常縝密的。

他和紅面尊者接手下，立刻感到對方掌勁，不但不比自己差，而且輕身功夫與招式之奇詭，更是高出一籌。這一來，竟使平素高傲，狂妄的他，自漸形穢起來。

他暗中一咬鋼牙，存心要和紅面尊者一拚到底，巨大的手臂，舞起掌影，重重叠叠，朝向對方全身要害猛拍而去！

他有追風手的稱呼，自然掌勁上是出了名的雄厚，祇見掌勢驟出，帶起一道「虎虎的風聲」，轟湧着盤捲過去！

紅面尊者一見對方施出招式，立知要以內勁硬拚，他冷冷一笑，脚下閃電般的盤旋，遊身疾走，刹時間，追風手如雨點般的掌影，全部落空。

紅面尊者見機不可失，暴喝一聲，雙掌一圈一合，倏然翻出一陣狂飈，緊隨着雙掌湧出，恍似山洪倒瀉，擊向追風手。

追風手存心硬拚，那顧得掌勢厲害，大吼一聲，雙掌突然推出二股剛猛無儔的勁風，迎向劈擊而來的力道。

石中堅一雙有神的眸子，隨着兩人的身形不停地轉動着，此時，驟見追風手施出這手硬拚的招式，要和紅面尊者所發的掌力硬拚，不由心中暗喜，忖道：「追風手完了！」

而在另一方面，九頭梟也看出情勢不對，他見紅面尊者出此誘敵之招，慄駭之下，大喝一聲道：「唐兄，不可硬拚！」

九頭梟語音甫出，身軀捷若鬼魅般，飄進追風手身側，左掌急拂，斜出一股強猛絕倫的潛勁，由那兩股掌風中插入，直襲紅面尊者腰部要害。

這一招，大大出乎衆人意料之外，尤其是紅面尊者，他本想在雙方掌勁驟然一接之下，立刻施出一招，擊斃對方。因爲，他委實太恨追風手唐魯人了。

此刻，祇見人影驟閃之間，一道渾厚無比的潛力，透過自己的勁氣，直擊了過來——

他不由心頭一凜，暗道：「九頭梟果然厲害！」

當下一提眞氣，身子忽然向上升起，疾速連射起兩丈多高，人已飄出了兩丈開外。

紅面尊者飄落地上，發出一聲冷笑譏諷道：「堂堂一個出名露臉的追風手，竟然受護於人，哈哈！若是被人傳說出去，你將以何顏面，再見江湖同道！」

追風手氣得目眦欲裂，大喝一聲，說道：「我跟你拚了！」聲出人動，掌風腿影，如狂風驟雨，直向紅面尊者，滾滾擊至。

他此刻是挾怒所發，刹時間，只見掌勢漫天而起，重重如天際雲湧，威力萬鈞，嚴密得沒有一絲空隙，端的厲害。

紅面尊者是存心一定要毀掉追風手，所以他才沒有去理會九頭梟，而用言語激怒追風手，以便下手。

這時追風手在盛怒之下，所發掌勁有若萬夫莫敵之勢，堪堪招至，紅面尊者心頭也自一震，雙掌立即舞起滿天掌影，有若蛛網般，交織而出。

一時之間，兩人立刻如冰天啣接，慘厲的鬥在一起。

但見地上塵土翻飛，空氣激蕩如嘯，身形捷速旋轉，分不出彼此來。

雙方掌勁如山崩峯塌，勢不可擋。

就在他們兩人鬥的正激烈之際，驀地裏——

石中堅眼神微微一瞥的一刹那，見到天柱七星向他迫來，石中堅劍眉上竪，星目暴出一道冷酷的寒煞，心中罵道：「好，你們都來，我要把你們一個個殺絕！」

就在他暗自怒罵之時，天柱七星已來到了他身側一尺之處，成爲一個包圍形勢，他倏然一聲悽厲無比的長嘯響起。

挾着嘯音中，他身形急起，彷若巨鳥翔空，臨空盤旋，又似龍飛九天，以眩人眼目的快速，直向石中堅當頭罩下。

這天柱七星武功俱是堪稱武林一等高手，功力深厚。這一出手襲擊，威勢也是非同小可，長劍劍身，發出「嗡嗡」聲響，扣人心弦。

招式迅捷，凌厲無匹。

石中堅身懸空中，倏地一個斜飛，躲過這歹毒的一擊，冷冷一笑，身形倏然一閃，如鬼魅般，已轉到那人的右側。

這人想不到自己突然的招式一出，便被對方輕而易舉的閃過。

他眞也是精靈得很，招式一落空，身軀隨之一轉，迅捷至極，人已橫閃八尺，手中長劍，也隨着舞起一道深沉似海的光圈。

「錚！」的一聲輕響，長劍如靈蛇吐信，倏然指襲石中堅背後的「背俞穴」。

這招端的毒辣異常，曼妙至極。

石中堅冷哼一聲，脚下怪異已極的一轉，右手五指箕張，似鷹爪般，出其不意的抓住了那隻劍柄，一彈一震。那人祇覺得手腕虎口，一陣痲木，長劍已然脫手，身軀直被一股潛力帶得前傾出去。

但，石中堅這一招眞是奇詭奧妙至極，他長劍在手，微一用力，又把那人帶得直撲過來，心中殺機頓起。

手中長劍一抖，發出一聲勁嘯，斜劈過去。

那人連哼一聲都沒有，一顆頭顱，已被銳利的劍鋒削了下來。

這種殺人的手法，眞是空前未有，慘酷至極！

他殺這人的時間，只有眨眼工夫，其餘五人想要即時搶救已來不及，不禁被石中堅超人的武學驚得呆住。

站立一側的天柱谷谷主屠龍書生見石中堅手刃自己手下，簡直輕鬆至極，不由使他雙眉緊皺，暗道：「這年青人怎麽功力進展如此神速！」

他雖然如此想着，但他依然保持着一副谷主的派頭，靜靜的觀看，不發一言。

這時，石中堅抓着長劍，身形驟閃，又躍至另一人身側，右手一騰一轉，長劍化出一道光亮，又劈擊過去。

這人驟覺背後風聲嘎然，側頭瞥去，一雙駭人的眸子，犀利絕倫的射進他的心中，大驚之下，右手長劍已橫掃過去，人亦隨即斜閃而出。

石中堅手中長劍輕輕一挑，對方長劍立刻被撥飛脫手。

他如影隨形，飄閃過去，長劍又奇絕、凌厲毒辣的直劃過去。

一聲慘厲的怪嗥，搖曳天際，血肉飛洒中，那人已魂歸西天，一命嗚呼了！

石中堅長身飛起，連殺了兩個天柱七星中兩星，這一連串動作，只不過眨眼之間的事，這種攝人心魂的聲勢，不禁使其餘四個人，一陣嘩然，紛紛暴躍出去。

石中堅殺機已盛，目見四人暴退，口中發出一聲攝人心魂的長笑。

身形快逾閃電，手中長劍烏光盤繞，如浩浩江河，縱橫無際，又似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捲向四人。

天柱七星剛才只不過被石中堅快逾迅雷的攻擊僵住，故此戰陣零亂得很，以致不一刻功夫，即已喪失兩人。

但，他們平時訓練有素，他們知道分散實力，只有自取速亡，不如硬着頭皮，聯手合力抵擋一時，便算一時。

四人各自交換了一下眼神，四隻長劍，已凝成一道深厚重重的光墻，如橫空長虹匹練般電掣翻騰，又似江河決堤，綿綿不絕，瞬息間，擋住了石中堅無比煞氣的氣焰。

（未完・十七）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井望天、伍天義詢問伍明珠有關菊花井的事，伍明珠因她哥哥交代，不得將井中怪事說與他人知，所以初時不願道出，後經衆人要求，不得不道出井中怪事，羣豪決定下井查看，伍明珠却要自己下去，這回讓她看到水中怪物，好像是傳說中的蛟龍，伍明珠上了井後，衆人用一隻大鐵鈎鈎着一隻大狗放下井去，井中突然一陣翻騰，連金長久緊抓手中的繩索也給扯了下去，衆人再次商量之後，江玉南和伍明珠再次下井，伍明珠更落水查看，這回，竟然讓她發現水中有一個黃金箱子，而那隻蛟龍也靜臥水底，並未對伍明珠襲擊……

井中得金箱

井望天很快的準備好幾個人應用之物，並且在井上，加了一個轆轤，和幾綑堅牢的綫繩。

伍明珠經過了一陣休息之後，重又回來。

四個人，穿上了水衣水靠，帶上了幾根繩索。

四根長竹子，中間由燒紅的鐵絲通空，可以含入口中，作爲水中呼吸之用。

換好了水衣水靠，魚貫下入井中。

田榮和江玉南先行運氣，身子疾快向下沉去。

果然，兩人向下沉落了一丈左右，發現了一個大金箱子。

兩人的口中含有竹管，可以使呼吸暢通。以江玉南和田榮的內功，可以抗拒井中的寒氣，何況這井中的水並不太冷。

田榮發覺到自己並沒有沉落到井底。

那個大金箱上，是在一個突出的石柱上面放着。

金箱上原有兩把鎖，已被打開。

寶物派用場

向下看去，但見水色幽藍，還不知道有多麼深。

江玉南却是留神四面打量，希望能發現那個怪物。

但却沒有發現。

水勢有些微微的波動。

這證明了這片地底水池，相當的大，不過，却沒通往別處，縱然有，也不是很大的流量。

那根托着金箱的石柱，玉潤光滑，看上去不像是一個天生之物。

好像是人工樹立的一根石柱。

很大的一根石柱，方圓有三尺左右，所以，托着那個金箱十分穩固。

不大工夫，高泰和伍明珠也下了來。

爲了安全，各人的身上，都綁了一根繩子，任何人只要遇上危險，都可以拉動繩子，向上面告警。

現在，四個人都很安全。

高泰回顧了一眼，不見怪物，心中甚是奇怪。

伍明珠本想打開金箱，但伸手去開時，突然又停了下來。

伍明珠把繩索綑在金箱子上，拉動繩索。

上面用轆轤絞動，金箱緩緩向上面升去。

望着那上升的金箱，田榮突然揮動雙手，向上升去。

高泰一推江玉南，示意他跟上去，自己却極盡目力，向四面探視一眼。

那怪物留下的可怖印象，使得高泰也不敢停留太久，雙手一揮，便直向水面升去。

幾個人都很順利的登上了井岸。

那金箱十分沉重，合井望天和金長久兩個人之力，才把它移到井上。

那箱子相當的大，高約三尺，寬有一尺八寸。

如是這黃金箱子，完全是實心，至少有八十斤重量。

幸好，它是空心的。

田榮、江玉南、伍明珠、高泰，都躍上井岸。

金長久伸手在金箱上摸了一陣，道：「竟然是純金的。」

金長久道：「不談這箱中的寶物了，單是這一隻箱子，就相當的值錢了。」

伍明珠脫去了水衣水靠，緩步走了過來，道：「我要打開箱子了。」

她故意把聲音提得很高，有意使在場三人，全都聽到。

田榮、高泰、江玉南、全都行近」過來。

金長久有些依依不捨地放開了手。

伍明珠緩緩揭開了箱蓋。

凝目望去，只見箱中放着一柄短短的寶劍。

除了寶劍之外，還有一個檀木盒子。

還有一面玉牌。

玉牌上面雕刻了很多的字。

整個大箱子中，只放着這三件東西。

箱子是純金的，看上去金碧輝煌，沒有一點瑕疵。

那三件是武林中傳統的寶貝，人見人愛。

但在場三人，都控制着自己，沒有一個人伸手去抓。

伍明珠輕輕吁一口氣，道：「這把短劍，就是傳說中的魚腸劍了。」

金長久道：「那檀木盒子中一定是毒經了。」

井望天道：「看起來，江湖上的傳說，一點不錯了，這箱子裏，眞的還有一個玉牌。」

金長久道：「我相信那傳說，那玉牌上，一定是張三豐留下的上乘內功。」

井望天道：「眼下這金箱之中，都是武林中人人夢寐以求之物，但此刻，咱們這些人，却沒有一個人肯先出手去拿那些東西。」

金長久道：「眞奇怪，一個人的人性，原來也會轉變。」

井望天道：「轉變？」

金長久說道：「對！我自己都不相信，我看到這三樣東西之後，竟然會無動於衷。」

井望天道：「至少，會打開那個毒經瞧瞧。」

金長久說道：「唉！不論如何，東西總不能老放在那箱子之中，我們應該取出來。」

江玉南道：「那就有勞伍姑娘了。」

伍明珠伸手取出了玉牌，道：「這玉牌，交給那個？」

她心中明白，她不能保存，也不能任意交給任何人。

大家都還能保持着一種風度。

田榮道：「我看，這玉牌交給江少俠吧！」

伍明珠緩緩行了過去，奉上玉牌。

她取出玉牌，連看也沒有看過一下，就捧了過去。

江玉南道：「我知道，諸位都在逃避，表現出了君子風度，不過，只要心存公正之念，誰取出來，都無關要緊。」

金長久道：「這話不錯，不論誰，只要不存私心，都可以取出箱中之物。」

口中說着，右手却伸了出去，取過檀木盒子。

打開盒蓋，只見一個發黃的羊皮書册，平放在檀木盒子之中。

上面寫着毒經兩個紅色大字。

望着毒經，金長久臉上泛起了一片傾慕之色。

武林中各大門派，都有各大門派的特色，就算有武功相傳，也只限於那一門一派的武功，但這毒經却有些不同了，這毒經天下只有一部，眞正的用毒的門戶，也只有一個，天下用毒的人雖多，但都是那一個門戶出來的人。

這一部毒經，總算得是天下用毒的寶典。

金長久雖然盡力在克制自己，但仍然忍不住用手翻了一下。

只見上面寫着十三章用毒總綱。

總綱，自然不是用毒的方法，但它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使人不自主地向下面瞧瞧。

金長久又翻了一頁。

但他又迅快的合上了書，笑一笑道：「江湖上有一個傳說，看過毒經不練武，這句話，老夫今日才想得明白。」

田榮道：「你想得明白了，可否說給咱們聽聽。」

金長久把毒經放回方檀木盒中，又把它鎖好，才緩緩說道：「這毒經上刋載的用毒手法，必然是千奇百怪，如是一個人精通了用毒的手法，自然不會再化費時間學習武功了。」

田榮點點頭，道：「那毒經上都說些什麼？」

金長久道：「老夫很想看看，但却沒有看到。」

田榮道：「你不是看了一頁麼？」

金長久道：「那是總綱，十三章用毒總綱。」

田榮道：「總綱中，想來，還沒有提到用毒方法了。」

金長久道：「所以，在下說並沒有看過毒經。」

田榮微微一笑，道：「金壙主對這毒經，想必早已嚮往，但却竟能忍住不看一

眼，足證金塘主對人對事的看法，已有了很大的改變。」

金長久歎息一聲道：「老夫，這幾日常常感覺到江湖上還在發生很重大的變故，不論正邪兩道，都將被捲入這一場大變之中，個人的生生死死，似乎是並非很重要了。」

江玉南道：「雲頂神府中人，只怕也會涉入這一場大變中了。」

井望天輕輕呼一口氣，道：「江少俠、金塘主、井老二有半句話，希望諸位能夠聽聽，而且，早作一個決定。」

江玉南道：「二堡主請說。」

井望天道：「傳說武林中的金箱之寶，現在被咱們這樣輕輕的取到了手中。」

江玉南說道：「很多事情，常常是，想是奇幻萬端，事實經過，却又是那麼平淡。」

井望天道：「在下的意思，三寶出現，必有作用，咱們不能暴殄天物。」

井望天接道：「早些把三寶分配下，也好借重三寶，渡過這場江湖大刦。」

金長久說道：「寶劍贈俠士，紅粉送佳人，所以，這魚腸劍，應該送給江少俠了。」

江玉南道：「這個……」

金長久接道：「那玉牌也是，張三豐練劍，內功必和劍術有關，所以，在下覺得，玉牌也送給江少俠。」

江玉南道：「這樣不太好吧！」

金長久道：「這些事，咱們只能按需要分配，不能兼顧平均二字了。」

伍明珠附和道：「小妹也贊成這個分法。」

田榮哈哈一笑，道：「小叫化子，你的看法如何？」

高泰道：「小叫化很同意，老實說，咱們這一羣人中，只有江兄比較起來最正直穩健，不知道田兄的意下如何？」

田榮微微一笑，道：「兄弟也是這個意思。」

井望天道：「好！在下也同意。」

伍明珠道：「現在，只餘下這一部毒經了。」

高泰道說：「毒經雖然深奧玄妙，但究非正當武學，在下之意，不如把它燬去算了。」

伍明珠道：「燬去？」

高泰道：「對！燬去。」

金長久搖搖頭，說道：「可惜呀！可惜。」

高泰道：「可惜什麼？」

金長久道：「用毒寶典，只此一部，如若燬了，豈不是可惜得很？」

高泰道：「這等害人之物，留在世上，有何益處？」

金長久說道：「這種毒經，都是武林中用毒累積的經驗，不是一朝一夕，或是一兩個天才人物，所能完成之物，燬去了實在可惜，而且，其用不必在我，在下之意，不如由咱們之中，推舉一人，保管此經。」

高泰道：「這個不成，咱們之中，不管誰保管此物，只怕都很難有一個好的結果。」

高泰道：「小叫化子的意思，還是一下子把它燬去，一了百了。」

金長久搖頭道：「這個，老夫決不同意。」

田榮道：「兩位，咱們都非用毒之人，何苦爲此毒經爭執？」

金長久說道：「聽說毒經上的記述，不全是用毒手法，而是毒毒相尅，還有很多醫治用毒的方法，也是記載在這毒經之上的！」

高泰道：「塘主，你希望留下來？」

金長久道：「對！」

高泰道：「小叫化子堅持要把它燒掉呢？」

金長久冷冷的說道：「我尊重你們，你們也應該尊重我？對麼？要不然，大家就……」

田榮接道：「別激動，咱們聽聽江兄的意見……」

金長久接道：「好！聽江少俠說一句話。」

江玉南苦笑一下，道：「兩位不用爲這件事爭執，在下覺得，兩位說的都有理，這本毒經，實在是彌足珍貴，燒了可惜得很，但留在世上它又可能害人，這本來就是一件很爲難的事，老實說，在下也無法妄作論斷。」

金長久道：「江少俠，我們爲此爭執很烈，江少俠如果無法作一個決定，那就非常的爲難了。」

江玉南說道：「金塘主，我也不太贊成燬去毒經，不過，希望金塘主能夠提出一個保全之法，只要這個辦法能爲我們認可，大家都覺着這個辦法很安全，就可以了。」

金長久道：「諸位，這部毒經，不管是給什麼人，大家都不會太過放心，我就老實說，不相信這毒經存在誰的手中，那人不會偷看，不過，老夫倒是相信，有些人就算是記熟了這些毒經的一切，他也不會施用。」

江玉南道：「金塘主，咱們的處境，一直是一個茫茫四顧，生死一體，有什麼話，只管請說就是。」

金長久道：「江少兄，如若咱們這些人中，值得信賴的，自然是你江兄了，不過，你必須心無旁鶩的練劍，所以，要找一個可以信賴的人，那就很難了。」

高泰道：「就算留下這毒經，也不能放在你金塘主的手中。」

江玉南道：「高兄覺得，這毒經應該交給誰保管呢？」

高泰道：「小叫化子的看法，燒了它一了百了，但金塘主執意要留下它，那也就沒有法子的事，但這保管毒經的人，實在是太重要了，人選不當，必會留下了大患。」

金長久目光一掠伍明珠道：「老夫提出一個人選，但不知諸位是否同意？」

高泰道：「什麼人？」

金長久道：「伍明珠姑娘。」

田榮道：「伍姑娘？」

金長久接道：「對！伍姑娘上有父母，心中必有很多的顧忌，而且，毒經上雖然有很多記述，但還要採集到這些藥物，才能製毒，女孩子家要去採集藥物，不大方便。」

江玉南點點頭，道：「很有理，不知田兄、高兄有何高見？」

高泰道：「金塘主既然覺得伍姑娘可以保存毒經，那就交給伍姑娘了。」

江玉南道：「田兄也同意了？」

田榮說道：「看來，兄弟也只好同意了。」

雖然很勉强，但總算是同意了。

江玉南目光轉到伍明珠的身上，道：「姑娘，請妳收回毒經吧！」

伍明珠道：「江少俠，小妹能力薄弱，實在無能保護毒經。」

金長久似是未料到伍明珠竟會推辭，不禁一怔，道：「伍姑娘，老夫爭了半天，才算把這部毒經保下來，如若姑娘不肯保管，這部毒經豈不是還要燬了？」

伍明珠道：「我不保管這部毒經，但並非是贊成燬去這部毒經。」

金長久道：「老夫很想保管，但大家一定不會同意，何況，我自己也不太相信自己能夠保持得住。」

伍明珠道：「交給江少俠，他已經有了玉牌和魚腸劍，爲什麼不把三寶全部交到他的手中。」

江玉南道：「不，不，不，這部毒經，在下不能保管。」

金長久道：「其實，小叫化高泰是一個很可以相信的人，但老夫只担心一件事，他會把毒經燬去。」

高泰冷冷說道：「最好別要它落在小叫化的手中，要是落在小叫化手中，我就會燬了它。」

江玉南正容說道：「伍姑娘，毒經暫由妳保管，至少，眼下一段時間，會相安無事，俟金塘主和高兄火氣平息下來，在三五天內，我們研究一個處置這毒經的辦法。」

伍明珠道：「好吧！小妹只保管五天，五天內，你們要有一個決定。」

高泰道：「伍姑娘，小叫化還有一個要求。」

伍明珠道：「高兄請說。」

高泰道：「咱們這些日子中，隨時可能出事，如若一旦出了痲煩，伍姑娘請先把毒經毀去。」

伍明珠道：「好！只要有敵人進入伍家堡，展開混戰，我就先毀毒經。」

金長久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爭執了半天的毒經，總算暫時平靜下來。

伍明珠抱起木盒，直回桂香樓。

井望天一直沒有開過口。

金長久道：「井二堡主。」

井望天道：「金兄。」

金長久道：「記住，希望你多派點人手，好好的保護着那一座桂香樓。」

井望天道：「這一點，在下自會加派人手。」

金長久點點頭，道：「伍姑娘，妳要好好的保護那本毒經。」

伍明珠道：「晚進盡力而爲。」

金長久肅然的說道：「大家都聽着：不論什麼人，都不許隨便到伍姑娘那裏取閱那毒經，要取那毒經，在場之人都要到齊。」

高泰哈哈一笑道：「金塘主，你可以放心，這毒經上就算記載有長生不老之法，我叫化子也不會望它一眼。」

金長久道：「你可以不看，但要看的人，還是會看。」

田榮道：「金塘主，你是不是懷疑在下？」

金長久道：「老夫必須要說明一下，不論什麼人，都是一樣。」

田榮道：「這麼說來，也包括江少俠在內了？」

金長久道：「是！包括江少俠在內，在場的人，全都有份。」

江玉南笑一笑，道：「諸位，目下大家正是風雨同舟，必須要相忍相讓，不要爲這本毒經鬧得彼此不歡。」

金長久道：「江少俠說的是，我金某人雖然不算什麼？但也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輩子，以我這個年紀，聽你們幾個毛頭小伙子的招呼，聽你們呼來喝去，老夫認了；不過，我敬重你們，你們也該敬重我這個老人才對。」

江玉南道：「金老，這一次，我們和魔教對敵，以金老表現的最好，你豐富的江湖經驗，把我們由危厄的環境之中，帶入了安全之境，不論過去如何，現在，我們所有的人，都對閣下十分敬重。」

高泰道：「金老，不要爲這一點小小爭執生氣，須知咱們對事的看法不同，難免有些爭吵；不過，這種爭吵，最好不要影響到我們相處的友誼。」

金長久微微一笑，道：「好！你們這點年紀，都有如此氣度，我這把年紀了，難道還沒有一點風度麽？」

高泰道：「對！金老德高望重，不要跟我們這等年輕孩子一般見識，如有什麼開罪之處，希望你們多多包涵。」

金長久哈哈一笑，說道：「不會，不會，你這麽一說，老夫就覺得十分慚愧的了。」

江玉南道：「金老，你看看，這麼久了，怎麽不見魔教有什麽行動？」

金長久道：「這件事確實透着些邪怪，照說，咱們破了他們的玄虛，揭穿了他們的陰謀，他們對咱們有着極端的恨怨才是，但他們却沒有動靜，竟然完全忍耐着不動。」

高泰道：「說來可是眞怪，丐帮怎麽也沒有一點消息傳來？」

金長久呆了一呆，道：「小叫化，你這一提，我倒是想起來，他們是不是要個別剷除？」

江玉南說道：「丐帮中可能已有了變化。」

田榮道：「他怎會這個糊塗法，也不派人來送個信？」

金長久嘆息一聲，道：「這種變化，怎能以常情常理猜測？須知魔教手法，專以暗算傷人，對付周鵬，他們也不會用太光明的辦法。」

田榮道：「周鵬決心改邪歸正，也該有一番措施，他應該有一些佈置，防範，總不能輕易就被人暗算。」

金長久道：「防範，這要怎麽個防範法？他們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最可怕的是，周鵬還未自知已經洩露身份，果眞如此，魔教中人要算計他，只需一紙召請

，就可以使他乖乖的自入陷阱。」

高泰說道：「我想周鵬不會那麽糊塗吧！」

一直很少說話的井望天，突然接口說道：「事情確有些奇怪，我們這伍家堡，東西兩面有兩條官道，平常是車如流水，馬如龍，如今竟然是十多天都不見一個人。」

金長久道：「這又是爲了什麽呢？」

井望天說道：「伍家堡方圓數十里內，是有十幾個村落，現在都好像遷離了此地。」

金長久沉吟了一陣，道：「一定有什麽變化。」

井望天道：「奇怪的也就在此了，我派了十幾個堡丁，出去查看一下，但回報都是一樣，十室十空，整個村莊都不見人影，好像是近日之內，所有的人，都遷徙而去了。」

金長久道：「這事發生幾天了？」

井望天道：「三天之前。不過，在下也曾派人出去探查，回報是一片平靜，除了隣近伍家堡十里之內，村人都離去之外，不見任何異徵。」

金長久望望天色，道：「二堡主，咱們自己去查看一下如何？」

井望天頷首道：「行！咱們現在就去吧！」

金長久道：「田老弟、高老弟、和區區在下，再加上井二堡主，咱們四個人，就可以了。」

井望天問道：「要不要帶幾個堡丁同往？」

金長久道：「不要，帶他們反而有些碍手碍脚，路程很近，咱們連馬也不用騎了。」

井望天道：「在下帶路。」

搶在前面而行。

一行人，越過了護城河，直向正西而行。

五六里外，是一條寬敞的官道。

這官道本來是一條很熱鬧的路，每天都有不少的客商往來，雖然說不上車水馬龍，但官道上經常有人走動。

現在，路上有不少的地方，已長起了短短的青草。

顯然，這條路上，已經很久沒有人走過了。

就在官道旁邊不遠的地方，有一座村莊。

那是座很大的村莊，遠遠望去，至少有一百餘戶人家。

這樣的一個村莊，平常時間，都會有不少的村童，牧牛的孩子，在莊外嬉戲玩耍。

但現在，遠遠望去，却是一片凄清，不見人踪。

只要是稍爲有一點經驗的人，一眼間，就可以看清楚那村莊有些不同，好像籠罩在一片死亡陰影之下。

只望了那座村莊一眼，金長久已搖搖頭嘆息一聲，道：「看來，他們說的不錯，這些村莊，只怕早就沒有活人了。」

井望天道：「眞是想不到啊！一個月前，老夫還來過這個村莊，那是鷄犬相聞，頑童滿村，現在，唉！竟然是這樣一個局面。」

金長久臉色肅然，一語不發，只管舉步向前行去。

高泰道：「諸位最好運氣防備，也許村莊之中留有什麽毒物。」

四人很快的接近了那座村莊。

村莊眞的相當大，有兩三百戶人家之多。

這是個富有的村莊，大部份都有磚石砌成的房子。

所以，看上去，房屋都還完整。

但却一片寂靜，寂靜的聽不到一點聲音。

金長久在一座較大的宅院前面停了下來。

凝神聽了一陣，舉手推開了木門，緩緩說道：「咱們進去瞧瞧吧！」

房舍完整，沒有一點損壞，但却靜得可怕。

這比到了一個殘垣斷壁的破敗地方，充滿着陰森，更爲可怕。

那股完整的寂靜，給人一種滅絕的感受。

金長久直行入大廳，厨房，又轉到各處臥房。

但見箱櫃零亂，似是急於把箱櫃中的貴重東西取走。

但床上的被褥，却又折叠的十分整齊不亂。

整個的宅院中，除了箱櫃之中，有些零亂之外，大部份東西，都放得有條不紊的。

細查各處，不見任何打鬥的痕跡。

金長久吁一口氣，道：「看來不像是受到洗刦，也不像在有人威迫下搬走，好像這宅院的主人，自動要去，取走了細軟之物。」

井望天道：「金兄說的是，這些人是自動搬走的。」

高泰道：「他們搬家，時間從容，用不着這樣零亂的打開箱櫃。」

金長久道：「這就是一種考驗，目下我還沒有辦法說出詳細內情，等再看幾家宅院之後，也許能有一個完整的研判。」

高泰道：「還要再看幾家？」

金長久道：「對！只看這一家，難免有所偏差之嫌。」

高泰說道：「對！那咱們就多看幾家好了。」

又看了六七家，大同小異。

但也有一家，箱櫃也很整齊，不過，箱櫃上的鎖，還是打開了。

全村看不到一個生物，就算是一隻貓，一隻狗，也未瞧見。

難道這些人離去之時，連貓狗都帶走了。

金長久道：「不大可能。」

高泰道：「可是事實上，我們連一隻狗也沒有看到。」

金長久道：「就算帶，也不會帶得這麽乾淨，這些動物的消失，可能是經過了一場搜殺。」

高泰道：「搜殺？」

金長久道：「對！搜殺，而且搜殺之後，把屍體也帶走了。」

井望天皺皺眉頭，道：「金爺，這又

是什麽意思呢？弄得這村落中一個生物也沒有，用心何在？」

金長久道：「江湖上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

田榮道：「所以，你金老也想不出原因？」

金長久道：「想不出。」

井望天道：「這原因實在叫人大費疑猜，只有一個可能，他們要在這裏放一批東西，那些東西，要避開很多的驚擾。」

田榮道：「那又是什麽東西呢？」

井望天道：「不知道，天下有什麽東西，受不得貓和狗的驚擾？」

金長久道：「不但是貓狗，這裏連一隻鷄鴨也未留下。」

井望天道：「難道那些東西，受不得任何一點的驚擾麽？」

金長久道：「好像如此。」

井望天道：「那又是什麽？」

說這句話時，臉色微微一變。

金長久道：「想不通啊！想不通。」

井望天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金長久輕輕吁一口氣，道：「井兄，這好像是魔敎中人在搗的鬼。」

井望天道：「一定是他們。」

金長久道：「魔敎中人，無奇不有，只怕會弄幾個屍體過來。」

井望天道：「所以，他們要把狗和貓等，全部格殺。」

兩個人的對答，使得田榮和高泰聽得毛骨悚然。

但兩人交談之中，始終沒有說出什麽事。

所有的人，都聽得出那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

好像是魔敎中人，要用些莫可言喩的奇怪手段來對付他們。

田榮輕輕咳了一聲，道：「兩位在說些什麽？」

金長久道：「咱們回去吧！」

井望天說道：「回去了，也好準備一下。」

金長久當先轉身，直奔伍家堡。

金長久回到伍家堡中，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江玉南。

但江玉南把自己關在一所宅院之中，雙門緊閉，不知道在作些什麽。

井望天也來了。

人同此心，高泰、田榮也趕到了江玉南的獨立宅院之中。

金長久雙手叩動門環，低聲叫道：「江少兄，江少兄。」

室中無人相應。

高泰道：「我進去瞧瞧。」

吁一口氣，一長身，飛入了宅院之中去。

這座宅院之中，有一個小小的庭院，庭院內是一所三合院的宅子。

三個門都關着。

高泰打開了大門，放進來所有的人。

金長久道：「他住在那一間？」

田榮道：「中間。」

一面舉步行到門前，叩動門環。

以江玉南耳目的聰敏，這些聲音，自然會聽得十分清楚了。

但却一直沒有回應之聲。

顯然，江玉南有了事情。

高泰道：「要不要撞開門戶？」

田榮道：「不！他也許正在練功，咱們撞進去，可能會驚擾了他。」

高泰道：「那是要等下去了？」

田榮道：「其實，咱們可以等一會再來。」

金長久道：「等再久也得等，但咱們必須儘早見到他。」

高泰道：「那只有撞破門衝進去。」

金長久道：「如若是沒有別的更好辦法，咱們也只有破門衝進去了。」

高泰道：「他如正在練劍，那豈不是會害了他？」

金長久道：「這件事，必須要早些決定，不可能傷害到他。」

高泰道：「這樣緊急？」

金長久道：「非要找到他不可。」

田榮吁一口氣，說道：「那就衝進去吧！」

飛起一脚，踢在門上。

但聞蓬然一聲，木門應聲而開。

只見一道寒芒，在室中閃了兩閃，消失不見。

進入了室中的人，都立刻停下了脚步來。

他們感覺到一股凉意，直透肌膚。

江玉南正在練劍。

只見他盤膝而坐，臉色一片嚴肅。

江玉南手中執着魚腸寶劍。

緩緩把寶劍還入鞘中，站起了身子，神情間透出無比的睏倦，道：「諸位有事麽？」

高泰道：「看樣子，你很累，你好好的坐息一下，咱們再談。」

江玉南道：「不用啦，諸位破門而入，必有要事，現在就說吧！」

高泰回顧了金長久一眼，道：「金塘主，你請說吧！」

金長久道：「江少俠，你現在如是精神不好，最好是先行坐息一下，然後，我們再說。」

江玉南道：「在下的精神很好，金老，有什麽事，但請吩咐。」

金長久道：「此事關係重大，而且，說起來，有些匪夷所思，所以，你必須要聽仔細一些。」

江玉南說道：「哦！那究竟是什麽事啊？」

金長久道：「很嚴重的事，不過你得先坐息一陣。」

江玉南長長吁一口氣，道：「一定要我坐息一陣，那就有勞諸位護法。」

閉上雙目，盤膝而坐。

他內功深厚，不大工夫，頭頂上升起了一股蒸蒸的熱氣。

這時，正是一個運功的緊要關頭，全無拒敵之力。

只要一個人輕輕一掌，就可以要了江玉南的性命。

江玉南不避三人，顯然是對三個人都有着無比的信任。

三個人望着江玉南，心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

金長久暗暗忖道：現在，我出手一擊，立可取他之命，魚腸劍和玉牌，都可以

落入我的手中，只可惜，高泰、田榮也在此地，叫人不便下手。

高泰心中忖道：江兄，對我們如此信任，眞要爲他護法才行，立時運功戒備。

田榮心中却是另一把算盤，忖道：這江玉南只需片刻工夫，巳能五花聚頂，實是我所難及，看來，我這一身，如是想超過他，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個人的想法，代表了三種完全不同的人。

但三個人，誰也沒有動一下。

不足頓飯工夫，江玉南行功一週，睜開雙目，笑道：「金老，你看在下現在的精神如何？」

只見他容光煥發，精神湛然，完全像換了一個人似的。

金長久點點頭，道：「很好！」

江玉南道：「三位請坐吧！什麽事，咱們可以慢慢的說了。」

金長久道：「江少俠，你在雲頂，必然聽過很多的怪異之事。」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如說怪異事物，那該是後山的事，咱們前山，只練習正宗武功。」

金長久道：「哦！江少俠聽過屍人沒有？」

江玉南道：「屍人？沒有聽過。」

金長久道：「西方魔教，有這一門奇術，這奇術曾經傳入過中原，湘西趕屍，就源出於魔教奇術。」

江玉南道：「這和我們有關麽？」

金長久道：「有很大的關係。」

當下，把幾個人在南莊見聞之事，很仔細的說了一遍。

江玉南道：「這和屍人有關麽？」

金長久道：「就在下所知，屍人最怕的是狗和貓之類，如若受到這兩種動物的驚擾，就可能發生變化。」

江玉南說道：「所以，他們不但把所有的人遷走，而且，還撲殺了所有的狗和貓。」

金長久道：「你是說，準備給屍人進駐？」

江玉南道：「以屍人作主力，進攻伍家堡。」

金長久道：「這就是他們的用心？」

高泰道：「金老，如若那些屍人很怕狗貓之類，這就容易對付了，咱們只要多找一些狗和貓來，放在伍家堡，屍人來犯，咱們就用貓和狗對付他們。」

金長久道：「就在下所知，屍人在休息之時，很怕狗貓來驚，那就會發生變化。但它們在活動之時，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

高泰道：「我聽老叫化說過屍魔的事，却未聽過屍人。」

金長久道：「屍人再進一步，就變成屍魔了，聽說，屍人能够把胆小的人嚇死的。」

高泰道：「世上眞有這等怪事麽？」

金長久道：「小叫化子，你可以不信，但我說的全是實話。」

江玉南道：「金老，不管這世界上是不是有什麽屍人，但咱們都應該準備一下和他們對抗。」

高泰說道：「對對！金老對此有何打算？」

金長久道：「我只聽過屍人之說，但屍人是什麽樣子，我也沒有見過，如何對抗這些怪物，就是在下要和江少俠及諸位研究的事情。」

高泰道：「金老，你剛才在那村莊之中，就發覺了這些可能，對麽？」

金長久點點頭，道：「不錯！」

高泰說道：「那你剛才爲什麽不說明呢？」

金長久道：「一則是，在下沒有把握，青天白日，朗朗乾坤，說出來怕你們不信；最重要的是，怕這件消息給洩漏了出去。」

高泰道：「原來如此！」

金長久道：「這件事，有些怪異，一旦洩漏出去，對伍家堡這些武師、堡丁們影響很大。」

江玉南道：「聽起來，的確是有些不可思議。」

金長久說道：「所以，在下不能輕易說出來，但我想一想，這件事，也不能不說。」

田榮道：「金老，那井望天，是不是也想到這一點了？」

金長久道：「看樣子，他好像也想到了。」

田榮道：「這我就有些不明白了？」

金長久道：「不明白什麽？」

田榮道：「如若這江湖上，眞有屍人的傳說，在下和小叫化子，怎麽會從來沒有聽人說過呢？」

金長久道：「這是一種詭異的傳說，流行於三十年前，那時，你們都還沒有出生呢。」

田榮道：「哦！」

江玉南忽然站起身子，來回走動了一陣，道：「金老，如若他們要用這些怪物，施襲伍家堡，大概是夜間居多。」

金長久道：「本來，屍人的行動，也是夜間比較方便。」

江玉南道：「金老，屍人動作起來，是不是像人一樣靈活？」

金長久道：「沒有見過，聽說是和人一樣。」

江玉南道：「我想，他們和人，總會有一些差別，對付他們的方法，不外用水、火兩種。」

金長久道：「對！」

江玉南道：「第一，告訴伍堡主，多準備燈火，一旦屍人來犯，咱們先來一個燈火通明。」

高泰道：「對！他們喜歡夜暗，咱們就造成光明。」

江玉南道：「第二，利用護城河的水對付他們，如是被他們侵入了堡中，咱們再利用火來對付。」

田榮笑一笑，接道：「江兄，不管屍人也好，屍魔也好，只要他們能够殺人，我想，和人都是一樣……」

金長久接道：「不一樣。」

田榮道：「不一樣，那裏不一樣？」

金長久道：「他們好像不知痛苦，不知畏懼，人很難和他們抗拒。」

江玉南道：「最重要的是，他們缺乏靈性，沒有法子和他們說道理，說了他們也不明白。」

金長久道：「江湖上，有各種不同的人，但屍人只有一種，那是各種人之外的一種，咱們對它知道的太少了。」

江玉南道：「這件事，只可以告訴伍堡主，井堡主等幾個首腦人物，千萬不可張揚出去，大部份堡丁，經驗不多，對江湖上事，瞭解的太少，一旦讓他們知道了，只怕心理上就先受了很大的威脅。」

江玉南一笑，道：「金老，你說，那屍人，那一天會攻到伍家堡來？」

金長久攤攤手，道：「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田榮道：「眞有那麽一天，他們攻到伍家堡來，我先會會那些屍人。」

金長久道：「田老弟，這機會很快就來，不會讓你失望。」

田榮道：「只要他不是鬼，我就不怕他們。」

金長久道：「既然叫作屍人，大概是介於人鬼之間的東西，那就不能算是爲人了。」

田榮道：「鬼可以化一陣清風而去，屍人大概不會吧？」

金長久道：「這是一種玄想中的怪物，但傳言歷歷如繪，又不能不信，在下實在想不出它是個什麽樣子。」

江玉南道：「這些話，如若早一點告訴我，我也不信，但現在，情形有些不一樣了。」

田榮道：「怎麽不一樣？江兄也相信這些事麽？」

江玉南道：「過去我不信，但你看到了井中之物！又從井中撈出金箱，金箱中眞的有傳言之實，這些都是傳說，但展現在眼前的，却又是那麽眞實，眞實的不容人不信了。」

田榮笑一笑，道：「就算眞有屍人，這種怪物，但我也不會相信他們眞的比會武功的人，還要厲害。」

高泰笑一笑，道：「我瞧，咱們不用再談這件事了，等他們到了之後，看樣子再作打算。」

江玉南說道：「對！先等他們發動再說。」

高泰道：「金老、田兄，你們還有什麽話說麽？」

金長久、田榮齊聲的應道：「是沒有了。」

高泰道：「好！既然沒有了，兄弟有點事，想和諸位研究一下。」

江玉南道：「高兄請說。」

高泰道：「老叫化子去少林、武當，還沒有一點消息，是不是在途中有了什麽變化。」

江玉南道：「這個很難說。」

高泰道：「還有周帮主那邊，也沒有一點消息傳來，咱們堂堂正正的舉起了對抗魔教的旗幟，以丐帮耳目之靈，應該知道咱們這邊的事。」

江玉南點點頭。

高泰道：「還有絕情谷那一羣丫頭，也有些神秘莫測，尤其是那位谷主，和魔教中人混在一起，但又不像是魔教中人，這羣女人的底細，也應該查個明白。」

江玉南道：「這都是很重要的事，可惜，咱們分身無術啊？」

高泰道：「咱們若留在這裏不動，失去了主動的機會，魔教中人，可以搶得先機，咱們豈不是上了大當？」

田榮點點頭，道：「有道理，看不出你高兄還有這個心機。」

高泰道：「他們逼走伍家堡四面的村人，可能是故佈疑陣，當然，也可能眞的派遣屍人來攻咱們。」

江玉南點點頭。

金長久道：「小叫化子，你提了這些問題，樣樣都很重要，可是，我還沒有聽出你的用心何在。」

高泰說道：「我的用心很明白，咱們要設法爭取主動，不能停在這裏挨打，所以，我想約一個人，和我一齊出去，摸摸底細。」

金長久說道：「你準備約什麽人一齊去了？」

高泰道：「江少兄、或是田兄，隨便那一位都可以。」

江玉南說道：「好！我願和高兄走一趟。」

田榮笑一笑，道：「咱們沒有推擧，但無形之中，你巳成爲我們這伙人的領袖人物，所以，你最好別去，兄弟陪高兄走一趟。」

金長久道：「田少兄和小叫化子，聯袂同行，足可應變。」

江玉南道：「也許魔教中人，早巳在外面設下陷阱，兩位多帶些人……」

田榮接道：「此去，只不過查敵虛實，人多了反而不便，高兄，咱們走吧！」

走字出口，人已離了大廳。

目睹兩人離去之後，室中只餘下了金長久和江玉南。

四顧了一眼，金長久低聲的說道：「江少兄，對付魔教中人，用毒不失一着妙棋。」

江玉南道：「用毒？」

金長久道：「對！從毒經之上，記述有不少用毒奇術，咱們總可以找出一兩種，對付強敵。」

江玉南道：「金墉主的意思，是要看看那本毒經了？」

金長久道：「對！由毒經上找出對付屍人的辦法。」

江玉南道：「這個、這個……」

但聞步履微響，伍明珠一身白衫白裙，緩步行了進來，接道：「不必了，如若那些屍人不畏刀槍，想來也未必怕毒。」

金長久淡淡一笑，道：「伍姑娘，老夫主張用毒，可全爲了貴堡着想。」

伍明珠說道：「毒經奇書，一經打開，入人之目，只怕就很難收起，也很難在看上兩頁之後，就收住不看，我想不看最好。」

金長久道：「伍姑娘，如是咱們對付不了屍人，受傷害最大，只怕還是貴堡中人。」

伍明珠道：「所以，我倒想了一個對付屍人的辦法。」

金長久道：「請教。」

伍明珠道：「我巳經建議給二叔，在堡中挖了很多的暗道，上覆蘆蓆、虛土、下面用石灰泡上水，如若眞有屍人，他們

的行動，一定有些不大靈活，只要他們踏上了蘆蓆，就會掉入石灰坑中。」

江玉南道：「好！這辦法好極了，眞虧妳想得出來。」

金長久道：「姑娘，毒經我們可以不看，不過，希望姑娘一件事。」

伍明珠道：「什麽事？」

金長久道：「妳也不要看。」

伍明珠道：「毒經既然已交我保管，金老只有認了。」

江玉南怕兩人起爭執，急急說道：「姑娘，挖坑是否已經動工了？」

伍明珠道：「是！」

江玉南道：「姑娘，咱們自己人，要有一個辨別的法子才好。」

伍明珠道：「這一點，請諸位放心，我已經安排好了。」

金長久道：「伍姑娘，老夫勸妳幾句話。」

伍明珠道：「仍和毒經有關？」

金長久道：「嗯！」

伍明珠道：「好吧！你請說。」

金長久道：「毒經一書，不但是集武林中千年來用毒大成，也是一種極爲動人的奇書，如若姑娘不愼，翻閱了一兩頁，那就麻煩大了。」

伍明珠道：「怎麽說？」

金長久道：「妳會忍不住看下去，直到閱完全書爲止。」

伍明珠道：「眞有那麽一天，只怕金老是第一個不放過我的人。」

金長久道：「高泰、田榮，也一樣不會放過妳，甚至，這位江少俠，也有責任追回妳學會的毒經。」

伍明珠道：「我如看了毒經，深記腦中，你們用什麽方法追回？」

金長久道：「方法有兩個，屆時要看大家的意見採行那一個了。」

伍明珠道：「領敎。」

金長久道：「第一個是殺了妳，這方法很乾脆，一了百了。」

伍明珠道：「這方法，我也早想到了，但不知第二個辦法是什麽？」

金長久說道：「把妳變成白癡，使妳失去記憶，縱然看過毒經，也等於未曾看過。」

伍明珠道：「好狠的辦法，不過，金老請放心，晚進還未看過。」

語聲一頓，神色突然間，轉變得十分冷肅，說道：「要是這毒經落在了金老手中，你是不是會看？」

金長久道：「會。」

他答覆的如此坦白，倒是不出伍明珠和江玉南的意料之外。

怔了一怔 伍明珠道：「難道，你就不怕他們殺了你，或是把你變成白癡？」

金長久道：「那一本千古奇書，只要能閱讀一遍，雖死何憾！」

伍明珠道：「幸好，晚進沒有金老那一份視死如歸的豪氣，所以，毒經的完美，還信賴保存。」

江玉南道：「其實，毒經在我們手中，我們拿來看一遍，也是無傷大雅的事，只是，如何能够看完之後，摒棄不用，那才是一個難題。」

金長久嘆息一聲，說道：「江少俠，最好別冒這個風險，老夫雖然嚕叨伍姑娘幾句，但我還能忍耐得住，如是看過了毒經……」

江玉南笑一笑，道：「怎麽樣？」

金長久道：「老夫就不能担保，是否還有控制自己的力量了。」

江玉南道：「如此說來，金老還是不看的好。」

金長久道：「是！不看的好。」

江玉南淡淡一笑道：「金老，目下大敵當前，咱們最好先行設法對付過敵人，再研商應如何處置毒經。」

金長久道：「好吧！老夫以後不再提起毒經之事就是。」

江玉南目光轉到伍明珠身上，說道：「伍姑娘，鐵劍門中人，都是由金老遣派、調動，爲了能和貴堡中人配合，所以，姑娘最好能很詳細的，把妳的計劃說個明白。」、

伍明珠道：「是！小妹也正有此意，提出來和金老、江兄研商一下。」

他拿出二幅圖，一幅畫得非常清晰的地圖，是伍家堡。

這圖繪製得極爲詳盡。

堡中每一個地方，都畫了出來。

珠砂筆勾畫出石灰坑道，但伍家堡最後的防守區，却是伍明珠的桂香樓。

金長久道：「姑娘，這坑道安排得不錯，但抗拒強敵的最後據點，安排在桂香樓，我就有些不敢同意了。」

江玉南說道：「這桂香樓不是決戰之地。」

伍明珠笑一笑，道：「如若魔敎中人，眞的攻入了伍家堡的大廳，你們想想看，桂香樓那地方如何還能拒敵？……」

江玉南接道：「是啊！這正是咱們的懷疑之處。」

伍明珠道：「我要引出那條蛟，來對付他們。」

金長久說道：「妳怎會知牠一定會出來？」

伍明珠道：「一定會的，只要使牠無法再在那地方生存，牠就會出來。所以，我準備了幾十包的石灰，只要他們進入了桂香樓，便把那石灰投入井中，至於有些什麽後果，那就不是我所能預料的了。」

金長久道：「姑娘的用意是？……」

伍明珠道：「一個未知的結果，我也不明白會發生些什麽事情，只是有這個安排罷了。」

金長久道：「以後呢？」

伍明珠道：「他們會看到毒經……」

金長久急道：「什麽？……」

伍明珠接道：「他們將會看到毒經，但却不能取到，桂香樓下，我早巳安排好了機關，一點燃火綫，整座的樓會化作飛灰。」

金長久道：「這個……」

伍明珠接說道：「到了那個時候，活着也不如死了，何況，死的是如此轟轟烈烈。」

金長久默然了。

江玉南道：「那時，我們這幾個人，可能都巳經戰死了。」

伍明珠道：「不到最後關頭，我不會用出這等同歸於盡的手段。」

江玉南笑一笑，道：「說的也是 咱們必須要撐住伍家堡這片基地……」

談話之間，田榮和高泰却匆匆奔了回來。

金長久問道：「兩位，這麽快就回來了？」

田榮道：「用不着再看下去，自然是早回來了。」

金長久道：「你們見到了什麽？」

高泰道：「屍人。」

發現了敵踪之後，立時有燈號，傳入了堡中。

井望天、金長久、田榮、高泰，帶着四個手執匣弩的堡丁，快步行了過來，登上城堡。

凝目望去，發現強敵巳到了護城河邊了。

只見一隻特別製成的長木梯，突然向城上倒了下來。

木梯平平的抵在城牆上。

那些穿着長袍馬褂的人，舉步踏着木梯行來。

木梯托住了城堡的牆壁，就像是搭在堡上的一座木橋。

那木梯是特製之物，倒下來靠上堡壁之後 竟然能牢牢的緊扣在堡壁之上。

最妙的是那些走在木梯上的人，竟然是緩步慢行，走得十分清閒，好像是在散步一般，全無臨敵的緊張樣子。

只有兩種人才有這樣的沉着 一種是白癡，一種是死人。

但是這些人能够自己走路，那說明了他們不是死人，是活人，那自然是白癡的了。

城堡上燈火輝煌，任何人，一眼之間，就可以看出來，那城堡上有着很森嚴的防備。

但那些人，竟然完全沒有放在心上。

這時，井望天、金長久、田榮、高泰等巳經到了城堡之上，正面對着這一批向上攀登的人。

樓梯扣在堡壁之間，距離城堡還有近一丈的距離。

燈火照耀之下，很清晰的看到了那些人。

嚴格的說起來，那些人並不是很醜怪，但他們穿着的那一身衣服，看上去就完全變了樣子。

那衣服都很好，藍色的長袍，中上人家，黑色的馬褂，再加上一頂黑色的呢帽子。

那是標準的壽衣，中上人家，人死之後，穿着的衣服。

這樣很多穿着壽衣的人，走在一起，就給人一種恐怖的感覺。

井望天正想下令要弓箭手射出兩箭試試，但却被金長久示意阻止。低聲對他道：「看他們走到了盡處之後，如何登上城堡。」

田榮道：「最好讓他們上來一個，我來試試看他們的武功如何。」

井望天道：「好！」

立刻下令弩箭手，等到他下令之後，再行出手。」

最前面的一個藍衫人，巳然走到了梯子盡處。

只見他抬頭向上面打量了一眼，突然一蹲身子，緊接着一長身，呼的一聲，飛了起來，落上了城堡。

金長久道：「身手不弱，快些阻止他們再上城堡。」

田榮說道：「上來這個人，交給我好了。」

一閃身，疾如飄風一般，直向那個人撲了過去。

井望天立刻下令放箭。

第二個屍人剛剛蹲下身子，一排弩箭，巳然疾射而至。

只見那屍人雙手齊揚，接住了兩支弩箭，那一排弩箭有八支之多，而且，取位都很準確，那屍人接住了兩支，還有六支齊齊射至。

三支落空，兩支分中那屍人左右雙肩，一支正中前胸。

但那中箭人渾如不覺，一長身，飛上城堡。

金長久看得眞切，那人身中三箭，竟然若無其事，不禁一呆，暗道：難道他們眞的是鬼？

他經驗老練，心知如是說將出來，必將大爲影響人心，對井望天、田榮等，即有影响，也不會太大，但對那些堡丁的影響，却是難以估計了。

雖是驚異，不退反進，踏前兩步，隱身在一座城垜後面。

那第二個屍人落上城堡時，金長久突然一刀揮出。

他號稱一品刀，一向出刀如電，在這等近距離中，想要避開一品刀的偷襲，實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但見寒芒一閃，那屍人巳被攔腰斬成兩段。

金長久對自己這一刀，能腰斬對方，充滿着信心，但腰斬了這個人之後，有些什麽樣的結果，那就不知道了。

一個人，在中了三箭之後，仍然能够不放在心上，不受影响，金長久是從來沒有見過，只覺此事不可思議。

他担心這一刀下去以後，那人不知又有什麽變化？

在他的感覺中，這個人實在不是人。

但事情又出了他的意外，那人被一刀斬斷之後，洒出一片血雨，屍體跌落在地上。

這結果對金長久有着很大的鼓舞，說明了這些人，只是不怕痛苦，但他們一樣會死。

他們是人，雖然是和常人有些不同，但他們也會死。

會死的，就可以應付。

金長久吁一口氣，回頭看去，只見田榮一拳把另一個屍人，也打下城堡。

這人的下落位置，正好撞在木梯上，蓬然一聲，撞斷了木梯。

但木梯上的屍人，又有三個，登了上來。

高泰、井望天堵了上去。

高泰勇猛非凡，直衝而上，出拳如風，擊中了一個屍人。

拳力強勁，那人被一拳擊得飛了起來，滾下城堡。

井望天一對判官筆，有如飛龍出水一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俠故事

繼承人

馬雲著

H.K.N.G.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般，左飛右舞，擋了另外兩個人的去路。兩個屍人一齊亮出了兵刃，是兩把雙刄刀。

這種刀，前半段兩面有刄，有如劍鋒，後半段是完全的刀身，一面刀背，一面刀刄。

這種雙刄刀，和井望天的一對判官筆，展開了一場激烈絕倫的惡鬥。

高泰空出了兩手，但未立刻帮忙。却站在一側，冷眼旁觀雙方搏鬥。

他想瞭解一下這些屍人的眞正武功。

這時，那木梯上的人，因木梯落入護城河中，都插入了水中，一個個都變成了落湯鷄。

田榮、金長久，都空出了雙手，觀望雙方搏殺的情形。

井望天的武功不怎麽威猛，不見赫赫氣勢，但却相當紮實，兩個屍人的刀法十分的凌厲，攻的很急。

但井望天一對判官筆，竟然能應付得下來。

雙方一直保持勝負不分的局面。

井望天是守多於攻，勝機全無，但兩個屍人，也決無法在短短時間內，勝得了他。

看了一陣，金長久低聲說道：「不用看下去，他們武功不弱，最狠的是不畏痛苦，上來的人數太多了，不好對付，先把兩個結果了，再研究對策。」

高泰應聲出擊，呼的一拳，穿過了刀光，打在一個屍人的鼻子上。

可以清晰的聽到了那人的鼻骨碎裂之聲。

任何人，如遇到這樣的重擊，就會失聲慘叫，至少，也應該掩着臉蹲了下去。

但那屍人竟然若無其事，臉上開花，鮮血直淋，他竟然連伸手摸一下也沒有。

好像那一拳是打在別人的臉上，和他完全無關一樣。

最重要的事，如此重傷，他竟然仍保持着相同的攻勢，一點也不受影响。

只見他身子向後退了一步，突然又揮刀攻來。

高泰自覺這一拳不輕，對方竟然能完全承受下來，不禁一呆，道：「這小子好忍性。」

金長久道：「這的確不是一個普通人所能忍受的，而是超過了一個人對痛苦忍受的限度。」

田榮道：「說的也是，這一拳如是打在了我的臉上，我至少要抱着頭蹲個半天，才能站得起來。」

金長久道：「這些人的武功，不算太高，可怕的就是這一點，這一股豪氣能够攝人之心，奪人之魄。」

田榮道：「金老，咱們要如何應付這一批人呢？」

金長久道：「和他們動手之後，心中原有的恐懼，倒是消退了很多。」

井望天接道：「咱們發覺了一件事，那就是這些人，不怕痛苦，但他們還是無法抗拒死亡。」

高泰笑道：「小叫化剛才還是眞被他們唬住了，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們唯一強過我們的，就是那忍受痛苦的本領了，不過，這並不足爲懼。」（未完・卅二）

朋友之義

・本文承自第四十六頁・

古德給氣得渾身抖顫起來，一脚把車門踢開，像箭一般衝進黑夜裏，沿途上的樹根，石塊和陷坑把他絆倒了好幾次，使他破口大罵起來，他大罵那些樹根，石塊和陷坑，然後又詛咒他的朋友，幹嗎不死去？他死去了，他就可以置身事外。

過了好像一個世紀了，他才跟蹌地囘到車子那裏。他像一個印第安人似的，在車子旁邊兜了好幾個圈子。他聽不到尾廂的黑暗中有什麽音响和活動。祂應該已經死了。一個人的身體裏面，究竟有多少血液的呢？

古德開了尾廂的車內，麥漢的個子便從裏面跌了出來，儼似一團敗絮似的堆在他的脚下。「漢！」他大聲叫着他的名字，一邊蹲下。「漢……」他雙手把他抱着，眼睛裏湧出熱淚，彷彿一個同胞兄弟在他的懷抱裏死掉似的。麥漢和他之間的感情，不是兄弟這般簡單的。麥漢已經死了。他緊緊地擁抱着那具軀體，大哭起來，這時候在他的腦袋裏面，便不斷地湧現出麥漢在生時的種種情形，當時他們兩人在一起時多麽的風流快活，「爲甚麽我們要做這種事情呢？老天爺啊，爲什麽？」

不料麥漢仍然能够回答：「……朋友，我的腸臟已經跌了出來了……」

古德連忙把他放下，退後幾步，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是麥漢不知那來這股氣力，個子一味在蠢動着，而雙手則猛抓着地面，狂叫着：「……那枚炮彈……那枚該死的炮彈……」

古德一個箭步跑到車子旁邊，探身車廂裏，取出麥漢的那支點三八。他把槍膛裏面的子彈，全部射進麥漢的個子裏，一共是四發，他並不覺得槍聲怎麽响亮，每次扳動機掣的時候，他就大叫着：「死你的吧！你這畜生！」槍膛裏面沒有子彈了，他就用槍柄去鋤麥漢。

他把那具屍體拖到不遠的樹林裏，從車廂裏取出一把冰斧，在地面上挖了一個洞，這份粗重的工作，使他的氣力已經剩餘無幾，他好不容易才把麥漢推進那洞穴裏，那支點三八就放在他的屍體上面，然後再掩上泥土，把一些石塊和乾涸了的樹枝放在這個墳墓上面，當他一跌一拐的囘到車子上面時，天際已經顯出了一片魚肚白，這個黑夜已經結束了。

利用所餘無多的汽油，他把車子緩緩地駛到郊外，在那裏，他把染滿了血漬的福特丟掉，然後蹣跚地走到一個地下鐵的車站，半個鐘頭後，他已經囘到家裏，吃力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那度搖搖欲墜的樓梯，幸而沒有碰到其他的房客。然後，他終於可以躺在自己的床上了。他攬着一只枕頭，便痛哭起來。

他睡了一整天，到了深夜他才起來，洗去身上已經乾了的汗漬和泥垢，然後走到街角的酒吧，他獨個兒坐在那裏，在一大堆的啤酒瓶上面，他想起了他的朋友麥漢，以及他們之間那份「朋友之義」。

朋友之間，了解對方的需要，是最重要的。

（全文完）